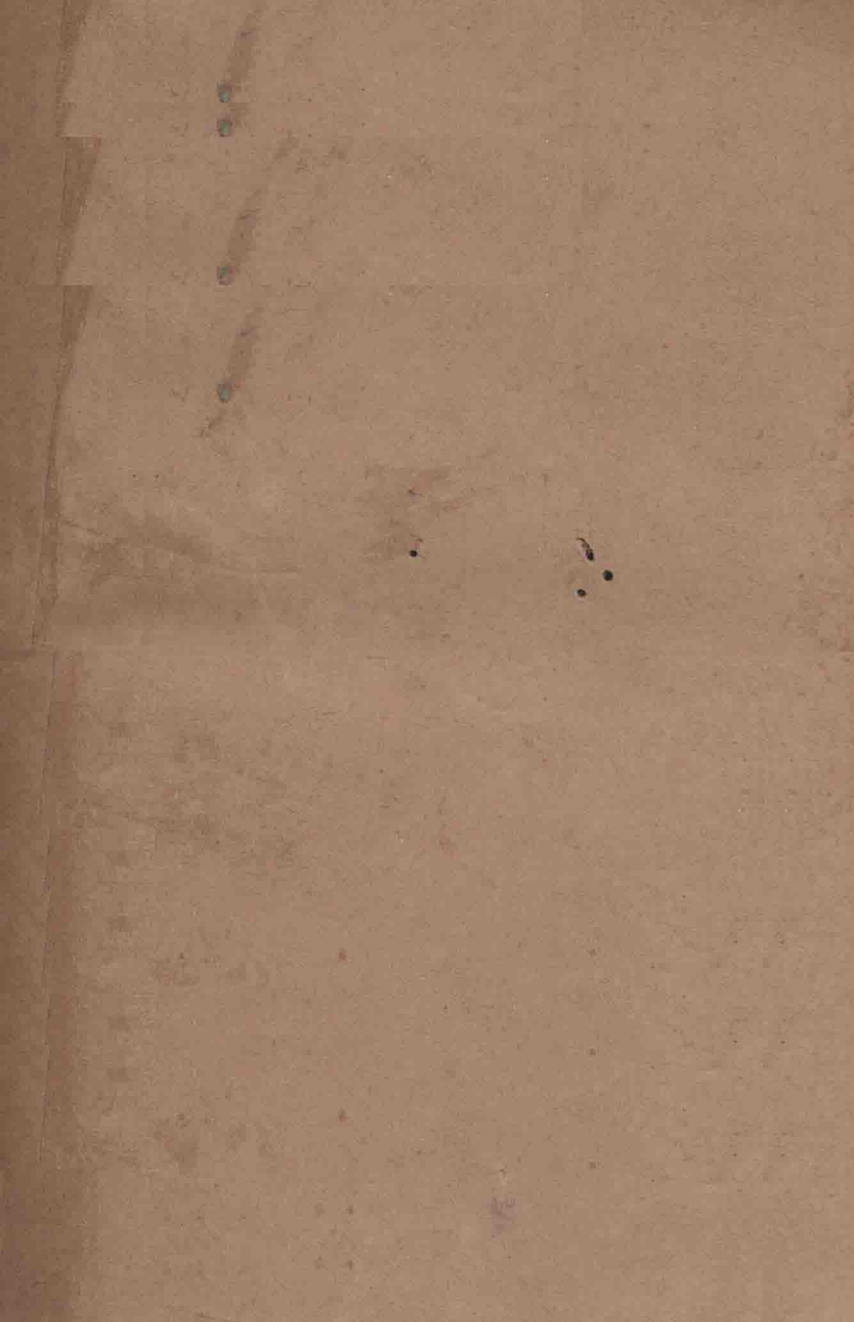


蕩寇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三版



全四冊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發行者

新上海  
文化書社  
四馬路

印刷者

新上海  
文化書社  
四馬路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後水滸 (四)

## 第一百二十一回

### 六六隊大攻水泊

### 三三陣迅掃頭關

卻說戴宗一到山寨，聞知鄆城利害，寨兵大敗之事，吃了一驚，進來見盧俊義，盧俊義已重傷臥病，戴宗忙問緣由，衆人將徐知縣親到山寨發話，及導龍岡交鋒大敗，秦明陣亡的話說了，戴宗道：「怎好！我自奉公明哥哥將令，由濮州起身，一路去開州，東明、考城、陳留，細細打聽了一月有餘，端的將弱兵微，大有可圖，不爭彼這鄆城從中作梗，一事不成，怎好？」盧俊義道：「戴兄弟所說，且權擱一擱，待我病體養好，來春必去報仇，終等除滅了鄆城再說。」戴宗道：「小弟此刻不如去泰安飛速請公明哥哥回來。」盧俊義道：「不必，此刻天寒地凍，開兵不得，公明哥哥回來，亦是徒然。」况且公明哥哥此刻亦離不得泰安。公明哥哥託我本寨重任，我今番經此一跌，自己不圖振奮，便去驚他貴體跋涉，亦大非所宜。只是吳軍師抱恙新泰，未識愈否？我卻記得緊院長消停數日，去探看一遭。」戴宗應諾。盧俊義道：「此刻寨中軍務緊急，賢弟可留山寨，走報消息，不必回濮州去了。」戴宗領命而退。盧俊義在牀養傷，吩咐各頭領當心守備。不數日，戴宗從泰安新泰兩處，都走轉回了，說：「公明哥哥聞報，兀自心驚，只因自己不敢離泰安，教盧俊義哥哥調治身體，來春力圖報復。吳軍師病未痊愈……」等話。戴宗一冬在外，拋風冒霜，亦覺疲乏。

日子最快，不覺又是一年春暖，盧俊義病體早已痊愈，正欲與衆頭領商議報仇之舉，只見石勇領着數十名嘍囉，急急敗壞奔上山來，報稱曹州闔府屬官兵，殺到水泊來也，衆人皆驚。盧俊義兀自心中震懼，且定

安心對衆人道：「諸位兄弟休怕，我這湖泊裏港汊最多，路徑甚雜，他道來過一次，便深知地利，大膽進來，真是可笑。盧某不才，施條小計，教他隻船不返。」說罷，便傳令童威、童猛，領六千水軍當港抵禦，石勇、稟道：「探得官軍來者，約計有六七萬人馬，這裏只撥六千水軍，怎敵抵禦？」盧俊義道：「你不曉得，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時，只得那劉阮等兄弟七個人，殺敗官兵一千名，原因地利險阻，深可依仗，所以得勝。如今我因這徐官兒利害，所以加派六千名水軍，不然正不消得。」李應道：「兄長固是高見，然亦不可大意，望添派水軍，更須點陸軍接應爲妙。」盧俊義道：「也說得是。」便再派六千名水軍，連前共一萬二千名水軍，教童威、童猛率領了，受了密計，到各港去排好了，抵禦官軍。二童領命，登時點起八員頭目，乃是歸福、余祿、俞壽、畢喜、羅富、彭貴、秋安、單康。原來這八人都是二張三阮的徒弟，端的水法精熟，武藝高強，領了二童的諭，都分頭去幹事了。再說盧俊義在山寨中對衆人道：「我今得一計較在此，他既傾城而來，內地必然空虛，我意這裏也傾寨出去，卻只用四萬人馬，接應二童兄弟，另撥四萬人馬，去抄襲他的鄆城。」張清道：「兄長真是妙計。」當下盧俊義領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四萬人馬去接應二童，命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四萬人馬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襲鄆城。分派已畢，大衆領軍出寨，忽後山小校飛報前來道：「後面無數官兵，打着鎮撫將軍旗號，隔水泊殺來也。」盧俊義失驚道：「他原來有準備，我後面無人，深恐失利。」忙收回抄襲鄆城之令，教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本部四萬人去守後山。李應等領令忙赴後山去了。原來賈夫人在鎮撫署內得了汪恭人託與兵牽制賊人的信，便請張繼發兵，張繼怕起來了，夫人道：「不必將軍親去，又無須打仗，只須虛張聲勢。」張繼方才放心，點起八萬人馬，差一員兵馬監，率領了直攻梁山後泊，旌旗遍野，烟灶連縣，望去竟不止十餘萬人馬。李應不識虛實，心中大懼，只得督衆堅守而已。

這邊盧俊義等四萬人馬，到了金沙灘北岸，徐槐兵馬已在南邊水口，原來徐槐自陞了曹州府加總管，御之後，便將屬下各縣水陸軍馬，一一梭閱，端的步伐整齊，隊伍嚴肅，徐槐甚喜，到了正月中旬，便與諸將議勦梁山，留顏樹德守鄆城，并教如有事務，可與汪恭人商議，教任森領曹州兵五千去守截林山，聽徐青娘調度，按地圖攻梁山，惟石碣村爲進兵之路，自石碣村達梁山，兩邊有二十四條汊港，徐槐便點起曹州府、荷澤縣、鄆城縣、定陶縣、曹縣、武城縣、鉅野縣、單縣、滿家營、九路水陸人馬，分爲三十六隊，第一隊鄆城縣中營水路官軍，第二隊鄆城縣中營陸路官軍，第三隊鄆城縣北村水路鄉勇，第四隊鄆城縣北村陸路鄉勇，這四隊人馬爲前軍嚮導，所以特用鄆城土著，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八千人，駕小船五十隻，第五隊荷澤縣水路官軍，第六隊荷澤縣陸路官軍，第七隊定陶縣水路官軍，第八隊定陶縣陸路官軍，第九隊曹縣水路官軍，第十隊曹縣陸路官軍，這六隊人馬，沿途堵守各港，以截賊兵進退之路，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二千人，駕小船六十隻，第十一隊曹州府左標水路官軍，第十二隊曹州府左標陸路官軍，第十三隊曹州府右標水路官軍，第十四隊曹州府右標陸路官軍，第十五隊曹州府忠武水村鄉勇，第十六隊曹州府義順旱村鄉勇，第十七隊曹州府曹南山水路鄉勇，第十八隊曹州府曹南山陸路鄉勇，第十九隊爲曹州游擊府水路官軍，第二十隊曹州游擊府陸路官軍，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第二十二隊曹州府陸路官軍，這十二隊人馬，沿途策應，直攻梁山，每隊各二千人馬，合計得二萬四千人馬，駕大船二百四十隻，第二十三隊武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四隊武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五隊鉅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六隊鉅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七隊單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八隊單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九隊滿家營水路官軍，第三十隊滿家營陸路官軍，這八隊人馬，隨着曹州兵前進，沿途把截內港，以與荷澤、定陶、曹縣兵馬輪替攻守，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

六千人駕小船一百隻，第三十一隊鄆城縣左營水路官軍，第三十二隊鄆城縣左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三隊鄆城縣右營水路官軍，第三十四隊鄆城縣右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五隊鄆城縣南村水路鄉勇，第三十六隊鄆城縣南村陸路鄉勇，這六隊人馬，隨着曹州大軍，進攻梁山，以作後軍接應，每隊各二千人，合計一萬二千人，駕大船一百二十隻，統共一府七縣一營水陸官軍鄉勇，計七萬二千人，大小船隻計五百七十號，每單數隊內盡是水軍，備一應火攻器械，命韋揚隱統領指揮，每雙數隊內盡是陸軍，備一應挑工駕梁的器械，命李宗湯統退指揮安排停妥，擇於正月十八日兵寶吉期，徐槐統領全軍，征勦梁山，浩浩蕩蕩，向石碣村進發。三聲號砲，三通鼓角，三十六隊大軍，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五百七十號兵船，一字兒擺列南港，中軍船後一聲砲響，七萬二千貔貅，寂靜無聲，只聽得對面西大港蘆葦裏遠遠地嗚嗚咽咽，畫角之聲，徐槐笑道：「又是誘何濤黃安之故智也。」原來這西大港向西北進去，北岸有頭港二港三港，南岸有分汊港，再過去便是斷頭溝，何濤失陷於此，那二港三港分汊港，遂是絕港。當時徐槐臨訓山泊，是從頭港進去，轉東進黃雲西港，過黃雲蕩出北口，轉開魚灣，直北進十字渡，到金沙渡上岸，那頭港幾最隱狹難認，進了頭港，還有笏尖港鼠尾港，兩條絕港，與黃雲港西濛混。盧俊義料徐槐必從此地進來，所以教童威歸福，余祿，誘徐槐進港，教童猛傾余，童喜，埋伏黃雲西港，只待誘進二三港，便出頭港截殺。這兩處都是重兵，其餘派羅富，彭貴，秋安，單康，分頭巡綽，定排早定。當時童威歸福，余祿依計，駕小船三隻，從西大港出來，這邊官軍第一隊旂號，招颯鼓角齊鳴，韋揚隱橫鎗船頭而出，童威等三隻船漸漸出離港口，官軍第一隊船裏一聲號砲，吶喊追去，三只船唰唰一聲，一齊便回鑽入蘆葦裏去了。韋揚隱道：「呸！你躲在銅牆鐵壁內，俺也要取你性命，如今不過依仗這點點蘆葦，待要怎的？」吩咐舉火，十餘號兵船一齊答應，火箭如流星，掣電價齊發，韋揚隱提着一面白旂，指

東燒東，指西燒西，霎時間對面一帶蘆葦齊着。李宗湯領第二隊已出，韋揚隱船上一個號砲，第三隊水軍鄉勇飛出，韋揚隱旂向西塔，第三隊飛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對面火焰障天，刮雜雜烈火怒發。李宗湯也燃起號砲，打動第四隊陸軍鄉勇，隨着第三隊由西大港殺進去了。此時號砲響亮，旂帶招動，各隊都紛紛得令，第五隊吶喊投東截銀魚港放火，第六隊隨着第五隊登銀魚岸去了。號砲又響，第七隊投西殺入西小港，第八隊隨着第七隊去了。號砲再響，第九隊直投西去槍斜港，第十隊隨着第九隊去了。韋揚隱李宗湯見各隊俱動，便率第一隊直取東港，李宗湯領第二隊隨進東港登岸，進東北，燒陳家港。此時各港火勢齊發，滿泊通紅。韋揚隱第一隊進得東港，前面李家港已燒成白地，只見第六隊早由銀魚港抄在前面接應，第五隊已抄在桃花港口了。水上第一隊，第五隊，岸上第二隊，第六隊，從火光中雁行魚貫而進，一齊聚集陳家港口，後面第十一十二兩隊，已分水陸兩路由東港口進來，一路旂旂浩浩，靜蕩蕩不見一個賊兵，但見四面濃烟烈火，刮雜雜滿泊怒發，陳家港已變成火術。那童猛、兪壽、畢喜，在黃雲西港望見陳家港火起，大驚道：「不好了！官軍從東路殺進來了！」原來東港最是僻路，向東北一身左灣，右曲，到陳家港轉灣向西過來，又是許多三曲，方接着黃家東港。兪壽道：「怎麼這條僻路被他尋着？」畢喜道：「官軍若殺進黃雲蕩，我們全泊地利都失，爲今之計，也等不得盧頭領將令，快去截住黃雲東港。」童猛道：「不妙，他若從東家港分出五聖港，就不進這黃雲蕩也好過鬧魚灣，抄我山寨爲今之計，還須去截住鬧魚灣才好。」說罷，便領三千水軍赴鬧魚灣去。兪壽也領三千水軍赴黃雲東港去。一面差人飛報盧頭領。這黃雲西港只留畢喜一人，領二千兵把守。不防這裏西大港口砲火連聲，第十三隊官軍由頭港殺進黃雲西港也。此時岸上蘆葦燒盡，頭港一灣一曲，無不顯出，第十三隊水軍吶喊殺進，畢喜慌忙應敵，第十五隊水軍也到，兩下喊鬪，畢喜正在勉力相拒，不防岸上又



飛出軍隊，正是第十四隊第十六隊，岸上水中一齊攻殺，賊兵大敗，畢喜死於亂戰之下。童戎歸福，余祿在斷頭溝內被三四兩隊堵住二港，衝殺不出。童猛在鬧魚灣聞畢喜陣亡大驚，急抽身轉來復截黃雲西港。那邊韋揚隱李宗湯大隊水陸軍馬已由五聖港整渡鬧魚灣，童猛一手按不得兩處，叫苦不迭。忽見俞壽奔來道：「黃雲東港被官軍挑土塞斷，小人想他既塞斷港口，自己亦必不過來，這一路不必防了，所以抽軍轉來。」童猛道：「你來得正好，快替我堵截這裏西港，我仍去黃雲北口殺出鬧魚灣，截擊官軍。」俞壽領諾。童猛便領兵赴鬧魚灣，方得黃雲北口，叫一聲苦，原來第十八隊官軍也到了，夾兩岸鎗砲矢石齊下，童猛即忙退轉，又叫聲苦，原來第十七隊官軍決開黃雲西港土堤，殺進黃雲蕩也。正邀住了童猛，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殺盡，童猛回轉頭，單身衝冒矢石，仍出黃雲北口，搶鬧魚灣，正撞着李宗湯，迎住戰鬪不數合，李宗湯刀起斬童猛於水中。韋揚隱已進了十字渡，這裏黃雲西港鎗砲動地，吶喊震天，須臾間一隊戰船殺進黃雲蕩，風飄旂號，正是第十九隊官軍，那俞壽并三千水軍，都了結在筍尖港口，第二十隊也由筍尖港登岸，進黃雲蕩，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共十六隊水陸軍馬，都陸續向鬧魚灣遂發。此時黃雲蕩以外，一片茫茫新燒白地，大港小港，長港斷港，一一清出一望都是官軍旂號，第二十三隊，第二十四隊，守住東港內，陳家港，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守住西大港內，二港分叉港，第二十七隊，第二十八隊，已陸續進東港口，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也啣接進了西大港，其餘諸隊亦紛紛拔動，黃雲蕩外，賊人已盡。李宗湯也到了十字渡，正值盧俊義率領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四箇人馬，在十字渡與韋揚隱大隊人馬，就水上交鋒大戰，崩雷駭電，震海翻江，一片喊殺之聲，天搖地動。李宗湯兵到，就岸上鎗砲助戰，但見洪濤中兩邊戰船擺列，旂幟飛揚，鎗砲矢石，織梭般來往，呼喊不絕，岸上李宗湯督

率大隊陸軍，一片大砲鳥鎗，佛狼機，子母砲，兵兵兵，捲着濃煙黑霧，齊向戰船轟打，足足戰了二個時辰，不分勝負，火器已盡，長鎗接戰，韋揚隱挺鎗在船頭，與盧俊義切近廝殺。徐隊揮兩路水軍殺出，乃是羅富、彭貴。原來這二人是守鬧魚灣的，官軍近灣時，兵勢浩大，將他衝退，所以在徐凝隊裏。當時領着水軍，直抄在官軍前面夾擊，十分勇銳。韋揚隱左旁飛出第十一隊隊長，乃是曹州府左標提轄，邀住羅富、右旁飛出第十三隊隊長，乃是曹州府右標提轄，邀住彭貴，各各奮勇大鬪。李宗湯正在岸上督戰，忽見了羅富，便掛了刀，抽弓搭箭，聽的射去，喝一聲着，羅富貫項而倒，賊人皆驚。盧俊義驀然記起李宗湯弓箭利害，不覺一個寒噤，險些被韋揚隱一鎗刺着，燕青大驚，急來相助，賊兵早已大亂。盧俊義連忙押齊各船，不許亂伍，徐徐向後而退。韋揚隱正待追逐，只聽得背後撲通通九個號砲，韋揚隱曉得本官令到，便領所屬水軍，吶喊一聲，近左邊藏龍港，殺向天王渡，長鎗埠去了。背後一隊大軍殺到，坐船上一枝大纛，寫着欽加總管御曹州府正堂徐十一個大字，正是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飛起一個號砲，李宗湯率領所屬陸軍，吶喊一聲，向右邊伏雷港，沿岸近去，徐凝大驚，忙教彭貴領三十號船去追截，李宗湯大怒，率衆在岸盡力打擊，李宗湯霍的跳到彭貴船上一刀砍彭貴於水中，官兵一齊登船，殺盡賊兵，就把那船搭作浮橋，渡到對面小王港，填塞麻荖港，殺向大刀坪去了。盧俊義大驚道：『不好了！』忙令燕順領八千人去堵禦，長鎗埠鄭天壽領八千人去堵禦，大刀坪二人領令分頭而去。盧俊義對衆人道：『這裏既是這徐官兒親到，我與衆兄弟協力近去擒他來，好在他兩員勇將，自己遣開了，這個機會，是天與我。』衆人一齊答應，吶喊追去，只見對面官軍，掌起號筒，紛紛退後，賊軍奮呼前追。岸上一個號砲，第二十二隊官軍，一字排齊，鎗砲齊下，盧俊義忙收住了前軍，只見官軍一聲號砲，第三十一隊水軍殺出，賊軍慌忙迎敵，第三十三隊水軍也到，兩隊官軍一齊迎戰，忽聽陣後鳴金，兩隊

都退了，盧俊義又率衆追近，只見左岸排列第三十二隊，右岸排列第三十四隊，鎗砲一齊捲下。原來盧俊義人馬雖多，俱已戰乏，怎當這幾隊生力軍，當時策衆努力前攻。忽水上殺到第三十五隊，岸上又殺到第三十六隊，盧俊義失驚道：「這官兒人馬共三十六隊，此地不見到齊，莫非是留着幾隊去搶我別路也？」說未了，忽報燕順已大敗也。原來韋揚隱到了長鎗埠，迎着燕順廝殺，這燕順本敵不過韋揚隱，正在死命相爭，不防二十七二十八兩隊兵馬，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領着二十二三十四兩隊，上東灘頭抄轉背後，韋揚隱領衆登岸，奮勇前殺，前後夾攻，是以燕順大敗。盧俊義聞報大驚，驚猶未了，忽報鄭天壽又大敗也。原來鄭天壽截大刀坪，正悉力對付李宗湯，忽得燕順敗信，軍心大亂，李宗湯乘機掩殺，是以鄭天壽又大敗。盧俊義徐凝燕青一齊大驚，率衆急忙退回。徐槐策衆軍追上，連環砲捲進，盧俊義等逃到金沙渡，紛紛棄舟登岸。徐槐兵馬已奪岸殺上，直殺得賊兵屍橫遍野。盧俊義徐凝燕青率領敗殘人馬，會着燕順鄭天壽逃回山寨去了。

徐槐大隊登岸，韋揚隱李宗湯都來率衆獻功。徐槐合安營立寨，只見第七隊第八隊自西小港到來，第九隊第十隊自斜港到來。那第八隊的隊長提着秋安首獻上，稟稱道：「小將奉令抄西小港，遇着賊人當路，小將一面放火燒珊瑚港，一面亂箭射賊，這秋安用青狐皮擋箭，吃小將一箭射透狐皮，貫腦而死，因此取得首級。」第七隊的隊長捧上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獻上，稟稱：「小將殺入珊瑚港時，賊人從水中扳船，小將喝令衆軍亂刀砍去，因此砍得許多手指。」第九隊的隊長，提着一條人手臂獻上，稟稱：「小將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正欲登岸，不防水裏伸出一手來，扯小將左腿，小將急抽刀砍下，因此砍得一臂。」第十隊的隊長，提着一個鋤頭，打死了七個衆人都怕，經小將督領衆人一齊上前，亂槍搥死，因此取得首級。」衆軍士亦各有首

級獻上，徐槐一一慰勞記功。只見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的隊長，共差人來飛稟道：「小將等守扼二港，分叉港，斬賊無數，惟賊將童威悉實兇猛，又有歸福余祿爲羽翼，小將進逼斷頭溝，該賊將潛入水中，小將等在岸上水口圍圍住，驅水軍入水擒捉，均被殺死，現在無人敢入，只得將斷頭溝外水口擁土守定，深恐該賊逃走，請令定奪。」徐槐聽了，問誰去斬這賊來，韋揚隱道：「小將願去。」徐槐許可，韋揚隱便飛也似到了斷頭溝，先看了一看情形，便吩咐戽水，衆軍答應，一齊車戽，須臾水乾，賊現，童威歸福余祿，一齊大驚，原來人怕虎，虎怕人，當時童威潛躲水中，本是懼怕官軍，今吃官軍戽水覓出，無從迴避，只得大呼殺出，韋揚隱挺鎗迎住，大鬪七八合，韋揚隱長鎗捲舞，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敵，一個破綻，吃韋揚隱一鎗刺腹而死。歸福大驚，退入泥中，衆小軍一齊上前擄死。余祿逃向西岸，吃西岸上第二十六隊，第三十隊，兩隊的隊長，邀住戰鬥，不下六七合，兩矛並下而死。韋揚隱收聚四隊人馬，齊回金沙渡，到徐槐前獻功，徐槐大喜。當時水泊盡行奪得，三十六隊人馬，齊到金沙灘北岸，按隊列寨，次序嚴明，齊候徐槐號令。徐槐檢點軍士，連死帶傷，共計不下千名，計斬賊人首級，得八千餘顆，生擒四千名，奪器械船隻馬匹，不計其數，大獲全勝，衆人皆喜。徐槐吩咐衆軍造飯飽餐，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報捷。這裏便與韋揚隱、李宗湯議攻山寨，韋揚隱道：「我軍新得勝仗，銳氣正旺，不如乘此大隊進勦。」徐槐道：「甚是。但我按此地圖，梁山頭關峻險異常，尙須想一善攻之策。」李宗湯道：「他那半山上斷金亭子，地當四山道路之交，我先用全軍佔住了，他以便四面策應。」徐槐道：「亦是，但本帥得一計在此，當時初臨鄆城，一見那須知冊內地圖，便早定這主見，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圖，此計愈決。」李宗湯、韋揚隱齊問何計，徐槐道：「我按地圖，此處有一條坎離谷，進連梁山內地，但一路亂峯怪石，上無跬步可容，伏莽叢榛，下無隻身可過，賊不能守，而我亦不能入，我會將此地情形，問

過那幾個賊，因據他們供稱，這坎離谷，谷上無守兵，惟內面北口，卻有一枝軍馬屯守，衆人一詞，說必不錯，我想此路既不可入，何必內守，現在他既內守，必有可攻之道，不過攻法極難，然大丈夫爲其難者。」說到此際，韋揚隱眉飛目舞，立起身來道：「待小將去探看一遭，再定計議。」徐槐許可，韋揚隱奉了將令，帶了十幾個伴當，各色登山行頭，到那坎離谷去，在山脚下閱視一轉，果然峻峯峭壁，怪石嵯峨，無路可登，韋揚隱看了半晌，但見半壁以上，枯松倒掛，藤蘿糾蔓而已，韋揚隱忽吩咐取一把鈎鑷，來伴當獻上鈎鑷，又吩咐取條長繩，繫在鎗底，韋揚隱便把那鎗向半壁裏直標上去，只見那枝鎗衝上四十餘丈，鎗鈎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衆人無不稱奇。韋揚隱便叫伴當內一個身體輕小的，緣繩先上，那個伴當上了半壁，便將那鎗鈎拔出了松根，下面衆人便將一條巨繩，繫因繩端，那半壁上的伴當，便收上那根巨繩，把那巨繩緊緊直吊在松樹上，韋揚隱便同衆人一齊緣繩而上，上了半壁，或繫藤，或繳繩，頃刻到了山頂。韋揚隱一見道：「呸！我道甚麼奇險，你們不看，這一片綠茸茸芳草地，屯着二三千軍馬，也不見得挨擠，怎麼說跬步不容，可笑這班賊人，久居此山，未曾探到此處也，便命衆人上前，尋下山的路，只見暮色蒼蒼，濃霧已起，衆伴當稟稱：「天色已晚，昏暗難辨，不如明日再來。」韋揚隱道：「也是。」便與衆人轉來，重復緣繩下山，逕到大營來，將這番情形稟報徐槐，徐槐甚喜。當晚傳令，把軍馬分爲九隊，所有水軍共計三萬五千餘人，曹州府水軍一萬餘人爲防隊，守水泊南面，荷澤曹縣武城定陶四縣，共七千餘人爲一隊，守水泊東面，鄆城單縣鉅野三縣，及滿家營，共一萬五千餘人爲一隊，守水泊西面，這後軍三隊，守住水泊，以防賊人乘間偷襲，又教他一面想機填港築堤，計陸軍隊內鄆城縣九千餘人，在三千餘人爲一隊，中隊乃是鄆城中營官軍，帶南北村鄉勇各一千名，左隊乃是鄆城左營官軍，帶北村鄉勇，右隊乃是鄆城右營官軍，帶南村鄉勇，交韋揚隱李宗湯二將率領，曹州府陸軍一萬

餘人爲一隊，荷澤曹縣定陶三縣陸軍，共五千餘人爲一隊，武城單縣鉅縣三縣及滿家營陸軍，共七千餘人爲一隊，這三隊徐槐親自率領，陸軍六隊都屯在金沙岸上。所有起先三十六隊旂號，盡插在曹州隊內，衆人尊令。

次日黎明，徐槐教韋揚隱仍去探看坎離谷那面山下之路。只見李宗湯躬身道：「這番何不悉小將前去。」徐槐道：「也可。」便命李宗湯前去。李宗湯領了十數名伴當，直到坎離谷，緣縵而上，到了山頂，便四邊尋覓下山之路，望下去，盡是懸崖陡壁，無路可下，又無些毫樹根可墜繩索。李宗湯轉尋覓，數內伴當尋着一個洞，便道：「這洞不知通不通下面的？」李宗湯看時，只見一危崖，下放着四五頂桌面大小的一個大洞，裏面黑沉沉，其深無底。李宗湯道：「休管他通不通下面，且尋將下去。」衆人依命，敲火秉炬而入，裏面曲曲折折，轉了好幾個灣，忽然一派亮光透入，衆人叫聲慚愧，果然通下面的。李宗湯一看，卻又是懸崖陡壁，衆人道：「無路可下，怎好？」李宗湯細細看道：「兀的不是一條石樑。」傳令衆人繫了一條巨索，李宗湯與衆人緣縵而下，到了平地。李宗湯定睛細看道：「呀！這裏原來就是圖中所畫總幽洞天。」只見遠遠地一帶旂旗，乃是關內夾道擺列之兵，又回頭望見遠遠一隊旂旗，乃是坎離谷北口守備之兵，衆人都個個心駭色變。李宗湯面不改色，按着佩刀，閒閒地四邊觀看，將四週路徑，闊狹轉折，兩旁有無陂塘泥淖，一一細看，一一緊記，卻不撞見一個賊人。李宗湯將情形看得十分仔細，便與衆人緣縵而上，轉落山頭，直回大營，告知徐槐。徐槐大喜道：「仗二位將軍探得此路，今番破關必矣。那廝只防我從谷下入，不防我從谷上進也。我看地圖內，從幽洞天通關內夾道最易，韋將軍可將鄆城左右兩隊從此路下去，多帶鎗砲火藥，轟轟那廝夾道後面。」韋揚隱領令。徐槐又道：「李將軍可將鄆城中隊，也從此路下去，多帶火箭蘆荻，截住那廝夾道中路，見有營房糧

草，即便放火。」李宗湯領令。徐槐又道：「二位將軍，可檢點本部人馬，有昨夜力戰困乏的，揀出另爲一隊，就教他在那山上舉火吶喊，以疑亂賊人。」——這是安耽差使，留與他們疲乏的做罷。」二將應諾。徐槐更傳衆將進帳，告以襲關之計，并道：「一候韋李二將得手，仰諸位將軍率領曹州、荷澤等三隊，努力攻關。只見衆都監都凜然變色，一齊跪稟道：「此計太險，兩位勇將一齊深陷重地，恐非所宜，望主帥三思。」徐槐笑道：「諸位將軍休怕，凡用兵之道，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今幽洞天下情形，既已虛隙可乘，更兼吳用病困新泰，未歸山寨，賊內無人，不從此出奇制勝，遷延坐誤，後悔無及矣！」只見韋揚隱、李宗湯一齊開言道：「主帥若要攻關，還是叫顏樹德來——斬關奪隘，斷非此人不可。」徐槐道：「正是。」便傳令飛速到鄆城，召顏樹德來。這裏安排兵馬，只等顏樹德一到，便要攻關。

且說盧俊義從金沙渡敗回，衆人都面面相覷道：「水泊被他奪佔了，怎好？」盧俊義道：「快點兵嚴守關口再說。」便點起三萬人馬，守在頭關，一面對戴宗說道：「戴兄弟，這番只好快去泰安，請公明哥哥回來也。」戴宗領命，作起神行法，從山旁小路出去，飛速到泰安去了。這裏衆頭領抖擻精神，把住頭關。盧俊義又傳令，教後山李應等嚴緊把守，休教失利。李應等聞知水泊已失，也驚得呆了。這邊盧俊義及衆頭領，端的嚇得把卯立在肩頭，緊緊保守頭關，那裏還肯放鬆。只見官軍兩日不見動靜，盧俊義心中十分狐疑，不知這徐官兒，又有甚麼法兒來制度他，卻又沒處捉摸，猛想起吳用置兵守坎離谷口之舉，當時頗笑其迂，今日想起，莫非認貫此路不可疎虞，便傳飭坎離谷北口兵丁，當心防備，又加派一千名精兵，協同相助。這關上盧俊義及衆頭領，輪替巡綽，晝夜絡繹不絕，只是不見官軍動靜。——不知徐槐只等顏樹德到來，便要舉事。

次日，顏樹德到了軍中，徐槐與他說了攻關之事，樹德大喜。徐槐吩咐待夜分舉行，所以本日又按兵不

動。直待申牌時分，韋揚隱、李宗湯率郟城部衆陸續動身。徐槐也傳令拔營齊進。三聲砲響，鼓角齊鳴。曹州府荷澤縣、曹縣、定陶縣、武城縣、單縣、鉅野縣、滿家營兵馬按隊而出。顏樹德倒提大砍刀，勒馬在前。徐徐而進。盧俊義在關上，望見官軍隊裏三十六隊旗號，歷歷分明。盧俊義道：「那廝原來養了三日氣力，用全軍前來攻關也。衆兄弟與我努力守關。」又將頭關內兵丁盡點上關，鎗砲矢石擺得密蔭也似，嚴緊守住。只見官軍已到半山，擺列隊伍，明整旗號，只是躊躇不進。盧俊義那敢疎忽，只是提心督率嚴守。看看時已傍晚，官軍只是按隊不動。盧俊義心中越慌，眼不落放的照顧四面，到了三更時分，瞥見坎離谷上火把亂明，聲聲吶喊，大驚道：「敵兵果然殺進坎離谷也。」忙傳令教谷口兵丁當心備禦。說未了，只聽得關內鎗砲之聲，兵兵兵，一片驚天動地，價響亮，人聲亂喊，糧房營房，一齊大火怒發。關外官軍一聲砲響，潮勇般殺上關來，火把叢中，顏樹德一手提刀，一手高擎着那欵加縣管御曹州府正堂徐的一枝大燈籠，已由雲梯奔上關也。官軍鄉勇見大纛登城，便一齊吶喊奔上兩邊山上。賊兵見了，急放亂石滾木，官軍鄉勇吃打壞了許多，怎當得顏樹德奮勇倡先，正是一夫善射，百夫決拾，都個個拚死忘身，一齊登關。關上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還想抵禦，盧俊義忙叫不好了，快回去保二關要緊。說罷，急與四人逃下關門，向夾道直奔二關。不料兩旁亂箭齊發，李宗湯橫刀迎住，五人拚命死併。盧俊義奮力架住李宗湯，那四人併力衝開官軍逃走。盧俊義也抽身飛奔，只聽得四邊鎗砲動地，吶喊震天。前面韋揚隱已在攻擊二關也。盧俊義等五人拚命衝入，韋揚隱轉身邀住大門，盧俊義等如何敢戰，架住，韋揚隱一抹地逃入二關，疾忙登關守備。外面徐槐大隊盡入頭關，天色未明，頭關已破。徐槐在頭關收集關內關外并坎離谷上人馬，大奏凱歌，衆將兵丁都紛紛上來獻功，斬首一萬三千餘級，擒獲五千餘名，三軍謹呼動地。徐槐傳令就關內安營立寨，一面記功錄簿。天色大明，徐槐吩咐起文書，差人到



都省及曹州各路報捷。這場大功業，端的驚動了山東河北，無不聞名。這裏徐槐吩咐三軍休養數日，再議攻取二關之策。

那盧俊義逃入二關，駭得目瞪口呆道：「這……這……這……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機！這枝兵從那裏殺進的？」衆人都面面廝覷，不敢做聲。盧俊義道：「今日頭關已破，只有力守二關，等待公明哥哥回來，再定計議。一面再請軍師同來方好。」衆人都惶急無計，只得打起精神，點兵守住二關。

且說宋江在泰安自聞知秦明陣亡之後，識得徐槐利害，本是日夜瞢心。這日忽見戴宗奔來報稱水泊已被徐槐奪去，還未知失頭關之事。宋江早已唬得一身冷汗，瞪着隻眼道：「怎麼？怎麼？怎麼？」戴宗道：「盧兄長說快請兄長回去計議。」宋江定了定神，看着天，歎一口氣，便教傳令到新泰請公孫勝、魯智深、武松、樊瑞、項充、李堯前來保守泰安，即日動身，換着了輕衣小帽，同戴宗飛速奔回山寨。回到寨時，小路進山，盧俊義等迎入，伏地請罪，方知頭關失陷之事。宋江驚得跌倒在地，衆人急前扶起。江江定神片刻，向衆人細問了一番情由，便道：「甚麼官兒，竟有如此利害？現在吳軍師病體新愈，正商議攻取蒙陰，不料這裏弄出如此心腹大患，我看沒奈何，只得煩戴兄弟飛速去請他來，退了這裏，方可再議別事。」衆人見是，當時便命戴宗飛速赴新泰去請吳用回來。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足智多謀軍師終作壘中之龍，稱忠道義，頭領竟成油裏之鱖。不知吳用回寨時，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二回

### 吳用智禦鄆城兵

### 宋江奔走泰安府

卻說上年冬季，吳用因病，困在泰安城內，得安道全醫治，漸有轉機。適接到山寨中徐槐臨訓之話，彼時吳用神識尙昏，此話傳入耳中，倒也不十分着急，只說些不怕他，不關緊急的話，又說些必須防備，不可大意的話。到了次日，卻早已忘了。安道全議方進藥，吳用漸漸認識清了，恰又接到秦明陣亡之事，安道全一聽見，忙問來知會衆人道：「此事千萬不可傳入軍師耳中！」軍師心疾，暫得平安。若一聞此報，憂慮齊至，神明再被擾亂，爲害不小。一衆人稱是，大家約會了，瞞得實騰騰地，一面安道全趕緊處方調理。吳用無事擾心，倒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所以服藥帖帖得益，衆人倒替他日夜提心，深恐又有甚麼警報擾亂了他的心思，且喜連冬過春，徐槐一邊，久無消息，更喜雲陳兩處，亦無動靜，一路順風，無些毫打叉之事，以是吳用漸漸向愈，安道全已開了一張補心養神的方，說道：「此方卽有加減，亦不過一二味而已，服此方三十劑，可以全愈。」衆人皆喜。不料驟然起了一樁大打擊的事，你道是甚事？原來安道全係好色之徒，腎元素虧，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冰，受了寒氣，內經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安道全既不藏精，而又傷于寒，寒邪乘虛襲入，少陰深藏不出，日久蘊釀成熟，至春時少陽氣升，再經外感一召，內邪勃發。那日安道全診視吳用，畢出來，覺得有些困倦，便上牀去躺了一躺，天晚起來，覺得身子發熱。次日，便口渴咽痛，神思不清，衆人忙來問候，安道全提心診了自己的脈，便道：「不好了！此名春溫症，來勢不輕。」衆人都耽起憂來。安道全自己開了張藥方，衆人看時，乃是薄荷、杏仁、桔梗、枳殼、淡豆、豉牛、蒡子之類，方味極輕，衆人不解。當日安道全還扶病出來，到吳用房裏診視。吳用說道：「原方不必改易，仍可守服。」吳用勸安先生歸房養息，安道全退出，到了自己臥房，上牀便睡。侍從人將他自己開的藥方，配藥煎好，與他吃了。當夜無話。第三日，病方漸漸沉重，覺得指頭蠕蠕微動，眩暈驚悸，腰膝痿軟，齒燥唇焦，口渴不解。安道全道：「不好了！此腎虛亡陰，將成瘵厥之候也！」

「此時已起牀不得，便叫旁人書方，用生地黃，麥門冬，元麥，炙甘草，龜板，鼈甲。衆人都進來看望，看那藥方，分兩太重，又不解其故，只是問候數語而已。安道全道：『小可賤恙，竟大是險症，可惜兩個小妾都遠在山寨中，此處無貼身服侍之人。』原來安道全那兩妾，都有羞花閉月之貌，是山寨中搶擄來的。當時安道全看得中意，向宋公明討了她，此時病急，還記聖這兩個寶貝。衆人都道：『這事容易，今日便差人到山寨去，迎取兩位如嫂夫人來。』」道全點首，衆人退出。是日吳用守服安道全原方，聞知安道全病重，也兀自記聖，親自扶病出來，探看安道全。一次安道全上午服了藥，至下午病勢不少衰，安道全便吩咐用熟地黃，生地黃，芍藥石斛，麥門冬，五味子，元參，阿膠，炙甘草，其生熟地分兩竟用出二三兩以外，衆人看了，盡皆駭然道：『怎麼外感症，好吃這種大補藥，算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一準是他昏了，開錯的，須接位高明先生來評評看。』須臾請到泰安城內一位極行時的先生，叫做過仙橋，前來診視。衆人求他直言，那過先生診了安道全的病，出來看了安道全的方兒，拍案道：『安先生誤也，此症內外邪氣充塞，豈可服此滋膩收斂之藥？此藥如果下咽，必然內陷。他起初這張方，原是不差，不知何故忽然更改。』說罷，便就他起初的原方，加了前胡，葛根，鉤藤，黃芩，連翹，并批了幾句，慎防內陷，瘧厥等症，用了茶，拱手升輿而去。安道全索看那醫之方，便道：『殺我者，必此人也！衆位休睬他，只顧煎了我那個方藥來。』衆人諾諾而出，主見難定，吳用亦躊躇無計。只見旁邊一個小廝稟道：『此地東門頭大王廟，大王菩薩，最爲靈驗，廟內設有藥籤，何不去求帖神藥來吃？』花榮喝道：『你省得甚麼，卻來多嘴！』吳用道：『也是，但我想天道遠，人道邇，藥籤不必求，可將那過先生與安先生的藥方，寫了，隨兒就神前拈卜罷了。』衆人依言，即忙做了兩副，備副香燭，花榮親去到了大王廟裏，拜禱拈籤。——也是梁山一班魔君業緣，將盡，理當收伏。安道全本在地煞數內，如何免得當時偏偏拈着那過先生的方，花榮轉

來，衆人主見遂定，也不去問安道全，便將那過先生的方配藥煎了。時已掌燈，安道全病勢大重，已催藥好幾次，衆人忙將那藥煎好遞進去。原來那兩張方氣味判然不同，安道全上嘴，呷了一口，便叫苦道：「你們果聽那庸醫之言，來殺我也！」推開藥盞，叫：「快煎我那方劑救我，恐怕不及了！」語言已覺蹇澀。衆人聽此言語，急迫無計，便將他方劑減取三分之一，說道：「且試試看，如不錯，明日依他原劑不遲。」豈知時不待人，當夜煎好與他服了，到了天明，安道全已舌卷囊縮，四肢抽搐，不能言語，急請了過先生並幾位名醫，齊來診視，吃藥不喘，郎中竟將昨夜安道全不肯服過先生的藥，先服自己的藥等話，說了過先生道：「果然補壞內陷了！我說何如？」當時衆人共議了一張藥方，無非羚羊犀角柴胡鈎藤之屬，灌了一劑，全然無效。吳用此時雖守服安道全原方，然因安道全病危，心中連日着急，也覺得病重了些。那安道全竟不言不語的臥了一日。次日衆醫競至，過先生已辭不開方，還有幾個不知死活的，存那裏門方議藥，所有藥味，也記他不得這許多。不上三日，竟把一個神聖工巧的地靈星神醫安道全，送入黃泉。當時盛殮好了，送回山寨。吳用的病，正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驟然失却良醫，莫能措手，不免也請那班過先生之流，來酌議方藥，可憐那班先生還不敢十分改易安道全的原方，不過略略增減了幾味。吳用服下，便覺乖張，衆人都惶急起來。吳用道：「我想安先生病急時曾說此方可以守服，如今安先生已故，又無人能增減，只好守他這張方，吃過去。」衆人稱是。吳用仍服安道全原方，日復一日，不必細表。吳用覺得精神復舊，這日正在商議攻取之策，忽報宋江差人來請公孫勝、魯達、武松、樊瑞、項充、李堯，同守泰安，并報知徐槐攻入水泊之信。吳用大驚道：「這話從何而來？」公孫勝便將上年冬季徐槐親到水泊，又導籠岡交鋒，秦明陣亡等話說了，并道：「那年因軍師貴恙沉重，所以廝瞞。」吳用道：「原來先有此一事，當初何不早爲防備？」花榮道：「那時小弟一聞此信，便稟知公明哥哥，知會盧

兄長，飭嘉祥濮州夾攻鄆城，那時因寒凍開兵不得，今已春暖，他們不知爲何，按兵不動。」說至此時，吳用凜然變色道：「濮州可動，嘉祥萬不可動。緣劉廣在兗州虎視眈眈，倘呼延兄弟偶一離開，必遭毒手。就是濮州林兄弟進兵，也須相機施行，不可鹵莽。我料這徐官兒必有備防。只是現在水泊已失，大非所宜，但願保得頭關，方可無事。公孫兄弟此去，便將我這番言語致意公明哥哥爲妙。如今我病體新愈，難以道敘跋涉，這徐官兒未必一時退得。俟數日後，我稍可行動，卽原拔步而來。」公孫勝應諾，卽辭了吳用諸人，領魯達、武松、樊瑞、項充、李堯，赴泰安去了。吳用對花榮道：「不料又遭了意外之虞，看來此處剪除雲陳之舉，只好暫擱一擱。我歇數日，必須親往。」花榮道：「我們山寨頭關地形峻險，料想那徐官兒未必一時破得他，不得頭關，也不能常守水泊。」吳用道：「賢弟之見固是，然我終心內記卦得緊，必須親去走遭。」二人因此時時憂慮，不數日，忽報戴院長到。吳用大驚，急問戴宗甚麼急務。戴宗報稱頭關已失，并具言官兵從坎離谷上面殺入，以致失利。現在公明哥哥急邊無計，速請軍師回山商議退敵之策。吳用驚得幾乎跌倒，衆人盡皆失色。吳用道：「這官兒真有些神出鬼沒之怪。這坎離谷上，亂峯怪石，跬步不容，他却如何進來？現在事已如此，我只得速去也。」花榮便命歐鵬點五千兵護送，吳用忙叫：「不可不可，此去路過兗州，劉廣在彼，我雖有五千名兵，如何敵得？却反打草驚蛇。我想不如青衣小帽，同戴院長偷渡過去爲穩。」花榮道：「軍師貴體新痊，豈可如此奔勞？」吳用道：「也說不得。」便教侍從人打起包袱，專人送行，盡皆淒咽無色。吳用對花榮道：「花兄弟善守新泰，并知會泰安公孫兄弟，萊蕪朱兄弟，二處聯絡把守，千萬不可失利。我回去退了這徐官兒再來。」說罷，與衆人別了，同戴宗拔步上路，不說花榮等送別吳用，自回新泰，與公孫勝、朱武聯絡把守。

且說吳用同了戴宗回山，一路曉行夜宿，不日到了兗州地界，時已昏黑，尋個客店安身，不防劉廣早已

料他要來，十餘日前，已差苟桓在境上嚴行查察。這日，吳用方到境上，苟桓早已訪着，便飭兵役直到店中來，擊吳用。幸虧吳用機警，早一時先已覺得，忙與戴宗拴上甲馬，星夜皇邊遁逃，神行法快，苟桓追不着而返。吳用戴宗一口氣奔馳，脚不暫停，一日一夜，逃出兗州西境。吳用已覺得喘乏眩暈，緩緩地到得梁山，只見前面水泊，盡築了堤岸土圍，一帶旌旗戈甲，嚴緊守備。吳用叫苦道：「他這意分明要永遠和我廝併也。」便繞轉梁山東面，尋入山的路，戴宗叫苦道：「方纔小弟出來，是走這條路的，此刻又被他用兵堵住了，我們歸去不得，怎好？」吳用道：「後山如何？」戴宗道：「後山有鎮撫將軍兵馬堵住，難以進出。」吳用道：「在水泊以外否？」戴宗道：「在水泊以外。」吳用道：「這却不妨事，這路兵馬一準是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的，我可以設法偷渡進去。」當時吳用戴宗從東泊，曲曲灣灣，左迴右避，渡到後山，果然不被官兵所覺，直到後關關上，李應見了吳用，急忙開門迎入，一面差人報知宋江。宋江聞吳用到了，急忙迎見，宋江盧俊義一齊訴說徐槐利害，此刻他將頭關上築了土圍，悉力攻我二關，他手下三員勇將，驍勇異常，無人近得，怎好？吳用道：「且守住二關再說。小弟走了這番急路，兀自有些頭眩心悸。」說未完，宋江忙道：「我正忘了，軍師貴體何如？」吳用道：「旬日前賤軀精神竟已復舊，耐此番回來，兗州境上，吃劉廣那廝搜根剔齒，尋來，不是小弟先機逃走，性命幾傷他手。現因與戴院長連走了兩夜一日，兀自疲乏得緊，打熬不得了。」宋江及衆頭領聽了，都咬牙切齒，憤忿起來，道：「誓必生擒這廝們來，碎割出口惡氣。」宋江道：「既如此，軍師且請安睡養息，改日再議。」吳用便進房去睡了。宋江盧俊義及衆頭領，登二關守備。

且說徐槐自渡過水泊，攻破頭關之後，賀太平本章奏入，天子大悅，便加徐槐壯武將軍銜，特賜紫羅傘蓋，金爵玉帶，李宗湯，章揚隱，任森，顏樹德，均加都監銜。張叔夜又奏徐槐此番深入梁山，竊恐兵力不足，請勅

山東鎮撫將軍酌撥全省兵馬，前去協助，并勅山東安撫使酌撥錢糧，天子准奏，便傳旨往山東去。徐槐奉旨謝恩，感激奮勉，不等各路兵馬到來，便與章揚隱、李宗湯、安派人馬，將軍分爲二隊，章揚隱、李宗湯分領了兵，輪替攻打二關，晝夜不息。顏樹德兼領二隊先鋒，勇銳衝突。宋江、盧俊義飭衆人死命把守，那裏還敢鬆手，只等吳用養息好了，商議退敵之策。吳用却足足臥病了三日，幸虧安道全原方將根本培足了，所以不致敗壞。三日之後，漸流養轉，便請宋江到牀前來議軍務。宋江到了牀前，先問候了幾句，吳用便開言問道：「坎離谷上官兵到底怎樣殺進的？」宋江道：「我前日方纔探得，那廝實從幽洞天縣繩而下。」吳用變色道：「這裏原來有如此老大破綻，我當初兀是防到谷下，却不防到這谷上也。兄長快派精細頭目，四面巡察，現在二關內并四面隘道山谷，再有沒有這樣漏洞。」宋江道：「盧兄弟已巡察過一遍，小弟回山時，也巡察了一遍，却没有甚麼漏洞看得出。」吳用道：「雖如此說，甯可再尋尋看，倘或有之，不惟我可預防，并且乘那廝不知，就可從此處出奇制勝。」宋江稱是，便傳令帳下各頭目，仍去分頭巡看。吳用又道：「兄長你後山如許防堵重兵，設他做甚？」宋江道：「軍師你不看見，後山現有鎮撫將軍兵馬十萬，壓境立陣，此處豈可疎虞？」吳用笑道：「十萬便如此怕他，若百萬壓境待他，地只長可曉得鎮撫將軍張繼有甚伎倆，這枝兵馬，怕不是這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牽制我們的？我們用重兵把守，豈不是正受其欺？」宋江恍然悟道：「軍師真是高見，如今依軍師調度，將如何？」吳用道：「他既虛張聲勢，我亦何妨虛作備禦。如今前面既如此緊急，我們且丟開後面假局，盡傾寨內之兵，對付前面。這徐官兒一面要正覷我山寨，又兼顧嘉祥濮州，我料他兵力必然不足。如今我以全寨之力對付他，何患不勝？」宋江喜道：「得軍師此策，吾無憂矣。軍師且請安息，我去如法調度。」說罷，便出廳傳令，教後泊旱寨水寨，各各虛播旌旗，只留少許兵丁把守，這裏將寨內所有兵將，盡數點齊。

殺向二關。徐槐正在攻關，宋江傳令開關殺出，韋揚隱、李宗湯督兵奮勇迎戰。徐槐見賊兵勢大，便傳令先約後隊，退入頭關。宋江督率衆頭領，與韋李二人拚命大戰。徐槐傳令教韋李二人左右呼應。徐徐退回頭關。宋江領衆緊緊逼上，韋李二人領兵先後按隊，進了頭關上圍。宋江兵馬直逼土圍，那土圍上鎗砲矢石已密，麻也似守住。宋江大怒，顧衆兄弟道：「我兵馬四倍于他，若三日之內，破不得他土圍，我宋江也無顏立于山寨了！」衆兄弟受這番激動的話，端的督率衆兵，捨死忘生，親冒矢石，攻打土圍。攻到第二日，忽報後山水泊各港火發，官兵已殺入山寨，宋江大驚。

原來徐槐數日前探知吳用回寨，便差人到鄆城教徐青娘與汪恭人商議。汪恭人道：「不妨，吳用雖然多智，並不是上界天神，令叔但當心抵禦，儘夠敵得，未見定是他勝我敗。只有一着，山後鎮撫兵馬本是虛張聲勢，他既來了，必然料破此計，被他料破，他必傾寨而來，那時令叔寡不敵衆，却是老大費手了。」青娘沉吟道：「他既料我那面是假，必然不設防備，我何妨叫他弄假成真？」汪恭人笑道：「我也這樣想。那賈夫人才智超羣，他的兵馬訓練有方，儘可用得。那年金成英突起草野，只借她八千名兵，便能迅掃強敵，成效彰彰可睹。如今我便屈她親身下場，顯點手段，有何不可？」青娘聽了，甚喜道：「既如此，煩恭人從速寫起書札，我回署去，即將梁山後面輿圖攜來，一并寄去，以便賈夫人相勢進攻。」汪恭人稱妙。青娘當即回署，取了梁山後面輿圖，復到汪府來。汪恭人已將書信寫好，當時看畢封好，即差人賫送到鎮撫署內去。青娘辭別回署。

那賈夫人接到汪恭人書信，并梁山地面輿圖，暗想道：「此事却難，我從未親臨戎行，今日驟然用兵，我與將士不會相習，深恐呼應不便；但此番係國家大事，我家世受皇恩，未有涓埃報答，今日汪恭人大義勸我，我怎么不去？」想了一回，便與張繼說了，請了令箭兵符，大擺鎮撫將軍儀仗，裝束起行，不日到了營中，大小將士



一齊接見，賈夫人陸中軍帳坐了，便先將皇朝恩德，現在情勢，剴切宣諭了一番，衆將齊聽命。賈夫人按地圖，水泊各港道路，將戰守兵丁，一一派定，次日傳令一齊進攻，八萬人馬，勢力浩大，火攻水戰，鎗砲捲電般打進水泊。吳用聞報大驚，急差人報與宋江道：「今番只好撤回軍馬，不然，頭關未得，後關先失了。」宋江便傳令退兵，來人忙稟道：「軍師尚有一言，退兵須要舒徐，切不可露出急遽之態。」若吃那廝併力追來，深恐後關未保，二關又失了。宋江依言，便將軍馬分作數隊，陸續退入二關。宋江一退入關，就卽教盧俊義同了張清、燕青、張魁保守二關，自己帶同李應、徐甯、燕順、鄭天壽，率領後半人馬，同吳用飛速去策應。後關鎮撫兵馬已登北岸，吳用教宋江且守後關，待軍心稍安，再定計議。守了一日，賈夫人探得宋江已到後關，便收兵退去了。徐槐已在那邊力攻二關，宋江對吳用道：「如此怎好？」吳用縐眉不語，半晌道：「且兩邊都堅守了，過幾日再看機會。」宋江吳用當日在後關看守了一日。次日，教李應等留心防禦，宋江便同吳用到二關，官兵力攻，賊兵力守，兩下拒住。

且說林冲在濶州，上年冬季，奉到盧俊義夾攻鄆城之令，等到本年春暖，便差鄧飛馬麟領兵一萬二千名，偷渡魏河，襲擊鄆城。鄧飛馬麟領令前去，到了魏河，鄧飛與馬麟商議，馬麟領兵一半，先渡魏河，鄧飛在後策應。商議停當，馬麟先渡得河時，正想擇地安營，忽聽得對面截林山一個號砲，飛入九天，四邊林子內大砲鳥鎗，佛狼機，子母砲，兵兵，潮湧般捲進來，馬麟大驚，率衆飛逃，却不見一個官兵追來，馬麟大怒，重復殺轉來。鄧飛在對岸見馬麟兵敗，大怒，領兵盡數渡河，與馬麟合兵一處，只見一個官兵，鄧飛馬麟大怒，催兵殺進，三番衝突，都被林子內鎗砲打退，賊兵死傷無數，銳氣已墜，只得領兵渡河回去，方纔過得一半，只聽後面又是一個號砲，大隊官兵殺來，賊兵此時已無心戀戰。任森一馬當先，揮衆殺賊，南岸賊兵盡死，鄧飛馬麟

領着北岸敗兵，逃回森州去了。

任森派兵守住截林山，自己領百餘騎到鄆城報捷。徐青娘在署，正與汪恭人接談，忽接到任森報捷。汪恭人稱賀道：「小姐以五千兵，勝賊兵一萬五千，真妙才也！」任森道：「小將現在仍派那五千兵，丁守住截林山，深恐賊人經此一跌，盛怒而來，這邊兵少，抵當不住，所以特來與恭人小姐商議。」青娘未及開言，汪恭人道：「任將軍所見甚是，今可速稟徐相公，調定陶曹縣兵馬，守住魏河，西連截林山兵馬，東連水伯士闖兵馬，隔河與鄆城、范縣又相呼應，賊兵自不能飛渡了。」青娘笑道：「恭人全不顧嘉祥一面耶？真是大胆。」汪恭人亦笑。當時任森將魏河捷音，并汪恭人之議，報與徐槐，徐槐甚喜，答書慰任森，并教依汪恭人之議，安排各路。任森得信，便傳徐知府令，檄調各路人馬，安排去訖。忽報嘉祥賊兵殺來，任森差人往探，乃是韓滔、彭玘領三千兵到來，任森報與汪徐二夫人。汪恭人道：「今番又有三千顆首級，請任將軍建功也。」任森傳令軍士各處堅守，衆將道：「濮州賊兵一萬二千，主將尚欲迎戰，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主將何故反要堅守？」任森道：「諸君未知其故，濮州賊兵一萬二千，其氣甚銳，若不先破其銳氣，使他全力逼近攻圍，何時得解？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其氣甚餒，必不能與我久持，我但堅守以俟其退，退而擊之，必得大勝，今日不消得性急也。」衆將皆稱是，遵令各處嚴守，拒住賊兵。

原來呼延灼在嘉祥，本欲夾攻鄆城，自接到宋江教他防備劉廣，不可輕動之諭，便不敢興兵。這日，聞得徐槐殺入水泊，破了頭關，林冲兵馬又敗，大爲駭異，便集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商議，只得違了公明將令，發兵攻鄆城，却又心下難決，只遣韓滔、彭玘帶領三千名出去。那韓滔、彭玘攻鄆城，攻了五日，官軍堅守不出，毫無便宜。呼延灼見劉廣一邊毫無動靜，便教宣贊、郝思文守嘉祥，自己領兵一萬，去接應韓滔、彭玘，誰知那竟

州的劉廣，自聞徐槐攻梁山，又得徐溶夫轉致牽制嘉祥之信，便教荀桓日日差人探聽嘉祥消息。這日探得呼延灼大隊出境，劉廣便與荀桓、劉麒、劉麟點起兵馬四萬，即刻起身攻擊嘉祥。一日即到城下，呼延灼聞報大驚，即忙轉來，與劉廣兵馬遇着，劉廣荀桓的兵馬本是訓練有素，呼延灼被他牽制奔勞，如何敵得。當時交鋒一陣，賊兵大敗。劉廣等四人率衆奮勇廝殺，斬獲無數，大掌得勝鼓回兗州。韓滔、彭玘聞報大驚，忙抽軍回救嘉祥。任森見了，便驅大隊銳騎掩殺出來，韓滔、彭玘大敗。任森揮軍痛殺，殺得賊兵全軍敗覆。韓滔、彭玘領百數殘騎逃回嘉祥。

任森收集人馬，仍與汪恭人、徐青娘商議守備之法，差人報捷於徐槐。徐槐聞報大喜，便策衆力攻二關。宋江、盧俊義同吳用費盡心機，協力守備。徐槐兵馬在二關下，毫不相讓。——自春歷夏，此攻彼守，相拒四月有餘。中間彼此各有小勝小負。徐槐只是不退。此時徐槐已陸續收齊鎮撫將軍調撥的人馬，又得賀安撫接連的錢糧，勢力愈大，便將軍馬調作十餘撥，勻派勞逸，輪替相代。竟將梁山四面合圍。宋江、吳用在圍城中，百計守禦，十分焦急。宋江道：「這徐官兒兵勢愈大，竟與我永遠相持怎好？此刻我寨內兵糧，尚不見缺乏，但日久攻圍不解，終屬不妙。」吳用道：「不但此也，他三四月間，還用力攻打，此刻他竟按兵四守，坐困我們，此其意不可測。我被他四面合圍，弄得一人進出不得，外面消息，竟無從探聽。如何是好？」宋江愁急萬分，不上幾時，頭髮白了許多莖數。吳用仍教頭目嘍囉們，去就四邊的僻路，忽一頭目稟稱：「尋着一洞，在後關外北山下。」宋江、吳用皆喜，忙問怎樣的那頭目道：「小人見這山下榛棘中，好像有洞，便掃除了榛棘進去，果然是洞。小人隨即進洞細探，果然通外面的。」吳用道：「外面通甚路？」頭目道：「只有一條崎嶇狹隘小路，正至運河。」宋江道：「運河寸寸節節，都有壩閘，對岸密蘆的，都是東平州營汛燧炮，如何用得來兵？」吳用道：「用

兵雖用不得，但有此路，可以探聽消息，亦是天賜其便也。『便差戴宗出去，先往東京打聽，轉來便往泰安，新泰、萊蕪、嘉祥、濮州各處，都打聽些消息，速即回報。』戴宗領命，即日由後山洞偷出，飛速往東京去了。

原來种師道自征遼奏凱回京之後，天子本要就命他征討梁山，那時蔡京尙未正法，一心要替梁山出力，便奏稱遼廷重地，不可無人，仍奏命种師道去鎮守，天子竟準其奏，吳用也聞知此事，所以一向不以東京爲慮。自蔡京正法之後，种師道仍出鎮邊關，因力保張叔夜可當征討梁山之任，天子準奏，便召張叔夜內用。適因高俅奉差誤事，辜恩溺職，天子便將高俅貶了三級，削去太尉之職，復命張叔夜陞授太尉，因與叔夜議征討梁山之事，便命兵部先行檢點軍馬，戴宗一聞此信，驚出一身大汗，急回頭便走，也無暇往泰安等處，便取路急回梁山，正走到東平境界，連河岸邊，忽回頭見一人，徘徊岸上，戴宗認得是公孫軍師的心腹，吃了一驚，悄悄問其故，那人悄答道：『公孫軍師有緊急文書，差我投遞，如今我到了此地，無路可入，怎好？』戴宗便邀他同取後山小洞，到了大寨，宋江得聞張樁將放經略之說，嚇得魂不附體，看着吳用道：『怎好？怎好？』吳用道：『且慢，事至于此，已危急萬分，兄長急壞無益，待小可想一想一法來。』宋江只顧自己口裏嘈道：『可惜蔡京已死，不然，求他斡旋最好。』吳用正在低頭沉思，一聞宋江此言，便顧宋江微笑道：『既失大龜，盍求小子。』宋江恍然大悟，便教蕭讓趕緊修起一封求黃貫的信來，蕭讓領命退去。那隨戴宗同來的差人，便呈上公孫勝的文書，宋江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雲天彪率領大隊人馬來攻泰安，小弟策衆守備，幸未疎虞，因探知陳希真女兒傷已平復，希真日日操演人馬，想不久亦便要來滋事矣。小弟兩邊策應，深恐疎失，特請兄長與吳軍師教之。』宋江看了又添一重焦急，吳用道：『這泰安三城本是緊要所在，我此來本欲速退了這徐官兒，便去策應那邊，如今本寨兵圍不解，泰安又軍報緊急，爲今之計，只有兄長親赴泰安，助公孫兄弟協同』

保守方好。」宋江聽罷沉吟，吳用道：「泰安三城，乃緊要所在，若便此處疎失了，雲陳兩處兵馬，無阻無礙，直達本寨，爲害不小。小弟因公孫兄弟未必知得，所以請兄長前去。這裏山寨，小弟同盧兄長在此協力保守，另想一法破這徐官兒，兄長勿憂。」宋江點頭依允，只見蕭讓將信稿呈上，宋江吳用一看，都稱甚好，便命蕭讓卽速騰清，又命卽速辦齊賄賂，次日，便命戴宗帶了書信賄賂，飛速往東京求童貫去了。戴宗已去，宋江也隨卽起身，帶了幾個伴當，由後山洞出去，不說吳用與盧俊義守山寨。

且說宋江出了後山，不數日，到了泰安，公孫勝等迎入城中，訴說：「雲天彪全隊在秦封山下，攻打已有五十餘日，十分利害，弟等百計守禦，幸未失守。現在探得陳希真兵馬已起，小弟已急教花榮趕緊備禦。但如此兩路受敵，如何是好？」宋江道：「吳軍師籌畫此處，三城聯絡呼應，四面險要，各設重兵，本是盡善之法，今日耐耐山寨被徐官兒所困，以致如此緊促，爲今之計，只有各處嚴守，諒此地儘雲陳二人之力，未必一時拔得，我但求保守得定，統候山寨圍解之後，再定計議。」公孫勝稱是，便一面傳知新秦花榮、萊蕪朱武，這裏請宋江同往秦封山堅守。忽報官兵已盡行退去，宋江公孫勝都大爲詫異，親赴秦封山去，差人再去探看，果然去遠了。宋江不解其故，又不敢追擊，只得督令加修寨柵，訓練兵丁，忽報陳希真差上將領兵一萬，直奔新秦花榮在望蒙山塢，堵守，聞得後面還有官兵，希真父女親自要來，爲此特來請令。宋江大憂，先差人去教花榮且自嚴守，這裏日日去探天彪兵馬，果然盡行歸鎮了。宋江方委公孫勝督衆保守泰安秦封，已領魯達、武松，并泰安兵五千名，是夜躡程趕到新秦，直趨望蒙山，只見花榮遠遠迎來，並無官軍。宋江見了花榮，便問道：「官軍何在？」花榮道：「連日攻望蒙山，昨日小弟還與樂廷玉廝殺一陣，收兵後，三更時分，他營裏尙是火光燭天，漸漸漸滅，及黎明後，探得盡剩空寨，所有人馬，一齊退去。」宋江大怒，便傳令追擊，花榮忙諫道：「

我們今日只求沒事罷了，追上去萬一中其奸計，悔不可及。宋江只得依言，領軍兵進了新泰城，住了十餘日。忽報雲：天彪攻萊蕪緊急，宋江忙令花榮緊守新泰，自己領兵往救萊蕪。及到萊蕪，說也不信，竟又是新泰的老戲法。宋江怒極，領兵追去，果然中伏，大敗而歸。天彪也不追轉，只顧領兵退去了。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天彪起初攻泰安時，本想一鼓而下，不料賊人守禦得法，攻了一月有餘，只是不動。天彪便遣人與希真商議，希真想賊人三城聯絡，四面險要，一時本難猝拔，爲今之計，不如用春秋伍子胥疲楚之法，各將兵馬派勻，輪替攻擊，令其無一日之安，又不擇東南西北，隨處攻擊，令其茫然不知我所圖者在何處，待其疲乏厭怠，然後突用大軍，併力進勦一路，必得大勝。當時想停當了，便修書答報天彪。天彪大喜，便依計施行。宋江大受其困，半年之間，奔命九次，明知天彪希真用計困他，亦叫做無可如何，只得恨恨而已。後事按下慢表。

且說徐槐圍梁山，自二月至六月，圍得梁山十分危急，又接到張楷仲書信，言不久便有天兵征討，勸其守待天兵，萬勿疎虞。徐槐得信大喜，衆將皆喜。徐槐傳諭各營，嚴禁守備，靜候天兵。不料自六月至八月，日日盼望天兵，只是不來。徐槐大疑，這一事不知爲何助逆棄順——真叫做無巧非書。

有分教：羣盜殘魂苟續，留須盈貫之誅；真仙大願漸成，終著精忠之望。畢竟天兵不到，是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三回

### 東京城賀太平倭倭

### 青州府舉應元薦賢

話說徐槐接到張楷仲書信，靜候天兵，眼睜睜望了幾個月，只見不見天兵到來，徐槐正在疑惑。忽一日，接閱京報，方知陸州方臘造反，賊勢浩大，童貫奏請將征勦梁山之師，改征方臘。——奏稿剴切詳明，申言梁山現有勇幹大員進剿，不日可除，似可無庸專伐。其奏詞內有云：「希真才冠三軍，天彪威揚全省，劉廣統強兵

以壓盜境，徐槐率勁旅以搗賊巢，小醜就擒，指日可待……」等語，天子動聽，硃批所奏甚是，即命張叔夜爲經略大將軍，統領二十萬人馬，赴陸州去征勦方臘。張叔夜明知童貫中有詭詐，只因方臘勢力猖獗，征討亦不容緩，今日已奉簡命，不能不去。當日受命謝恩，回府沉思道：「童貫奸賊，默右梁山，其意叵測。我今奉旨遠征，獨留此種奸佞在朝秉政，將來爲害不淺，如何是好？」又想了一回道：「有了，古人有薦賢自代之法，今山東賀安撫其人深能辨別賢奸，外貌雖委蛇隨俗，而內卻深藏風力，若使此人在朝，必能調護諸賢，潛銷奸黨。我明日便在官家前，力做此人內用罷了。」次日，叔夜入朝，便請召賀太平內用。天子允許，即日便傳旨加陞賀太平爲吏部尚書，兼理太尉事務，來京供職。叔夜謝恩，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師吉日，便率領張伯奮、張仲熊、金成英、楊騰蛟、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統領天兵，辭朝出征。原來這鄧、辛、張、陶四將，于上年秋冬，本年春季，陸續調京內用，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馬司總管。張叔夜見四人才勇超羣，此番出征，必非此等上將，方可成功，便奏準了天子，調撥四人一同協征。當時天子御餞，叔夜領旨率諸將天兵，進趨陸州途中，伯奮請道：「陸州路遠，軍情事重，防有緊急事務，父親尚須遴選專事往來差官一員爲妙。」張公沉吟點頭道：「有了，我記得種經略處有一人姓康，名捷，爲種公驅馳多年，甚爲得力，我今日不妨備文移調，諒種公必不我却。」說罷，便繕起一角文書，差人齎到種公處去。這裏一面督兵起程，果爲行至中途，康捷奉命而至，一同向陸州進發，討平方臘。——這是另一起公案，不涉水滸之事，不必細表。

且說一件事來，——也是國運興隆，合當除奸削佞。——這件事卻是神啓閭韓，功歸廓廟。原來童貫因蔡京引進了梁山路頭，近來因宋江事急相求，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童貫實是老奸，一點不露形跡，即如阻張公征討梁山之師，反以攻方臘爲詞，又極力贊揚雲陳諸人，外面看來，豈非一片公道？不知從中包藏奸

究，誤國賣權，實實罪無可道。當時聖明天子，以及在朝諸臣，一時都看他不出。誰知天道昭彰，自古無不破之奸兇，那童貫百般詭秘，卻不知不覺，弄出一件事來。原來童貫自富貴之後，嬖童季女，充室盈房，雖不能舉行實事，但意淫日播，倍勝于人。就有個最鐘愛的小子，名喚珠兒，年紀十有七八，生得曲眉豐頰，俊俏異常，又能相通文墨，作事乖覺。童貫派在內書房，管理一切書札。至於上房，姬妾雖多，也只有一个極寵愛的，本是童府裏乳娘帶來的女兒，小字阿繡。後來長得十分標致，性情又極伶俐，童貫便消受了，合家便稱爲繡姨。童貫在她身上，真是百般優待，千樣溫存。誰知那繡姨，因徒受虛聲，都無實惠，未免心內有些不自在處。童貫全然不覺得，只是日日照常過去，那珠兒素常掌管筆墨，遞送書札，有時童貫在繡姨房內時，珠兒便進房內投遞。童貫寵愛他，也不呵斥，也日日照常過去。從此人不知鬼不覺，那珠兒同繡姨，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相交易了。初時，把個童老頭兒瞞得實騰騰地，困在鼓裏撒雷。日後也漸漸有些刮到他耳朵裏，因想這阿繡終不是真妻室，且裝做假聲，由他們去，忽念無故弄出個烏龜的名聲，心中大爲不悅，便一心要處治他們。也叫做天網恢恢，合當有事，往常童貫回府，必先由外通報，內外大小各守職以待。這一日童貫回來，絕無消息，一脚直奔到阿繡房中，只見阿繡斜靠妝台，珠兒在後爲其整理簪珥。童貫驀地一醒，放下那張不好看的面孔來，珠兒見顏色不善，丟開了手，往外一跑。童貫在屏門前見他跑出，便對着珠兒，龔門兩靴脚踢去。珠兒只顧一溜烟的跑出去了。阿繡也立起身，紅着兩隻俏眼，低聲作泣道：「珠兒害我！他無緣無故走進來！」此時童貫又氣又愛，倒弄得毫無主張，進房坐下道：「你們這般不要好！」阿繡道：「珠兒害我！我不要做人的了！但這回並不會同他怎的，我今晚死了，還要求你好好的收殮我。」說罷，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看官這番情，如何騙得過老奸巨猾的童貫？只因童貫十分鐘愛這阿繡，又恐怕這事聲張出去，弄得名聲不好聽，便堆



下好面色來道：「你也不用哭，下次不可就是了。」阿繡還要哭個不住，童貫又撫惜了幾句，方纔無事。童貫便在阿繡房中，同吃了午飯，方纔出去，便到書房，只見珠兒也紅着兩眼，見了童貫，只是抖個不住，似乎怕打的模樣。童貫道：「不必裝腔，下次不許進出罷了。」珠兒又陪了許多小心，童貫便吩咐道：「蒼頭老僕婦以上房石環門爲界，男婦毋混行出入。」——立了章程。那知童貫章程雖立，珠兒進出依然，日復一日，又有些刮到他耳朵裏來，童貫無可如何，只得大度包容，只求不聲張出去而已。那珠兒和阿繡因爲童貫上回一番發作，又立了這樣章程，弄得進進出出，十分礙手，真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所以兩人當與酣意濃之時，或聞人聲，或聞狗叫，必惕然驚起，苦不可言，兩人時常相對愁歎，也叫無法。

話中單表珠兒每當府中無事之時，常常上街閒行，酒肆茶坊，尋些快樂。衆人因他是個相府親隨，儀表又好，誰不想結識他，所以珠兒到處，有人奪會酒鈔，會茶鈔，珠兒少年高興，也喜歡結交朋友。是正天假奇緣，奸臣數當伏法，那賀太平春間回任吏部尙書，將要進京，適值當家管總的一個老僕，因病亡故，無人堪任此職。此蓋天錫已陞東昌府知府，與賀太平本來最爲投契，聞得賀府少一得力家人，遂薦一個姓高名鑑的。這高鑑是蓋天錫親信的人，爲人有才識，有智量，生性樸忠，又最和氣，賀太平一見，便極歡喜，當時收用了一同進京。原來賀太平生得面皮黃綿，鬚髮蒼白，腰背微偻，舉步安詳，聲音幽靜，童貫輩素來叫他做賀鼻涕，所以此番進京內用，那些奸黨，竟沒有人來畏忌他。那家人高鑑在府中，也不過掌管些家常事務，公忠勤謹而已。一日高鑑出來閒行，忽被那珠兒看見了，珠兒便叫聲高二伯伯。原來珠兒本是山東人，他的老子曾與高鑑同事過的，所以認得，當時高鑑也叫了一聲，兩人便相邀茶店，被此各問了原由。那珠兒本來歡喜拉扯，又見高鑑是父輩朋友，更兼高鑑也是相府僕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便邀高鑑到酒館裏去。那高鑑本來

和氣，又與珠兒多年不見，今日珠兒又邀得親熱，不忍拂他的意，便隨了珠兒同去。當時酒館中兩下談說，倒覺知己。次日，高鑑也回請珠兒。數日後，珠兒又回請高鑑。——由是彼此盤桓，往來月餘，便覺得十分親熱。起來了。一日，同遊承天寺，靜室閒談，不覺談及主人的知遇看承。高鑑便將賀相公如何聽信他，如何委任他的話，說了一遍。珠兒驀地記起童貫踢打之恥，便道：「老伯福氣好，遇着這樣精忠主人，得展才猷。」高鑑全然不覺便道：「貴上人身居相位，國家柱石，吾弟協理公務，亦是勤勞王事。」珠兒沉吟半晌道：「老伯真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高鑑聽到此際，心中大疑，便問道：「此話何來？」珠兒道：「咳，說他做甚？」高鑑不好逼問下去，遂將此話放在肚裏，那口裏卻說向別處去了。當下閒談一番，高鑑肚中尋思道：「我時常聞得舊主人蓋相公說童貫那廝是他奸臣，只是訪他不着，真憑實據，今日我聽這珠兒口中的話，大有蹊蹺，莫非這奸人合當天敗休管他待我賺他一下。」便對珠兒道：「賢弟今日有沒有公事？」珠兒道：「沒有公事。」高鑑道：「既如此，何不請到舍間一敘？」珠兒應諾。當時二人出了寺門，高鑑竟邀珠兒到了自己家中。高鑑道：「今日屈駕來舍，一因貴務閒暇，便可長談，二因家有薄釀，聊申微意。」珠兒稱謝，坐下。高鑑吩咐家裏治酒，須臾間，裏面搬托出來，主客謙遜就坐，果然好酒。珠兒稱讚不絕，高鑑不住的勸侑，酒後話多，扯東拉西的已說了一大片。高鑑乘勢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話頭，那珠兒口裏終不提及自己主人。高鑑已瞧着到七八分，便道：「貴上人童郡王精忠報國，中外咸仰，吾弟在他手下，真個不枉。」珠兒聽到此際，本不肯說出童貫陰謀，奈因一來酒後，二來年輕，三因高鑑打聽之情，四因童貫阻姦之際，便開言道：「老伯，你兀自道他忠臣哩！我同老伯情分，不比別人，但說何妨？」便將童貫怎樣私通梁山的話，從頭至尾細細說了。高鑑故作愕然道：「貴主人有這等舉動？」珠兒道：「梁山書信，常常往來。」高鑑道：「噫，那書信怎樣寫法的？」珠兒道：「明日

拏來與你看便知。」高鑑道：「倒要瞻仰瞻仰。」說到此處，又另談別項事了。當時兩人暢飲而別，臨別時，珠兒相邀明日酒樓上回請，高鑑領諾。到了次日下午，高鑑果然不失信，直到童府來等，珠兒甚喜，便一同出來，到一所酒樓上去。酒至數轉，珠兒笑嘻嘻的向懷中取出那封梁山寄與童貫的書信來。——原來是珠兒同阿繡商同了，向內室去偷出來的。高鑑一接此信，心中倒蔕地詫異起來，暗想道：「這封書來得直如此容易！」便收了那信，立起身來，附着珠兒的耳朵道：「這裏人多，此信不便開看。」一面說，一面便將那信揣在自己的懷裏了。方將坐下，忽賀府中一個親隨，氣急敗壞進來，一見高鑑便道：「高二爺果然在此，老爺有件要事，等你已久，快去快去。」高鑑一聽便立起身，對珠兒道：「敝主人既有要事，只好改日再會了。」說罷，便同那親隨離了酒樓，一直奔到賀府，見了賀大人，完結了那件事。高鑑便請屏退左右，將那封書信呈上，并稟說如此如此得來，賀太平聽了，并將那信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又看那信內接到日期，確是童貫親筆標寫，勃然大怒道：「我說童賊大有蹊蹺，原來如此！」便教高鑑退去，吩咐備馬。原來賀太平作事，凡樣迂徐，惟有做到舉賢除奸兩樁事上，便刻不停留。當時懷了這封書信，直達宮前，叩關請見，時已酉牌，天子正在內宮，黃門官報入，天子急忙召見，賀吏部進前，便將童貫書信，面奏童貫奸惡誤國。天子聽了賀太平所奏，又見了童貫親筆，不覺大怒道：「怪道這廝時常諫阻，征討梁山！」便立刻傳旨，召童貫當面。天子一見童貫，也不說話，只將宋江之信，擲與童貫。童貫一看，嚇得魂不附體，俯伏金塔，一言不發。天子便命拏交刑部。可憐一個位極人臣的童貫，早上還烜赫朝中，晚間已拘囚獄底了。京中臣民駭異之聲，不絕于耳。那珠兒方自酒樓回來，聞得童老已吃拏了，喜出望外，便同了阿繡，捲了細軟，見機而作，騰雲價不知去向了。

次早，聖上傳旨，將童貫家私，盡行抄沒。第三日，三法司彙奏童貫罪狀，天子便傳旨，將童貫綁赴市曹正

法。童貫臨刑之時，方曉得此案係賀太平所奏，浩然歎道：「我素常笑他是個鼻涕，不料今日死于鼻涕之手！」須臾間，一道靈魂，往業鏡臺去了。士民無不稱快。天子便命賀太平供樞密院使之職。賀太平因高鑑舉事敏捷，得除大奸，甚爲歡喜，便重賞了高鑑，從此大爲重用。又深服蓋天錫知人之明，便在天子前密保蓋天錫。天子也深知蓋天錫才能可用，山東檢討使缺出，天子便命蓋天錫特陞山東檢討使，傳旨山東去訖。按下朝中之事。

且說蓋天錫奉旨陞任山東檢討使，端的秉公率事，去佞舉賢，政聲愈著。其時濟南府推官畢應元，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獄的，因其才能強幹，深得賀太平器重，一力提拔，直做到這個位分。今又值天錫做檢討使，畢應元本是舊屬中之知己，此刻上下相孚，更爲莫逆。因青州知府缺出，蓋天錫特保畢應元陞任，真個人地相宜，才能稱職。時值初夏，畢應元收拾了行李，稟辭了蓋天錫，由濟南赴青州。當時出了濟南城東門，一路車仗馬匹，平坦道路，到了接龍山按站歇宿。次日，行抵集鳳村，棄岸登舟，由沉靄港一路，直抵章邱縣南境。夢熊河時已傍晚，到了站頭，泊舟隄下。畢應元吩咐僕人造飯，自己負手出蓬，四邊閒看，只見羣舟停泊，一片燈光，與水光相映，大小桅檣，密麻也似的排列隄下。那提岸高二三丈，連雲屹峙。畢應元看了一回，走進艙來，吃了夜飯，就在燈下觀書。夜分已深，方將就寢，忽聽得人聲喧嚷，羣舟紛紛解纜，十分忙亂。畢應元急忙出問其事，舟子道：「老爺快請艙內安坐，這裏隄岸將倒，小人們解纜急避也。」說未了，羣舟已紛紛離岸，不多時，只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那條長隄已坍倒了四十餘丈，幸喜各舟迴避得快，未曾打壞一隻，只聽一片聲叫運氣，叫個不絕。畢應元問舟子道：「這隄岸我方纔看他好好的，爲何忽地崩壞？你們爲何預先曉得？」舟子道：「老爺有所不知，這河裏有個猪婆龍作怪，這猪婆龍最喜攻決隄岸，方纔小人們聽得隄下水聲異

常，便曉得這孽畜作怪也。」應元道：「原來如此！這倒是一方巨害，理合速行設法驅除。」舟子道：「數日前這裏地方上，共想一個釣他的法兒，原要明日舉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應元道：「今夜他既如此，想明日一發要捉他了。」舟子道：「正是。」應元道：「這豬婆龍怎樣捉法？我明日且看他們捉了再去。」當夜無話。

次早，舟子進來稟道：「老爺要看捉豬婆龍，他們此刻來也。」畢應元甚喜，便叫推開船窗，應元凭牕看時，只見一隻小艇，五六個漁人，載了釣具，到了江心，便將那棍子粗細的一根釣索，鉤了香餌，投下江去，衆人都靜悄無言。不移時，只見數內一人叫道：「有了。」衆人急收繩索，却叫聲苦，原來這豬婆龍力氣倍常，衆人收索子時，牠儘力往後一退，這船上五六個人，險些都被他拖下水去。衆人急忙將索子吊在船上，那隻船已被豬婆龍拽得飛也似去了。衆人皆驚，只見那船隨了水中的豬婆龍到了一處岸邊，那船汨的往水裏一沉，嚇得衆人面如土色，幸喜那船却不認真沉下，漸漸在水面浮定了。衆人將船攏岸，大家都上了岸，就岸打了個樁，將索子頭在樁上繫牢了。畢應元暗想道：「這豬婆龍真個大力方纔，這船在水上一沉，分明是他尋着了石骨，忽的鑽入水底去，據石骨之故，他在水底一鑽，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但他已據了石骨，一時到難取他，且看他們如何設法。」只見衆人在岸上略歇了一歇力，便再邀幾個帮手，在岸上一齊拏了索頭，一聲打號，衆力齊舉，只見那條巨索，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休想拽動分毫。衆人拽了好歇，力氣已盡。岸上看的人，已圍箕般立攏來，數內有幾個人不伏氣，便一閃閃起了三十多人，再來協力共拉，只見呼喊連天，煙塵陸亂，拉了好半歇，那根索子動也不動，那三十多人，一半還拉住索子，一半已丟了手，喘呼呼地看水裏，束手無計。畢應元在船裏也看得呆了，替他們想不出法兒。那對岸看的人，也如圍牆般立着，正想渡河過來幫他。

們忽見這岸人叢中有一個老翁鬚髮蒼白，精神矍鑠，臂長腰挺，面赤耳長，挨近岸旁，揚聲道：「你們做甚？」連問數聲，一個壯漢道：「你問他做甚？我們拉龍，你可來幫幫麼？」那老人冷笑道：「甚麼叫做拉龍？只怕你們這樣拉式，就拉蛆也拉不起來！」內中有幾個不服道：「你這老兒不懂人事，我們多少人拉不動，你有多大本領，來說風涼話？」那老人道：「噫！原來如此，我倒不信了！」那羣壯漢呼的將繩索遞與老人道：「你不信，便是你拉。」畢應元在船內暗點頭道：「這人倒有點古怪。」只見那老人不慌不忙，接繩在手，却並不拽動，反將岸上一大樑繩索放入江內，約有半時之久，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忽聽得水中砵然一聲，衆人都吃了一驚，只見那老人迅手拽起絕大一件東西，提到岸上，兩岸齊聲喝采，衆人急忙上前亂鈎亂搭，竟是一個大大的豬婆龍，只見那豬婆龍左爪已斷，原來豬婆龍的前兩爪深據沙中，最爲有力，所以任憑牽扯，只是不動，得老人將繩索放鬆片時，他却拔鬆了一爪，去挖上腩的鈎，吃老人猛然一拽，應手上來，但一爪據沙，力已非常，若非老人大力，亦斷不能拔斷其左臂也。畢應元見了，大爲驚異，忙令親隨上岸，請那老人登舟相見。那老人笑道：「致謝相公，老夫現有要事，容日再當稟見罷。」畢應元在舟中，又打發第二次人上岸道：「老先生少留，容主人登岸親見。」應元一面便出舟登岸。那老人見其至誠，便隨着應元同到舟中，應元遜坐道：「適見老先生神力異常，不勝欽佩，敢問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高壽何年？願領大教。」老人深深長揖答道：「老夫姓龐，名毅，小字致果，祖貫泰安人氏，現在暫居此地章邱縣界，虛度七十三春，自幼不成一藝。」應元恭敬道：「先生武技絕倫，詞論高雅，必有一番著績，敢問幼壯年間，曾有若何功業？」龐毅道：「長官謬贊了，老夫乃漢臣士元之裔，業儒數世，老夫幼年也曾攻讀詩書，暇時習練些武藝，記得那年嵇仲張公做甘肅蘭州錄事參軍時，老夫正做蘭州提轄，那時年富力強，正值張公平定西羌，老夫備員行列，效得微勞，因遷團練，陞

授防禦。後張公內用，老夫仍在蘭州，祇以性情剛戾，與上司不相投合，以致沉滯多年。後聞張公爲蔡京所害，貶謫西安，老夫聞信之下，憤惋不食者數日，又因自身現在地位，亦毫無功業可建，便辭退原職，告休回家了。回家之後，無所事事，少年狂態未除，聊以入山採獵爲戲。當世英雄中，老夫素所稱許者，乃是蒲州大刀關勝，竊以爲此人忠勇軼倫。後聞那廝竟降于賊，詫異不絕者累月，因歎世上人心難測如此，遂不敢出而問世了。家居多年，倒也躁釋矜平。那年雲將軍攻討清真山，老夫在泰安正是咫尺之地，頗有人勸老夫投軍，老夫因想年紀老邁，還有何用，況且雲將軍手下謀士如雨，勇將如雲，也不少我龐毅一人。因此俄延不出。今日閒遊過此，偶見擊毬害人，未免又使少年豪興，適被長官見之，竊恐爲長官所笑。應元道：「先生說那裏話來？眼見得文武高才，老當益壯，定是笑傲當世，不屑屑于榮祿者，如不見棄，願訂金蘭。」龐毅道：「承長官過愛，只是老夫癡長，未免妄僭了。」當時在舟中便焚香證盟，訂爲異姓昆仲。畢應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龐毅道：「既承仁弟不棄，一見如故，可以無須如此客套，舍下離此不遠，願請行旌小住一日，未知可否？」應元欣然應諾。龐毅家在章邱縣東境，應元此去，正是順路，遂命舟解纜前行。只聽得岸上那班人，還在那裏哄哄的講說豬婆龍的利害，老頭兒的本領。畢龐二人自在舟中暢談。不多時，同到了龐氏草廬，龐毅請畢應元登岸，只見三間矮屋，斜臨江口，龐毅指着對應元道：「這就是愚兄舍下也。」相邀一同進去，裏面院子極其空闊，廊下掛列些弓矢刀鎗，又棍鏢，只見面前三間平屋，左首窗前，倚着一把厚背薄刃截頭大斫刀，畢應元近前看時，約重六十餘觔，應元道：「想是老兄軍器也。」龐毅點頭道：「正是。」當時遜應元進內坐地，只見有十餘人供奉驅策，內外肅清，少頃擺上酒餚，龐毅遜了坐，應元見他珍饈百味，不同于人，異樣品類，異樣烹飪，應元一問了，龐毅一一答道：「這是豹肝，這是虎腦，這是狼臂，這是豺髓。」諸如此類，真是嘗所未嘗，應元極口

稱許，龐毅道：「山肴野味不足供君子之餐，今仁弟既是通家，勿嫌褻瀆。」應元謙謝。席間應元問起：「老兄貴貫泰安，何年遷居此地？」龐毅道：「說起來倒也一大段緣由。愚兄自蘭州退歸之後，泰安境下伏處多年，舍間就在秦封山內。這山外面峻險異常，入內蹊徑灣雜，所以那年三山鬧青州時，各處村坊均被擾害，獨有此山安然無事。後來梁山巨賊，每犯青州，必經秦封，卻因地勢險阻，從未敢來。愚兄生性懷安，也因循不遷。上年忽聞泰安來了一位姓寇的總管，懦弱凡庸，愚兄看到此際，深恐不好，便挈眷避居在此。誰知遷避不上半年，泰安已陷，愚兄真深慚天幸也。」應元佩服其先見，便動問秦封山形勢。龐毅道：「此是愚兄朝夕進出之所，豈有不知？」便將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的形勢，細說了一遍。又道：「那時愚兄因賊兵新到，情形未必熟悉，愚兄原想募集鄉勇，殺退強賊，恢復此山，但因經費煩多，難以召募，即使募得幾名，不加訓練，亦未必可用。爲此觀望中止。況且雲將軍現在節制青萊，雄兵十萬，韜略如神，料想泰安不久亦當恢復，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事也。」應元聽到此際，暗暗點頭道：「天誘其衷，應元得遇此公，想雲統制合當添一臂也。」當時與龐毅談起雲統制智勇雙全，才能出衆，手下一無弱將，制勝萬里，真是朝廷柱石之臣。你——我說，與會淋漓。龐毅又深羨畢應元際此名將屬下，真可大展謀猷。畢應元又說些當此羣賢際遇之時，理當少竭愚才，報效王國。便說到大丈夫乘時建業，休錯機會，因勸龐兄奮建暮年功業，追跡鷹揚。龐毅奮髯而起，慨然應諾。當下一番暢談，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看看夕陽在山，兩人俱不覺頹然醉倒。夜間畢應元就在龐宅安歇。

次早起來，應元因上任程期迫促，只得告辭，相訂一月之內，龐毅到青州府盤桓，戀戀不捨而別。畢應元卽由章邱東境起岸，不日到了青州，接理青州知府印務，謁見了雲天彪。天彪見應元儀表非俗，十分敬重，接談之下，異常投合。應元連日進見，一日忽論及泰安之事。天彪道：「總須審明秦封山形勢，然後進兵，方爲上



策。一畢應元便特表龐毅，深悉秦封形勢，兼且武藝超羣。提及路上如何得遇，如何捉猪婆龍之事，天彪亦甚驚喜，便教畢應元寫起一封書札，差一心腹官，賈了聘儀，持了書信，逕到章邱縣去，聘請龐毅。不數日，龐毅攜眷，同了差官來到青州，差官去統制署中銷了差。龐毅先到知府署內，見了畢應元，應元甚喜，坐談一回，便與龐毅同去見天彪。天彪接見龐毅，敘禮遜坐，接談數語，天彪大悅，吩咐內廳治筵相待，邀畢應元相陪。三人聚談甚爲投契。酒畢，天彪命送廣宅安置龐毅，又送衣服器具之類，甚爲周備。數日後，天彪請龐毅進署，細問秦封山形勢，龐毅一一具對，瞭如指掌。天彪大喜，便聚集衆將，商議攻取泰安之策，忽聞人傳進江南家報到來。天彪慌忙拆看，看得未及數行，只見雲統制啊呀一聲，往後便倒，嚇得衆人自定口呆。

不知爲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卻說雲天彪接到江南家報，拆看數行，立時暈倒。大衆不知家中有何禍事，畢應元便即攜書一看，知是雲老太公于七月初七日仙逝之信。一時衆人齊集上前，喚醒天彪，雲龍在內聞報，飛速出來，一看書信，也即放聲大哭。天彪甦醒轉來，大叫道：「生不能奉事，殞不能憑棺，雲天彪萬死莫贖了！」大衆齊聲勸慰，天彪號痛一番，飲泣一番，神氣稍定，與雲龍同取家報，重復從頭至尾細閱，方知子儀太公因年高頹熟，歿前三日，神情微覺不適，忽傳集家人面諭道：「我夢不祥，去期將至，後事應得如何如何辦理，毋違喪制。我有遺訓一通，可寄至青州，毋失。」天彪閱至此處，忙索信，後果有太公親筆一紙，天彪持訓號哭，匍匐於地，泣血看視，雲龍亦隨在後面，俯伏地上，拭淚同看，只見上寫着：「囑天彪大兒知悉，人誰不死，我年老矣，死固其所，况一生，上不

愧于國，下不愧于家，我死亦無遺憾。願爲我子孫者，居家則孝，爲官則忠，勿隕家聲，毋墜我志！至于毀身哀瘠，往自傷懷於九泉，何益哉？况汝致身事國，此身乃國家驅馳奔走之身，若令哀毀廢沒，則上負乃君之知遇，即下負乃父之屬望。必戒之陳道子，頗知自愛，是我之所最愛企者。爲我道辭。七月初五日，子儀特諭。天彪看畢，同雲龍一齊起來，又痛泣一番。大衆又勸其仰承遺囑，不可過哀。天彪即時將兵符印信，交與總管傅玉護理，一面疊起訃狀，報知各鎮。惟陳希真處，附寄一封專信，提及遺囑道辭之意。這裏就都統制署內，設座守孝，開喪致客，各官員贈賻弔奠，絡繹不絕。風會在清真營接到訃信，大驚，即時備下儀物，親來弔奠，想起風雲莊聚首之情，不禁悲從中來，就靈前慟哭一番，又慰勸天彪一番，仍回職守。天彪開喪事畢，擇日率領雲龍劉慧娘及衆眷奔喪回江南風雲莊去了。

且說陳希真自那年汝河渡戰敗之後，回鎮休養訓練。待至春和，陳麗卿養傷亦愈，惟真大義傷未痊可。希真見自己兵馬精足，而新泰等處守禦得法，因與雲天彪商議，亟肄多方之法。年餘以來，雲陳兩處錢糧不費，兵甲不頓，又且小有斬獲。宋江早已被他溜得奔走疲乏。這日，希真在署內後堂，祝永清祝萬年都在，希真正議政書，與天彪夾攻新泰，忽接到雲太公訃信，幷知遺囑後提及道辭，不覺失聲慟哭道：「子儀叔自那年風雲莊一別，不將竟成永訣了！萬年永清也都悲泣起來。麗卿追想到風雲莊一番厚待情節，放聲慟哭。因此父女二人，素性想到逃難時的苦楚，不覺血淚併流。希真道：「我爲職守所羈，不能往弔，速備厚實禮儀，寫下懇切祭文，差人前去。」麗卿道：「這個自然，但我處先須設位祭奠。」希真稱是。當即遙向江南風雲莊供立雲太公神位，三牲五鼎，虔備香燭，父女二人泣叩祭奠。——真所謂如喪考妣。事畢，希真復集諸將商議道：「本帥初意欲與雲統制夾攻新泰，不料事出意外，雲統制丁艱回籍，我處失一幫手。現在賊人盤踞新泰等

處，已有年所，若不速行勦滅，必至養癰貽患，看來此處，只存我們獨任其事了。」衆將稱是。當時便傳諭各營將弁，檢點軍士馬匹，一應糧草器械，令方下，忽報護理都統制傅玉，差人投信，希真即時拆看，原來傅玉誠恐智謀不及天彪，與衆將商議，此番如興兵征討，究當請教老將，因此專信前來。希真見信，便默想一回，令來差且暫休息，次早給與回文，信內言：「賊人泰安、新泰、萊蕪三處聯絡相守，勢難猝拔，爲今之計，請傅統制領重兵扼住秦封山、天長山等處，以便景陽兵攻取新泰，如新泰收復之後，泰安、萊蕪勢孤，攻取自易也。差人領回文去訖，傅玉自然奉教而行。這裏希真點齊景陽、沂州、猿臂、青雲四處大小兵將，乃是祝永清、陳麗卿、樂廷玉、樂廷芳、祝萬年、唐猛、謝德、婁熊八員大將，四萬人馬，又移文至兗州鎮劉廣處，調真祥麟、范成龍二人，率領二千人馬，前來助戰。擇日起行，真大義上前稟道：「上年主帥屢次興兵，因係設計誘疲賊人，不是真廝殺，所以小將不從戎馬，今主帥此番興兵，志在吞滅賊人，小將也願同去。」希真道：「聞將軍傷未平復，如何去得？」真大義道：「休管他，且去去看。」希真躊躇一回，道：「將軍臥病年餘，未曾一試膂力，今日何不且試試看？」真大義欣然請令，希真命取十六力硬弓，交與真大義，真大義接弓在手，儘平生氣力，開得大半，覺右臂酸痛異常，支持不得，撇弓在地，大歎道：「大丈夫生于聖世，不能報知遇之恩，慚恨已極。」原來真大義那年在汝河渡，與武松鏖戰之際，因急閃不迭，右肩受傷，百般調治，創口雖合，筋骨已損，竟不可用。希真勸慰道：「那年恢復兗州，全出將軍之力，將軍也不爲無功於國了。如今事已如此，也叫做無可如何，休要煩惱。」真大義歎了口氣道：「罷了！罷了！魏先生與我同事，他功勞才智，倍於我，尚且退居山林，不樂仕進，我想望甚麼？」遂就希真前告退了原職。（後來希真替他表奏朝廷，給予都監半俸，養具終身。）真大義自此叩別了希真，拜辭了各將，竟奔九仙山，與魏輔樑隱居去了。希真厚厚贈了貲糧，灑淚而別。

言歸正傳，且說陳希真統領諸將兵馬，由景陽鎮浩浩蕩蕩，向新泰進發起程了。一日，正欲安營棲宿，忽報檢討使蓋天錫，遞到通行文書一角，希真即忙拆看，只見內開奉樞密院面奉聖諭：嗣後所有梁山、大盜就擒之日，訊係盜中頭目，一概隨地監禁，統俟巨魁獲到之日，以備獻俘等論。這角文書是通行各鎮、各地方衙門的，自然一體遵照。陳希真領了此諭，便吩咐眾將，努力擒賊，以副聖心。次早，拔寨起行。不日，到了蒙陰。早有嚙囉探了信息，飛奔泰安報知宋江。宋江自上年屢次奔命以來，這番聞希真又來，竟猜不出來意，只得飛速傳諭花榮，率領李逵、楊林、黃信，先行拒住汶河。自己領魯達、王良、火萬城、星夜奔命，到了汶河。希真兵馬已在汶河南岸，又檄訓召家村、石忻、高樑、史谷、恭花、貂金莊，率領鄉勇齊來下寨。西岸寨柵連雲，旌旗蔽日，夾河相拒，足足拒了三日，並不開戰。李逵大肆咆哮，對宋江道：「他不過來，我不過去，等到幾時，誰肯耐這股烏氣！萬一等了幾日，這廝們又烏躲了去，我們又吃他哄了，實在不甘心。趁今日一直殺將過去，活捉那廝們來，下酒。」宋江道：「你休亂說。陳希真那廝不是好惹的，此刻他對岸列陣三日，不見動靜，不知又是甚麼詭計。我今番只有靜守，若直奔過去，必中其計。」李逵不敢再說，忍了肚皮氣，快快而退。

再說希真在營中，與祝永清商議道：「我與賊兵如此相拒，勝負難分，總須設計渡河決戰，方可成事。」永清道：「昨晚卿姐想得一法，倒也用得。」希真問是何計，永清道：「她說請岳父在此嚴守，小婿分兵暗地抄到渡尾，由顯夾嶺至望蒙山。」希真點頭微笑道：「若使吳用在彼，此計斷難行得，如今彼軍幸無吳用，且着精細探子去汶河尾探看形跡，再定計議。」永清稱是。當時發探子去不一時，探子轉來回報，那裏毫無賊兵。永清倒疑惑起來道：「宋江智謀雖不及吳用，然何至疎虞如此，莫非另有詭計？」希真笑道：「賢婿休用心過頭，反高看了這廝。這廝不守此路之故，我曉得了。」——他被我方所誤，待欲分兵四守，又恐我乘其力

薄，用全力專攻一處，他卻抵禦不住，因此不敢兼管這路也。總而言之，吳用不在營中，此路進去，必無妨礙。『永清點頭。當時希真派永清、麗卿、真祥麟、范成龍、花貂、金莊領兵一半，悄悄前去。麗卿得令，聞知竟用其計，大喜，便欲飛速進去。永清忙止住道：『不可。』當晚部署了人馬，三更時分掩旗息鼓，直到渡尾，抄過顯與嶺，約計行了數十里，果然無人知覺，漸漸到了望蒙山，只見望蒙山燈燭輝煌，卻有賊兵把守。原來宋江守汶河，花榮深恐望蒙山有失，便請了合、帶了魯達、王良、火萬城，去守望蒙山。祝永清見了，心生一計，便令軍馬火速進去，直逼山下，鎗砲弓矢，一齊驟發，仰山攻打，花榮大驚，急忙督兵抵禦。祝永清便差百餘名兵丁，詐敗兵，直奔宋江營前，報稱望蒙山已失。宋江聞報大驚，急令後隊改作前隊，令楊林先行，黃信護中軍，李達斷後，飛速赴望蒙山救援。又吩咐李達道：『你後隊且慢動，使對岸不露消息。若敵軍曉得我退，必然全師過渡。一時難禦了。』李達道：『哥哥不要管他，我在後邊只管放一百二十個心，他若敢追來，包管你來一千死一萬，出出李伯伯的烏氣。』宋江再三叮囑，休得鹵莽而去。

且說陳希真自遣永清等去後，約計永清兵馬將到望蒙山，料得宋江必然退軍，密令水軍探子偷渡，彼探有形跡，曉得賊軍業已拔動，惟留後隊緩行。希真便率領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謝德、婁熊、唐猛、召忻、高梁、史谷恭、人馬齊到岸邊，吶喊振天，只是不殺過河。李達見官軍不過來，便想道：『這廝一定見我走得慢了，所以不敢來追。如今烏耐煩和他等過去，不如我走得快些，讓他趕來，便好惡鬪一場。』便傳令速退。退不到數里，果見官軍飛流競渡，霎時間兵馬盈岸。李達大喜，急轉身狠命來戰。此時天已大明，陳希真見是李達，便教唐猛、召忻、高梁道：『你們三人快去盤住這黑賊，須依本帥之計。如此如此，今番定可生擒也。但須先去其手中板斧，方可集事。』三人領令前去。希真便率領眾將豁地分爲兩路，從李達左右兩邊抄去。李達不省事機，

只顧虎吼般迎殺唐猛，召忻、高梁三人，希真兵馬已抄出背後。此時宋江先行一步，與李逵中間脫節，希真急令軍馬從中截斷。宋江見希真兵馬已到，明知李逵失陷，不敢還救，便一直向望蒙山去了。

且說唐猛、召忻、高梁奉希真將令，敵住李逵。召忻一馬當先，先與李逵廝殺。那唐猛、高梁都退去了。李逵見對面只得一人，便抖擻精神，輪動雙斧，直劈召忻。召忻展鏡相迎，兩個就在衰草地上，一步一馬，一來一往，一去一還，鬪了六十餘合。這金鏡使展開來，如一片黃雲；那板斧耍圓過去，如兩團白雪。——狼鬪多時，不分勝負。召忻便詐作力乏虛幌，一鏡回馬而走。李逵見他去了，略略站定，把上身穿衣服卸去，脫得赤條條的，提起兩柄板斧，如飛也似的趕上去，只博得一個林子。召忻早已不見，急得李逵暴躁如雷，大叫道：「鳥賊那裏去了？」言未畢，只見背後一人狂笑道：「黑賊休急，俺等久也！」李逵卽回頭看時，正是唐猛。李逵更不答話，劈面就是一斧，不防唐猛一面銅劉，早已捲到脅下。李逵急忙跳離數丈。唐猛見李逵閃開，便舞動那面銅劉，旋風也似捲進去。李逵大怒，輪起手中雙斧，直上直下，揮霍撩亂的砍過來。唐猛毫不怯懼，耍開那面劉，渾身上下化作一輪滿月，將李逵雙斧敵住，氣得李逵舞着雙斧，急切沒砍處。須臾間，那兩柄板斧盤旋左右，也化兩條閃電。——此時斧光劉光，早已鎔成一片銀光，不辨人影，但聞喊呼之聲，震天動地。只見後面一員女將，舞動雙刀，飛也似殺來，須臾衝到面前。唐猛見是高梁，便將劉一閃，跳出圈子，讓高梁去戰李逵。高梁輪着雙刀，直取李逵。李逵雙斧高梁雙刀，扭合便鬥，鬥到三十餘合，只見一片刀斧之光，飛騰穿插，變作四條殺氣。正在狼命相撲，忽見召忻躍馬舞鏡而來，大叫：「黑賊，你也好息了！你那兵馬已被咱們殺完，你還要戀戰做甚？」李逵大怒，翻身叉鬥召忻。召忻舞鏡敵住，那高梁更不住手，助召忻同戰李逵。李逵戰了幾合，托地跳出圈子，大叫道：「我也識得你們這班鳥獸，用車輪戰的法兒，想弄殺我，我如今也不要命了，你們也休想好好的回

去。』說罷，舞動雙斧，又殺入來，只見唐猛從右邊捲舞銅劉，飛也似殺到，唐李二員步將，勁敵相逢，作個正戰，召忻高梁兩馬，盤住李達的左右，策應唐猛。李達一人敵住三員上將，力氣雖乏，還能勉力招架。高梁見他如此，想道：「此時若要傷他，却也不難，只是主帥務要生擒這廝，如何下手？」便把雙刀一晃，縱馬而出，召忻唐猛盤住李達。李達見少了一個對頭，略略放心，正在奮身鏖戰，不防着要的一響，一飛刀正中右手背上，李達啊呀一聲，丟了右手板斧，唐猛便乘勢旋轉一劉，捲過李達後三路，李達急忙轉身，單只左手一斧招架，唐猛不防，召忻一鏡已捲進左脅，李達急閃不迭，早吃那鏡割開左腕，赤膊身上，腕筋割斷，李達狂叫一聲，左手斧也攆去了。唐猛撇了銅劉，忙將兩手叉住李達後頸，揪倒在地，不防李達飛起右腿，正中唐猛膝蓋，唐猛急閃，把手一鬆，幾乎放起李達。召忻即忙下馬，撇了軍器，抱住李達兩脚，高梁也飛馬來助，任李達萬夫不當，到此也難爲力，軍士們蜂擁向前，把李達同野豬也似捆綁牢緊，擡了去了。召忻高梁唐猛各收了自己軍器，統領本部人馬，押了李達正身，并羣賊首級，緩緩的隨了大軍去見希真。

且說陳希真自將兵馬截住宋江之後，宋江明知隊後有失，不敢轉來，只得直趨望蒙山，襲擊祝永清。陳希真見了，即合祝萬年、纒廷玉、纒廷芳去追擊宋江。此時陳希真前面是宋江的兵馬，宋江前面是祝永清的兵馬，祝永清前面是望蒙山上花榮的兵馬，四隊軍馬，五花三層，價間錯着，就中最吃苦的是宋江，夾在中層，左衝右突，廝殺不出。這邊萬年及纒氏弟兄縱兵掩殺，楊林、黃信二人一面迎敵，一面要保宋江，危急萬分。陳希真已遣謝德從左邊殺來，婁熊從右邊殺來，希真同史谷恭分頭指揮衆將，大呼衝殺。花榮在望蒙山上，正策衆力拒永清，忽然望見宋江被圍，大驚，急令魯達、火萬城領兵殺下山來。祝永清急與陳麗卿、真祥麟、范成龍、奮勇迎住，又合花紹、金莊去搶望蒙山。花榮與王良將望蒙山死命守住，魯達、火萬城在永清官軍隊裏，亂

衝亂突，宋江在後面望見，便叫楊林、黃信奮力向永清一邊衝去，與魯達火萬城會着，一同奔望蒙山。花榮、王良接應上山去了。當宋江衝突之時，祝永清見賊兵捨命死鬪，忙命軍馬分開，讓出一條走路，放宋江過去。宋江已過，便合兵追擊一陣，斬獲無數。即將花豹、金莊收回本陣，與後面希真軍馬合在一處，就望蒙山上安營立寨。唐猛召忻高梁押解下李逵獻上，希真大喜。當時陸帳計功，這一戰奪過汶河，擒獲賊人，上將一名，斬首二千餘級，擒獲賊徒一千餘名，奪器械馬匹不計其數。雖望蒙山未能奪得，賊人軍馬未能全覆，然此場戰功已非小可。希真記功錄簿，慰勞三軍，一面將李逵釘入陷車，差營弁押解到沂州寄收府監，嚴行拘禁。這三軍安營造飯，商議攻取望蒙山之策。慢表。

且說宋江上了望蒙山，方知望蒙山並不會失，乃是爲敵人所誤。又知李逵遭擒，大怒，叫衆兄弟兒郎，休要息力，盡殺下山，決一死戰，奪這汶河北岸。花榮忙諫道：「陳希真詭計絕人，未可輕敵。况我軍銳氣新挫，惟有堅守數日，再行設計報復。」宋江那裏肯聽，花榮再三苦諫，宋江只得忍了氣，依從了。當時查點死傷補緝隊伍，將望蒙山嚴行守住。

次早，陳希真果統大隊來攻望蒙山，宋江聽花榮之勸，堅守不出。希真攻了一日，毫無破綻，只得收兵。次日又攻，宋江只是不出。接連攻了五日，不能取勝。希真與永清商議道：「這廝堅守不戰，如何是好？」永清道：「我去攻他，他死守，我爲其難；他來攻我，我力戰，我爲其易。須得誘他來擊，方爲上計。」希真點頭道：「甚是。但誘他的法，總不出于大激其怒而已。賢婿可想得一激他的法麼？」永清沉吟道：「宋賊此刻恨我已極，但用其深仇之人以激之，必然盛怒而來。」希真道：「我亦想得一法。昨晚接到青州傅總管軍報，知青州馬陘等處兵馬已出，我們這裏不如遣人辱罵他一場，却詐退兵，使他又疑我是兩肆多方之法，必然盛怒而來。」



永清稱妙，希真便叫麗卿進帳，授了密計，吩咐如此如此，麗卿道：「孩兒理會得。」當時帶了五百名精兵，驟馬直到望蒙山來，高叫：「宋江瞎賊，出來說話。」宋江大怒，即刻點起三百名親兵，護送出營，大罵：「賊人來此何幹？」麗卿在馬上大笑道：「瞎強盜，你還不會死麼？上年新泰萊蕪奔得好有趣，如今我們又要去了，特來通報你一聲，快回去守泰安去，這個地方冬季一定再來。」宋江不聽則已，一聽此言，不覺三尸神炸，六竅生烟，大喝道：「小賤人，安得胡言？你老頭子，如果好漢，不要再走，好歹大戰一場，如再躲去，便比狗彘不如。」麗卿大笑道：「瞎賊，不要誇口了，我還未曾動手，你這裏一員上將李逵，已經獻上來，若再戰一戰，連你瞎賊的性命也難保得了，我老實通知你，這番我是特來誘你出來，你若害怕，不敢出來，便吃我白罵一頓，我就要走了。」說罷，帶轉馬頭便走。宋江氣得腦門幾乎炸破，叫道：「我怕你不是人！」便將望蒙山上兵馬，數數點齊，惡狠狠殺下山來。麗卿回頭，見賊兵已潮湧般下來，曉得銳不可當，便不敢使性邀擊，飛速奔回大營，希真已將兵馬拔退，麗卿也隨同走。宋江兵馬殺到營前，見希真營前一無人馬，只是闌上旌旗插滿，靜蕩蕩聲息全無，宋江便傳令殺進營去。花榮忙諫，深恐有詐，不可逞忿中計。宋江那裏肯聽，三軍一齊吶喊，殺進營內，竟是空營，賊軍一齊吃驚。宋江忙令四邊探看，不見一個伏兵，只見中軍帳前懸着一匹白布，上有大字數行，道：「陳希真謹奉勸宋公明貴寨被困有年矣，本根重地，心腹大患，何故棄而不顧，尚戀戀于此數邑之地耶？希真不忍乘人於危，勸公明大宜慨然割愛此地，速救本源，若猶忍而不捨，大禍必至，數萬雄師，盡折于外，毫無補救於本寨，亦非計之得矣。」宋江看罷，倒也怦然動念，忽想起麗卿辱罵情形，重復大怒，便催軍將殺出營後，追擊希真道：「休教那廝白手走了，好歹要與他混殺一場。」三軍得令，齊起殺出後營，又追上十數里，希真軍馬已在岸邊，背水佈陣，只見希真軍馬，分爲三隊，希真橫矛立馬，親押中隊，麗卿當先爲前部先鋒，謝德

婁熊二將分護左右，一字兒盡是紅旗；左軍乃是龔廷玉統領，龔廷芳爲副將，一字兒盡是青旗；右軍乃是召忻統領，高梁爲副將，一字兒盡是白旗；端的旂旗嚴整，盔甲鮮明，軍中大將，個個全裝披掛，佩帶軍器，立在陣前，威風凜凜，等待廝殺。宋江見了這樣軍容，方知他志在廝殺，並非退兵，心中暗地叫苦道：「這番我又中計也！既已到此，不得不戰。」便將軍馬也分爲三隊：宋江魯達領中隊，黃信領左隊，楊林領右隊，佈陣畢，將要出戰。宋江叫花榮密議道：「我不合逞一時之忿，不聽賢弟之諫，以至於此也！我看這賊道詭計，必是又去奪望蒙山，我此刻若即速分兵去保望蒙山，必然疑亂軍心，弄得人人顧後，廝殺不力，大非所宜。若不救望蒙山，我進退無路了，怎好？」花榮道：「不妨，小弟分兵一半回去，只說去抄襲敵人右路，却合軍士不知不覺，忽到望蒙山罷了。」宋江稱是，急令花榮、王良、火萬城帶兵一半去了。這裏宋江傳令三軍奮勇開戰。三軍得令，吶喊齊出。希真見宋江躊躇良久，然後出戰，便曉得其氣已餒，即將此意宣諭三軍，一齊出陣迎戰。麗卿當先搦戰，魯達飛禪杖出來，敵住麗卿，二人大奮神威，狠鬥六十餘合。謝德、婁熊兩騎飛馬驟出，不助麗卿，直取宋江。宋江大驚，魯達急忙撇了麗卿，轉救宋江，轉身敵住謝德、婁熊。麗卿見了，便驟馬直取宋江。楊林在右隊，急忙來救。龔廷玉驟馬飛出一鎗過去，楊林閃個不及，頭顱上正着，腦漿迸裂，死於馬下。賊軍大驚。龔廷芳已驅左軍掩殺賊人右隊，召忻、高梁也驅右軍掩殺賊人左軍，賊人大亂。宋江急得面如土色，幸喜魯達一枝禪杖，一面敵住麗卿，一面兼戰謝婁，殺氣影中，禪杖一閃，謝德翻身落馬，婁熊驚退，官兵亦稍却。宋江方得收集軍馬，急忙飛逃。希真已約全軍追來，宋江急逃，希真急追，追上十數里，直到望蒙山下，只見花榮已與祝永清、祝萬年等兵馬大呼廝殺。宋江見了，便急忙迎上去。原來花榮方到望蒙山時，祝永清兵馬也正到望蒙山下，花榮忙令王良領兵先去佔住山頂，誰知永清一見花榮，便也速令唐猛領兵去佔山頂。當時王良與唐猛在山頂上。

廝殺，花榮火萬城，與永清等在山脚下廝殺，山上山下，苦鬪不解。花榮正在惶急，忽見宋江到來，便與宋江合兵一處，急忙上山去會王良，永清見了，也即便招呼希真，一同上山去接應唐猛，官軍賊軍，一齊都在山上。宋江兵馬已大半帶傷，廝殺不得，花榮也獨力難支，只得一齊從望蒙山北面奔落山下去了。希真、永清、合兵一處，佔住了望蒙山，就在山上安營立寨。原來望蒙山在新泰城東南，離城四里，山高五里，實爲新泰保障。希真奪了此山，心中大喜。當日三軍在山上休息，無話。

那宋江同花榮等逃過了望蒙山，到了新泰城下，李俊、歐鵬、穆洪出來迎接，宋江喘息方定，收集敗殘人馬，正要入城，猛想此城保障已失，如何守得，便對花榮道：「我今番要與陳希真拚命了！今日可將受傷力乏的軍士挑開，另選精銳的補數，明日就攻望蒙山，若奪不轉望蒙山，誓不爲人。」花榮道：「哥哥請從長計較。」宋江道：「此番非我復諫，這望蒙山既被希真奪去，新泰如何可保？今城中糧草器械，雖然備足，但保障已失，那廝曠日持久，與我攻圍，大非妙事。如今我也急切無計較處，只在乘這廝新得此山，安排未定，我便儘力攻之，我細細想來，竟無別法。賢弟如有妙計，小弟無不樂從。」花榮無話可答，宋江主意遂定。到了黎明，宋江部署人馬，領了花榮、歐鵬、王良、火萬城四箇好漢，一萬人馬，直到望蒙山，宋江叫軍士一齊辱罵，叫希真下來廝併。永清對希真道：「瞎賊此來，必因我奪了他險要，他曉得退守，必至坐困，所以情急求戰也，但拚命而來，其氣甚銳，我們且堅守以避之。」希真稱是。當下便傳令堅守，不許出戰。宋江攻了一日，希真不出，宋江忿忿而返。到了次日，宋江又來討戰，希真只是不出。第三日，宋江怒氣填胸，一定要大廝殺一場，又來山下討戰，希真笑着對永清道：「這瞎賊叫罵了三日，可憐喉嚨都乾了，今日準了他罷。我今日與他廝殺一場，若是我勝，便可直逼城下，若我不勝，便退保此山，左右無妨害也。」永清稱是，便道：請泰山保守此山，俟小婿下山去，與他

小耍一陣罷了。『希真依言，便祝永清，陳麗卿，祝萬年，欒廷玉，四員大將，領兵一萬，殺下山去。永清到了半山，見宋江軍馬逼近山脚，便大叫：『宋公明，你太不曉事！既要我下來廝殺，爲何不放片戰場與我？』宋江一聽此言，便拱眉答道：『你要下來，我便讓你，你若欺人，便不是人。』永清笑道：『我值得欺你！』宋江便將軍馬約退，永清等四人領兵下山，就在山下扎住陣脚，兩陣對圓，鼓角齊鳴，一聲吶喊，祝永清倒提方天畫戟，拍馬先出，大叫：『對陣誰人出馬？』花榮挺鎗而出，兩人更不打話，舉器便鬥，戰場上一戟一鎗，來來往往，鬥到四十餘合，麗卿挺着梨花鎗出來，直取花榮，替回永清，麗卿與花榮兩馬盤旋，兩鎗捲舞，戰殺多時，歐鵬見花榮不能取勝，便拍馬挺鎗來助花榮，麗卿不慌不忙，一枝鎗敵住花榮，歐鵬這邊欒廷玉見了，也提鎗躍馬去助麗卿，戰場上四條鎗，神出鬼沒，虬舞龍飛，化一團殺氣，兩陣都暗暗喝采。那邊王良看殺多時，更耐不得，便托戟在手，驟馬奔來，替回花榮。宋江見了，便叫火萬城也去替回歐鵬，火萬城挺戟便出，兩戟兩鎗，飛花滾雪，價往來廝併，麗卿統計前後已戰經二百餘合，生恐馬乏，便抽身回陣，欒廷玉一枝鎗敵住火王兩戟，轉戰不衰，兩陣戰鼓振天，喊聲動地。宋江見欒廷玉鎗法神明變化，火王兩個敵他一個，兀自遮攔多攻取少，正想再着人去幫，只見對陣祝萬年已橫戟躍馬而來，欒廷玉見火王二人本領不見甚高，便抽身而出，讓萬年且去廝併幾合再看。萬年便挺戟向前，敵住火王二戟，大呼廝殺。祝萬年開那枝畫戟，忽左忽右，迎敵火王，火王二人各奮一戟，左旋右轉，攢刺萬年，戰到二十餘合，那三枝畫戟上的金錢豹尾幡，忽然攪作一處，各人都要傢伙使用，急切掙拆不開。對陣小李廣花榮却看得親切，連忙將鎗掛了，拈弓搭箭，拍馬向前，拽滿鵬弓，覷定萬年咽喉處的一箭射去，喝聲着……

看官須也識得花榮弓箭不比尋常，今射萬年咽喉，又復覷得親切，豈有不着之理？當時那枝箭去萬年

咽喉也。以不過一尺光景。前因陳麗卿射宋江時，幸有黃信在旁救護，今日萬年却並無那個救護他，然則萬年性命怎好？且待下回交代。

## 第一百二十五回

### 陳麗卿鬪箭射花榮

###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

卻說祝萬年與王良火萬城三枝畫戟，攪做一團。花榮看得親切，對萬年咽喉一箭射來，這也是祝萬年名列雷宮，不容妖魔加害，早被陣上陳麗卿心明眼快，瞥然看見，卽忙撇鎗在地，抽弓搭箭大叫：「對陣休使暗計！」語未絕，花榮一箭已到萬年咽喉，說時遲，那時快，花榮箭到，麗卿一箭也到，兩箭相遇，噹的一聲，箭簇和箭簇射個正着，將那花榮的箭射開數丈，兩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官軍一聲喝采，驚得那賊軍個個目瞪口呆，連花榮也駭得倒退數步。麗卿長笑一聲，又是一箭，電光到處，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開。王良火萬城嚇得汗雨通流，不敢戀戰，兩馬飛速跑回本陣去了。祝萬年精神振奮，挺戟追去，花榮插弓提鎗，慌忙迎住，祝永清飛馬殺出，那邊歐鵬也慌忙出馬。麗卿將弓插了，拾了那枝鎗，正待殺出，只見萬年、永清和花榮、歐鵬，戰得不分勝負，各自勒馬回陣，兩陣一齊收兵。

先說宋江回營，煩悶異常。滿擬此番大勝官軍一陣，便好奪望蒙山，不料希真將佐如此利害，不能取勝。想起來，不覺憂從中來，長吁短歎，衆頭領各無言語。花榮見宋江如此，便起身對宋江道：「哥哥休要心焦，陳麗卿箭法卻高，小弟到氣他不過，何不竟去下個戰書，訂她明日專來鬪箭。」先除了這人，陣上之事就容易了。」宋江依言，當夜修起一封戰書，差人往希真營裏。

且說當日祝永清收兵回來，希真在山上迎接入營，安放人馬。少頃，設酒敘宴，談論本日戰陣之事，萬年

深謝麗卿救命之恩，麗卿道：「花榮那廝端的好箭，名不虛傳，此人不除，將來陣上好生不便。」言未畢，忽聽敵人有戰書呈上，希真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山東義士宋江致書于總管閣下，竊以兩將相爭，各爲其主，人名有技，將各有能，昔營中陳麗卿，決拾專能，僕姑擅妙，每挾鬪弓之術，常圖暗箭之施，但正士不尙陰謀，君子何妨爭射，與其潛身以取事，不如明奏以圖功，敵寨中有花榮者，藝亦成名，學能志毅，茲屆兩軍相見，何妨二矢如遺，各盡其才，各施其技，專誠鬪箭，共觀張弓，餘器不列于陣前，他將不容乎助戰，縱有死傷而勿論，必分勝負以收兵，肅泐奉陳，立請時日。」希真看罷，回顧麗卿：「花榮要與你鬪箭，你意何如？」麗卿聽了這句話，正如天上脫落一個大寶貝來，歡喜得五臟開張，對希真連稱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爹爹批了今夜何如？」希真笑道：「無此理也，你既願去，竟批明日。」當時將戰書批了交來，差帶了轉去。

次日黎明，宋江部署人馬，黃信魯達等頭領均保守新泰，這裏先調烏鎗兵、長槍兵、短刀兵，列爲三層，派歐鵬、王良、火萬城管領，都藏在陣後，只等花榮射殺了麗卿，便乘勝衝殺過去，調弓箭兵做了頭陣，花榮領兵來江押陣而行。當時三聲號砲，鼓角齊鳴，拔寨齊起，殺到望蒙山下，早有營門小校報入希真中軍道：「賊兵來也。」希真便傳弓弩兵，簇擁了麗卿，這裏安排鎗砲劍戟刀牌各隊，埋伏陣後，等待麗卿得勝，即便衝殺，祝永清祝萬年，纓廷玉，纓廷芳，召忻，高梁，隨着希真齊出，只留史谷恭率領唐猛、婁熊、花貂、金莊看守山上大營。當時三聲號砲，官軍一齊下山，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扎了陣脚，恰好兩陣對圓，各品三通畫角，震天震地，一聲吶喊，須臾兩軍靜蕩無聲，兩邊無數男將，俱在陣脚邊遠遠觀看，靜等陳麗卿與花榮鬪箭。只見賊軍一邊旂門開處，花榮先出，那花榮頭帶一頂鋪霜耀日紅纓鳳翅金盔，身披一副榆葉鈎嵌唐貌鎧，腰繫一條鍍金獅子蠻帶，前後獸面掩心，繫着一條緋紅圍花戰袍，下穿一雙捲雲黃皮靴，左佩一口赤錠劍，右懸一壺修幹。

銅牙箭，手中拿着張樺皮青鵠弓，坐下一匹慣戰能征大宛名馬，不帶別項軍器，拍馬直到核心，等待鬪箭。這邊陣麗卿見花榮不帶軍器，也不帶那梨花鎗，只一副弓箭，放轡而出，那麗卿頭戴一頂閃雲鳳翅金冠，身披一連環鎖子黃金甲，腰繫一條鍍金夔龍鈎心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繫一條大紅湖縐繡鳳戰裙，下穿一雙盤金飛鳳鞋，左佩一口青鐔劍，右懸一壺雕翎狼牙箭，手中持着一張搭淵寶雕弓，坐下一匹飛馬，緩緩縱到核心，兩陣上寂靜無聲。那花榮見麗卿出陣，便在馬上橫弓欠身道：「女將軍聽者！俺花榮久慕神箭，願請賜放。」麗卿道：「既是將軍先願比箭，就請將軍先射。」花榮縱馬放開，厲聲道：「有僧！」言未畢，翻身開弓，颯的一箭，麗卿即忙抽箭搭在弦上，緊對着花榮箭頭，一箭射去，殺氣影中，電光飛到，將那花榮的箭對頭一激，兩箭力不相讓，箭鋒錯過，麗卿的箭斜向花榮一邊去了，花榮的箭也斜向麗卿一邊去了，兩箭都不傷人，空擲在衰草地上。兩陣上都看得呆了。花榮道：「女將軍且住！若照如此，只善箭鏃對箭鏃，射過去，射到幾時？須得另議章程，立分勝負。」麗卿道：「花將軍意中待要怎樣射法？」花榮道：「此次後你三箭，我三箭，輪流代換，你射時我不動手，我射時你也不許動手。」麗卿道：「甚好，仍請將軍先射。」說罷，便帶轉馬頭，潑刺刺向東而走，花榮縱馬趕上，右手放下韁繩，便去壺中拔箭，麗卿的馬已馳電般去了，幸虧花榮的馬還追隨得上，花榮在馬上扣弦搭箭，暗想道：「這賤人狼不易取，我須用聲東擊西之計。」便把那扣好的這枝箭取下，交與左手和弓一併捏了，右手便將弓虛扯一扯，麗卿聽得腦後弓弦聲響，急閃避花榮，便從她閃避這邊一箭射來，麗卿閃了個空，曉得中計，便索性往閃的一邊再閃過去，那枝箭恰恰的在耳邊拂過了。希真在陣上替麗卿捏了一把汗，宋江連稱可惜。麗卿的馬已跑到圍場處，把馬一兜，霍的迴轉身，望西邊跑來，花榮也勒轉馬頭，就勢裏趕將來，地上八隻馬蹄，颯風掣電價奔走。麗卿識得花榮利害，十分提

心花榮因初計不成，心內已有些虛怯，抽箭在手，又生一法，想道：『我用送往迎來之計，看她何如。』卽忙搭箭弦上，卻將馬一拍，往斜刺裏便走，便把那弓拽滿，卻不去覷準麗卿，偏將那箭鋒向麗卿馬前過去。少許地方，一箭射去。麗卿見他馬向斜刺裏走，早已識得，偏卻要蹈險逞奇，竟放心一馬衝去，那枝箭已橫飛的到了胸前。麗卿只把身子往後一仰，順便用手將那枝箭桿一撲，那枝箭遠遠的跌落在地下了。宋江及衆賊將都大吃一驚，希真及諸將都同聲稱奇。花榮心中十分焦躁。麗卿見花榮如此利害，因想：『再閃了他一箭，須要讓我射了好歹要結果了他。』只見那馬跑到西邊盡頭，忽地又回轉身來，花榮見麗卿轉馬，猛想得一個移遠就近之計，便將自己的馬立住，將箭藏在身後，只等麗卿的馬迎過來，霍地翻身，一箭向麗卿劈面射去。麗卿不慌不忙，張開櫻口，將那箭頭輕輕的啣住，面不改色。花榮及兩陣上的一齊失驚，一片駭聲不絕。麗卿見花榮矢驚，卽將花榮的箭搭在弦上，颯的射來，花榮急忙閃過。——這箭出人意外，若非花榮急避得快，當下便已斷送性命。當時花榮閃避了這箭，拍馬便走。麗卿的馬奔雷馳電價追上，第二枝箭已發，花榮不及提防，箭鋒已到後頸，花榮急閃，那枝箭已從頭頸邊貼肉的刮過，花榮驚出一身大汗。背後弓弦又響，花榮急扭過身子，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麗卿第三枝箭早到，只聽刺激一聲，花榮的弓幹已被那箭劈碎。——這是麗卿的連珠箭法，神化無比，精妙絕倫。花榮看得目瞪口呆，呆麗卿高叫道：『花將軍且請回陣換弓，再來比較。』花榮更不答話，拍馬回陣去了。麗卿也放馬歸到本陣，希真、李清迎接麗卿入陣，都咋舌稱險。麗卿道：『爹爹休慌，只是花榮這廝好生了得，他頭一箭險些着他的手。』希真道：『你此時劈碎了他弓幹，已算得勝，我看關箭一事，就此停步，速將陣後烏鎗兵放出，乘其不備，掩殺過去，倒好得個大勝。』麗卿道：『不可，孩兒已約他再來比箭，豈可失信？』李清道：『兵不厭詐，但能得勝，失信何妨？』麗卿道：『我也不但爲此，這人不除，終



是大患，今日好歹要射殺了他，以便日後陣上放心。」希真拗她不過，只得依了。麗卿在陣中少息，等待出陣。那邊花榮回陣，宋江迎入，只是搖頭咋舌。花榮下了馬，略坐坐定了神，宋江口裏不說，心中躊躇，想此番若再教花榮出去，深恐萬一失手，又送一個兄弟，若不再出，又實實氣她不過。只見花榮開言道：「這陣麗卿果然利害，待小弟略歇歇力，定要去除滅了她，一來為兄長去一大患，二來小弟方纔折弓之恥，也須洩忿。」宋江未及回言，只聽得對陣起鼓，麗卿已出，花榮急忙換張新弓，又添了幾枝好箭，飛身上馬，縱出陣前，兩人相見，更不答話，開弓便射。但見兩騎奔軼一似飛電相追，兩箭往來，一似流星相逐，各逞本領，各顯神奇，足足放了七八枝箭，你來我閃，我去你逃，兩邊各無傷損。麗卿心下焦急起來，因想此番若不射他的馬，斷難取事，此時花榮馬在前奔，麗卿馬在後追，當時搭弦上，拽滿鵬弓，眼睜睜認定花榮馬跨後，一箭射去。花榮回頭看時，只見那枝箭向着下三部，風也似的追來，便識得是射馬，即忙把韁繩一偏，那馬霍地一跳，那箭從馬腹下過去了。花榮大怒，便也颯的一箭向麗卿馬頭對得準準地射來，那匹飛電棗驢馬見有箭來，不待人去，照應急竄向斜刺裏去，那箭却射到空處去了。麗卿大怒，一箭往馬左射去，花榮急忙避得，一箭又從馬右射去。——兩箭幸而都射不着，花榮心裏惶急起來，暗想：「這番認不得真了！不如乘她射馬之時，她正全神照顧下面，我却出其不意，射她頭盔，不管她死傷何如，我便算得勝回營。」算計已定，誰知麗卿心中也生算計，一心要借射馬作樣，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正是人各有心，各不相知。此刻兩陣上的主帥將官兵卒都靜悄悄的，提心觀看，只見兩弓齊開，兩箭齊發，花榮的箭略早些兒，一箭過去，麗卿頭盔飛去，希真陣上一齊大驚，花榮大喜，驀地裏一聲狂叫，一箭中腹，仰後而倒。宋江大驚退後，希真揮軍殺上，麗卿得意已極，插弓在袋，挽了頭髮，拔劍當先，殺入賊軍。賊軍見花榮陣亡，個個心膽碎裂，那敢迎攻，希真永清已統領大軍鎗砲，夾着箭矢，潮

湧般殺上來。宋江又氣又驚，神識已昏，歐鵬王良火萬城只得緊緊地保着宋江奔逃。那有餘神約束全軍。只見官軍個個精神奮發，大呼掩殺，賊兵早已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黃信在新泰城內聞報大驚，卽忙領兵出城接應。宋江、歐鵬、王良、火萬城紛紛隨着黃信逃入城中。官兵已到城下，賊軍把城門急閉，官軍乘勢攻城。幸喜城上早有準備，攻了半日不下。希真傳令收兵，就把新泰城團圍定，四周扎下了營寨。天色已晚，希真傳令各營開筵暢飲，酒筵之間，衆人讚揚麗卿聲不絕口。麗卿搖頭道：「今日之事，只好算個僥倖，其實那花榮端的好箭，當今之世，只怕再要第二個花榮，斷沒有了，想今番也是他命該絕，不然這箭有何難避？」希真、永清都道：「花榮真個利害，今番除滅了他，我們真大放了心。」大衆各各歡喜，酣飲盡歡而散。準擬次日攻城。且說宋江逃入城中，急得神昏氣散，黃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備之事。宋江半晌神定，想到花榮陣亡，兵馬大敗，官軍逼臨城下，事勢危急萬分，真是無法可施，不觀放聲大哭道：「天絕我也！」衆人上前解勸，宋江收淚癡坐，浩然長歎道：「花兄弟與我患難至交，不料今和他分手了！」不覺大哭，衆人又慰勸了一番。宋江方問起守城之策，黃信答道：「方纔敵人逼近城下，小弟和衆人協守擋禦一陣，此刻已退去了。現在已探得他已沿城築營，竟把我們團圍住。」宋江聽了，接連頓足道：「不好了！不好了！我這新泰城內，雖然錢糧充足，器械完備，只是被他久圍不解，終於難支。況且此刻泰安菜蕪兩處，也被官兵大隊扼住，不能來救。望蒙山又被希真奪去，他若從望蒙山窺探我城中虛實，最爲便捷，我却如何守得？」衆人皆相向無言。宋江歎道：「使吳軍師在此，我何至於此？徐官兒真害殺我也！」當晚無話。

次早黎明，忽報陳希真兵馬攻城。宋江急忙與衆將登城守備，只見官軍數萬，蜂擁而來，麗卿當先一馬飛出，見宋江在城上，便哈哈大笑道：「瞎強盜！我教你不要誇口，今日何如？又是一員上將決送！」氣得宋

江暴跳如雷，便要開城決一死戰。忽想前日不忍一時之忿，失將亡師，今已銳氣新挫，未可輕出。只得將那股氣捺了一捺，捺下去了，便當心守城。希真見宋江此番激他不動，只得傳令硬攻一番，但見城上城、鎗砲之聲，兵兵、震天動地。這陳希真攻法十分勇猛，那邊宋江守法亦十分嚴密。攻了一日，不分勝負，只得收兵回營。

希真道：「攻城原無猝攻之理，只有將兵馬分爲數隊，輪替攻打，晝夜不息，方可集事。」永清道：「正是，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虛實，爲何此刻還不來回報。」說未了，忽報史谷恭差人來報知城中之事。希真卽叫傳人進來，來人將城中情形細細的稟述了一番。希真道：「據此說，這城倒一時難破，如何是好？」那來差獻上一封小稟，希真拆開看時，乃史谷恭擬一攻城之策。希真點頭稱是。次日，希真依了史谷恭之計，點兵攻城，攻了一日，只是不動。當晚，永清想了一法，第三日，又去攻城，仍然不下。——話休絮煩，那希真永清督令官兵，接連攻新秦城，攻了十餘日，那城樓雉堞，雖然也攻壞了數處，宋江堅守得法，隨壞隨補，終是無隙可乘。希真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窺探城中，有時就在望蒙山與史谷恭商量計策。這日，希真正在望蒙山，忽報部南雲龍公子同劉慧娘到來，前來請見。希真訝然道：「這事奇了！雲龍制了艱回籍，久已挈眷同行，今日何以復來此地？」便請入見。雲龍慧娘都上前請了安。希真道了契闊，二人又與永清麗卿等相見了，遜了坐。希真問道：「賢梁孟隨同尊人回籍已久，此際何來？」雲龍道：「父親回家不多幾日，正在料理祖公窰麥之事，特奉聖諭，因山東正在整飭戎行之際，不可疎忽，卽着父親奪情辦事，仍回原職。父親趕辦葬事已畢，隨卽起行，先令小姪奉母奉眷，先行抵署。因聞大軍在此，特來進謁。」希真道：「原來是尊大人奉旨復任，這於梁山事宜大有裨益，二位此來亦是奇遇。」便吩咐備酒，就在山上擺開筵席，與雲龍夫妻接風。席間雲

龍慧娘問起破賊之事。希真從汝河渡塵戰之事，逐節說了，說到活擒李逵，二人俱嘖嘖稱奇，說到箭射花榮，二人俱深深佩服麗卿。漸漸說到日下攻圍新泰，已有十餘日，總不能破，慧娘回眸一望，便對希真道：「這山下望城中，歷歷分明，形勢爲我所據，理宜卽速可破。」希真道：「就是這城中錢糧充足，器械俱備，無從設法。」永清道：「秀妹慧娘，想必分外看得分明，今日既已來此，合是天賜其便，何不就請賢妹探看一遭，或有破綻可尋？」慧娘欣然首肯。當時席間，希真、永清、麗卿、雲龍、慧娘等人，各各細敘些別况。酒闌席散，日方過午，慧娘一時高興起來，便道：「趁今日天色未晚，甥女就去探望一遭。」希真、永清皆喜。當時希真、永清、麗卿、雲龍、慧娘，五騎馬，同出營前，望下去，只見新泰城雉堞圍圍鱗居比列，雲龍道：「賊中莫說無人，這點碟子小的城池，却這般守禦得法！」麗卿道：「可惜沒有這樣長的火箭，不然，放火燒他。」慧娘一聽麗卿的話，猛回頭看一看，那營前這枝旂竿，橫影在地，欣然得計，便吩咐隨從人：「去行李內，取那算籌標桿象限儀三件傢伙來。」隨從人應了去。慧娘忽走到旂桿前，細細將那影看了又看，又向城中一望，縐眉道：「這座山恐防用不得。」躊躇了一回，又縱目四望，忽見東邊一座高峯，慧娘指着問希真道：「這座峯頭是何名字？」希真道：「叫做東高峯，就同這山相連的。」慧娘道：「既如此，我們且往那裏去看看來。」當時等帶了算籌等三件傢伙，便一同到了東高峯，慧娘揀了一片平地，立起標竿，量了日影，佈了象儀，向城中一望，佈開算籌一算，又將象儀向影上一量，口裏自言道：「這山在城的正東偏南十五度，正是乙山辛向，一定好用了，且待算這山的高低，并離城的遠近看。」當時又豎起標竿，掛起象儀，測望一回，佈了算籌道：「這山原來高七里，離城中十二里。」又算了一回，便笑着對希真道：「姨夫快去安排人馬，來日已初三刻，此城立破矣。」四人一齊驚喜，希真、永清忙問其故，慧娘道：「回營去再說。」當時五人一齊回營，進帳坐地，慧娘道：「那年公公收降白瓦爾

罕之時，甥女得其火鏡之法，能引太陽真火，于十數里外，射入賊營，燒燬諸物，方纔甥女聽卿姊說想放火箭，因此纔想到此法，但此法須山之高低遠近方向，與太陽地平經緯，一一符合，方可應用。甥女見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太陽到南方，總是午正前後，其影最高，這山不見得高，所以不合用。那東高峯一處，說也奇怪，竟是天生成燒這新泰城的緣，此地北極，距天頂五十四度，此時在白晝節後，太陽距北極八十四度，甥女算定，明日已初三刻，太陽地平經度，係正東偏南十五度有零，却好這東高峯向城中，是乙山辛向，也是正東偏南十五度有零，與太陽地平經度符合，至於太陽地平緯度，係高三十度稍強，却好這山高七里，離城中十二里，用切線法取之，也是高三十度稍強，與太陽緯度符合，到了這時刻，只須在這峯頭，安施火鏡，那太陽真火，便直射城中，更有巧極妙極，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正是糧草房，稍移一度，正是火藥局，城中無故火藥自炸，糧草自燒，賊軍必然驚亂，乘其驚亂，一攻而破矣。『希真大喜，便請雲龍慧娘少留一日，當夜陞帳，分派將官兵馬，祝永清，祝萬年，領六千人馬，攻北門，欒廷玉，欒廷芳，領六千人馬，攻南門，召忻，高梁，領六千人馬，攻西門，主帥親帶陳麗卿，婁熊，花貂，金莊，領八千人馬，攻東門。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區，宋江如失城逃出，必奔泰安，此路必經之所，便派真祥麟，范成龍，唐猛，領兵四千名前往埋伏。又派史谷恭前去司掌瞭望信號之事，其餘老弱帶傷之兵，均着看守望蒙山，即請雲龍督領，并護從劉慧娘在東高峯上，審候時刻，安置火鏡，分派已定，衆將紛紛領令而去，個個摩拳擦掌，只等明日已初三刻，便要一齊動手。』

且說宋江在新泰城中，日日提心守禦，真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所幸城中錢糧器械，通盤計算，還可支持一年，略爲放心，不料這一日，宋江正在東門，看見希真全隊人馬，早已圍住各門，宋江全神照應外面，忽城中疊次報來，糧草房無故火發，宋江急回頭一看，其時天高日晶，萬里無雲，諸物風燥，只見糧草房中烟焰障

天，烈火橫飛，宋江大驚，急令黃信鎮守東門，彈壓軍心，休得驚亂，自己急忙下城，方要查問何人失火，忽見前面震動地的一個冲天霹靂，房舍屋宇，磚瓦椽木，盡行騰空拔起，黑焰障天，乃是火藥局內數萬觔火藥，無故崩炸，城內大驚大亂，人聲鼎沸，只聽得亂哄哄講說有人親眼看見天上射落一團大火，以致火發，宋江驚得不知所爲。四門官軍早已吶喊登城，魯達、李俊、王良、火萬城率領八百名銳騎，保着宋江，衝突北門而出，正遇着祝家兄弟率衆攻城，魯達手提禪杖，大吼一聲，當先衝出，李俊保了宋江，緊緊跟了魯達先走。永清萬年兩騎已攔腰遮來，把王良、火萬城截留城中，萬年挺戟邀鬪王良、火萬城，永清飛也似追宋江去了。萬年與王良、火萬城奮勇廝鬪，正在勝負難分，永清因鬪不過魯達，便撇了宋江轉來，助萬年力戰。王良正在捨命苦鬪，不防永清一騎衝到，王良急忙招架，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脅，往外一擺，死于馬下。火萬城大驚，急忙與萬年虛架一戟，勒馬入叢中便走。萬年驟馬追去，對後心一戟，早已了賬。永清萬年各取了首級，領兵進城去了。那南門歐鵬聞城中沸亂，大吃一驚，正欲差人查問，只見欒廷玉、欒廷芳已率衆登城，霎時官兵佈滿城上，見有賊兵即便砍殺，歐鵬知不是頭，欲待逃去，早被廷芳邀住，歐鵬只得轉身廝鬪，不防廷玉已殺到，背後一鎗刺入左腿，歐鵬撲翻于地，衆兵急前網住，廷玉廷芳便捆了歐鵬，領兵進城去了。那西門穆洪見城中火發，急差人往探宋江已無消息，召忻、高梁已領兵直到城下，穆洪急下城，開城衝出，召忻提鎗攔住，穆洪便鬪，鬪不數合，穆洪早已手軟，高梁驟馬追來，穆洪急忙招架，早被高梁看出破綻，便將右手的刀掛了，就勢賣進，輕騎玉臂，將穆洪摘離鵬鞍，生擒過來，擲于地上，衆兵急前網住，賊兵早已殺盡，召忻、高梁便押了穆洪，領兵進城去了。那東門黃信奉宋江命，彈壓軍心，宋江去後，賊中愈亂，軍心愈驚，陳麗卿已當先搶入城上，婁熊、花貂、金莊一齊隨後殺上，黃信不及招呼，宋江急忙逃入城下。花貂、金莊便統兵在城上殺賊，麗卿、婁熊追黃信下城，黃信

迎住麗卿巷戰，戰不到十合，麗卿一鎗桿敲黃信落馬，婁熊急前縛了黃信，麗卿便開門迎接希真，與花貂金莊一同領兵進城去了。

再說魯達李俊保着宋江，從北門逃出重圍，一路馬不停蹄，約計走了一個時辰，却逃到清江渡。正欲奔到渡口覓船過渡，誰知早被史谷恭在高阜處看見，便燃起一個號砲，真祥麟從左邊林子殺出，范成龍從右邊林子殺出，大喝「瞎賊休走！咱們等候已久！」宋江驚得魂飛魄散，魯達李俊急忙迎敵，不防唐猛已從背後殺來，魯達因保宋江要緊，無心戀戰，掄起禪杖，在重圍中衝出一條路，帶着宋江，一溜烟向小路走了。李俊失了宋江，又與三勇將相遇，如何抵敵得住，只得賣個破綻，抽身跳出圈子，一口氣奔向清江渡，正要赴水逃命，唐猛脚步如飛，早已趕在他前路，當面攔住，背後真祥麟范成龍兩馬亦到，三人攢住李俊，不由分說，把李俊橫拖倒拽的網捉了來，與史谷恭一同收兵，同轉新泰城來了。

希真已在城中收合各路兵馬，救滅了餘火，計殺傷賊兵二萬餘人，生擒賊目四員，并賊兵五千餘人，收復了新泰，希真便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望蒙山迎接雲龍慧娘入城，深謝慧娘助計破城，設筵慶賀。當日，將李俊、穆洪、黃信、歐鵬四人釘入囚車，派隨營幹員解往沂州府監內收禁了，隨將收復新泰事具摺奏聞，一面申報都省。希真在城中妥辦善後諸務，不日，雲天彪到來，聞知希真已收復了新泰，甚喜，便入城道賀。希真邀留敘宴，談些事務，天彪因王事緊急，不敢稽留，便別了希真，帶領雲龍慧娘及各眷屬赴青州去了。希真住在新泰，不多幾日，都省已委員弁下來，希真交清了事務，率領諸將官軍回景陽鎮去，命真祥麟范成龍仍回兗州鎮去，召忻高梁也領兵回蒙陰，靜候廟廷明降。按下慢表。

且說宋江仗着魯達保護，逃回泰安，想起失了新泰，送了許多兄弟，內中死的且自丟開，只有幾個活的，

現在牢裏受苦，又不能與兵去劫牢救他們，真是束手無策，想到這裏，心內好不悽惶。歇了數日，方纔將新泰失守之事，寫了一封書信，差人回梁山報知吳用，并動問近日徐槐情形如何。

只因這一問，有分教：外患方興，內憂復發，好一似雪上加霜，人謀已竭，天意難回，真個是水中捉月，畢竟梁山息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却說宋江差人賣書回梁山，報知新泰失陷之信，并問近日吳用與徐槐相持情形如何。看官：徐槐破梁山頭關，吳用力守二關，是上年三月間的事，到得本年八月，相持一年有餘，中間你攻我守，我攻你守，想已不止數十次了，斷非一句二句說話交代得清楚的，須細細的數說與衆位聽。

且說徐槐自聞知張叔夜大軍移征方臘，這裏梁山之事，竟獨委於徐槐一人。徐槐大爲躊躇，當時召集韋揚隱、李宗湯商議，當時議梁山緊緊圍住，毫不放鬆，統俟張公凱旋之日，協征梁山，或俟雲陳協力來助等語。徐槐依議，便派撥兵馬，將梁山團圍圍住，聲息不通，四面扎營立寨，嚴緊管束。——這是上年七八月的話，到了九月，吳用聞知叔夜移征方臘之信，心中略安，怎奈徐槐只是不退，吳用因差數十名精細細嘍囉，偷出左關放火，燒徐槐的右軍左營，天色風燥，葦蘆齊着，右軍果然驚亂，吳用派萬餘名銳騎，開左關衝殺出去，徐槐聞變，便差顏樹德領兵去救，與賊軍廝殺一陣，官軍雖有些傷損，賊軍亦毫無便宜，右軍依舊圍住了左關，吳用設計堅守，到了寒冬，朔風凜冽，這日忽降大雪，嚴寒太甚，兩邊各開兵不得，靜守壁壘。吳用忽心生一計，派精兵潛出右關，偷劫左軍，果然人不知，鬼不覺，直到官軍營前，搥鼓呐喊，殺入營中，官兵慌忙迎敵，兩下混殺。



一陣，不防營前伏兵齊殺，將賊兵圍住，幸係吳用接應兵到，放出重圍，收兵而返。左軍依舊鎮住了右關。吳用兩番苦心用計，不能解圍，真是急迫之至。衆頭領亦無法如何。及至次年春暖，徐槐整頓戈甲，鼓勵兵將，直攻二關。這番不比從前，端得十分勇銳。吳用率衆盡力守禦，徐槐只是日夜不息的攻打，只見關門左限漸漸將倒。吳用忙催衆人在裏面補築城牆，併工趕築。一日而就，外面的牆已坍塌，幸喜裏面一層擋住。徐槐策身又攻，不數日裏面這層又要攻破。吳用又催衆在裏面補築。築一層，打透一層，直打到第七層。徐槐見吳用如此防禦嚴密，只得收兵少息。當時退保頭關去了。吳用怒氣不平，率衆直攻頭關。徐槐守住頭關，鎗砲矢石，密麻也似堵禦。原來徐槐的糧草器械，自有都省及曹州府下官府週流不絕的解送前來，所以不憂匱乏。儘穀備禦。當時吳用攻頭關，徐槐守頭關，又是一月有餘。——已是四月天氣，吳用無可如何，只得退去。誰知吳用一退，徐槐隨即進攻二關。——自夏暨秋，彼來此往，竟無休息。這日，徐槐攻關，正在緊急，吳用百計防禦，真是心血費盡。忽接宋江報失新泰之信，吳用大吃一驚，跌倒于地。衆人急前喚醒，吳用長歎一聲道：「天之亡我，不可爲也！」衆兄弟都相向勸言。吳用定神半晌，傳令二關嚴緊把守，這裏以心問心，足想了一個時辰，初意欲教宋江棄了泰安萊蕪，收集兩處兵馬，速回本寨，協力相助。退這徐槐，繼想此刻還虧得泰安等處拒住雲陳，若收兵而回，雲陳二處必隨跡協攻山寨矣。便寫起一封書信，着原差費回泰安，呈與宋江書內言新泰旣失，萊蕪萬不可疏虞，須要小心防守等語。來使賣書去訖。吳用仍登二關去看守了，一回轉來，十分納悶，暗想道：「外患如此之緊，本寨被困一年有餘，尙不解圍，如何是好？」尋思良久，竟無妙法，便命蔣敬將山寨中錢糧通盤核算報來。蔣敬領命次日，將寨中錢糧徹底清查，稟復道：「寨中錢糧業已查清，如果一無增減，僅敷一年支銷。」吳用聽了這話，心內愈加憂煎。想此刻被官軍四面攻圍，如此緊急，如何出去借糧來？若非速出

奇計，退了徐槐，萬無生理。想了半歇，竟想不出法兒，只得登關守備。守了三日，徐槐攻打愈急，竟有一鼓而下之勢。吳用亦險些失守，衆頭領死命抵住，看看天色已晚，關門幸未失陷。徐槐也收兵回營。當夜，吳用在帳中聚集衆頭領商議道：「徐官這樣攻打，終須妙事。我想欲解此厄，計非傷動鄆城不可。鄆城一動，那徐官兒顧本要緊，必然分兵還救鄆城。這裏頭關便可圖了。但此地人馬不能殺出，濮州兵又被截林山阻住，惟有嘉祥一路，尚可暫時分兵。只是鄆城沒有內應，嘉祥出兵進襲，亦屬徒然。衆兄弟可有妙法否？」衆頭領聞言，均各低頭無計。只見張魁開言道：「軍師容稟：那年軍師破曹州時，曾有遣凌振兄長入城埋放地雷之計，彼時戴全兄爲內線，戴全因進城不得，託小弟做主安排。小弟因家在西門之外，難以設施，幸有一心腹至交，姓李名仁，住在北門之內，凌兄私寓其家，潛地行計，因得成事，只可惜大軍進城之日，這好友李仁已急症亡故。他的兄弟李義，却在鄆城縣內管理火藥局事務，也是小弟的至好，倒好借作內線，就中取事。吳用聽罷，只是沉吟。只見石勇悄悄的問張魁道：「你所說的李義，是不是綽號叫做直頭老虎的？」張魁道：「正是。」石勇便對吳用道：「軍師不必疑慮，這李義也與小弟有交情的。」吳用便問怎樣交情。石勇道：「那年小弟到鄆城縣，投奔公明哥哥時，是他指引路的。他起先不是鄆城火藥局的司賬，是個做客爲商的小弟。在大名府開賭場時，他常到賭場裏來，因此認識得他。小弟後來打死了人，承他庇護得以脫逃，端的是個有義氣的朋友。」吳用聽罷，又復沉吟良久道：「他既是張兄弟心腹朋友的兄弟，又有放救石兄弟一樁事，此去定然不妨。但雖是至好，多年不通往來，交情變遷，人心難測，你二人前去，切須精細，先看他交情如何，再行相機行事。他如果肯同心合意，便妙極了。我想他既在火藥局內，火藥攜取極便，仍差凌振同去栽埋地雷。」二人領諾。吳用便教凌振上來，又密囑了許多話，又道：「此事時不宜遲，你等今夜便由後山洞口出去，繞道先到嘉祥，見了

呼延灼，與他說明此計，你等先混進鄆城去，善覷方便，待到事已辦妥，再去約會日期，教其派上將二名，帶兵三千，飛密而來，同這時辰，地雷內發，嘉祥外襲，鄆城可破矣。」三人依計，帶了乾糧銀兩，當夜起身。不說吳用依舊登關，力拒徐槐。

且說三人出了後山，星夜趕到嘉祥，見了呼延灼，說知此事，呼延灼領會了。三人不敢逗留，便一直奔鄆城去。張魁雖是曹州人氏，却不會到過鄆城，石勇雖到過鄆城，但住得沒多幾日，凌振更不必說，與鄆城毫無交涉，所以三人取路鄆城，端的無人識破，更喜寇警一年有餘，那些關隘上專司盤詰的軍士，也有些厭倦了，雖有稽查，也不十分嚴密，所以三人倒鬆鬆爽爽的，直到鄆城，那張魁到了城門邊，忽聽得有人高叫道：「老魁那裏來？不要走得快，吃三大碗去。」張魁嚇得一跳，急回頭看時，認得此人是快嘴張三，却在這裏做守城軍士，便答道：「有點要事，不奉陪了，少停城裏吃罷。」言畢，即領了凌石二人，進城去了。那羣守城的軍士，見有同夥人認識，也就不來盤問。張魁等進了鄆城，深恐再有人認識，急忙趕到火藥局，去尋李義，滿擬會着了李義，便有個閃藏之所。不料走到局前，向把門的問了一聲，方知李義已奉差出去，不在局裏。三人心內一齊叫苦，只得走到一條僻巷內，一個小酒店裏，叫酒保燙了一壺酒，隨便揀些過口。三人坐下聚飲，一面交頭接耳，悄悄的商議今夜何處安身。三人都相向無計，忽見一人走進店來，大叫道：「你們三個好呀，怎的躲在這裏，自己吃酒，不來邀邀我？」三人急看時，又是那個快嘴張三。張魁只得立起身來，邀他同飲。那張三更不客氣，便坐下就吃。張三便問張魁道：「魁兄，聞得你在梁山入夥，如今強盜不來做了？」張魁搖手道：「老三，怎的這樣亂說？小弟在東京住了幾日，方纔同至好兄弟出來，幹些沿路買賣，特到此地，遇見了老哥，甚是有興，有什麼梁山不梁山。」張三道：「誰不知你在梁山，如今你做你的強盜，我管我的城門，兩不相干，我也

不來管你，且吃酒罷。」張魁因他一向醉糊塗，也不敢和他糾纏下去，只得糊亂吃了些酒。那張三左一碗，右一碗，嘴裏夾七夾八，東扯西拉的，說了許多時節。張魁與凌振石勇以目相向，商議不得，心裏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天色已晚，方纔酒罷。張魁立起身來會酒鈔，那張三卻廝奪着會了去。張魁稱謝了，離開了這個厭物。與凌振石勇步緩出巷，心中籌劃今夜的住處，不覺走到東門直街上，忽石勇向二人道：「好了，李義來也。」張魁一看，見是李義，大喜，石勇便叫聲：「李二哥。」張魁忙扯了他一把衣袖，只見李義也招呼了一聲，不多說話，便走過了。張魁待他過去了，方纔與凌振石勇緩緩地走到火藥局，重去訪李義。李義接見張魁等三人，各通了假名姓。李義引入靜室坐地，李義對張魁石勇道：「方纔街上遇見二位，休怪我不來理睬，實係街上人多，二位係從梁山上來，小弟深恐被人看出，不得不急忙避過，千乞恕罪。」張魁石勇都稱是極。李義又問了凌振姓名，便道：「三位在梁山上來，此何幹？」張魁躊躇了半晌，方纔答道：「小弟與石兄均係吾兄至好，老實說何妨？弟等三人奉吳軍師將令，特來此地探聽消息，吾兄放心，決不來干害這城池。」弟與石兄與吾兄至好，豈肯有妨礙於吾兄？吾兄放心。」李義聽說與己無礙，方放了心，便道：「三位現寓何處？」張魁沉吟道：「弟初意原欲另覓下處，今天已晚了，竟無處尋寓安身，不識尊處可借宿幾宵否？房金總謝。」李義聽罷，心內躊躇，暗想道：「叨在至好，倒不爲房金起見，只是他住在我處，萬一洩漏了，爲患非淺。」張魁見其沉吟忙道：「吾兄不必過慮，弟等三人來此，端的無人認識，斷不至決裂了，貽累老兄。」李義道：「既如此，就請在舍間，有屈數日，只是三位切不可出去，恐怕被人打眼。三位要探甚麼軍報，小弟代去打聽罷了。」張魁等三人皆稱謝，當時李義留三人夜飯，極其歡洽。李義便問三人要探甚麼事務，張魁道：「承吾兄仗義，感激之至，但此一事，敵軍師本意，實來有求於吾兄，特未便啓齒耳。」李義道：「端的甚事？既是至好，但說何妨？小弟

力有可爲，無不遵教。」張魁道：「敵寨被官軍圍困年餘，火藥甚爲缺乏，又無處採辦，因知小弟與吾兄至好，吾兄現在又總司火藥，因此特來奉求，謹奉上白銀若干兩，向吾兄乞撥火藥若干，此銀所以便吾兄隨卽彌補，另有銀若干兩，奉謝吾兄。小弟所謂不干鄆城之事，與吾兄決無妨礙者，此也。」李義道：「我道甚事，原來不過要些火藥，這有何難，此事盡在小弟一人身上。吳軍師謝禮，我却不必。」三人齊道：「這是軍師之意，吾兄必不可卻。」當時謝了李義，李義就在局中撥間住房，安置了三人房內。張魁對凌石二人道：「計便有一半了，只是一樣，尙在不便，那年曹州之事，凌兄長在他令兄處栽埋地雷，係與他令兄說明了，一老一實，相幫挖掘地道的，如今不與他說明，如何掘得？」石勇道：「何不竟與他說明了做，豈不爽快？」凌振道：「有個難處，方纔他見我們借宿，尙且沉吟半晌，若說破此事，豈不駭殺了他？」張石二人都想不出計較，凌振道：「且待明日，我去屋後看看形勢，再定計議。」好在這屋後面也離城牆不遠。」二人稱是，當夜無話。

次日，張魁悄悄將銀兩與李義，李義收了，便悄悄將火藥交與張魁，便對張魁道：「吾兄帶這火藥出城，恐有人盤查，怎好？」張魁道：「仁兄勿慮，小弟自有運他出去的法兒，只須借會處寬住幾日便好了。」便向李義說了一個運出法兒，又道：「爲此，所以要寬住幾日。」李義也相信了。張魁收了火藥，放在自己房內，李義便往官府裏銷差去了。這裏房內凌振對張石二人道：「方纔小弟私到屋後看過，屋內有所廢園，園內有口枯井，端的人所不到，我們每夜就從此處打地道，直到城牆，所有掘出的泥土，就填在井內，卻是毫無形跡，魁兄既已與他說過寬住幾日，這幾日的夜裏，我們便趕緊私辦此事，竟不必通知他。」——日裏與李義談天，夜裏專做掘地之事，不上兩日，已將地雷埋好。張魁道：「地雷已好，我去嘉祥通知日期了，這裏李兄處，究竟瞞他不得，臨期，石兄可知會他，好讓他早作迴避。」石勇應了。那張魁便向李義造了一個必須先

去一步的緣故，便偷出城門，直奔嘉祥，通知呼延灼去了。按下慢表。

且說那快嘴張三，自那日會見了張魁之後，次日又入城去尋張魁，卻尋不着；第二日，便去城裏大街小巷，各處尋覓，杳無影跡。第三日再去尋覓，每逢店頭店腦，便問聲看見張老魁否，無人曉得。如是接連幾日，有個住在東門直街的姓宋，名信，是在東城營當兵的，當時見張三連日問張魁，便轉問道：「你說的張魁，端的是甚麼人？作何生業？」那張三已有八九分酒，便大聲道：「說起這個人，我張老三上瞞天下不瞞地，這人是個梁山上的朋友。」那宋信聽了，吃了一大驚道：「你當真還是作耍？」張三道：「我要做甚？那張魁便是曹州府西門外人，他有兩個人同來，內中一個生得八尺身材，淡黃色的臉，一雙鮮眼，微有鬚鬚，十分怪醜，我此刻想起來，畫都畫得出。」宋信一聽此言，猛記數日天晚時節，曾有這個人和火藥局裏的李義相叫，彼時我看見他有慌張形勢，早已疑惑，今日方知如此。原來這宋信最有心計，便別了張三，悄悄地到火藥局，左右鄰舍人家，將這樣狀貌細細說了，便問數日前此人見不見過，據鄰舍答言，這日果有此人同着兩個人進火藥局裏去了兩次，當時也不留心他出入，此後也沒得看見了。宋信聽了，暗暗點頭道：「是了。」便即去稟了本營提轄，并言先提張三來一審，便知其詳。提轄一聽，便立提了張三來審問，張三竟一老一實，將張魁怎樣來歷，怎樣見張魁帶了二個人進城的話，當面招供了，此後卻不曉得張魁躲藏何處。提轄將供單錄了，便即具稟，將張三解送到縣裏去，并差宋信回去，伺候質訊。那鄆城縣知縣一聞此信，即忙陞堂審訊，先將張三覆了口供，便傳宋信上來，宋信將親眼看見那張魁同來的怪醜面貌人，與李義相叫，又親去火藥局前探問鄰舍，據說確有此人進火藥局兩次的話，一一供了，那知縣便立時點齊軍健捕役，帶了宋信，張三作眼目，飛也似撲到火藥局裏，不問事由，即進裏面，捉出石勇、李義，駭得面有土色，早吃縣官喝聲，擊下幾個健役上

前將李義鎖了，和石勇提回縣衙，凌振早已聞變脫逃。那縣官當即陞堂，全副刑具，擺列階下，公差皂隸侍立兩旁，縣官先將石勇提上審訊道：「你這賊人係何名字？來此城內，作何詭謀，老實招來，免得動刑。」石勇招了個假名字，并抵賴並不是賊。那縣官便喝結實打，左右一聲答應，將石勇一索網翻，打得皮開肉綻，石勇只是不招。縣官見石勇不招，便叫傳李義上來，此時石勇已將地雷之謀告知李義，只未說嘉祥兵襲之事。當日李義見嚴刑可怕，又深恨張魁石勇瞞住他作此不法之事，以致害及己身，便一老一十，將凌振怎樣栽埋地雷的話，一一供招了，并道：「小人私賣火藥，則誠有之，至於藏埋地雷，實不知情，實係臨期方知，正欲自行投首，不期被擊獲，相公如容減罪，小人便將地雷所藏之處，招供出來。」縣官聽了，大吃一驚，忙道：「本縣恕你死罪，你快將地雷埋藏何處供來。」李義便將地雷藏在某處的話供了，縣官大驚，當即差人飛速到行台，告知任森，一面差人澆滅火藥，并捉凌振。這裏將石勇李義張三一併監禁。

且說凌振聞縣裏來拏人，即忙從屋後逃出，計算嘉祥兵到，距此不過兩日之期，因此戀戀不捨，不肯走遠，總希冀地雷之謀，尚可僥倖，便逃到後園，躲入地道之中，在口內數尺地步，伏了好歇，不聞外面動靜，心中稍安，正愁身邊不備乾糧，兩日難度，忽見外面廢園有人尋來，急忙逃入洞內深處，只見洞口有人窺張欲近，凌振嚇得幾乎死去，猛起意道：「左右終是一死，不如點火先轟了他的城牆，也勝於白死。」當時心慌神亂，不暇多計較，便就身邊取出火絨火石，敲了一個火，將那藥線點着了，須臾間轟天震地，一聲響亮，將城牆掀去數丈，城磚巨石，飛上九霄，凌振已死於地道之中，那些健役避個不迭，也吃打死了幾個，其餘都飛跑的逃回縣裏去了。」

卻說任森在總管行台上，護理事務，忽聞縣裏報稱有賊人藏埋地雷，正在驚疑，只見東門已被地雷轟

陷城中人心慌亂，人聲鼎沸。任森急忙出去彈壓，一面點齊兵將，防守各門，却不見半個外來的賊兵。任森各處巡視，彈壓了一轉，便到汪府裏來，請教汪恭人將上項情形一一說了。汪恭人道：「賊人既有內奸，豈有絕無外兵之理？此必是誤了日期耳。現在他既誤期，是我之利，不如趁此即速帶兵埋伏要路，邀擊賊人，必獲大勝。將軍以爲何如？」任森道：「恭人之言甚是。但賊人來兵，不知何路。此刻四路兜拏，亦非善舉。」恭人沉吟一回，道：「我想梁山現在被圍，何能出兵？濮州一路又被截林所阻，只有嘉祥一路，距此不遠，賊兵若來，除此更無別路。」任森點頭稱是，便辭了汪恭人，回到行臺，點起士卒三千名，即日出了東門，相擇地理，在離城二十里，斷流村後，暗暗埋伏。只等賊兵到來，果然到了第二日，嘉祥賊兵來了，原來是呼延灼派韓滔、彭玘兩員頭領，帶兵三千名，隨了張魁，卷旂束甲，飛趕而來。任森早已在高阜處看得分明，等他走到地頭，便放起一個信砲，兩邊林子裏官軍一聲吶喊，亂箭如驟雨飛蝗的射出來，賊兵甲不及披，弓不及彎，早已驚竄無路。任森殺到陣前，大喝：「嘉祥賊人，胆敢自來投死！」韓滔、彭玘、張魁那敢回答，勒馬飛逃。任森縱馬追趕，韓滔、彭玘、張魁轉身迎門，數合，只得又逃。任森已揮兵把賊人殺盡，率衆儘力追趕，韓滔、彭玘、張魁都溜向小路，逃得性命去了。任森收集兵馬，大掌得勝鼓，回到鄆城，查點首級，發放人馬，便即日將東門修理起來，一面差人報知徐槐去了。

那韓滔、彭玘、張魁逃出了小路，見追兵已遠，方纔神定，都面面相覷道：「不料這番竟反中了奸計，竟至全軍覆沒，真是不解其故。」那韓滔、彭玘大有怪得張魁，眼信鹵莽之意，張魁竟無可剖白，便道：「二位請先回嘉祥，小弟要回山寨去，報知軍師也。」當時便與韓滔二人分了手，不說韓滔、彭玘奔回嘉祥。且說張魁別了二人，一口氣向梁山奔去，行至半路，一想道：「不好了！軍師教我眼見了鄆城攻破，飛回



本寨報信，不料今日將這敗信報他，況且我前番薦一真大義，誤了他的兗州，今番我薦一李義，又誤他兩個兄弟，雖此事不知虛實，想必是李義之故，但我如何分割明白？前後一想，進退無路，便咬緊牙齒道：「我自恨一生，不識得人，至有今日！」拔刀自刎而亡。

且說吳用自遣張魁、凌振、石勇去後，這裏依舊登關，力拒徐槐。徐槐只是分毫不肯放鬆。吳用在關內，百計備禦，過了數日，約計張魁等已到鄆城，便日日盼望張魁回報。那徐槐却接到任森的飛報，知是賊人埋放地雷，幸喜先期破出，東門雖被轟陷，却不妨事，又乘機設伏於斷流村，邀擊嘉祥賊兵，得一勝仗等語。衆將齊稱天幸。徐槐將那文書重復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又沉吟了好一回，便微微笑着，對衆將道：「不但鄆城天幸，就是此地也邀一天幸。」衆將齊問其故。徐槐道：「此事顯而易見，他本根重地，被我大軍攻圍，年餘不解，其心腹之患可知，受此心腹大患，其憂可知，日夜抱此大患，想百計千方，求解此圍可知，因圍終不解，乃萬不得已，而圖我鄆城。諸君但想我鄆城一區，雖夾在嘉濮之間，但濮州爲截林所阻，嘉祥爲兗州所牽，我鄆城安如泰山，今此賊挖空心思，用到如許密計，圖我安如泰山之鄆城，如今鄆城依然平安無事，——即使不幸，竟爲所破，不過擄掠一番，剪屠一番，而止，豈能據而有之？此事于他府他縣，尙無妨害，況我這枝攻圍梁山之兵，何能撼動分毫？而此賊乃汲汲於此，苟非欲我還救鄆城，藉以奪取頭關，便有何樣肺腑乎？」衆將齊服主帥高見，便請何計。徐槐道：「此刻若使鄆城失陷，我倒偏不退兵，使他佩我的見識，如今鄆城安然無事，我却要退兵也。」便密與李宗湯、章揚隱說知如此如此，章李二人會意領諾。當時傳令前隊，在二關下放了一陣鎗砲，又悉力攻打了一個時辰，然後將後隊徐徐拔退，後隊已退，前隊方纔退撤，退到頭關土圍，又在圍上佈滿旌旗，不住的巡察。

吳用在二關上望見徐槐兵退，大喜道：「鄆城事發了！衆頭領皆喜，個個奮勇起來，都要殺出去。吳用道：『且慢，且等張魁的回報，得知了確信，方可進兵。這裏且着人去分頭探看虛實。』到了傍晚，去探頭關探子回來報道：『土關上巡察軍馬，絡繹不絕，裏面虛實，難以猜測。』說未了，那偷出頭關去的探子，也轉來回報道：『親見頭關塵土障天，人馬奔走不絕，確是退兵的模樣。』吳用聽了，略略點頭，衆頭領都道：『如此情形，確是退兵無疑，却虛守頭關，拖我耳目，我們休爲所瞞，就此便殺進去。』吳用道：『好歹總須明晨動手，何爭一夜？我料張魁今夜必來，等了他的實信，一發放心些。』當時吳用諸人等張魁的信，直等到天明，絕無回報。吳用心焦，親自帶了護從兵，將出三關去探看，看了足有兩個時辰，暗想道：『這廝確是真退也！我看他土關上巡察的兵，雖然絡繹不絕，却換來換去，只得這幾個人，幾匹馬，這不是分明裏面無人？只是張魁如何還不見來回報？如今我却等不得了！呼延灼被劉廣所牽制，他那路兵馬，豈能與鄆城久持？我此計不過瞞他一時，若只管遲疑過去，他若定了鄆城，隨即轉來，守住了頭關，我不是空費了一番心計？』想到此際，便咬一咬牙道：『休管成敗利鈍，竟去搶他一搶看。』便回轉二關，傳令派燕順、鄭天壽作前隊，帶兵六千，當先去搶土關。燕順、鄭天壽領兵起身，吳用又叫他吩咐道：『你二人近得土關，須先搜查裏面有無伏兵，如無伏兵，即放號砲，招呼後隊同進，若情跡可疑，即忙退出。』二人應了，即便帶兵前行，吳用便派李應、張清、徐凝帶兵一萬，以作後應。當時同出二關，吶喊搖旗，殺奔頭關。燕順揮衆登土關，果然土關上只得幾個老弱殘兵，如何抵禦得住，不待廝殺，早已抱頭鼠竄的四散逃走了。燕順兵馬早已由關上殺近關內，只見裏面並無兵馬，燕順燃起一個號砲，拽開關門，鄭天壽便領兵殺近關來，只聽得頭關上也一個號砲，那關上礮樓十穴內的壯士一聲吶喊，那關門一聲響亮，一塊千斤重關，砰然而下，鄭天壽正在關門，奇緣巧遇，那塊關板當頭打下，早已

連人帶馬，化爲齏粉了。燕順在內大驚，急想退出，李宗湯已從頭關上領兵殺來。李應等在外大驚，急揮軍前救。韋揚隱已從土圍旁側，領兵殺來，外面韋揚隱橫鎗躍馬，保住土圍，迎敵賊兵。李應等三人大怒，直攻韋揚隱。韋揚隱一枝龍舌鎗，神出鬼沒，架住三人，兩邊奮威呼喊，捨命惡鬪，各不相讓。韋揚隱只是攔住，不許放半個人上土圍。那裏面李宗湯提着大刀，揮衆掩殺賊兵。燕順急不得出，左衝右突，四邊盡是伏兵，真叫做關門捉賊，不一時，燕順兵馬，早已殺盡，只剩了單人隻馬。早被李宗湯大刀逼緊，賣近一步，左手揸開五指，揪住燕順甲上的獅蠻帶，儘力拖來，擲於地上，衆軍上前細捉去了。圍內賊兵已盡，李宗湯便叫拔起柵板，殺出關外，去助韋揚隱。韋李二人合兵一處，奮呼鬪賊。吳用望見如此情形，料知無益，急叫鳴金收轉。李應等兵馬，退回二關去了。只是仰天歎氣，一言不發。後方探知張魁兵敗不回，料其已死，十分懊恨。

且說李宗湯、韋揚隱，也收兵回轉土圍，照常守備，遣人迎接徐槐進關，衆將兵丁紛紛獻功，計生擒賊目燕順一名，開死賊目鄭天壽一名，斬賊衆四千餘名，大獲全勝。徐槐大喜。當時計功錄簿，慰勞犒賞，大開筵宴，一面將鄭天壽并賊衆首級，解去都省報捷，并到鄆城通報任森，又謝汪恭人定計致勝。一面將燕順釘入囚車，解往曹州府監內收禁。同日接到鄆城縣通稟梁山賊人施放地雷一案，石勇訊係梁山賊目，當卽詳解曹州府監禁。李義委係不知情，因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張三訊明，並無故縱情弊，實係醉酒糊塗，當卽移營責革。賊黨凌振一名，業已震死地雷之下。尚有賊黨張魁一名，在逃未獲。宋信察賊預報，應予獎賞。提轄某人先期覺察，應免其議處。各上官一概如詳完案等語。徐槐知悉了，便與諸將商議攻守之策，不數日，又有飛報自鄆城來，徐槐急問何事，方知截林山火勢大作。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分教：連連用計，老學究兩地圖謀；事事先機，賢總管一心運劃。欲知截林山火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龐致果計擒赤髮鬼

却說徐槐聞報截林山火起，忙傳來差進來細問緣由。那人道：「小的在鄆城行臺聽差，適有官軍由截林山逃來，報稱截林山南北兩邊，盡行火發，任將軍已領兵出城，速去救援。特差小人到這裏來稟報，請令定奪。」徐槐聽了，便問：「青娘小姐安在？」那人道：「這日小姐正在截林山巡閱官軍，及至報火之時，却不見小姐回來，所以不知下落。」衆將聞得此言，盡皆失色。徐槐也躊躇了好一回，便對衆將笑道：「無害也。山北放火，或是賊人縱火奪山，山南放火，是何緣故？他已殺過山南，還要放火做甚？」衆皆恍然大悟。徐槐便將任森的文書批了一行，道：「走報火發之兵，着拘住細審情由，所有截林山之事，飭即妥爲辦理。」批畢，便交來差帶轉，衆人都問何故。徐槐道：「這分明又是吳用詭計，其意不在截林山，仍想賺我回去，以便奪我頭關也。如今既有青娘在彼策應，必然無事，我這裏做舊照常辦事。」衆人皆稱是極。只見韋揚隱道：「主帥既料他又是誘我回去，我們何不仍舊將計就計，退出頭關，反誘他進來，殺敗他一陣？」徐槐笑道：「這却畫蛇添足了！前番我之退兵，不過瞞他一時，豈有一而再，再而三，他還不識得之理？我如今只須不動聲色，使他驚服，就是勝他了。」當時傳令各營，照常守備，毋許亂動。吳用惡狠狠地調齊精兵，設了奇計，只等徐槐再一假退，便要按計行事。不料這番徐槐只是按兵不動。吳用歎道：「這徐官兒真奇才也！此人當鎮頭關，吾亡無日矣！」先是，林冲在濮州奉到吳軍師密計，即差張橫、張順帶兵五千，速赴截林山，依計放火，就喫囉中選個鄆

城人氏的，帶了假造的官軍號衣，從遠道繞過山南，只等火勢一透，便到鄆城報火。張橫張順依計安排，果然着手。徐青娘在營中，忽報山下火發，急忙出看，果見山下火勢浩大，烟焰火鴉，直向山上衝來。山下官軍驚慌，青娘急傳令，不許亂動，違令者立斬。便教按齊隊伍，移營退後，又調齊弓弩手，分兩邊先行埋伏。便令就山頭也放起火來，登時山上山下，火勢齊發，烈焰蒸天。那假扮官軍的賊，已飛報鄆城去了。徐青娘在官軍隊後，坐在交椅上，旁侍着幾個丫環，圍立着數十員裨將，手中捧着令箭，觀看火勢，只見火勢漸漸低小。早有賊兵冒火衝烟，殺上山來，見山上一片火地，官軍已退，只道火延上山，官軍被火衝退，欣欣便得意的，直追過來，不防官軍亂箭齊放，賊兵不知高低，叫苦不迭，只見官軍在火光中，聲如虎吼，箭若蝗飛，約計一千六七百名賊兵，死於亂箭之下。張橫張順各帶箭傷，領敗兵逃下山去。青娘正欲下令追趕，忽報任森領兵到來，青娘大喜，便令任森下山追賊。任森率衆追殺，賊兵不敢戀戰，沒命飛逃。任森追殺一陣，斬首無數，收兵而回，即將餘火熄滅，安置了營盤。任森仍回鄆城，查出那假扮官軍報火之賊，立時斬訖。一面報捷于徐槐，徐槐聞報大喜，衆將都服主帥卓見。徐槐復書慰勞青娘，任森一面與衆將鎮守頭關，商量攻打二關之策。忽報新任河北冀州都統制經過鄆城，徐槐問道：「便是景陽鎮陳總管麼？」報人道：「正是。」徐槐大喜道：「陳公來幽，吾無憂矣。」便吩咐韋揚隱李宗湯守住頭關，自己即到鄆城迎見希真。

原來賀太平自雲天彪丁憂而後，大盧山東統武乏人，正擬舉薦陳希真，陸補登萊青都統制之缺，續已奉旨，着雲天彪奪情復職，因思濮州爲賊人所據，徐槐專制梁山，不能兼顧，即請以陳希真陞任冀州都統制，以便攻討濮州，并準其移調舊屬得力將弁，隨營聽用。天子准奏。陳希真接旨謝恩，交卸了景陽印務，便去猿臂寨開游一轉。麗卿在此居住有年，今當分離，大有戀戀不捨之意。希真戒勉了幾句，麗卿又吩咐舊屬將

弁兵丁：「好好看守那張磁牀，待太平之後，着人來取。」大衆應諾。希真便擇日起行——從此永遠拜別了這猿臂寨。一路行來，道經鄆城，希真素來企重徐槐，今日過此，便命駕親赴梁山頭關往訪。恰好徐槐出關迎着，兩遇於導龍岡前，相見大喜，說起遇賢驛一別，不覺寒暑三更，彼此敘些渴慕的話。徐槐便請希真入鄆城行臺中，開筵接風，席間深論梁山之事。希真道：「梁山大勢就衰，盡出仁兄之力，水泊頭關得其要領，賊膽自寒，但願國家洪福，不日掃除淨盡。」徐槐道：「晚生才疏力薄，蚊負徒勞，今聞大人榮陞冀北，仰見聖明神武，倚重老成，一方幸甚。今賊人穴巢雖破，而犄角未除，嘉祥濮州，交攻迭擊，晚生在此，實形支絀，總仗大人虎威，迅即掃除，賊人勢促，自可就擒。但未知現在泰安萊蕪情形，作何辦理？」希真道：「小弟奉調至此，不能兼顧，料有雲統制在彼，必不容賊人久踞，且聽捷音。現聞濮州係林冲盤踞，其將佐智勇何如，仁兄久蒞此地，必悉其詳，願請賜教。」徐槐道：「林冲力敵萬人，手下將士亦頗不弱，若論智謀，則與大人相遇，螳斧當車矣。」希真點頭道：「梁山之事，全仗吾兄，至於剿除濮州，弟當竭力爲之。惟願雲統制收復泰安，而後乘勝攻拔嘉祥，尤爲妙妙。」二人談論良久，盡歡而散。次日，希真起行，各官相送一程，希真領永清麗卿赴任去了。徐槐仍去鎮守頭關，均各按下慢表。

且說雲天彪到了青州之任，聞得陳希真陞任冀州，又喜又慮，便集諸將商議道：「陳道子此番陞任，料得濮州嘉祥兩處，必當就剿，這是好處，但這裏泰安萊蕪，原擬與他分路進攻，如今他既去了，少一幫手，這兩處賊兵，我們獨任其事，須得作速計較。」傅玉道：「主帥之意，擬欲先攻萊蕪，先攻泰安。」天彪道：「起先賊人三城聯絡，其勢浩大，今陳道子去其一城，力量自然較薄了。爲今之計，我從清真營趨萊蕪最便，那裏雖有天長山阻隔，只須臨期設法破他。本帥之意，先攻萊蕪，倘泰安賊兵來救，也只須臨時堵禦，破了萊蕪，泰安勢

孤，便可一鼓而下矣。」衆將稱是。天彪遂命傅玉、雲龍、聞達、歐陽壽通，隨同出征。劉慧娘帶領白瓦爾罕，隨營參贊調畢應元，帶領孔厚、龐毅，隨營聽候。差用檄調哈蘭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回兵前來助戰。檄知風會，李成俟大兵到清真營時，一同起行，又移調唐猛前來。部署已定，共起馬步軍六萬，浩浩蕩蕩，殺奔萊蕪。

早有細作探知此事，飛奔到泰安報知宋江。宋江大驚，急令公孫勝、樊瑞、項充、李袞、朱貴鎮守泰安，又派武松、呼延綽、施恩去助劉唐、三阮，把守秦封山，保護泰安。對公孫勝道：「這泰安乃是根本重地，賢弟須提心保守，我當速赴萊蕪去備禦天彪也。」公孫勝應諾。宋江便帶領魯達、宋萬、杜遷、曹正、五千人馬，星夜趕到萊蕪，也不進城，便向城北直趨天長山。史進、李忠迎接上山。天彪兵馬已在北面山下。宋江登高一望，只見官軍營裏，旌旗嚴肅，隊伍整齊，足有十萬人馬，氣餒宋江心中畏懼，便傳令到萊蕪城裏，教朱武與鮑旭、孟康、陶宗旺緊守城池，自己與史進、魯達等，提起全副精神，備禦官軍。當日兩軍按兵不動。

次日，天彪率領全隊直攻山下。宋江對衆頭領道：「雲天彪這厮不比尋常，此番大隊來攻，兵馬三倍于我，我若與他鬪兵，必不得利，不如與他鬪將。」便對魯達道：「兄弟可當先去，斬他一將，先殺他個下馬威。」魯達道：「灑家便去。」宋江便點兵將一聲令下，殺下山來。魯達手提禪杖，當先出陣，三通畫角，兩陣對圓。天彪顧衆將道：「這和尚素常利害，誰人出馬？」言未畢，只見左邊隊裏，閃出一員白髮老將，提着一柄厚背薄刃點鋼大砍刀，放開霹靂喉嚨，大叫：「末將願去。」天彪看時，正是龐毅。天彪大喜道：「老將軍前去甚好。」龐毅一馬縱到坡心，魯達一見，便收住禪杖，大喝道：「你這老頭子來幹甚麼？不快回來，洒家一禪杖，直打殺你！」龐毅大喝道：「賊秃驢有多少技量，焉敢出言無禮？」說罷，舉刀便砍。魯達挺手中禪杖，急架忙還步。馬相交，刀杖並舉，一片鼓角之聲，震天盈地，只見刀來杖往，杖去刀迎，一邊使拔柳威風，一邊逞拉疆神力，足

足戰了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兩陣上多少勇將，都看得呆了。宋江初見龐毅出馬，鬚然白髮滿擬魯達手到成功，誰知魯達使盡平生本事，只得個平手，心中大爲詫異。雲天彪見龐毅如此神威，暗想道：「畢知府眼力果然不差。」看那二人已轉轅鬪到一百餘合，天彪想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便鳴金收軍。宋江見龐毅回陣，也不敢縱兵，亦將魯達收回本陣去了。宋江對衆人道：「今日這老將不知姓甚名誰，向來老雲身邊，從不見有這個人，不知他那裏收羅來的，竟有如此了得。」衆人相覷無言。那邊龐毅回營，天彪大贊不了，龐毅道：「這和尚端的利害，要知梁山盜賊，也未必個個如此，但此人除終是後患，明日待末將再行出戰，定要斬他。」天彪道：「果好。」來日陣上，老將軍力能斬他則斬之，如其不能，本帥另有勝他之法。」次日，宋江又領兵下山搦戰，仍是魯達出陣，專要昨日那老頭子廝殺。龐毅便請天彪發令，兩陣對圓，二人相見，更不答話，舉器便戰。這番不比昨日，兩人翻翻滾滾，大戰二百餘合，兩陣將兵一齊細看，只覺兩人絲毫不相上下，彼此各無破綻。至晚收兵。第三日，又是照樣一場，兩軍無不咋舌。

宋江見魯達戰龐毅三日，不能取勝，大爲焦急，方擬用計力取龐毅，全副精神，籌劃此事，忽報萊蕪朱武差人投進緊急文書，宋江即忙拆看，方知朱武探得官軍悄悄從東北抄來，大有佔據着岱山之勢。岱山爲萊蕪保障，此山被佔，大非所宜，現因守城兵馬寡薄，不敢調動，特此飛速請令定奪。宋江看罷大驚：「原來天彪這廝，一面與我相持，一面在那裏用計。」急令史進、杜遷、宋萬領兵六千名，迅往岱山，佔住山頭，勿令官軍過來。史進等奉令，飛速領兵到了岱山，只見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盡是歸化莊里仁莊正一莊的旗號。原來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四人，奉天彪密令，率領回部鄉勇，星夜前來，早把岱山佔住。史進大怒，便傳令全隊軍馬，奮刷精神，一齊吶喊，惡狠狠來奪岱山。哈蘭生見有賊兵殺來，便傳令回兵各按隊伍擺列，鎗炮矢石等



待賊兵，史進已領兵逼山仰攻，哈蘭生一聲號令，鎗炮矢石齊下，史進鼓勵銳氣，幾番衝突，都被回回兵打退，史進忿忿收兵而回，就在山下扎了營寨。天色已晚，哈蘭生與衆回回商議道：「主帥將令，教我們佔了營山，便須進圍菜蕪，如今卻被兵擋住了，如何圍得菜蕪？明日須得下山與他決戰一場才好。」衆人稱是，計議已定，當時差人到史進營前，告知明日下山決戰，史進大喜，當夜無話。

次日黎明，史進與宋萬、杜遷點起人馬，一齊出營，就營外列成陣勢，史進居中，宋萬在左，杜遷在右，前面讓出片大圍場，高叫哈蘭生下山決戰。哈蘭生便教芸生守寨，自己同了沙冕二將，領四千回回兵殺下山來，擺齊隊伍，縱馬出陣，高叫：「無知草寇，快來納命！」史進大怒道：「賊回子敢如此猖獗！」便輪着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直取蘭生，蘭生急舉獨足銅人，敵住史進，兩下各顯武藝，奮勇大鬪。一個是師傅本領，一個是天授神威，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這邊沙冕二人看殺多時，更耐不得，一齊上前，宋萬、杜遷見對陣添人，也急忙前來助戰。當下六人六馬，六般軍器，攪成一團。只見史進使個解數，乘間一刀，掃到蘭生脅下，蘭生大吼一聲，一銅人掃去，將史進的刀格開數尺，刀鋒缺落，史進吃了一驚，拖刀便回。蘭生見史進法門純熟，也不敢窮追，勒馬而回，其餘四將見主將回馬，也各自回陣，兩陣各自收兵。蘭生對衆人道：「久聞史進那廝法門純熟，果然名不虛傳，來日我當用全力勝他。」芸生道：「明日待小弟去戰他一陣，倘能除得此人，便可直逼菜蕪了。」蘭生道：「也好，我看此人實力，却略略遜我一地，只是他門戶旗鼓，變化不測，所以一時不能取他。幸虧我這銅人，也有一十六路解數，對付得他。明日兄弟如能勝他更好，不然，仍是我來取他。」芸生稱是。

次日，蘭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一齊下山，列成陣勢，高叫：「草賊快來納死！」史進大怒，率領宋萬、杜遷一行人馬，出營列陣。史進換了一枝點鋼丈八蛇矛，驟馬出來，哈芸生見了，便挺着手中五股托天叉，一馬衝

來，直取史進。二人亦不打話，兩馬相交，又矛並舉，一來一去，一往一還，鬥到三十餘合，只見史進那枝矛，忽高忽低，忽前忽後，忽左衝，忽右掠，渾身上下，盡是一片矛影。芸生拗他不着，焦躁起來，提起那五股鋼叉，盡平生氣力，劃開矛影，直向史進面門刺來。史進霍地閃開，芸生拗了個空，身子和叉直擲入史進懷裏。史進用個拖篙勢，抽轉矛頭，趁勢往上一挑，那矛頭直點到芸生胸前。芸生急轉身，叉開矛頭，矛頭被叉一撥，恰打偏落在左腿上。史進就將蛇矛一送，芸生腿後早着，急忙負痛而歸。史進正欲追趕，蘭生飛馬已到大喝：「休傷吾弟！」一銅人照着史進打來。史進忙將蛇矛一架，不料銅人力猛，將矛頭直壓到在衰草地上。史進抽出矛頭，往下一旋，早已拗到蘭生咽喉。蘭生銅人早已飛轉，又把那蛇矛打轉左邊去了。史進矛尙未起，蘭生飛過銅人，打向史進腦袋上。史進急忙閃過，抽起矛頭，又點到蘭生咽喉。蘭生防個不迭，將銅人往上一架。沙志仁冕以信望着陣中，大吃一驚，兩馬齊出，這邊梁山營裏宋萬杜邊，見官軍添了二將，一齊殺出陣來。——蘭生史進仍復很命攪住。六籌好漢，奮呼廝殺。哈芸生裹盔立馬陣前，看得甚是分明。張弓搭箭，窺定宋萬咽喉，颯的一箭射去，喝一聲着，宋萬應弦而倒。蘭生回頭一看，史進乘空跳出圈子，轉喇喇一馬跑回本陣去了。蘭生隨後追趕，早有梁山兵射住陣脚。蘭生回馬，見沙冕二人裹住杜遷，杜遷正在難支。蘭生入陣助戰，早見冕以信一鎗刺杜遷於馬下。說時遲，那時快，史進早已手提流星鎗，換了一匹高頭大馬，趕到陣前。蘭生飛起銅人打去。沙冕二人一齊攢上，史進耍圓那顆流星鎗，擋住三人，須臾間，只見蘭生那柄銅人被流星鎗索子繞着，兩人儘力相扯。沙冕兩鎗已刺到史進面前，史進一手急抽腰刀相抵，只聽得嘯的一聲，流星鎗上索子拉斷。史進一個躡踵，蘭生掉轉一銅人，將史進馬頭劈碎。史進跌倒在地。沙志仁冕以信上前，此時任你史進武藝通天，也難爲力。早吃官軍齊聲吶喊，細捉去了。芸生急揮全軍殺上，賊兵膽落魂飛，無心戀戰，拋戈棄甲而逃。衆回

兵個個奮勇追殺，直殺得賊人四散亂竄。蘭生等一口氣直追到菜蕪城下，便將菜蕪城團團圍住。朱武大驚，急同鮑旭、孟康、陶宗旺登城守備。哈蘭生也不攻城，只將軍馬安營屯扎，回回兵紛紛獻功。蘭生查點記簿，便差沙志仁押解史進，并宋萬杜遷首級，到天彪大營報捷。天彪聞報大喜，修了慰勞文書，令傅玉聞達賚了，并帶本標兵馬前去，會同蘭生等圍城。二人領令前去，按下慢表。

且說天彪差人押解史進，往青州府監禁，一面將宋萬杜遷首級號令營前，策衆人加緊攻打天長山。那宋江在天長山，正在打起精神抵禦天彪，忽後面雪片也似的報來，有的說菜蕪城已經失陷，有的說菜蕪城現被攻圍，十分緊急。宋江大驚失色，急忙差人再去往探方知史進兵馬全軍覆沒，史進被擒，宋萬杜遷陣亡。回回兵直逼城下。宋江聞報，面色大變，沉吟一回，拍几縐眉道：「這一遭我進退無路了！」魯達大叫道：「哥哥休慌，洒家一枝禪杖，打開一條血街，包管你進得城來。」宋江對李忠曹正道：「我此刻若回轉城去，天彪這廝必然跨過天長山，隨跡追來，我那時腹背受敵矣。回想前次我在新泰汶河渡口的時節，因望蒙山有失，即忙回救，以致希真得以渡河，如今我既失軍于希真，豈可再失軍于天彪？只有老守這天長山，與天彪死命相拒，更無別法。」李忠曹正也無言可答。宋江獨自凝思，連聲叫苦道：「軍師不在這裏，我和那個商量？」又想了一回，便差人飛速到泰安秦封山去教劉唐，呼延綽，施恩，分秦封山的守兵五千名，速去掩襲天彪後軍，發使去訖。一面在天長山安排人馬，只等天彪軍亂，便要衝殺下去。

天彪在天長山下，見宋江兵馬，只是堅守不出，並不退兵回救菜蕪，衆將都不解其故。天彪笑道：「宋賊自誤矣，他所以不救菜蕪者，怕我大軍掩上，前後夾攻之故，但此地豈與我死守得過？如今既與我死守，必然有個計較在內。我想秦封山在我營後，他必然從此路出兵，來掩襲我後軍。」遂令畢應元帶領孔厚、龐毅、唐

猛，領精兵六千前去，如賊人果來掩襲，便可相機迎敵。畢應元等領令，即日前去，果然劉唐呼延綽也。恩領兵殺來，這邊龐毅打頭陣，正與賊兵遇着，龐毅提刀出馬，大喝：「無知草寇，來此何幹？速速下馬就死！」呼延綽大怒，挺着雙鞭，直取龐毅。龐毅不慌不忙，展開大刀迎住，二人各展威風，狠命廝殺。賊軍隊裏劉唐施恩，一齊上前，這邊唐猛見了，也飛身前去，五人併力廝殺。戰到分際，只見唐猛的銅人飛旋過去，已把施恩左肩劃傷，急忙逃回。劉唐呼延綽無心戀戰，抽身而回。龐毅唐猛也不追趕，一齊轉來。劉唐呼延綽回陣商議，就地扎營，一面送施恩回秦封山將息去了。這邊龐毅唐猛回轉陣中，畢應元孔厚迎入，便傳令安營立寨。畢應元與孔厚商議道：「方纔我看那兩員賊將，力氣雖猛，却甚是鹵莽，大可用計擒他。仁兄可有妙策否？」孔厚道：「適纔見賊人廝戰之時，也想到此，記得那年在二龍山時，見劉小姐用陷地鬼戶之法，陷賊人奔雷車，甚爲奇妙，今番正可借用。」畢應元道：「小弟也聞得此事，祇未知其詳，願仁兄細談之。」孔厚便將陷地鬼戶，如此形狀，如何製造之法，細細說了一遍，并道：「此法較陷坑更妙，裝好時，我軍在上面，千人萬馬，可以任意奔馳，待賊兵到此地界，只須一聲號令，地穴內的壯士拽倒輪柱，能使數里之地，頃刻變成陷坑也。」畢應元道：「此法果好，但此地山根石骨，樹木縱橫，現在賊兵有五六千人，如何掘得這偌大陷坑？」孔厚沉吟一回，道：「有個計較在此，陷坑不必過寬，只須丈餘闊，闔就穀了。可先令龐將軍前去誘敵，唐將軍設兵埋伏，但誘得賊兵半過地界，便將鬼戶拽倒，那時賊兵中隊跌入陷坑，其在陷坑以外者，前後隔絕，不能相顧。龐將軍遮其前，唐將軍襲其後，賊人全軍就獲矣。」畢應元連聲稱妙，計議已定。

次日黎明，計點材料，派人製造鬼戶，忽報賊兵叩營而來。畢應元大怒，便教孔厚在後營監造鬼戶，自己親身押陣。龐毅唐猛齊出，兩陣對圓，只見劉唐當先橫刀出陣，大叫：「龐毅老匹夫，今日必死吾手！」龐毅大

怒，去刀出馬，大喝：「鬼賊！焉敢狂言？」輪刀便砍，劉唐用刀架住，步馬相交，兩刀捲舞。戰到十餘合，劉唐性起，一撲刀和身撲向龐毅馬前，龐毅展開大刀，早已在前三路，將劉唐撲刀格住，劉唐急不得入，心中愈怒，托地抽刀跳身而退，龐毅馬已追上，輪大刀照準劉唐面上砍去，劉唐從刀口閉過，狠狠的一撲刀向龐毅馬腹搠來，龐毅看得分明，不待他搠到，便帶轉馬頭翻身而走，劉唐縱步追來，龐毅將刀向後三路虛閃一閃，劉唐霍地躡開，龐毅已掉轉馬頭，輪刀如旋磨般橫截過來，劉唐急忙俯首避過刀口，忽地將撲刀直向龐毅喉子搠上來，早吃龐毅橫刀鎖住——二人一來一往，已併到五十餘合，毫無半點輸贏，兩陣上都看得呆了。畢應元暗暗喝采，只見龐毅忽然變了手法，將大斫刀揮揮霍霍，飛騰旋舞，橫劈豎劈，向劉唐這邊劈過去，劉唐大怒，也將刀亂劈亂砍，攻取龐毅——兩口刀如天旋地轉，星斗撩亂的，又戰了二十餘合，忽聽得龐毅喝一聲着，一大刀橫旋過來，幸劉唐閃避得快，那口刀向劉唐頂門上恰恰揮過，劉唐吃了一驚，跑回本陣去了。龐毅哈哈大笑，呼延綽大怒，驟馬揚鞭，直取龐毅，龐毅正待迎敵，只見唐猛舞着銅人，飛步而至，龐毅便勒馬回陣。唐猛敵住呼延綽，奮勇大門，唐猛一面銅人，盤肩蓋頂，進攻退守，呼延綽兩鞭送換相禦，兀自抵擋不住，只得勒馬回陣。唐猛飛步追去，畢應元深恐有失，遂鳴金收軍，兩陣各自收軍。畢應元回營，便差人到後營去問孔厚：「陷地鬼戶怎樣了？」孔厚回言：「今日黃昏，準可辦好。」畢應元便對龐毅唐猛道：「二位將軍且請安息，明日準備擒賊。」二將諾諾而退。

次日黎明，畢應元陞帳，分派兵將，令唐猛領兵二千名，到營旁林子裏埋伏，聽候號炮，即便衝殺出來，襲賊人後軍。唐猛領令去了。令孔厚帶兵二百名，在高阜處瞭望賊軍，施放號炮。孔厚領令去了。這裏將一切輜重，並雜役人等，移出營後，盡在鬼戶後面遠遠安置，然後令龐毅帶兵二千五百名，前往賊營誘敵。龐毅領令

便到賊營搦戰。劉唐正要出戰，聞得官軍已到，勃然大怒，便教呼延綽押後隊，自己領前隊出來，不待佈陣，大踏步搶到垓心前，大叫道：「老匹夫！今日同你併個死活，若留一個，不許收兵。」龐毅托鬚笑道：「毛賊有何技？敢來領死？」劉唐大怒，舉刀直取龐毅，龐毅輪刀相敵，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忽見龐毅虛幌一刀，回馬便走，劉唐飛步追來，大呼：「賊匹夫，你休詐敗，我豈懼你？」龐毅忽翻身揮衆迎擊，劉唐揮衆來追，官軍賊軍大殺一陣。龐毅將刀一掩，衆軍會意，都紛紛詐敗下來，劉唐率衆很命相追，呼延綽也拔動後隊隨上。龐毅只顧前走，賊兵只顧追來，畢應元已將營中兵馬，早行退去了。賊兵追上一程，已過了鬼戶限界，孔厚在高阜上看得分明，一聲號炮，只見賊軍隊裏塵土障天，山崩地裂的一聲響亮，中間一帶地面，憑空陷下去了。劉唐急回頭看時，只見呼延綽已隔絕在陷坑後面，唐猛兵馬已從林子邊吶喊殺來，劉唐急欲抄過陷坑，去救呼延綽，不料龐毅已從背後殺轉來，劉唐急忙轉身迎門。此時劉唐進退無路，只得很命相撲，戰不數合，龐毅心生一計，便乘間虛閃一刀，回馬而走，劉唐不知是計，拚命追來，龐毅拖刀前走，劉唐力猛心急，飛步追上，龐毅回手一刀，向劉唐腿上砍去，原想砍斷其腿，不防劉唐步快，已搶過刀鋒，龐毅大刀到時，正將柄上龍吞口處，直打着劉唐腿灣，劉唐閃個不及，大吼一聲，推金山倒玉柱的撲翻在地，衆軍士一齊上前網捉去了。畢應元指揮衆軍，將陷坑以內的賊兵捉上來，盡行殺絕，那陷坑以外的賊兵，被唐猛兵馬襲擊，呼延綽不敢戀戰，飛奔逃回秦封山去了。唐猛追趕一陣，斬獲無數，收兵而回。畢應元孔厚收集兩處人馬，填平陷坑，安營立寨，一面差人將劉唐解往天長山大營。

天彪大喜，即發慰勞文書，并添撥四千人馬，教畢應元拒扼秦封山。一面傳令將劉唐細縛篋竿之上，懸於陣前。宋江望見，大叫一聲，昏暈在地，衆人急忙喚醒，大歎道：「氣死我也！」連夜收兵退去。雲天彪便統全

軍浩浩蕩蕩，殺過天長山來，宋江亟欲入城，幾次衝突不進，只得離城下寨，作犄角之勢。天彪兵馬直到萊蕪城下，與傅玉哈蘭生會合，商議攻城之策，一面差營弁押解劉唐到青州府監禁。只見宋江扎營在外，天彪大笑道：「宋賊那日不退天長，我早知其有今日也！但他在此作一犄角，亦於我軍大爲不便，必須速行驅逐。」便顧左右道：「誰人願去？」言未畢，只見李成挺身而出道：「小將願去。」天彪稱好，卽付精兵四千，令其前去。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捐軀報國，克成勇將勳名；喪胆潛逃，甚削強徒羽翼。究竟宋江逐得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八回

###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却說雲天彪令李成領兵四千，去驅逐宋江犄角之兵，李成領令而去。不一時，直到宋江營前，李成先安了營，便點軍馬出營，擺開了陣勢，當先出馬，叩營搦戰。宋江不知虛實，那敢出兵，只傳令堅守，不許出戰。李成見宋江不出，便在營外大叫道：「戳瞎眼睛的賊，今日你李爺爺在此，何不再出來會會？」宋江聽了，怒不可過，忽想到望蒙山前之事，爲因不忍一時之忿，以致失地喪將，便只得忍辱守營，衆人都恨得咬牙切齒。宋江只叫休動，李成在營外叫罵了好歇，見宋江只是不出，便大聲道：「瞎賊真庸才也，躲在營裏待怎地？」咱老爺團團圍住了你，不出十日，活活的餓殺你。」宋江聽了這句話，明忍守不住，吩咐李忠曹正出營迎敵，又道：「這廝一勇之夫，我誓必生擒這廝來細翻，以報楊志之仇。」便密諭二人道：「你二人戰到分際，可詐敗誘他進營，我教魯兄弟伏在營門邊擒他。」李忠曹正領令出營大喝：「甚麼小廝，敢來欺人！」李成道：「你那

膽強盜，爲何不親自出來？」李忠曹正一齊大怒，直取李成，李成展開神鎗，敵住二人，兩陣擂鼓吶喊，三人奮力戰鬥，鬥了二十餘合。這二人如何是李成的對手，李成神威愈奮，二人因心中氣昏了，一時竟忘却公明哥詐貶之令，只顧抖擻精神，廝併。李成看出破綻，乘勢一鎗，向曹正一邊捲來，曹正閃個不迭，咽喉早着，翻身下馬。李忠大吃一驚，拖鎗便走，李成驟馬追上，李忠急忙飛鎗回刺，李成不慌不忙，將身一閃，那李忠的鎗已擲過數尺，李成順勢將鎗桿奪住，只一拖，李忠向前一踉，李成掉轉自己的槍，將槍柄用力一敲，李忠翻身落馬，衆人一齊上前捆捉去了。宋江見李忠已擒，誘敵之計不成，大怒，急叫魯達趕出營來，直取李成，李成奮勇迎敵，兩人大展神威，鬥到一百餘合，李成力氣不加，只得虛架一槍，勒馬回陣去了。魯達正要追趕，宋江深恐有失，鳴金收住魯達回陣。

那李成回陣，將兵馬收回本營，差人將李忠正身，并曹正首級，解往大營，并請再派一員勇將，共來協斬那魯禿賊。天彪聞報大喜，便派營弁，將李忠解往青州府收禁，這裏將曹正首級，號令軍前，便派風會前去協助李成。風會到了李成營，李成迎見，當晚安營無事。次日黎明，風會李成一齊出陣，叫宋江出來廝殺。宋江到了此地，戰亦亡，不戰亦亡，只得統兵出營，親自押陣，兩陣對圓，魯達出戰，風會一馬當先，與魯達大戰。李成見宋江立馬陣前，便驟馬挺槍，直取宋江，宋江大驚，倒退魯達急忙撇了風會，還救宋江，李成已到宋江面前，魯達急忙一禪杖打去，李成一心要取宋江，不防腦頭一禪杖打來，頭顱迸碎——說也奇極，那李成死屍身還騎在馬上，巍然不仆，挺鎗在手，那匹馬馱着他，直向宋江衝去，宋江驚得幾乎墜馬，賊軍一齊大驚，連魯達也驚得倒退幾步。風會軍殺上，賊軍早已潰亂，魯達保宋江要緊，那裏還敢戀戰，當時一枝禪杖，緊緊護住宋江，從亂軍隊後逃出。風會一心要捉宋江，單刀匹馬，直衝出賊軍隊後，飛追宋江，那羣賊兵已被官兵殺盡。



宋江見風會追來，嚇得魂膽飛揚，幸虧那匹照夜玉獅子，疾如風行，遠遠走脫，魯達在後頭立定了，邀任風會大戰一場。風會見宋江去遠，也無心鏖戰，勒馬轉來。魯達一路回去，會着宋江，渡過大汶河，回泰安去了。風會收聚兵馬，帶了賊人首級，命數名小卒，昇着李成屍身，回轉大營。天彪聞宋江已遠去，大喜，聞李成陣亡，大爲驚悼。風會細述李成死狀，天彪歎道：「壯哉此人，死猶不死矣！」衆將皆驚歎。遂命營中具棺含斂，送回青州去訖。天彪對衆將道：「宋賊犄角，雖已逐去，然泰安賊軍，尙有數萬，必然復來。現在秦封山一路，有畢應元堵禦，必不能出，只防大汶河一路，可着歐陽壽通，帶領水軍四千人，往彼堵截。」衆將稱是。天彪便令歐陽壽通帶水軍四千前去，這裏會集大軍，四面協力，攻圍萊蕪。

且說宋江與魯達逃回泰安，公孫勝等迎接入城，動問萊蕪情形。宋江只是垂頭歎氣，衆人也定不出計較。公孫勝且教設酒散悶。宋江長歎一聲道：「看來萊蕪又不保矣！只是朱武、鮑旭等四位兄弟，我怎捨得不救？吳軍師又不在，此竟無良策，如何是好？」公孫勝道：「朱兄弟亦非等閒，萊蕪尙可死守，但須急解外圍才好。」宋江躊躇良久，待酒飯畢，大衆散坐，宋江對公孫勝道：「我方纔左右思想，這裏泰安將佐未可輕動，惟秦封山上有武松呼延綽在彼防守，那裏阮氏三弟兄，暫時調動不妨。我意欲召他三人前來，就帶這城中的水軍，前去救援萊蕪，何如？」公孫勝稱是。當時傳令到秦封山，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齊來泰安城。不多時，三人都到。宋江密諭道：「爾等速領水軍三千，由汶河過去，進攻官軍，退則背水靠灘扎營，又須時時過去攻擊，誘得他移軍來攻，便可就水中取事也。」三阮領令，便帶領水軍，直趨萊蕪。

且說天彪大軍在萊蕪城下，將萊蕪城四面攻圍，前後統計，已有十餘日。看官須知這十餘日中，官兵外攻，賊兵內守，端的晝夜不息，十分緊急。當時傅玉、雲龍、哈蘭生等，率衆奮勇衝擊，劉慧娘與白瓦爾罕，費盡心

機想造器械。那朱武在城中百計守禦，破他不得。這日，天彪正與諸將商議破城之策，忽歐陽壽通差人報稱：前日有泰安賊人來到渡口，吃小將隔岸堵住，不得渡河。但夜來賊人屢次偷渡過河，前來劫寨，吃這邊覺得一聲閃逐，隨即逃過河去，如是者數次。續探得賊將來者三人，名喚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係彼處有名水軍小將，誠恐不能抵禦，請令定奪。天彪聽了，便道：『可加派二千名水軍前去協助，總須拒住他不得渡河。』令未發，劉慧娘在旁忙請道：『彼軍既是水軍，涉波濤如平地，難禁其不渡過來，依媳婦之見，不如就讓他過來，可以就中取事。』天彪道：『既如此，須得你親去，方可相機行事。』說罷，就命雲龍統領水軍二千，護送劉慧娘，并帶白瓦爾罕，一同前去。當時雲龍、劉慧娘、白瓦爾罕到了歐陽壽通營裏，慧娘架起飛樓，四周看望一回，將河岸上下形勢一一細看了下來，對雲龍道：『這河岸形勢，我已看得，只是水軍決戰，非水將不可，這裏歐陽將軍一人恐不濟事，還須得到兗州鎮去叫我二哥哥來方可。』雲龍稱是，又道：『我方纔也得個計較在此。』慧娘問甚計，雲龍道：『就依你讓他過來之說，我想既已讓他過來，就與他岸上決戰一陣，又詐敗誘他，令他離水已遠，歐陽將軍便傳水軍從上流水底抄到此處上岸，截其歸路，使他入水不得，就陸地擒他，豈不省力。』慧娘稱是。當時一面稟知天彪，移文兗州鎮，調劉麟星夜前來，這裏便教歐陽壽通拔寨都退。那邊三阮見官兵退了，便拔寨都渡過河來，却遵依宋江密諭，將軍士屯在岸邊，離水不遠之處，相擇沙灘扎營。雲龍見了，不待他管盤扎好，便領兵直趕過來，就在沙灘上縱兵掩擊，三阮大怒，一齊上來迎敵，兩軍就在沙灘上擂鼓吶喊，大戰起來。雲龍提刀出馬，三阮一齊廝併，雲龍戰不數合，虛幌一刀，回馬便走，官軍一齊都走。三阮領賊兵喊呼追來，官兵只顧前逃，賊兵只顧後追，追不上一里，賊兵忽然停止，原來雲龍輕看三阮無謀，誘敵之法，裝得不十分相像，却吃三阮覺得，當時三人商議，阮小七領兵一停，轉去把守水口，小二、小五仍舊領

兵追擊官軍。雲龍見賊人停止片刻，便曉得此計被賊人識破，大怒，命衆軍整頓旗鼓，還擊賊軍，緊緊逼定，令其不得退去。劉慧娘在高阜處望見，道：「非然也。」便急派千餘名遊軍，向左右林埋伏了，急差人至陣中，教雲龍再行詐退，誘敵。雲龍依言，便又率衆轉身飛逃。這番小二小五，只道官軍真敗，儘力追來。慧娘就高阜上放起一個號砲，兩邊林子裏伏兵一齊殺出，截住去路。雲龍率衆轉來邀擊，小二小五叫聲苦，方曉得中計。官軍四面圍住，喊聲振地。那小二小五在陸地，與雲龍拚命死鬥，正如失水蛟龍，雖有伎倆，亦無可施。阮小二被雲龍一刀劈去，小二急閃過刀口，雲龍就勢裏將大刀擺開，舒出左臂，揪住小二搭膊，只一拖拖過來，攢在地下。衆軍上前捆捉去了。阮小五大驚，急忙上前，死命衝突。雲龍驟馬追去，可惜前面沒有勇將擋路，竟被阮小五衝破重圍，領着數百人逃出去了。雲龍揮軍掩追，直追到渡口。阮小五和那百餘人撲通通都逃入水中。雲龍不識水性，只得在岸上立住了。只見水中波浪洶湧，翻天掀地，東一陣血波，西一陣紅水，乃是歐陽壽通率領水軍在水底，與阮小七鏖戰。雲龍不能助戰，只得在岸上吶喊。又是好歇，只見阮小五阮小七領兵登了那岸，歐陽壽通也領兵登岸，計點官軍五百，傷了一百餘名。那邊阮氏查點自己水軍，在陸路戰者，死傷無數，水中戰者，三百名水軍，也死了八十幾個。兩軍依舊分兩岸，各自安營。雲龍差人將阮小二解往大營裏去，是夜阮小五阮小七因哥子見擒，忿怒已極，連夜渡過河來劫營。雲龍傳令堅守，小五小七無可如何而返。這裏慧娘與白瓦爾罕商議道：「水中相戰，教授可有妙法否？」白瓦爾罕道：「若在水面打仗，小人倒有舟船之法。如今在水底打仗，船隻却用不着。請夫人寬限數日，小人管想個法兒來。」慧娘點首。白瓦爾罕退去。這裏官軍與賊軍夾岸相持，忽然連日大霧，不能開兵。

不數日，劉麟從兗州來了，先從大營見過天彪，再到渡口來，與雲龍慧娘相見了，一番敘闊，不必細表。劉

麟便問起賊軍情形，雲龍慧娘一一說了。劉麟道：「既然他三人拆了一人，我們這裏現有兩人，何不就與他水中個對個廝併？」慧娘道：「也須想個必勝之法。」說未了，只見白瓦爾罕進來道：「小人想得一法了。」慧娘忙問何法，白瓦爾罕道：「他既能水中遊行，或可以取魚之法取之。」慧娘道：「怎樣取法？」白瓦爾罕道：「只須造一張大鐵網，網上扎水藻青苔之屬，又撒網下水時，須令人下水去，將網眼都深深的埋入沙中，令其看不出水底有網，待其走入網中，將網拽起，自然擒得矣。」慧娘道：「此法固妙，只是拽網之法，卻是兩岸上人一齊動手，如今那一岸被他佔了，如何動得來手？我那日瞭望河岸形勢，我這岸東首有條小港，又探得那港水底，純是細沙，兩岸又盡屬我們掌管，就于此港設網擒他罷了。」雲龍道：「他怎肯走到我這港裏來，自投羅網？」慧娘道：「我有個驅他進來之法，名喚水底連珠炮，就是軍中常用的砲位，炮內重重疊疊，做了門隔，每一隔裝一出鉛子火藥，通了藥線，炮口用瀝青封住，可以入水不濡，裏面用機括，裝了瑪瑙石，自來火，外面通出一線，但將線一扯，機括自動，其炮子自在水中絡繹不絕的放出，故名水底連珠炮。如今可將此炮裝起百餘位，悄悄的到水底排好了，却用計誘他從水底殺來，待他搶過這邊，我便傳下暗號，將機線一齊扯動，那時滿水底炮子亂打，他回去不得，又無路可奔，怕他不驅入我這港裏來。」雲龍、劉麟、歐陽壽通、白瓦爾罕都一齊稱妙。當令鐵匠併工，打造起鐵網來，又趕緊裝起水底連珠炮。兩日一夜，那連珠炮并鐵網都造好了。慧娘就請雲龍傳令，就黑霧昏夜裏，將這兩般器械，都安排停當。賊人毫不知覺，到了黎明，劉麟、歐陽壽通、領着水軍，到了岸邊，正欲渡河，只見那曉霧漫漫，咫尺不見人影。雲龍道：「如此大霧，怎生殺得過去？」慧娘道：「不妨，我適纔占得一課，此霧頃刻當散。」便教劉麟、歐陽壽通，并一行水軍身邊，都帶了指南針，一齊殺過河去。到得那岸，劉麟、歐陽壽通，將水軍在霧中，列成陣勢，暴雷也似的一聲吶喊，那霧應聲而散，登時天氣

清明，官軍大喜，一齊奔殺賊軍。賊軍大驚，慌忙迎敵，官軍殺氣簇中，劉麟敵住阮小五，歐陽壽通敵住阮小七。衆軍官各各奮勇，敵住賊軍，混戰了好一歇，兩邊殺傷相當。劉麟、歐陽壽通，卽忙收軍而回，從水底逃過河來。阮小五、阮小七怒極，也領兵從水底追過來。劉麟、歐陽壽通都潛身岸內石穴中，阮小五、阮小七不知就裏，狠命追來，不防水底連珠炮已起，那炮火在水底橫衝亂擊，好似數萬雷霆，震得滿江波浪，翻滾沸騰，不似龍宮旋轉，定像蛟窟翻身。那阮小五、阮小七無可容身，急要登岸，岸上官軍佈滿密麻也似的鐵弩射來，阮小五、阮小七只得潛入小港裏去。早吃石穴內劉麟、歐陽壽通看得分明，就水中放出數十道旗花，港邊官軍一齊吶喊，衆力齊舉，霎時間一張巨網，拽出水中，網內賊軍三十餘人，阮小五已在其中。雲龍道：「阮小七漏網了。」急呼岸上水軍，入水擒捉。此時汶河內炮聲已絕，波平浪靜，忽見港口水聲洶湧，浪擠千重，波堆萬疊，雲龍知是劉歐二人在水中捉賊，便教軍士們在岸上吶喊助威。足有兩個時辰，只見劉麟、歐陽壽通帶領水軍，捆縛了阮小七，并數十名賊軍，一齊上岸。阮小七右腕已折，壽通左腿亦傷，雲龍忙問緣由。方知阮小七本已入網，吃他騰躍跳出網外，幸二人在石穴內看見，卽忙攔住。那知阮小七勇猛異常，在水中格鬥多時，壽通與小七交傷，劉麟方能獲定。當時雲龍、劉慧娘、劉麟、歐陽壽通、白瓦爾罕，一齊聚集水軍，收了鐵網，及水中炮位，捆了阮小五、阮小七，并衆賊投大營來。

天彪大喜，慰勞諸人，教壽通在營中將息。那阮小二已解往青州，今將阮小五、阮小七也解往青州。一回監禁。劉慧娘問起攻圍情形，天彪道：「這廝真個刁猾，前日傳將軍想得一飛梯之法，昨日聞將軍想得一地雷之法，都幾乎着手，却吃那廝堵禦住了。」慧娘道：「媳婦倒想得一破城之法。」天彪問何法，慧娘道：「媳婦連日看得汶河形勢，較萊蕪高下懸殊，不如用決水灌城之法，只須將汶河下流壅住，又將通萊開的閘眼，

盡行閉塞，這裏便將汶河上流堤岸掘開，汶水下瀉，此城頃刻變成巨浸矣。『天彪稱善，傳令各軍，先行預備小杉板船，蜈蚣梭船等一應船隻，到了下流，便傳令下流築堰閉關，上流開堤放水，官軍已先登船上。只聽得汶河上流水聲，如雷轉車鳴，從缺堤處洶洶而來，一夜水聲不絕，比及黎明，水勢浩大，漫山遍野，一望汪洋，那萊蕪城已如碗子般，浸在巨海之中，只留着城樓雉堞尺餘，城牆尚未浸沒，官軍駕着船隻，擺齊行伍，飛棹競渡，直抵城邊，城上軍心大亂，傅玉飛身登城，官軍一齊吶喊殺上，孟康手無所措，被傅玉一鎗刺中心窩，撇向水裏去了。聞達早已提刀上城，遇着陶宗旺，宗旺迎門，不數合，被聞達一刀揮爲兩段。此時衆將兵士盡皆登城呼喊，殺賊之聲，震天盈地。雲龍風會已殺入城中，鮑旭無計可走，急與身邊兵卒數人，奪得小杉板船一隻，駕櫓飛逃，不防遇着劉麟，率領十數隻小船，巡哨過來，將他團團圍定，連船帶人捉拏去了。萊蕪已破，朱武在城中一無幫手，任你神機活潑，到此甕中捉鱉，吃雲龍吐衆拏下。天彪統大軍一齊入城，差歐陽壽通至下流，督開通萊關，掘通汶河上堰，差劉麟至上流堵築隄防，城內出榜安民。十日，水勢退盡，天彪委差官押解朱武、鮑旭往青州府監禁，這裏在城中開說慶賀筵宴，衆將無不盡歡。天彪命衆軍休養了三日，便命傅玉、聞達領兵二萬，乘銳進攻泰安，并知會畢應元，協力攻擊秦封。傅玉、聞達領令去了。

事涉湊巧，傅總管兵臨泰安之日，正畢知府計襲秦封之時。話分兩頭，先說畢應元，定甚麼計策襲秦封？山原來秦封山上，係武松呼延綽，施恩把守，與畢應元相拒，已非一日。這日聞得萊蕪已失，衆人皆驚，呼延綽陡然動念，暗想道：『不好了！我當初只因不忍一時之忿，殺死長官，無地自容，爲此投奔梁山，今官軍如此利害，山寨危亡在即，我一身銅筋鐵骨，死而無名，真不值也！』想了一回，便與武松說明，要去劫寨，便領精騎三百名，下山去了。

且說畢應元正在帳中，忽營門小校進來，報說有賊兵百餘人，叩營而來。爲首一將，要見相公。畢應元道：「來者作何裝束？」小校道：「他不裝披掛，約有頭二百兵卒相從。」畢應元道：「奇了！」躊躇了一回，便差一員將官出營，答道：「來將如欲入營取事，本營防守嚴密，無可下手。如欲營外廝殺，卽當遣將相應。如別無他意，便請入營相見。」呼延綽道：「有話相告，並無歹意。」那將官道：「既如此，請從騎暫住營外，將軍入營相見。」呼延綽隨將官入營，到了帳前，一見畢應元，納頭便拜。畢應元扶起，一看道：「原來是呼延將軍來此何幹？」呼延綽道：「請退左右。」應元道：「左右盡是機密之人，將軍有話，但說不妨。」呼延綽道：「罪人呼延綽，不合胸無主見，失身從賊，自悔無及，惟求相公開一線之恩，予以贖罪之路。呼延綽願領部騎爲大軍向導，趨入秦封，相公建立大功。呼延綽亦藉以贖罪，伏望俯準，不勝萬幸。應元聽了大疑，便道：「我方纔定了一計，要襲秦封，只因製造梁山衣甲，不能相似，爲此遲疑。今將軍來此，真是天賜成功也。但應元尙有一言，將軍休要見怪。雲統制忠厚待人，不以負心教天下，所以馬元皇甫雄準降贖罪之後，現在一爲登州防禦，一爲萊州防禦，却從不調他從征梁山。今將軍既一心歸誠，雲統制無不容納，只是返攻梁山之舉，雲統制必在所不許。今應元進攻秦封，自有向導，但請借將軍及從騎之衣甲，便可集事。事成之後，仍爲將軍請頭功，斷不侵冒。將軍若謂我疑忌，應元願單騎將軍巡遊一轉，以示不疑之意。」呼延綽愕然道：「呼延綽今日歸降，實出至誠，一惟相公所命。」說罷，便將盔甲弓刀，一齊卸下。應元忙取副袍服，親手與他披了。呼延綽招呼那二百從騎，盡行進營，輸納衣甲，衆人錯愕，不知所爲。本將吩咐，怎好不依，都紛紛的獻上衣甲，一齊歸降。應元便命開筵接待，呼延綽又將呼延綽從騎按名派散各營，酒食款待。帳中命孔厚陪呼延綽飲酒，自己便退入後帳，傳龐毅唐猛授了密計，帶了梁山衣甲，卽刻向秦封山去了。應元却仍出帳前，與孔厚向陪呼延綽飲酒閒談，不題。

且說武松自呼延綽領兵下山，等了一個更次，不見回來，心中十分疑惑，正欲差人下去打聽，忽聽得營後轟地一片聲喧嚷道：「老虎來了！」武松道：「山有虎，亦未可知。」急忙拿起棍子趕向後營，只聽左營右營，一片聲都叫有虎，武松方識得並沒有虎，大叫道：「誰人造此謠言，拏來立斬！」言未畢，各營一齊火起，一片喊殺之聲，遍滿山谷，武松急趕到中營，只見施恩已扶創出來，武松急趕上去，忽營旁閃出一員白髮老將，將施恩一刀砍死，武松大怒，提短棍直打過去道：「造謠言的一定是你！」只聽背後霹靂般一聲，大吼道：「造甚謠言！現有虎在此！」武松急回頭，只見一個大漢從營後跳將出來，那白髮老將已不見了，武松急攔住那漢，問：「你是何人？」那人道：「你莫慌，我姓唐名豹子，乃是虎中王，你打老虎，我打豹，算來還是我逞強。」武松道：「休得胡言，且打死你再說。」便輪手中棍子，直取唐猛，唐猛挺手中扑刀，直取武松，兩人正在狼鬪，忽唐猛背後殺出無數披梁山衣甲的人，手執明刀，一刀一個，將梁山兵殺死，武松大驚，情知壞事，大吼一聲，逃出營外，唐猛步快，早已追出營外，此時賊營兵馬，驚亂無紀，不上一個時辰，被官軍殺死的殺死，趕散的趕散，一片營房，早被大火燒成白地，唐猛與武松已鬥了一百四十餘合，各官兵蜂擁上前，打個圈子，四邊吶喊，中間一片空地，只留唐猛武松奮力廝殺，武松一心要打殺唐猛，使出那平生天字第一號的神力，將一條鐵棍，左右上下橫掃過去，唐猛也起了鬥心，使盡神力，緊緊逼住，毫不相讓，兩個在圈子裏，一來一往，一去一還，又併了一百五十餘合，龐毅已領兵殺盡賊人，在圈子邊看殺多時，更耐不得，提刀上前，大叫：「唐將軍且住，待老夫來斬這賊人！」唐猛托地跳開，龐毅直取武松，武松見換了個新手，却也心驚，只是不甘心退讓，便振刷精神，與龐毅奮力廝併了一百餘合，天已大明，武松暗想：「這二人真利害，只好由他奪了山去。」使虛架一棍，撇了龐毅，一抹地打出重圍，落荒而走，唐猛大叫道：「龐將軍再煩你指引路徑，該往何路追去？」龐毅



道：「他走的是小路，唐將軍向谷口殺出，管邀得他着。」唐猛應聲飛走去了。武松逃到山下，方將坐坐，略定喘息，只聽林子裏狂笑一聲道：「俺唐猛等候已久，再戰三百合去。」武松大怒，托地跳起便鬥，覺得已有些落軟，幸虧唐猛力氣也乏，倆又鬥了幾百合，不分勝負。那龐毅在秦封山已接應畢應元、孔厚等上了山，便單刀四馬追上來，追着了武松，便替唐猛來鬥武松，鬥到四十餘合，武松真個擋不住，只得走了。唐猛那裏肯歇，只顧追去，恰好前面一彪大隊人馬攔住去路，風飄旗號，正是馬陞鎮方知傅玉聞達領大兵到來。傅玉見唐猛龐毅相追武松，便叫聞達前去督他們廝殺，叫那龐唐二人一齊上來，問了緣由。傅玉方知三更時分，畢應元已克復秦封大喜，忽然看看日景，已有已牌時分，便道：「你們三更奪他秦封，爲何此刻不見泰安賊兵出來？想泰安城必然有變。你們二人都辛苦了，權且將息，讓聞將軍斬這賊將，我當統大軍急趨泰安也。」說罷，便領大軍向泰安城去了。這裏聞達鬥武松，又是五十餘合，武松手裏只有幾路架隔遮攔，端的支持不住，仰天歎道：「我武二一生正直，不料今日如此死法！」說罷，天上忽起了一陣怪風，塵土障天，武松方弄得乘機逃脫，聞達失了武松，只得與唐猛龐毅同趨泰安城去。傅玉大軍也到了泰安城下。那知泰安竟剩空城，賊兵早已盡行遁去了。傅玉聞達等一齊驚訊，陸續差人入城，細細探看，果然沒有半個賊兵。傅玉道：「既如此，一定是此賊遁去了。」便領大軍進了泰安城。畢應元、孔厚帶領呼延綽也進泰安城來。傅玉將收復泰安一事，報知天彪，天彪聞報大喜。當時天彪在萊蕪城，傅玉在泰安城，各自辦理善後事宜，一面表奏朝廷，一面申報都省，一方巨害蕩平，諸將無不歡喜。劉麟辭天彪回兗州，唐猛便留青州，各將恭候聖旨，按下慢表。

看官你道宋江爲何棄了泰安遁去？原來宋江自遣三阮救援萊蕪，續聞阮小二被擒，急得無計可施，只得遣樊瑞去助他作法。誰知樊瑞到了河邊，作了連日的霧，毫不濟事。阮小五、阮小七仍然被擒，樊瑞逃回泰

安訴說此事，宋江方知天意難回。不數日，那葉蕪失陷之信，官軍乘勢來攻泰安之信，并舉應元攻破秦封山，武松不知去向之信，陸續而來。宋江對衆人道：「不好了！軍師叫我嚴守三城，今已僅存泰安，我看拆城苦守，前後無援，何苦在此束手待斃？我決意棄城而去！」說罷，放聲大哭，衆人無言可慰，相對了痛哭一場。趁天色未明，立刻收拾起來，一齊棄城遁去。計點人馬，尚有四萬頭領，只得六人，乃是公孫勝、魯智深、朱貴、樊瑞、項充、李袞，一同督衆而行。行至申末酉初，已走得六十餘里，且喜無官軍追來，一行人馬陸續前行，忽後隊報稱有三騎馬飛速追來，宋江吃了一驚，忙問何人，原來是自己的伏路探兵。宋江棄泰安時，一時慌急，不及招呼收拾，所以遺落在後。宋江忙喚到面前，問有甚事，探兵道：「小人方纔在拔松山，見武頭領獨自一人，執棍挺腰，怒目圓睜，踞坐石上，小人們呼他，只是不應，小人們又不敢驚動他，特來通報。」宋江叫苦道：「武兄弟怎地這般膽大？這拔松山在泰安東南，我此刻已西行六十餘里，如何回去叫得他來？」想了一回道：「有了！我們現有四萬人馬，不如轉去攻圍泰安，一俟招呼着武兄弟全來，便仍舊退兵。」算計已定，便立刻掉轉馬頭，直向泰安。次日到了城下，一面教公孫勝攻城，自己帶兵二百名，同那三個探子，繞到拔松山來尋武松，只見三個探子一齊叫道：「奇了！武頭領爲何還是這般坐在這裏？」宋江一看，只見他操棍怒目，威風凜凜，宋江叫他幾聲，只是不應，近前向他臉上一按，冷如凝冰，方知他早已死了。宋江放聲大哭，衆人都痛哭了一場，就近市棺盛殮，就于拔松山掘土安葬。次日，宋江會了公孫勝，拔隊起行。城內傅玉聞達、龐毅、唐猛，領兵掩殺出來，宋江兵馬都無鬥志，官兵個個忿怒，一場縱擊，被官兵斬獲無數。宋江領兵飛逃，那些兵馬乘勢逃亡潰散。宋江嚴行約束，不能禁止，衆兵只顧自己逃命，等到追兵已遠，喘息方定，計點人馬已潰散了三萬，僅剩一萬了。計點頭領，失了朱貴一名，原來朱貴當兵潰之時，坐馬受傷，步行落後，吃傅玉快馬追上，手到擒拿，審係賊

目，便發青州府監禁。宋江也無言可發，只得與公孫勝、魯達、樊瑞、項充、李袞，帶領那尚未潰散的一萬兵馬，飛速前行，端的風霜雨露，飢渴奔勞。不日，到了永安山，正是兗州地界，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砲響亮，一派兗州官軍旗號，聲聲叫：『休放這瞎賊！』宋江嚇得魂飛魄散。

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再上牀。不知宋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問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却說宋江自泰安逃回，至兗州永安山地方，忽遇大隊官軍殺來，打着兗州鎮旗號。宋江道：『不好了！劉廣那厮又來作對了！』原來劉廣在兗州，聞得雲天彪收復萊蕪，進攻泰安，料得宋江必難保守，勢必逃回，特遣劉麒、真祥麟，領兵一萬，分頭埋伏，專等宋江到來，協力擒拏。這日恰好劉麒邀住宋江，劉麒手提三尖兩刃刀一馬當先，高叫：『瞎賊！快走！快快下馬受縛！』宋江嚇得魂飛天外，策着那匹照夜玉獅子，當先飛逃，只見那些兵已紛紛離伍亂逃。不防前面又是一個號砲，真祥麟領兵迎面殺來，見了宋江，不問事由，長鎗直刺，宋江急忙帶馬橫逃，真祥麟已一鎗刺入馬腹，宋江跌於馬下，真劉麒抽鎗急刺，魯達、項充、李袞，捨命抵住祥麟，救得宋江，背後劉麒已掩殺過來，魯達、項充、李袞保了宋江，殺出重圍，奪四馬與宋江騎了。公孫勝、樊瑞已用土遁法，遁出重圍，會着了宋江。劉麒、真祥麟合兵一處，痛追過來。宋江忙扯公孫勝道：『兄弟！快作法擋他一陣！』公孫勝道：『小弟自蒙陰汶河，與陳希真鬥法以來，每想用法破敵，都不靈驗。』宋江道：『事急了，休管他，再試試看。』公孫勝即忙疊起印訣，豁琅琅放起一個青天霹靂，宋江喜得靈驗，正要殺上前來，那劉麒、真祥麟本是雷將降凡，得這霹靂助他威勢，精神愈奮，一齊大呼，殺入賊軍。宋江起先逃出重圍，係仗着項充

李袞蠻牌遮讓，如今經這霹靂，劉麒真祥麟奮勇異常，蠻牌竟不能禦，須臾間，只見劉麒刀口飛時，項充頭顱滾落，祥麟鎗鋒到處，李袞窟窿全明，宋江失却蠻牌，大驚飛逃，戰將惟魯達一人，只好保住宋江，那敢迎敵。一萬官兵，喊聲振地，翻翻滾滾殺上，那些賊兵，不待廝殺，早已分頭亂竄，霎時潰散，公孫勝樊瑞到了此際，也顧不得衆軍士了，只得仍用土遁法，將宋江魯達遁過一眨眼逃脫。劉麒真祥麟正追宋江，忽然不見了宋江，急忙分頭到各處林子裏尋覓，杳無踪跡，只得取了項充李袞首級，及賊衆首級，收齊人馬，回兗州鎮去了。

且說宋江魯達，仗着公孫勝樊瑞的土遁，遁過永安山一百餘里，公孫勝方收了符法，宋江魯達，公孫勝樊瑞，憩息樹林之下，略定定神，宋江想起今日泰安三郡，盡行失陷，十餘萬雄師，無一人還，二十餘個兄弟，僅存四人，山寨圍困將近二年，依然不解，真是危亡在即，無法可施，便痛哭了一場。公孫勝等也無言可慰。宋江哭罷，又長歎一回，略坐坐，吃些乾糧，深恐又有追兵，不敢逗留，便與公孫勝樊瑞魯達，一口氣奔走。不一日，到了山寨，從後關進去，後關頭領相迎，宋江問道：「後關官兵，爲何不見？」左右道：「前日因張繼死了，他夫人賈氏，便不管事，即時將兵撤退了。」宋江點首，直到忠義堂，吳用却不在彼，只見柴進蕭讓等迎見，驚問緣由。宋江說起泰安三郡失陷之事，衆人盡皆驚駭。宋江見衆人驚駭，說道：「失了這三郡，不打緊，只可惜喪了我這許多兄弟，我誓必報此仇。但不知近來山寨中，與徐官兒相持，勝負何如？」柴進道：「正要稟告哥哥，刻下得一好機會，吳軍師與盧兄弟，并諸弟兄，都在二關，我等在此守候捷報也。」宋江驚喜，問何機會，柴進等一說出，宋江亦甚喜，便就在忠義堂，與衆人設酒敘談，等候捷報。原來吳用與徐槐相持，攻戰已非一次，目下却望着了一個機會，這機會須從徐槐一邊說起，方有頭緒。

且說徐槐重用顏樹德，斬關奪隘，陷陣衝鋒，梁山羣賊，端的個個望而心驚，徐槐稱爲飛虎上將，破格看

待樹德性好鬥，三日不廝殺，便悵悵不樂，每在自己營內，輪舞大刀，酣呼縱談以解悶，喊聲徹中軍帳。徐槐絕不顧問，有時反叫他上來，賜酒三大斗，以助其興。左右或言此人在軍中擾亂紀律，恐不可用。徐槐必叱之。樹德性易怒，親隨下人，略不如意，便加鞭打。徐槐常乘機訓誡他幾次，有幾句話，直中樹德心坎。樹德深佩服，從此性格便平定了許多。樹德嗜酒，酒量十倍于常人。徐槐每日必封好酒二罈，賜樹德暢飲。樹德因無人禁他，端的酌以大斗，鯨吞虎嚥，暢其所欲，却不料旁邊多出一個小酒監來，你道是誰？原來這個人姓龐，雙名泰述，本是顏家的舊僕，從小服侍樹德的。此刻聞得樹德發跡，仍來隨侍。因見樹德使酒逞性，與幼年無異，便使出老僕的身分，時常在樹德面前絮絮叨叨，說些酒能成事，亦能敗事，不可不飲，不可過飲的話。樹德因其是個老僕，當作老生常談，也不去計較他。這日，樹德奉將令巡察闔外，與梁山二關遊騎相遇。樹德單刀匹馬，斬殺十餘人，選投中軍帳來，呈獻首級。徐槐甚喜，就帳前賜酒暢飲。韋揚隱、李宗湯共席。當下談說，樹德興到，便請主帥寬賜，縱性狂飲。徐槐含笑，連點首許之。樹德因此吃得酩酊大醉，謝了主帥歸帳。時已三更，又舞了回劍，又舞了一回大刀，便叫再燙酒來。龐泰述在旁道：「相公，請明日用酒罷。」樹德圓睜兩目，厲聲道：「大胆狗才，休得碎煩！」撲的坐下交椅，拍案催酒。左右即忙奉上，樹德扯着大塊牛肉，接連又是十幾碗的陳酒，一邊吃，一邊口中嘍嘍不住的罵道：「混賬狗才，阻我的妙興！下次再敢多煩，一刀揮爲兩段。」又吩咐再燙熱酒上來。龐泰述不知高低，又上前勸道：「相公，明日用酒罷，可請安睡去。」樹德聽了，勃然大怒道：「你這廝真個討打！」龐泰述尚欲回言，樹德呼的立起身來，照着龐泰述臉上只人掌，只見龐泰述早已跌出一丈以外。樹德傾盪左右叉出去，左右怎敢不依，只得將龐泰述趕出帳外。樹德坐下道：「這種膿包，要你何用，落得我身邊清淨。」便暢飲了一回。

且說龐泰述被樹德趕出，獨自一人在帳外走來走去，心中好生慚恨，更兼時當嚴寒，冷風砭骨，足足受了一個更次的寒凍，越想越怨恨。看看天色已明，聽得樹德已酒罷就睡，本要回入帳中，因想主人如此暴烈，日久必被他結果性命，想到此處，躊躇了一回，便起了個念頭，不如乘勢走脫，當時便在帳下吃了些燒酒炙餅，擋禦了飢寒，便擬進帳，取些細軟，以便逃走，猛想道：「且慢！如此走法，恐走不脫，不如暫且出去，看個機會。」便閒步出去，只見闌門已開，守闌將士見他是顏將軍的親隨，自然再不盤詰。當時龐泰述走出闌外，只見闌外遊軍絡繹巡綽，龐泰述走過了，也沒人盤詰。龐泰述心無主見，縱步而行，行不多時，忽又遇着一隊遊軍，龐泰述一看，乃是梁山的號衣，正欲走避，只見那遊騎隊裏一員頭目，叫他一聲龐大哥，龐泰述急掉頭一看，原來這人姓賈，雙名虎政，是龐泰述曾經會面的朋友，便也叫他一聲。賈虎政便問道：「吾兄從何處來？」龐泰述道：「實不相瞞，小弟現在官軍營裏。」賈虎政道：「既如此，你爲何單身大膽來此？」龐泰述道：「仁兄休問，小弟幸遇仁兄，正要問你現居何職？」賈虎政見他話裏藏機，便道：「小弟現在山寨中軍帳下，做個總巡頭目，仁兄請到前面林子裏一敘。」龐泰述便隨着賈虎政，到了僻靜林子裏，二人坐下。賈虎政道：「仁兄怎地到此？現在何人帳下？」龐泰述便將如何跟隨樹德，如何吃樹德打罵的話說了。原來賈虎政爲人，甚是狡猾，未落草時，曾經領過樹德的利害，今日一聞此言，喜不自勝，便道：「貴主人一時之誤，仁兄諒亦不必分介意。」龐泰述歎道：「如此大暴虐的主人，深恐一命難容。」賈虎政道：「仁兄休如此說，貴主人或未必如此。」如果如此，仁兄竟捨了他，別尋路頭，亦是容易。」龐泰述道：「小弟也這般想，貴梁山頭領最肯容納衆人，小弟只是自恨無寸功可進。」賈虎政聽到這裏，暗暗點頭道：「這事也容易，仁兄只須自思，你們寨中何人與你有仇，你能設計將他頭來，投我本寨便好了。」這是本寨的老例，喚做投名狀，有了這投名狀，

便再不疑忌你了。」龐泰述道：「便是這顏野漢，我就把他下了手來，只是他力敵萬人，我恐怕枉送了性命。怎好？」賈虎政道：「不是我教人爲不善，你既肯替我山寨建大功，我軍師必然重用，容我去稟了軍師，再行這裏我先教你一計，你只放心回去，只須他前加意認罪求饒，做出悔過的模樣，他必愛你計，你便加意小心服侍他，待到五日後，便再潛身來此地，相見定計罷了。」龐泰述甚喜，便重託了賈虎政，告別回去了。

先說賈虎政得了這個消息，却好這幾日吳用帶各頭領住在二關，虎政連進二回，去稟知吳用，并道：「這個機會該怎樣取法？請軍師定奪。」吳用聽罷，沉吟了一回，又暗想道：「有便有個計較在此，只恐未能得這徐官兒，如今休管他，且做做看。」便對賈虎政道：「你見龐泰述時，只須如此如此向他說，教他依計而行。」賈虎政領會了，只等五日後，龐泰述再來時，便與他說。

且說龐泰述別了賈虎政，一路回轉營來，進了樹德帳中，只見樹德正在飲酒，龐泰述便走到旁邊，垂着雙手一站。樹德回頭一看，道：「你不走來，此做甚？」龐泰述忙跪下道：「小人服侍相公多年，怎敢逃走？昨日小人衝撞相公，相公見責，小人深知罪愆，總求相公寬洪饒恕。」樹德道：「罷了，去叫拏酒來。」龐泰述叩謝了，稱：「是是！」從此照常辦事。那龐泰述端的小心服侍了五日，樹德毫無疑忌，龐泰述却將賈虎政的約會緊記在心。到了那日，便假討了一個差使，出了關門，逕去那約會之地，會着了賈虎政。兩人相見大喜，賈虎政便將吳用的密計，一一授了龐泰述，龐泰述甚喜，便受計回營去了。

原來徐槐每日申刻，賜顏樹德酒，必差一名親隨押來，這日差一親隨，姓刁，行二，送酒前來，正走到樹德營門口，忽見一個人從東關門進來——原來樹德營門北向，緊對東關門，一望相通——只見那人進來時，身披中營號衣，守關軍士問了口號，那人答應得不錯，又稱有機密事務，守關軍士便放他進來。刁二暗想，中

營司機密的軍士，我都認識的，何曾見有這個人心中疑惑，却不便查問，便送酒進樹德帳中去了。樹德收了酒，付了使力錢，刁二退出帳外，只見那個口稱機密的人，並不進營來，刁二心中愈疑，走出營外，只見那人還在營外僻靜處遠遠立着，龐泰述飛跑到營門口，面色有慌張之狀，那人也甚屬慌張，卽忙將一物揣在懷裏，飛跑出去，不覺那一物從腰帶邊脫落在地，那人也不回頭，跑出圍外去了。刁二去拾看時，乃是一個小布包，啓開一看，裏面包着一封書信，信面上寫着「藉覆貴軍師密啓」七個字，刁二吃了一驚，想了一想，便將這書信藏在懷裏，走回中營去了。原來那個進圍來的人，就是賈虎政，刁二却不識得，便持那書信到徐槐處獻功。頃刻到了中軍帳，見了徐槐，銷了差便，請屏退左右，密稟道：「小人得一個奇文，稟上相公。」徐槐道：「甚麼奇文？」刁二卽將那信呈上，并將營門外遇着那個人怎樣形迹，怎樣臉色，說了一遍，便道：「包中就裏，小人却不曉得，所有書信，不敢折動，謹呈相公開看。」徐槐聽了一番，當將書信拆看，只見上寫着：「所屬義不容辭，但此人與僕有恩，僕不忍負，容俟緩圖，名不具。」共二十三字，字畫龍蛇飛舞，確是樹德筆跡，下蓋圖章一方，係篆書「淡泊明志」四字，是徐槐贈樹德的，細細看來，印花絲毫不錯。徐槐反來覆去看了，大稱奇事，「這人怕他真個反了？」便教刁二退入帳後，不許走開，靜候呼帳，刁二應聲轉後帳去了。徐槐又沉吟了一回，茫然道：「非也，此中必有詭詐，且去叫他來，定知端的。」便差左右請顏將軍進帳。此時已及黃昏，樹德正在飲酒，聞呼卽至，一見徐槐，便道：「今日無事，恩公莫非又賜暢飲？」徐槐道：「然也。」便叫備酒席間，徐槐將那封書信遞與樹德道：「你的筆跡，向有何人能套圖書從何處泄漏？」樹德一看，信雙眉直豎，大叫：「這信從何而來？我的圖書，無人敢動，就是這幾個字，也竟像我寫的。」大叫奇事不絕。徐槐道：「你休躁亂，且吃酒着，你細想近來身邊有懷恨挾仇的人麼？」樹德道：「都是心腹，並無仇讎。」徐槐道：「既如此，你且吃



酒。」說罷，便進後帳去問那刁二道：「你見那人揣懷書信時，身邊有無別人？」刁二道：「小人見他時，只有龐泰述從他身邊站了一回，這龐泰述便是顏將軍的親隨，小人因不曾見他傳遞書信，所以不好妄供他。」徐槐聽了，便重復出帳，與樹德飲酒，便問樹德道：「你身邊親隨有個龐泰述麼？」樹德道：「有的。」徐槐道：「這個人何如？」樹德道：「這人倒也忠直的，只是嘴口太碎煩些。」徐槐道：「近來你訓斥他過否？」樹德想了一回道：「不多幾日前頭吃我打了一掌。」徐槐暗暗點頭。樹德暢飲，謝賜而行。徐槐便教傳顏將軍帳下親隨龐泰述上來。龐泰述聞得元帥傳令特召，嚇得不知頭路，懷着鬼胎進帳，戰兢兢叩見了徐槐，屏退左右，齊顏和色問道：「聞得你主人私通梁山，這個罪名不淺，你貼身服侍他的，必定曉得蹤跡，你可從實說來。」龐泰述呆了半晌道：「這事小人實不知情。」徐槐聽到此際，便換個怒容厲聲道：「你怎地說現有告人在此，說你與主人同相商了，私通梁山？」便將那書信擲下去：「這是你主人親手寫的你親手傳遞的，如何賴得？如今你這種狗才，殺也無益，你肯將這書信怎樣來蹤去跡，細細供來，饒你不死，若不招，便先斬了你再說。」龐泰述到了此際，想道：「我若說了，料也難免一死，也不說死在目前，說了或可延挨，再圖機會，但主人我死不饒他。」便信口道：「恩相營下，小人不敢隱情，這信却是主人寫的，教小人傳遞，小人不敢不依。」徐槐怒喝道：「這信還說是你主人寫的麼？」吩咐斬訖報來。門外一聲答應，早擁進幾個勇士，將龐泰述一索網了，嚇得龐泰述只是磕頭求饒。徐槐道：「你快將這信怎樣來的，從實招來，免你一死。若再說這信是你主人寫的，休想饒命。」龐泰述便將私通賈虎政，暗遞這信的原委，一是一，二是二，說了。徐槐道：「依你說來，信是梁山裏掣來與你的了，但此信究係何人所寫？」龐泰述道：「這却不知。惟前日賈虎政來，要顏相公的字跡，并圖書式樣，小人就偷了主人一張寫而未發的舊信送去。次日賈虎政即拿此信來了。」徐槐點頭道：「

是了。久聞梁山有善鑄圖記，善寫字樣的人，想必一定照樣套冒了。靜想了一回，便得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兒，便教解了龐泰述的綁縛，吩咐左右再退去，便對龐泰述道：「你圖謀反叛，罪該萬死，如今你肯悔心麼？」龐泰述叩頭無數道：「小人下次再不敢了，求恩相開恩。」徐槐道：「你須依言辦事，開你一條生路。」龐泰述又叩頭應命了，并請吩咐。徐槐心中暗喜，便密諭一條計，龐泰述沒口的應了。當夜徐槐將龐泰述留在帳下。次日黎明，徐槐召見樹德，將龐泰述的事說了，只說得一半。樹德早已雙眉剔起，怒目圓睜，便要親手去殺那龐泰述。徐槐急止道：「且慢，現在正須用他。」便與樹德說個將計就計的原委，說得透透徹徹，樹德倒笑起來，便遵依徐槐所議，按下慢表。

且說吳用着疊了顏務滋的假書去後，與盧俊義及衆弟兄，在二關聽候消息。過了數日，只見賈虎政上前有稟，吳用便問如何。賈虎政悄悄稟道：「昨日小人見着龐泰述，來說那徐官兒接了假信，便拿問龐泰述。龐泰述畏刑招認，誰知這徐官兒倒想將計就計，便教龐泰述來說，只說顏務滋已被徐官兒見疑，務滋情願投降我們，想我們中他的計，詐敗一陣，務滋便乘勢領官兵殺入二關，便可裏應外合——如此計較，小人不知從中有何便宜。特來請令。」吳用聽罷，冷笑一聲，便教賈虎政且退，少刻進來受計。賈虎政應聲退出，盧俊義便問此事如何。吳用道：「這徐官兒真是高的，至於想出這條計，却沒見識。」盧俊義問故，吳用道：「我這反問計，能不受豈非高的無故想將計就計，要我誤信其言，甘心詐敗，他便可乘勢搶關，這心思太迂曲了。不但迂曲，而以勇將銳卒，輕入重地，亦是冒險之道。此我所以笑他沒見識也。爲今之計，不去睬他，最爲穩當。但我山寨被困，將近二年，如今得此機會，豈可錯過？我也只得冒一冒險了。」盧俊義問如何計較，吳用道：「我想我詐敗，我便依他詐敗，他想進關，我便依他進關，待他人馬進得一半，我便放下子筋重圍，關住了他，他裏

面軍馬，任他甕中捉蟹，他計便左了，這喚做他將計就計，我也將計就計也。」盧俊義稱是，即命賈虎政傳言龐泰述，依計而行。這裏吳用請盧俊義與徐凝、張清，在關內協捉顏樹德，令燕青、朱富、李雲嚴守關上，令李立、專司千劬重關，分派已定。吳用又道：「這事兩下冒險，成敗樞機，全在一開。」便親自去踏勘那千劬關，將開板閘槽軸頭，都細細察看了一遍，又演試了兩遍，果然滑利無礙，方纔放心，便將諸事安排停妥，等待官軍。

且說徐槐、顏樹德在頭關土圍內，聞得吳用果肯就計詐敗，樹德大喜，便要領兵出去。徐槐道：「且慢，你此去只有一味奮勇殺賊，不暇他顧，須得一人保你同去，方爲妥善。如今我想鄆城一路，向委任森鎮守，此刻陳統制已要興兵進攻濮州，雲統制也要乘勝來討嘉祥，這兩路賊人，方當自顧不暇之際，任森離開鄆城，必無妨害，不如調他前來，共行舉事。」樹德稱是。徐槐便傳令到鄆城去調任森。不數日，任森到來，參見了徐槐。徐槐便將上項的話，從頭至尾，一一說了，任森大喜，便請徐槐發令。徐槐便領顏樹德爲先鋒，領步兵五千名，都暗帶了火器，任森即同在步兵內，以便策應。這裏派韋揚隱、李宗湯帶領一萬五千人馬，乘勢搶關。部署已定，便教龐泰述去通知日期。

到了這日，徐槐傳令進攻二關，三聲號砲，衆軍一齊起身，顏樹德橫刀縱馬，當先而行，須臾到了二關之外。那邊吳用、差張清在關外佈陣等待，樹德見了張清，也不發話，提刀直奔過去。張清見了樹德，也無回言，舞鎗直迎過來，兩馬盤旋，鎗刀並舉。彼來此往，鬥到不上二十合，張清便虛幌一鎗，勒馬便走。樹德縱馬追去，五千步兵一齊潮湧而前，賊兵吶喊一聲，都隨着張清紛紛逃入二關。樹德便令那五千步兵殺入關來。此時吳用在關上十分提心，一眼看望，見顏務滋已進關門，官軍後隊已洶洶而來，吳用即忙放起一個號砲，關上賊兵一聲吶喊，放下那千劬重關，任森急從步兵隊裏飛到，不先不後，不早不遲，開板下來，任森托住徐槐大喜。

急教韋揚隱從關上殺入，李宗湯從關門殺入，官軍喊聲震天，潮湧而入，樹德五千步兵，已在關內放火，登時火勢透明。吳用見關板不下，官軍盡入，驚得罔知所措，軍師一驚，衆將無主，衆軍皆亂。樹德在關中輪一口大刀，從烈燄飛煙之內，酣戰盧俊義、徐凝、張清、那燕青、朱富、李雲，只得保着吳用，逃入關內，與盧俊義等三人會合了。一面共戰樹德，一面且保吳用，向三關退去。韋揚隱、李宗湯已一齊殺入二關，來助樹德。二關已破，賊兵紛紛崩潰。李立不知就裏，因見關板不下，使冒死殺到關下。此時任森已教衆兵用棍將關板托住，李立一見便去直搦任森，大叫：「我催命判官在此，誰敢收關？」任森道：「有我救命大將在此，誰敢放關？」言畢，抽劍直取李立。李立不識高低，前去迎戰，鬥不六七合，吃任森展舒猿臂，生擒過來了。盧俊義、徐凝、張清、燕青、朱富、李雲，已保着吳用，退入三關。徐槐統大軍，殺入二關，收齊兵馬，撲滅了餘火。那賈虎政早已死于烈火之中。關上官軍，早已將重關收起。徐槐傳令，就二關內安營下寨，衆將紛紛獻功。徐槐大喜。原來徐槐定計之先，也料到放關之事，所以教任森混入步兵，扶勛此千重關，果然冒險成功。當時得了二關，衆人無不歡喜。徐槐便命就二關內築起土圍，嚴行把守。一面將李立解往曹州府監禁，一面申報都省，表奏朝廷。這裏大開慶功筵宴。刁二本無功勞，念此事實起于他，亦與賞賚。樹德見此，驀然想到龐泰，不是好人，便請徐槐斬了他。徐槐想了一想，此人留在帳中，必爲患害，便傳令將龐泰，述即行斬首。（看官，這龐泰兄弟，共有四人：龐泰，述當長，次名泰良，三名泰圃，四名泰表，名爲龐氏四泰。這四泰是天下有名的幫閒，害人真真不淺，只殺得一個。尙有三個，未曾除滅，却大爲可憂。如今說結水滸正事要緊，那三個既不干梁山之事，只好不說了。）言歸正傳。當時徐槐慶筵已畢，仍舊安排攻守之事。

那邊吳用與盧俊義逃入三關，衆頭領急忙登關。此時吳用已懊恨欲死，只得勉強把心神一定，料理守

備事務。忽聞得宋公明逃回山寨之信，大驚失色。那宋公明在忠義堂上，眼巴巴望吳用成功，不料忽報到二關失陷，也驚得幾乎死去。吳用回轉忠義堂，與宋江相見，一番怎好怎麼了的話，不必細表。

且說徐槐攻進二關之時，陳希真正由大名府起兵，攻打濮州。雲天彪正由泰安府移兵，攻打嘉祥。看官須諒作書者，只得一枝筆，不能雙行夾寫，且待下一回先說陳希真攻打濮州。

## 第一百三十回

### 麗卿夜戰扈三娘

### 希真晝逐林豹子

話說陳希真自恢復新泰之後，奉旨陞調河北都統制，駐札大名府。祝永清陞調大名府總管，陳麗卿晉封夫人，加無敵折衝將軍，俱赴河北。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均以都監遺缺，即補留在山東沂州。希真、永清到任後，日日訓練部屬兵將，端的十分加緊，不上月餘，早已行列嚴明，武藝演熟，人人可用。希真便與永清商議，進攻濮州之策。正在議論，忽報兗州鎮劉廣奉調廣平府總管，攜帶劉麒、劉麟同來。過此求見。希真聞報，欣然道：「天賜相逢，劉姨丈也調到此間也。」忙命開門接見，敘禮畢，邀入內廳相敘。原來劉廣也奉得遇有征討，准其移調舊屬得力將弁之諭，希真甚喜。當日留劉廣在內署飲酒暢談。次日，劉廣率二子辭別了希真，赴廣平府上任。趕緊訓練兵馬。又是一月有餘，希真便令劉廣視永清點起兵馬，征討濮州。當時備文至山東景陽鎮，移調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婁熊、劉廣也備文至山東兗州鎮，移調苟桓、真祥麟、范成龍。且懷那蒙陰縣召家村的召忻、高梁等三個人，也是希真舊屬得力將弁。今日爲何不見移調？原來召忻自隨從希真收復新泰之後，召忻因記起那年山陰道上仙聖的指示，曾教他功成之後，急流勇退，切不可乘興直前，自取沉溺之禍。又有歸隱東浦，名揚萬古之識。召忻因此請於希真，歸田就隱。希真留其平定梁山，再行退歸。召忻志願已

決不可挽留，希真暗想此人，與我有同志，便替他報了病狀，乞自退休。希真賜他紅袍錦襖而回。自此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莊，一齊辭了希真及衆將，歸隱東浦。後來召忻、高梁都羽化登仙，其族益于天下。不提。只說荀桓、祝萬年等，奉希真札調，不日都到了大名府。陳希真便統領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荀桓、祝萬年、樂廷玉、樂廷芳、劉麒、劉麟、真祥麟、范成龍、婁熊，四萬人馬，自大名府進發，一路浩浩蕩蕩，進攻濮州。早有探子報到濮州去了。

林冲聞報，集諸將商議道：「數月前我聞知陳希真調來此地，我早料他必然來此生事，我所以曾教諸位兄弟，各處防備，如今他果然來了！那廝詭計多端，手下人多有本領，須得籌畫個備禦之策。」衆人躊躇良久，只見鄧飛道：「他此來必定藐視我們，如今我們先發兵迎上去，廝殺他一陣，叫他也識得我們並不怕他。」馬麟道：「地上去也不是個道理，我們點起精兵銳卒，離城十里安營下寨，等待他來罷了。」當時傳令，教張橫、張順、保守本城，林冲帶領鄧飛、馬麟、王英、扈三娘，點起三萬人馬，出北門十里外，紀候橋安營下寨。衆人奮振精神，等待希真。希真大兵已到，聞林冲背城下寨，便相距二十里，也傳令下寨。林冲與諸將商議道：「陳希真距我二十里下寨，須用阿法制他。」馬麟道：「我們可陣後埋伏精兵，遣將挑戰，誘他過來。」林冲道：「甚是。但挑戰須得上將去才好。」言未畢，只見扈三娘立起身來道：「奴家願去。」林冲許可，扈三娘便帶三百名銳騎，直到希真營去挑戰。正直婁熊在營前巡察，見賊軍到來，大怒，挺手中鐵矛，一直刺三娘，三娘舞動雙刀，敵住婁熊，鬥住三十餘合，扈三娘賣個破綻，讓婁熊鐵矛直刺過來，攔入懷裏，三娘將右手刀掛起，舒開玉臂，將婁熊儘力一扯，順勢捲過來，便撥馬領那三百騎，回轉賊營去了。官軍大驚，齊報入營裏，希真大怒，衆將齊要拔陣追去，希真道：「不然，他既來挑戰，那裏必有準備，如今我也只須遣上將前去挑戰，務要生擒一

賊將，以便對調。」麗卿願去，希真便命祝永清、劉麟領兩枝人馬，隨着麗卿，以作後應。麗卿帶領三百銳騎，直  
到賊營挑戰。賊營內王矮虎聽說來了一個女將，喜不自勝，即討差出戰。三娘囑令小心，王英一團高興，一馬  
跑出陣前，一見麗卿，但叫道：「好女兒，我同你來好好的戰一場。」言訖，驟馬衝去，與麗卿交戰。只三合，被麗  
卿右手擺開鎗，左手展舒粉臂，把王矮虎捉過鞍轡，掂了掂，只一捲，已夾在懷裏。撥轉馬，仍回舊路。那些嘍囉  
都驚散了。那矮虎乞麗卿把他頭向前，腳向後，連一隻右手，仰而朝天捲住。那裏左手却散着，便上來搥麗卿  
的下頰。麗卿大怒道：「你這賊還敢無禮！」便把右手的鎗掛了，捉住矮虎的左手，往外只一擰，只聽得「咕擦」  
一聲，王英一聲叫，左臂早扭出了白腕，把來一并用夾在懷裏，毫不放鬆。半路上遇着祝永清、劉麟兵馬，一  
同合隊歸營。到了中軍，希真陞帳，各將參見。麗卿把矮虎擲於地下道：「孩兒活擒了一個，不知是誰。」衆將  
看時，只見夾得七竅冒紅，已是死了，有認識的道：「這是矮虎王英，就是扈三娘的丈夫。」麗卿道：「啐這賤  
婢，顛倒嫁出這一樣東西！」便叫刀斧手待斬梟首。永清上前看道：「你們眼花了，是活的，說他死。」希真已  
知其意，上前看道：「果然暈轉來了，扶擡去後面將息好，去換婁熊。」希真進帳，不多時，林冲遣人來下書，要  
將婁熊換矮虎。希真看天色已晚，來日一早陣上交換。希真對永清道：「他矮虎已死，怎好去換？」永清笑道：  
「泰山放心，小婿自有妙法醫他活來。」便叫隨營鐵匠，連夜打造一枝鐵桿，比了尺寸，雞子粗細，下面分個  
八字脚，打好了眼，取副鞍轡來，把鐵桿直豎在鞍轡上，釘好了。當夜無話。次早，永清叫牽四馬來，那釘鐵桿的  
鞍轡背上三條肚帶扣緊，取過那王矮虎的屍身，七竅的血，都拭抹乾淨，仍與他穿着衣甲，反剪綁了，擎將起  
來，把那枝鐵桿尖頭，往糞門裏套入，插將進去，直通到胸口，兩腿跨在鞍上，兩脚套在鐙內，又把條繩子吊住  
了兩脚，兜在馬肚下，紮抹好了。衆人看那王矮虎時，直挺挺的騎在馬上，顛倒了頭，閉着眼睛，好似酒醉漢一般。

把個陳麗卿笑得打跌，衆人都不住的笑，麗卿忍着笑道：「頭這般掛着，恐看出破綻。」希真、永清都道：「不妨，倒像害羞的模樣，原是瞞他一時。」遂傳令出陣，恰好林冲也引兵出來，兩陣對圓，扈三娘已在陣前，林冲在馬上高叫道：「快把我王矮虎送出來，還你那婁熊。」對面陳希真立馬陣前道：「你把婁熊與我看了，方肯換與你。」林冲叫把婁熊推出陣前，却是穿件單衣，散着手，步行出來。只見那邊陳希真陣上，放出王矮虎，反剪了手，騎在馬上，低着頭，只不做聲。一聲鼓響，婁熊跑回本營，這邊把那馬加了一鞭，那馬駝着矮虎，潑刺刺的跑出陣去，原來那馬沒人駕馭，竟又到斜刺裏去了一個嘍囉，連忙帶住，矮虎那顆頭被馬顛得往後仰了倒去，扈三娘大驚，忙趕上前，叫他不應，看時，方知死了。扈三娘放聲大哭，抱他却又扳搖不動。衆嘍囉上前解了繩索，直待鬆了肚帶，鞍轡滾落，方抽出那枝血淋淋的通條來，血和屎糞一齊流出。陳希真陣上的大小兵將，都哈哈大笑。林冲大怒，吩咐左右：「擡鎗過來待我去生擒這廝。」言未畢，扈三娘早已拍馬橫刀，飛出陣前，大罵：「麗卿小賤人，出來見我。」麗卿挺鎗出馬罵道：「無恥賤婢，你還捨他不得。」扈三娘咬碎銀牙，掄那日繡鸞刀，直奔麗卿，兩馬相交，戰了一百多合，饒你扈三娘狠命相搏，也戰得個平手，二人戰數多時，扈三娘抵住麗卿道：「且慢，並非我怕你，我這匹青驄馬來不得了，回陣換了馬，再來和你驚個上下。」麗卿道：「好漢子，不趕乏殞兒，你也去將息氣力，再來領死，先着別個來替你併幾合。」三娘飛奔回陣，正待換馬，林冲叫道：「賢妹耐一耐，且回營去安殮了矮虎兄弟，待我取這婆娘。」正要出馬，三娘叫道：「林冲哥哥休去，待奴殮了丈夫，再捉這個賤人來碎割。」林冲揚鞭道：「陳希真聽者，正人不做歪事，你省得的，今晚叫你女兒來納命，我如今不來逼你。」希真此時亦到核心，一隻手挽住女兒的轡韁，一隻手把蛇矛指着林冲道：「諒你這廝也逃不出我的掌握，你歡喜關兵鬥將關陣法，由你揀，你們回去計較。」說罷，牽了女兒的戰馬回



陣，吩咐鳴金收兵，親自同女兒斷後，那邊林冲也收了兵。

却說希真回營，麗卿對衆人道：「久聞得一丈青了得，果然名不虛傳。看她武藝雖強，氣力却不如我，若再幾十回合，必得她的破綻。」正說間，忽報林冲下戰書，乃是扈三娘單搦麗卿。今夜交鋒，麗卿大喜。希真恐麗卿辛苦，說道：「我兒權將息一夜，况且將在謀，不在勇，何必同她力戰？」麗卿那肯依，說道：「爹爹休怕，孩兒今夜便叫他夫妻團圓了。孩兒並不困乏，今夜好月色，豈可空過？若一百五十六合，贏他不得，甘受重責。」希真道：「雖如此說，也須小心。」便將戰書批回，當夜交戰。祝萬年道：「趁他此刻全神貫注出戰，何不兩翼都伏精兵，待得勝，便抄他後路，奪他的寨子？」希真笑道：「林冲也是久歷沙場的，此計彼豈不防備？我想不如請劉總管帶領精兵，伏在清水溪，我等這裏廝殺，那裏一面攻打濮州，倘得了城池，勝奪寨子多矣。」計議已定，當命麗卿入營將息。當時劉廣父子三人，與荀桓、真祥麟、范成龍，領兵去訖。麗卿依令，便吩咐馬夫將棗騮剔拂，上勻水料，溜了幾轉，將息着。那女兵們將梨花鎗、青鐔劍，都泡洗拭磨了一番。麗卿用了飯食，自己先全裝披掛停當，吩咐女兵都去吃飯將息，預備陣上伏侍，便在中帳後側，首放一把交椅，叉着手坐着。同永清說些閒話，看看天色，笑嘻嘻的，只等晚來廝殺。正說之間，只見希真出來，夫妻都忙立起，希真看了麗卿，結束了時候，也是歡喜，因說道：「我兒！你這般與國家出力，我甚歡喜，左右取酒來，我勸你三杯，壯你的英雄氣。」麗卿跪下，接飲三杯，謝了，立起，笑道：「爹爹縱着孩兒野性，索性賞孩兒吃個暢。」希真笑道：「癡丫頭，吃醉了，怎好廝殺？」麗卿道：「便是古怪孩兒的本事，好似藏在酒瓶裏的，吃了酒，越使得出。」希真笑道：「倒要看看你前日御賜的那壘真乙酒，還未開用，賞你吃了罷。」麗卿大喜，拜謝。希真對永清道：「賢婿暗裏須管着她，休叫十分醉了。」永清領令，希真入後帳去了。夫妻二人，就吩咐在中軍帳後，金龍大纛下，排一張桌。

子二人對面坐了，裨將們擺上按酒過來，二人暢飲說些戰陣上的事務。

却說林冲回營，扈三娘把丈夫用棺木殮了，渾身換了素服，祭奠了，痛哭了一場，着人送回城去。林冲已得希真批迴，等天晚決戰，扈三娘道：「我不斬陳麗卿誓不回營。」林冲道：「賢妹不要太氣苦，將息些，好去搦戰，更且不可太猛，倘那廝誘敵，切不可追去，那小賤人好弓箭，也須防備。」扈三娘點點頭，說不盡怨氣，冲到牛斗，看看天晚，東山上推上那輪玉鏡，林冲就飽吃了飯，領兵出陣，同鄧飛馬麟押陣。扈三娘一馬先出，到營外，把人馬列成陣勢，齊奔希真營來。希真營前小校飛報中軍，麗卿正欲得高興，聽見了，立起身道：「玉郎不要吃了，吩咐把殘酒收過，待我擒了一丈青來，祭她開刀。」當時希真出帳，傳令開營迎戰，叫永清道：「賢婿幫我押陣。」永清領命，撲通通號炮響亮，希真、永清領兵齊出，麗卿就中軍帳前上馬，衆多女兵擁簇着，隨後出營，到了戰場，兩陣對面，都把強弓勁弩射住了陣角，發搵已畢，品了三通畫角，那邊林冲陣上鄧飛、左馬麟在右，扈三娘在前面，居中立馬，豎着一面大白旗，上面八個銀字寫道：「地慧星美人一丈青。」那一丈青不戴頭盔，把那萬縷青絲，縮着個朝天大黑髻，把一匹白綾齊眉上纏裹了頭額，摘去了珥釧，洗去了脂粉，披一副本色白緞襯衣，爛銀細鱗鎧，繫一條白羅粉蝶裙，騎着銀驥白馬，背後四面白細方旗，垂着兩條清水綃的威風，右腋下斜掛着法寶囊，橫着那兩口白銀熟銅繡鸞刀，渾身上下，雪鍊也似的白。這邊馬上，希真、永清左右分開，讓麗卿出馬。只見紅旗飄動，麗卿從陣裏縱馬而出，那麗卿頭戴閃雲鳳翅金冠，耳上垂着赤金點翠明目瑤，穿着那副猩紅襯底連環鎖子黃金甲，背上四面三尖赤火飛豹旗，大紅湖縐花繡着兩條文武威風，繫一條猩紅紫微緞百摺宮裙，左手攬轡，右手倒提着那枝乾紅西櫻梨花古定鎗，左腋下懸着一口青龍寶劍，一張寶雕弓，右邊麒麟袋內排着雕翎狼牙箭，坐下那匹棗騮火炭飛雷馬，醉顏微醺，笑嘻嘻的來到

陣上，渾身上下，好似洪爐裏鉗出一塊赤炭，背後一面大紅猩猩旗，泥金大書着「勅授無敵折衝將軍飛衛紅娘子」十三個大字，字畫飛舞逾勁，想是祝永清與他寫的。那時月色明亮，兩陣上點起成千的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只見戰鼓響處，扈三娘出馬大罵道：「狠心毒肺，爛壞五臟的小賤人，把出這樣毒手來！不要慌，吃你老娘一刀。」麗卿笑道：「不知死活的賊了頭，將息好了，不要殺到半兒不結，又推甚麼事故。」三娘鳳目圓睜，拍馬輪刀，直取麗卿。月光之下，兩個女英雄扭成一堆，攪成一塊，鞍上四條玉臂縱橫，坐下八盞銀蹄翻越，這單鎗好比神龍出海，那雙刀好似快鷗穿雲。那一個只爲夫主報仇，不顧生死性命；這一個要替皇家出力，那管利害吉凶。兩邊陣上戰鼓震天，吶喊揚威。後廝併了一百多合，全無半點輸贏。兩邊兵將都看呆了。希真永清稱贊不已。林冲等也都歎服。麗卿戰數多時，不能取勝，心裏焦躁，想道：「不這般誘她，如何能得手？」便把那枝鎗攪了個花心，往後面吐出去——這個勢子是楊家祕傳，叫做玉龍晾衣。三娘也識得，正要他蓋來，麗卿故意不用，反行下一捺。三娘見了破綻，忙使個金蛟劈月，掠開那口刀，往麗卿嗓子上刷的喝着，橫劈過來，只道着手，那知麗卿正要她如此，便把腰一挫，鳳點頭霍霍地往三娘刀口下鑽過。三娘劈個空，麗卿早鑽到三娘背後，順手抽轉鎗拖篙勢，往三娘腰眼裏便刺。三娘見劈空，吃了一驚，忙轉時把刀橫往後面，下三路掃去，說時遲，麗卿的鎗已刺着三娘的護腰兜兒上，只爭得未曾透入。那時快，三娘的刀掉轉來，恰好鐺的一聲，刀背格在鎗的古定上，這叫做大勾手。麗卿吃她掃開鎗，也鎗了個空，往側邊打一個旋踵，豁地兩匹馬都分開。麗卿槍在林冲那邊，三娘槍在希真這邊，中間隔得不遠，都兜轉馬頭立定了，喘着氣，斷看，但見滿地月華，露水明亮。希真永清望見，都連叫可惜，可惜，那邊林冲替三娘捏了把汗，叫聲慚愧。三娘喘呼呼地罵道：「險些兒着了賤人的手！」麗卿道：「造化你這婆娘！」兩個又交馬，鬥了二十多合，仍是一樣，大家都不

濟事，都帶轉馬回本陣去了。麗卿到陣裏，下了馬，解去了裙子，女兵接去收了，露出大紅湖縐單又褲，盤膝坐在月亮地上，說道：「且等馬收收汗，再去戰這婆娘，不贏她誓不回營。」永清也下馬道：「姐姐何苦如此，再戰時，待小弟放一枝冷箭，射倒她罷休。」麗卿道：「不要，不要，若是暗算贏了她，也吃人笑，這斷死了也不佩服。」希真道：「你也斷強，就着兄弟幫你打甚緊。」麗卿道：「不妨，我自己好射法，方纔可惜已誘得進了路，却被他溜撒滑了去。」說罷，便綽鎗上馬，軍士們忙換了火把，仍就起鼓出陣。扈三娘回陣，也下了馬，叫軍士取水來，吃了幾碗，解下白綾纏頭，抹抹汗，鬆下了背上方旗，略坐坐，喘息定了，聽得對陣起鼓，仍提刀上馬。林冲道：「賢妹如果不見輸贏，不如罷休，還是用計的好。」三娘道：「林哥哥放心，奴定要結果這小賤人。」當時縱馬復出，麗卿已在陣上，兩個更不打話，交馬便戰，刀來鎗往，鎗去刀迎，又併了五六十合，毫不分上下。麗卿想着法兒誘他，三娘再不上當。麗卿帶轉馬頭，往斜刺裏便走，三娘叫道：「識得你的臭弓箭，誰來怕你。」縱馬追來，麗卿掛了鎗，拈弓搭箭，回身便射，三娘月光下，看得箭來，把刀去一隔，只聽錚的一聲，正射在繡鸞刀的龍口上，火光四迸。那時最快，說未了，麗卿第二枝箭又到，三娘却不防到麗卿的連珠箭，急忙躲閃，那枝箭從耳朵邊擦擦的穿過，覺得箭翎拂着，有些疼痛。三娘吃了一驚，不敢追趕，回馬便走。麗卿兜回馬，第三枝箭對三娘後心射來，三娘聽得背後弓弦響，使一個鎗裏藏身，麗卿又射個空，大怒道：「我射倒你馬，看你走那裏去。」這分際，希真林冲都飛馬過堍心界，各照顧自己的人。只見麗卿倒追，三娘轉來，正待放箭射那銀鬃馬，弓未開滿，三娘早已將右手的刀掛了，取出那五爪錦龍套，索翅的撒過來，麗卿躲閃不迭，忙把弓來隔，左臂上早被搭住，三娘便收了絲繸，麗卿撇了弓箭，用手去奪，月光影裏看見絲繸上近身數尺，都是利鈎，手近不得，急抽出寶劍，要去割那絲繸，吃三娘儘力一拖，麗卿用力一掙，兩騎馬都打了個踉蹌。林冲見搭住了

麗卿驟馬挺矛，直奔過來。三娘見有幫手，便將左手的刀也掛了，索性兩手用刀來扯。麗卿正還兩相疑住，希真早已挺矛出馬，擋住林冲。麗卿却心生一計，便順着三娘拖勢，直衝過去，手起一劍，向三娘面門劈去。三娘急起左手奪住麗卿的劍，麗卿左手便扭住三娘。三娘急撒絲繮，回手相扭，那兩馬八蹄，在場上打了幾個團圓，只聽得麗卿喝聲下去，兩人一齊翻下馬來。林冲大驚，急撒希真來救三娘。麗卿早已翻身，上馬插劍取鎗，與希真一齊刺林冲。林冲無心戀戰，就地搶了三娘，飛馬逃回本陣。看那三娘，早已被麗卿頸上扼死。林冲大怒道：「麗卿這賤人，下出如此毒手，我今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便教數卒舁三娘屍身，回城裏去。這裏急揮全軍盡力掩上。此時希真麗卿已回陣中，見林冲大隊掩來，希真便吩咐衆將道：「你們輪流抵禦，只許敗不許勝，誘他數十里，待他自退，然後再追，自有妙遇也。」衆將領諾。林冲已殺到陣前，祝永清一馬當先，敵住林冲。林冲大叫：「便那很心毒計的賤人出來見我。」永清大喝：「賊配軍到此還不服輸。」林冲大怒，振奮軍威，挺矛直取永清。永清不慌不忙，展開畫戟迎門，一邊計在誘敵，自覺安閒，一邊志在報仇，獨奮武怒。兩邊一來一往，鬥到四十餘合，永清詐作力乏，虛幌一戟，勒馬而走。林冲驟馬追上，左邊鄧飛，右邊馬麟，一齊揮衆掩來，官軍擋不住，紛紛逃走。林冲追上一段，纔廷玉挺槍驟出擋住。林冲大喝：「賊配軍休待無禮。」林冲道：「你將毒心的賤人獻上，便饒你不追。」纔廷玉道：「你且將王氏夫妻頭顱還了我，再說。」林冲聽了這話，怒氣填胸，不顧死活，殺上來。纔廷玉鬪了二十餘合，林冲勇猛異常，廷玉只得拖槍而走。賊軍喊殺動地，風擁而來，官軍不敢迎戰，飛速前逃。此時西山月落，天已黎明。林冲望見麗卿在官軍隊裏，大叫：「賊婆娘轉來，與你併三百合。」麗卿大怒，掄槍回馬，直奔林冲，大叫：「你們兩個死得不彀，還要來討添頭。」林冲咬牙切齒道：「我今日不截殺你，誓不回城。」麗卿一味笑嘻嘻的，迎鬥林冲，鬥不數合，麗卿回頭見本陣已退遠。

急忙勒馬奔回林冲那裏肯捨，與鄧飛馬麟領兵，狠命追來。麗卿馬快，早已遠遠逃去。林冲又追上一大段路，只聽得官軍隊一聲鳴金，一齊立定。萬年從左邊殺出，敵住鄧飛、廷芳從右邊殺出，敵住馬麟。希真從中央殺出來，敵住林冲。六人六騎，六般軍器，扭住便鬥。兩陣鼓角喧天，吶喊振地。大戰了好一回，太陽離地三尺，已是辰牌。林冲早已追上六十餘里，林冲忽然想道：「陳希真只望後退，必有詭計。我此刻人馬大半在此，城中所留無幾，却不穩便。」想至此際，大爲着急，只見希真又退去了。林冲便止住軍馬不追，忙改後隊作前隊，叫鄧飛馬麟斷後，自己領大半人馬飛速回城。希真見林冲一退，即便揮軍掩殺過來。鄧飛馬麟見官軍殺轉，即忙率衆奮勇攔住。誰知起先盛氣而來，此刻願後而反，軍心惶惑，銳氣頓消。希真吩咐各隊擂起戰鼓，畫角齊鳴。官軍吶喊一聲，殺氣風生，二萬名銳卒，風馳電捲而來。定時間喊殺連天，賊兵紛紛潰散。鄧飛馬麟嚴行約束，不能禁止。陳希真、祝永清、陳麗卿、祝萬年、樂廷玉、樂廷芳，一齊追上，婁熊念被擒之恥，見鄧飛在前，便驟馬追去。鄧飛急忙還鬥，兩人分力相敵，狠鬥數合，婁熊搗傷鄧飛，鄧飛打死了婁熊。樂廷玉急忙追上，救婁熊不及，順手一鎗，刺鄧飛於馬下。馬麟逃入亂軍叢中，吃樂廷玉看見，驟馬追入陣中。馬麟急回頭一看，廷玉一刀，早已頭顱飛去。賊軍鳥駭獸走，霎時潰散已盡。希真便命全軍火速趕上，追擊林冲。林冲一心記望城中，那裏還敢反鬥。況且此時離希真已遠，便一口氣趕到城下，到得城下，方纔叫聲苦，只見那城上已盡是廣平府官軍旗號了！

原來劉廣領了苟桓、劉麒、劉麟、真祥麟、范成龍，出清水溪，一直抄入黎明時節，已到濮州城前。當時領兵直逼城下。城內張橫、張順，得了清水溪的伏路探報，早已曉得，見官軍到來，悉力備禦。劉廣見賊軍備禦，便傳令奮力攻城。城上灰瓶石子、鐵桶也似守住。劉廣與苟桓躊躇商議，苟桓道：「我們既已到此，且只管儘力攻

打此刻賊人強打精神，拒敵我們，我們休要讓他，況且林冲那枝軍馬，我料陳統制必定破得，若此路一破，城內軍心惶惑，此城立破矣。」劉廣稱是，又道：「我此刻可將兵馬分作四隊，其三隊分攻東西北三門，留出南門，使他有條出路，他自然棄城得快了，我却用那一隊人馬，伏在魏河渡口，邀擊他的歸路，可令他全師覆沒。」當下計議已定，便派劉林率領水軍二千截住魏河，苟桓領兵四千，陸地埋伏。這裏真祥麟攻東門，范成龍攻西門，劉廣領劉麒親攻北門，一齊槍砲矢石，捲上城去。自黎明攻起，到了已牌時分，城中不聞林冲消息，果然人心惶惑。劉廣見賊兵守法漸亂，便命佈上雲梯，劉廣親自當先登城，劉麒見親父登城，即忙跟了上去，衆將見主帥及公子俱已登城，便捨死忘生，一齊衝上。劉廣勇猛當先，一柄大刀，橫破賊人賊人，大亂，登時官軍佈滿城上，北門已破，賊兵不待主將號令，早紛紛奔出南門。張橫張順知不是頭，也急忙從南門逃出，那邊真祥麟已殺入東門，范成龍已殺入西門。劉廣入城，城中賊兵潰散已盡，劉廣便傳令將旌旗揀在城上，派兵登城守備，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差真祥麟范成龍去捉張橫張順，那張橫張順逃出南門，身邊尚有千餘名從騎，一抹地奔到魏河，正還未到渡口，只聽得林子裏一聲砲響，一彪官軍殺出爲首一員將官，手提高金雙鑊，正是劉麟，大喝道：「逆賊逃向何處？」張橫張順大怒，回顧衆人道：「我們殺了這廝再去，走的不算好漢。」衆人一齊奮勇迎殺，正在吶喊，忽背後一聲吶喊，又是一彪官軍殺來，乃是真祥麟范成龍，從背面殺來。衆賊前後受攻，支持不得，張橫張順一面苦鬪，一面叫衆兒郎休要走，那衆賊早已不由分說，紛紛潰散，二張即忙捨命殺出，奪條血路而走，身邊從騎，只剩三百，行不數里，林子裏又是一彪官軍殺出，苟桓躍馬橫刀，攔住去路，張橫張順正欲迎敵，回頭一看，那三百從騎已逃走不知去向，張橫對張順道：「兄弟今日我和你同死。」一齊殺奔苟桓，苟桓見他只得二人，便叫衆兄弟打個圈子，團團圍定，自己單刀匹馬，直取張橫張順，二入本

是好手，更兼今日有死無生，拚命死鬥，自然十分兇猛。幸係荀桓手下亦不平弱，足足抵敵得住。當時圍場三騎馬，圍花簇錦的鬥了四十餘合，不分勝負。此時劉麟、真祥麟、范成龍已到，荀桓戰了多時，不能取勝，便又鬥數合，詐作力乏，虛掩一刀，回馬而走。張橫、驟馬追上，張順急叫：「哥哥休中他拖刀計。」話未絕，荀桓一刀劈去，張橫急救過，張順救哥哥要緊，驟馬趕上，荀桓刀劈個空，却又撞着張順，荀桓便乘勢刀背打去，張順閃過不迭，翻身下馬，張橫急救張順，劉麟一馬早到，將張順就地抓去。張橫急追劉麟，荀桓便從後追上，擺開大刀，舒出左臂，將張橫背後勒甲綠纏揪住，用力一扯，張橫用力一掙，荀桓便用刀柄儘力一敲，張橫擋住着，翻身下馬，衆軍一齊上前，網捉去了。荀桓便會合劉麟、真祥麟、范成龍，押解張橫、張順，一齊回轉濮州，由南門進城。那邊林冲已在攻打北門，劉廣接着荀桓等解到張橫、張順，大喜，便將二張網扎了，押到城上，指與林冲看。林冲大怒，恨不得跳上城來亂砍，奈賊兵早已志喪氣盡，毫無鬥心，希真大軍已由背後殺來，劉廣便令開門出戰。林冲到了此際，背腹受敵，饒你武藝通天，早已無能爲力，更兼手下士卒散亡已盡，官軍四面殺來，如何抵擋得住，只得大吼一聲，舞着一枝蛇矛，落荒而走，祝永清、劉麟見了一齊追上，林冲一枝蛇矛帶招架，帶逃走，溜脫了性命，身邊只剩得幾十個人，逃出濮州地界，暮色已深，棲身古廟之中，打了火食，漸漸月輪推上，照得殿廟明亮，林冲抬頭看那廟中神靈，想起那年雪夜草料場之事，宛然這般景象，一陣心酸，不覺淚如泉湧，漸漸定了定神，看旁邊幾個兵丁伴着，也是沒聲沒氣，林冲前情後節，想了一回，又想到今日之事，暗想：「這事怎好？公明哥哥把濮州交付於我，原是萬金重地，我因王英夫妻死得太慘，急圖報仇，却是鹵莽了些。不料陳希真串同劉廣襲取城池，直弄到兵散將亡，一敗塗地。我林冲直如此命慳，如今欲圖恢復，實實無計可施。若回梁山，有何面目？又不知山寨中被困情形，近日怎地模樣？好生記望，只有且回山去。」等到天明，林冲一路



垂頭喪氣，意懶心灰，不日到了梁山，訴說濮州失陷之事。宋江、吳用等一齊驚倒。林冲自此終日長吁短嘆，眼食減損，漸漸頹唐。按下慢表。

且說陳希真遂去林冲，與劉廣會合兵馬，一同進城。衆將見兩日之內收復一城，無不一喜。當將張橫、張順解往大名府監禁，謹將恢復事宜申奏朝廷。這裏開筵慶賀，不數日，朝廷恩旨下來，加封陳希真懷化將軍，順識子標下衆將均各按功陞賞。從優獎勵，就勅與兵進剿梁山。希真等謝恩訖，便回本任，簡練軍馬。這一回已將濮州之事交代明白，下一回再說雲天彪攻復嘉祥。

##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旂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話說雲天彪收復泰安萊蕪之後，全軍將士都在萊蕪，尙未發放，已奉到褒嘉聖旨。雲天彪着陸山東留守使，封忠勇伯，節制全省，移駐兗州，即命進取嘉祥。傅玉風會畢，應元等均加陞銜，遇缺即補。龐毅授馬陘鎮防禦使，李成追贈宣威將軍，哈丟生給予都監職銜，俟養傷平復，再行就職。天彪及衆人均各謝恩。此時天彪已將泰安萊蕪善後事宜辦理清楚，都省已委員弁下來接理。天彪即將所有尅復泰安之將弁軍馬，即日起行。一路上軍容闊大，武備威嚴，萬隊旌旂，雁行魚貫，聯行駟道，飛渡濠梁，端的昂勝軍之卒，勇氣百倍。不日間，浩浩蕩蕩，直抵兗州。早有細作飛報嘉祥，報知呼延灼去了。

且說呼延灼自那年嘉祥失守，幸蔡京潛地通謀，因而復得。呼延灼因想起前番因城小濠淺，以致官兵攻圍，難以支持，便將城基拓大了一里多，又比舊城加高丈餘，城壕也開闊了一丈，掘深了五尺。呼延灼親自閱看，端的雉堞巍峨，連雲蔽日，真個是金城湯池，萬夫莫當。呼延灼心中甚喜，這番官兵無奈我何了。近聞雲

陳兩處攻復梁山外郡，勢如破竹，呼延灼倒也心驚，便教衆兄弟們加緊防備。這日忽報雲天彪已由萊蕪起兵到來，呼延灼集諸將商議道：「雲天彪新尅泰安萊蕪，乘勢而來，銳氣正旺，鋒不可當，我們只得嚴緊把守，再定計議。」韓滔道：「以小弟愚見，兄長所議，恐有不妙。此刻他新戰之後，勞乏未定，又復奔馳遠來，是其失着。我們可速發精銳迎擊，先打他個下馬威，他銳氣一挫，自然受我所制。若自保城池，他必四面攻圍，我外面一無救援，直待曠日持久，糧盡力弊，束手就擒，悔之晚矣。」彭玘道：「韓兄議是，但發兵迎擊，亦非勝算。不如屯兵城外，安營列寨，一俟他到來，營伍未定，我便縱兵掩擊，這是以逸待勞，必然得勝。」宣贊郝思文都稱彭玘議是，呼延灼依議，便傳令至南旺營教單廷珪、魏定國加緊防守，這裏命宣贊、郝思文守城，自己與韓滔、彭玘選精兵二萬出城扎寨，分爲三隊。呼延灼領中營，韓滔領左營，彭玘領右營，分派已定。個個摩拳擦掌，等待官軍。這日傍晚，前面探報雲天彪已到了臥龍山，呼延灼忙問：「已安營否？」探子答言：「方纔到的，尙未列陣安營。」呼延灼道：「趁他尙未列陣，我們一鼓前行，先去襲擊一場。」說罷，傳令三軍一齊拔動，飛速進去。頃刻到了臥龍山，時已掌燈，只見官軍方在安營，呼延灼便傳令三軍吶喊一聲，一齊衝去，官軍慌忙迎敵，呼延灼勇猛衝先，早已殺到陣前，只聽得官軍陣後一聲號炮，霍的豎起一枝海棠式的大纛來，當先一員虎將，手提九環潑風大砍刀，正是風會大喝道：「逆賊休亂闖！」一刀對呼延灼的面門砍來，此時呼延灼仗着衝馳怒氣，也無回言，舞着雙鞭，直鬥風會。韓滔、彭玘見了一齊上前相助，只見官軍左邊又是一派蝙蝠式的燈纓，翻翻滾滾出來，直抄賊軍右邊來了。呼延灼看到此際，曉得官軍有備，襲擊無益，急忙與韓滔、彭玘收集軍馬，飛速退回。只見右邊林子裏，又是一隊葫蘆式的燈纓，聲聲吶喊，山嶽動搖，賊兵個個驚駭，紛紛離亂。呼延灼嚴行約束，保軍退走，只見官軍也不追趕，那幾隊燈纓，煌天絢地的收歸臥龍山去了。呼延灼、韓滔、彭玘、改

兵回營，安插了人馬，呼延灼對韓滔彭玘道：「我此番出去，原想乘他不備，得個勝仗，不料這廝倉猝變，有如此紀律，我此計不成，如何是好？」韓滔彭玘都躊躇了一回，韓滔道：「這廝經我此番衝突，必然盛怒而來，須得厚集其陣以待之。」彭玘道：「還須兩翼都伏精兵。」呼延灼道：「且慢，方纔我看兒郎們一聞官軍邀擊，早已紛紛驚竄，毫無鬥志，這大非好處，我如今只得嚴申賞罰，約齊隊伍，方可廝殺。至於天彪那廝要來，我也只得和他拚命一戰，生死存亡，盡在今日，更無他顧。」韓滔彭玘都變色點頭。當夜呼延灼傳令三軍分派旂色，呼延灼用紅旂，將中軍大纛，副纛領隊旂，門旂，牙旂，盡是紅色，大小將弁，盡是紅纓，猩子盜，猩紅襯底，連環甲，領隊盡是朱纓，箭翎盡是赤羽，韓滔用青旂，將左軍大纛，副纛領隊旂，門旂，牙旂，盡是青色，大小將弁，盡是青銅獸面盔，青獅鐵葉甲，鎗上盡是青纓，箭翎盡是青羽，彭玘用白旂，將右軍大纛，副纛領隊旂，門旂，牙旂，盡是白色，大小將弁，盡是鋪霜白鐵盔，爛錢細砌魚鱗甲，鎗上盡是白纓，箭翎盡是白羽。呼延灼申明號令，擺列隊伍，鼓勵士氣，等待官軍，一夜部署，天已黎明。

雲天彪在臥龍山，部署營伍已定，聚集衆將商議道：「呼延灼這賊，甚是鹵莽，今日進兵，當用何法破之？」劉慧娘道：「他背城列營，先期衝突，分明自知難以堅守，故爲此力戰之法，如今公公可拔寨徐徐前進，容媳婦看其列營之法，便可設計取勝也。」天彪稱是。當時傳令三軍拔寨，緩緩而行。不一時，已望見呼延灼兵馬，天彪便傳令衆軍，扎住陣腳，教劉慧娘駕起飛樓，先行觀看形勢。慧娘領令，就中軍陣內駕起飛樓，慧娘在飛樓上閃開慧眼一看，只見賊人陣列三軍，旂皆一色，看了多時，四週並無雜騎，暗點頭道：「此乃春秋時夫差爭盟之法，賊人用此，其背城死戰之意，不問可知。」便下了飛樓，走上帳來，將這番情形告知天彪。天彪便道：「他既如此，我軍亦可分爲三隊，嚴明旂鼓，與他鏖戰一場，這裏另派回部兵馬，分伏左右，如大軍得勝，便一

同協力攻城，如未能取勝，可誘他窮追過來，却教回部兵馬，從間道抄襲嘉祥，此城可破也。」慧娘道：「公公如要分三軍鏖戰，媳婦有一佈陣之法，可以勝他。」天彪問何法，慧娘道：「他中軍既用紅旗，乃火色，我中軍可用黑旗以勝之，他左軍青旗，青屬水，我右軍當其左，可用白旗以勝之，他右軍白旗，白屬金，我左軍當其右，可用紅旗以勝之，我每軍裝束，也令與旗幟一色相同，只須每軍各漆嚮導兵一隊，其嚮導兵旗幟，亦各如本軍旗幟之色，但須透鑲雜色爲別，各軍進退，全憑鑲色旗爲號，又另設三隊間色旗，乃是紫旗、淡紅旗、月白旗，中軍用紫旗蓋頭，左軍用淡紅旗蓋頭，右軍用月白旗蓋頭——紫者水，尅火也，淡紅者，火尅金也，月白者，金尅木也，這三色既與本軍旗色各相似，而又有尅制之妙，比三隊正軍旗色如此，此外可設遊騎數隊，我用綠色，回旗伏兵，可用雜色，公公以爲何如？」天彪道：「吾兒真有神化不測之機也，但遊軍綠旗，不如老實用了青旗，你左軍既用紅旗，可即教回部爲左軍，不必另作伏兵，另換旗色矣。」慧娘稱是。當時天彪便傳令衆軍列陣佈旗，一一如議。天彪與傅玉雲龍以黑旗領中軍，風會聞達以白旗領右軍，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以紅旗領左軍，畢應元龐毅唐猛以青旗領遊軍，四隊人馬，整齊明肅，另派孔厚與歐陽壽通領五千人馬，保護劉慧娘，在高阜瞭望。

次日黎明，天彪傳令三軍，一齊出營，三聲砲響，畫角悲鳴，殺氣橫飛。呼延灼聞官軍出營，也傳令三軍，一齊迎戰。當時品了三通鼓角，兩陣對圓，呼延灼見官軍旗幟，盡是間色，毫不爲意，便一齊擂鼓震天，吶喊動地，呼延灼早領着紅旗兵，直取天彪中軍，天彪紫旗兵大呼奮擊，只見塵沙起處，戈甲齊明，這邊紅旗好一似飛揚烈火，那邊紫旗好一似爛漫英霞，紅紫二隊，歷歷分明，大呼酣戰，足有半個時辰，不分勝負。呼延灼怒極，舞動雙鞭，直衝官軍，只見官軍隊裏那位總管傅玉，將鎗往後一擺，紫旗隊裏一聲鳴金，那羣紫旗兵，忽地分爲

兩隊，向中軍陣後抄回去了。呼延灼定睛一看，只是官軍隊裏，露出一大隊黑旗兵來。呼延灼見黑旗，曉得官軍以水剋火，但心中毫無顧忌，只是揮動紅旗兵捲殺過來。紅旗黑旗攪做一團，紅旗衝黑旗，正是驚電穿雲，黑旗裏紅旗，却像濃烟蔽日。兩陣中千人呼喊，萬馬奔馳，直殺得天旋地轉，電駭雷崩。——官軍早已退了五六里，賊軍也不知不覺的追了五六里。呼延灼正待力追，忽報後面左軍青旗兵來了。呼延灼大喜，便差人飛速傳令，到青旗隊裏，叫韓滔，便將青旗兵抄入官軍黑旗背後去，使人去訖。呼延灼得意揚揚，儘力追擊黑旗。只聽得自己後隊一片聲叫起苦來，原來那青旗兵竟把呼延灼的使者殺了，一派強弓勁弩，單揀他紅旗射來也。呼延灼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急教後隊看望，又叫聲苦。那青旗隊裏何嘗有韓滔的魂靈？正是畢應元龐毅唐猛領着遊軍，翻翻滾滾的殺來。呼延灼大驚，那隊紅旗早已大亂。雲天彪傅玉雲龍一齊領黑旗兵掩殺轉來，前面黑旗後面青旗，將呼延灼的紅旗裹在當中，正是重虹鬥彩，疊錦爭光。呼延灼整整一隊紅旗，看看已亂行錯伍。呼延灼嚴申號令，約齊了陣法，教衆兒郎一齊立定，且看門戶。只見官軍青黑二隊，打個圈子，喊聲震天，却並不掩殺過來。呼延灼看那官軍西南角上，隊伍疎亂，便領全隊紅旗兵向西南衝去。一聲吶喊，一帶紅旗透出重圍，回看官軍那隊青旗兵已不見了，只是大隊黑旗，扎住個大方陣，鼓角怒號。呼延灼無心還鬪，只領着那隊紅旗望回嘉祥的路便走。行不數步，前面早有白旗擋路。呼延灼約定紅旗，細細看認前面旗色極像彭玳的白旗兵，便不管生凶吉死，直迎上來，走近前時，方叫聲苦，只見是風會開達，驅着那白旗，掩殺過來。呼延灼大驚，急忙走轉。那風會開達已領白旗兵追來，前面又撞着那隊黑旗兵，急得呼延灼進退無路。只見那隊黑旗只是不動，白旗隊裏一聲鳴金，那羣白旗頃刻雲收霧捲的不知去向，背後人喊馬嘶塵土障天。飛到一隊青旗，呼延灼此時已目迷五色，不辨風塵，只得押定紅旗，且看來勢。那隊青旗頃刻已到前面。

飛，呼延灼定睛一看，方纔大喜，這番真是韓滔的青旂兵到也！韓滔却大吃一驚，忙問：「呼延哥爲何在此？」呼延灼忙問：「怎地了？」韓滔道：「方纔初交兵時，小弟見哥哥陷陣，小弟忙衝近陣來，却吃官軍白旂月白旂裹住，混戰多時不能得出，等得他收兵而退，小弟却開得後軍飛報，有一隊紅旂衝出官軍陣裏，奔向嘉祥城去，小弟只道是哥哥突陣回城去了，爲何還在這裏？」呼延灼此時神昏氣亂，不知所答，只問：「我那彭玘的白旂兵怎樣了？」韓滔答言不知，呼延灼道：「不料雲天彪這廝如此利害，我被他旂色一亂，弄得不知所爲，不知他自己怎生認得爲今之計，只有他的黑旂一隊，我們沒有此色，料他不能相混，我與你併力去擊他的黑旂。」韓滔道：「適纔向嘉祥去的那隊紅旂，不知是何路兵馬？」呼延灼道：「雲天彪大軍在此，那紅旂料不過是遊騎之軍，且是由他。」說罷，便將青旂紅旂併爲一隊，望着官軍的黑旂儘力追來。雲天彪在黑旂隊裏，望見賊軍商議多時，忽然併力追來，天彪大笑道：「呼延灼果然追我黑旂，真沒見識也！」便教傅玉雲龍拔寨齊退，呼延灼那裏肯捨，與韓滔狠命相追，只見黑旂前走，青旂紅旂後追，又追上六七里。此時場上旂幟，淨有青紅黑三色，只見官軍黑旂隊裏，一聲鳴金，軍馬一齊立定，陣邊畫角齊鳴，陣中戰鼓，好一似數萬雷霆，一時並發，黑旂兵吶喊震天，雲飛潮涌般捲上來，天彪居中，傅玉在左，雲龍在右，一齊殺奔賊軍。呼延灼慌忙敵住天彪，韓滔慌忙敵住傅玉，那雲龍已揮兩翼兵馬直抄賊軍，霎時間四邊鼓角喧闐，烟塵馳突，賊兵早已紛紛驚亂。韓滔在陣雲中苦鬥傅玉，瞥見自己兵馬已亂，心中一慌，喫傅玉乘間一槍，刺中心窩，翻身下馬。呼延灼鬥天彪，本領原敵得過，怎奈佐將已亡，兵馬已潰，到此也難爲力，大吼一聲，衝出陣雲，一抹地向西北方去了。賊兵早已紛紛潰散，霎時間，那裏青旂紅旂的賊兵，逃亡無蹤。天彪、傅玉、雲龍，統領着黑旂大隊，掌得勝鼓向嘉祥進發。到了城下，只見紅旂青旂白旂，插滿城上，果然哈蘭生奪得嘉祥城也！

原來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領着右軍紅旂兵，那彭玘白旂兵相敵，這邊官軍前隊是淡紅旂，先與彭玘白旂鏖戰，哈蘭生領紅旂在後督戰，背後却是畢應元的青旂遊軍。那前隊淡紅旂已與白旂戰數多時，正值賊軍紅旂青旂，都已被官軍誘入重地，畢應元在後面望見，便與龐毅唐猛領青旂遊軍，從空隙衝出，抄擊彭玘白旂。彭玘見是青旂，只道自己的人馬，不防畢應元驅青旂兵直衝過來，賊人不知就里，大駭潰亂。畢應元青旂哈蘭生淡紅旂，夾擊彭玘白旂，彭玘慌得手亂，喫畢應元抽弓搭箭，隨的射來，彭玘閃個不迭，中箭落馬，官軍大呼掩殺，賊軍白旂頃刻沉沒。哈蘭生便收過了淡紅旂，單用了純紅旂，故意從畢應元青旂隊裏衝出去，襲嘉祥城。畢應元見了，便聚集青旂兵轉來，攻擊呼延灼，故爾呼延灼，後隊喫官軍亂箭衝射。

再講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領着紅旂兵，直取嘉祥城。宣贊郝思文正在城上，見有一隊紅旂，從官軍隊裏衝殺出來，只道是呼延灼突陣回城，急忙開城迎入。哈蘭生見了，便將紅旂兵直入城中，進到城時，宣贊郝思文大喫一驚，方知中計，回回兵早已盡入城中，城中賊軍大駭潰亂。哈蘭生銅人橫掃，所向無前。沙志仁二人長鎗捲舞，回兵奮勇，斷殺宣贊，還想抵禦，喫哈蘭生展開銅人，舒出左臂龍探爪，抓住勒甲絲，盡力一扯，宣贊翻身下馬，衆回兵一齊上前，拏捉去了。郝思文大驚，急想逃出城外，恰喫沙志仁攔住了一鎗，刺中肩窩，掀下馬來，後面撲到冕以信，就地一抓，生擒去了。城中賊兵，喫衆回兵紛紛亂殺，早已有一大半向別門逃走了。嘉祥已破，賊兵已盡，哈蘭生便命完封倉庫，點兵登城，等待大軍。不多時，風會的白旂兵，畢應元的青旂兵，都陸續進城，隨後天彪黑旂大軍也到，孔厚歐陽壽通保着劉慧娘，一同進城。天彪到了縣堂，衆將紛紛獻功，天彪一一慰勞，記功錄簿，傳令衆兵將就在城中休息一日，以便進攻南旺營。按下慢表。

且說呼延灼與天彪鏖戰，大敗之後，單騎逃出重圍，初意欲奔回嘉祥，仔細一想，此刻嘉祥必已失陷了。

便撥轉馬頭直奔南旺營。那單廷珪、魏定國在南旺營，聞得嘉祥鏖戰，正欲發人去探聽勝負，瞥見呼延灼渾身血污，單騎奔來，二人都大喫一驚。一齊驚問道：「城中之事怎樣了？」呼延灼將上項鏖戰之事說了一番，便道：「我此刻全軍覆沒，單騎脫逃，城中之事不知如何了！我此刻須得速去，救嘉祥、宣郝二兄弟性命要緊，快取些乾糧與我，我單騎先去，你二人盡營中兵隨後就來。」單廷珪勸道：「天色晚了，不如請營中歇一夜再去。」魏定國道：「城中諒不必就至失陷，如果失陷，此刻趕去，亦是無益，不如權歇一夜，從長計較。」此時呼延灼也覺有些頭目昏花，筋力疲乏，只得依了二人的話，就在營中安息。次日黎明，探子報到嘉祥城已被官軍奪去，宣郝二人遭擒，呼延灼、單廷珪、魏定國都一齊大驚。單廷珪、魏定國面面廝覷道：「這怎生是好？」呼延灼道：「二位賢弟聽我說，事已如此，我們死守南旺，也是無益，不如盡發本營兵馬，前去儘力攻城，倒還有一層希翼，除此別無良策。」單魏二人想了多時，果然無法如何，只得聽了呼延灼的話，盡數點起南旺營兵馬，殺向嘉祥城來。到了北門，只見官軍在城上隊隊旌旗，赤黃赤白，插滿城頭，城樓上端坐着一位天神，丹鳳眼，臥蠶眉，赤面長髯，青巾綠袍，正是雲天彪。呼延灼一見大怒道：「奸計匹夫，快快還我城來！」雲天彪撫髯溫諷道：「呼延灼聽者，去順効逆，所以速禍，爾身何等，竟乃喪盡天良，甘爲強盜，玷辱祖宗，貽臭萬世！似此毫無羞恥，一刀何足蔽辜，况今日身無立錐，尙不知自反，真所謂怙惡不悛，料爾死期不遠，本帥也不窮逼你了。這城中寸草尺土，皆天朝固有之物，你若想興南旺之餘黨，來此撒潑，你且看看如此城高濠闊，那能攻打得下？梁山賊寨，失在目前，那有糧草接應與你？你細思量之！」呼延灼一聽，又氣又羞，又怒又悔，只在城下暴跳如雷，回顧單廷珪、魏定國道：「二位兄弟，且隨我儘力攻城。」單魏二人一齊答應，吩咐衆軍擂鼓呐喊，直衝北門，城上槍砲矢石，一齊打下，下面賊軍喊聲震天，足足攻打一個時辰，那裏勦得分毫，呼延灼只得收兵，且



行暫時停息，再定計議。呼延灼看着那城牆如此高大，正是金城湯池，越想越氣，越想越悔，不料當年費盡心機，用了如許工程，竟被官兵來趁現成，想到此處，氣上心來，便立刻傳令軍士再行攻打，衆軍一齊進攻，又攻了一個時辰，那座城池依舊安然不動。呼延灼氣壞了，又只得收軍，與單廷珪、魏定國都坐在沙磧上，看着城池，只是歎氣。只見呼延灼霍立起身來，雙鞭匹馬，直到北門，大叫：「天彪匹夫，敢下來同我併三百合麼？」天彪綽着美髯，笑道：「量你鼠輩小賊，有何技倆？本帥部下強將如雲，你既要逞血氣之勇，我便委員勇將下來，教你就在城下領死。」說罷，便教龐毅開城迎戰。龐毅驟馬掄刀，直取呼延灼。呼延灼挺雙鞭攔住，叫道：「且慢，你年老衰邁，可想有甚本領，着換個壯年力健的人來罷。」龐毅大怒，一刀劈下。呼延灼急忙擋住，那單刀如逸電流光，這雙鞭如遊龍盤彩，大戰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傅玉看戰多時，更耐不得一條槍捲雪也似的衝來，只見對面也是一條槍流星價趕到。傅玉一看，正是單廷珪。傅玉便攔住單廷珪。當時北門外，四人四馬攪做一團，酣呼廝殺。雲龍在城上望見對面魏定國橫着那口熟鋼刀，閃舞金花，大有縱馬殺出之勢。雲龍便縱馬飛出一口大刀，平飛銀練，直奔魏定國。魏定國見是雲龍，卽忙橫刀敵住。——三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毫光，鎗擲鎗，起一天殺氣。城上官軍沙邊賊衆，齊聲吶喊，鼓角喧天。圍場上六位英雄，酣戰多時，天色已晚，兩邊只得收兵而回。

傅玉、雲龍、龐毅回城，雲龍稟天彪道：「賊人不守南旺，却空羣來此爭城，真是失算之甚，笑爲今之計，何不派將領兵從間道過去，取了南旺，使他進退無路，必然不戰而走。」天彪笑道：「此等無謀鼠輩，何須如此算計，他屯兵城外，力戰求勝，一鼓銳氣，似乎銳不可當，由我看來，正如草上遊魂，不久自散耳。我若間道襲他南旺，倒反示以不武。如今他高興殺四門，就讓他殺個四門，待他四門殺畢，我自有一逐他之法。」便派傅玉雲

龍龐毅守北門，派風會歐陽壽通唐猛守東門，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守西門，畢應元守南門，開達領鐵騎遊巡城外，分派已定，衆將均各無話。

再說呼延灼單廷珪魏定國收兵回陣，三人商議不決，都說城池如此堅固，攻打不下，如何是好？呼延灼道：「當初我造城時，這北門分外堅固，所以攻打不下，如今想來，只有東門還是舊城基，我當初不過略加些工，明日我就去攻這東門。」魏兄弟在此管看北門，我與單兄弟分兵一半前去。」單魏諾諾當夜無話。次日呼延灼單廷珪領兵繞道到東門，只見風會早已立馬橫刀在吊橋邊等待，一見呼延灼，便大喝道：「賊子那裏走俺老爺等候已久也。」呼延灼大怒，拍馬直取風會，風會也怒馬相攻，只見銀濤忽瀉，這單刀乘勢橫飛，金電斜穿，那雙鞭掣風還架，兩個一來一往，鬥到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單廷珪在後面，正待出馬助戰，忽見南邊一隊鐵騎，奔雷掣電價衝來，單廷珪急忙押住子陣脚。那隊鐵騎早已衝到面前，爲首一員大將，手提大刀，聲如巨雷，大喝：「賊子你認識大刀開達麼？」單廷珪也不回言，挺槍迎住。此時呼延灼正鬥風會，不暇反顧，單廷珪獨擋開達，兩個鬥到三十餘合，開達暗想：「此人槍法却好，我當用計擒他。」便又鬥了六七合，開達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即趕來，追了一大程，開達回頭喝道：「你這廝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開達後心，開達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反身下馬，官兵一齊上前捆住，開達大罵道：「背叛庸奴，死恨晚矣！」單廷珪默默無言，被官軍剪着兩手，解進南門去了。呼延灼聞知此事，大驚，急忙撤了風會，來追開達，早已影跡無蹤，呼延灼懊悔之極，只得收兵而返。風會也不來追趕，自回東門去了。呼延灼領兵繞到北門外，魏定國迎見，問所事如何，呼延灼大歎一聲道：「罷了，今日不惟不勝，反送了單兄弟。」魏定國大怒道：「我今日不與單兄長報仇，誓不瞑目。」呼延灼道：「我明日我和你出其不意去。」

襲西門。『定國點頭。

次日，呼延灼魏定國領兵潛地移向西門，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直抵城下。呼延灼暗傳號令，衆賊兵一齊佈上雲梯，只聽得城裏一聲號砲，官兵一齊立出城上，鎗砲捲馳，矢石齊下，賊人紛紛驚退。呼延灼大怒，驟馬出陣，大叫道：『賊匹夫來與我廝殺一場！』哈蘭生開了城門，提着銅人打出，呼延灼即忙迎住，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個各使出本身神力，狠命相爭，只見銅人一振，真是重鼎千鈞，鞭影雙揮，但覺寒光兩道，兩個一來一往，一去一還，也鬥到四十餘合，忽聽得陣後人聲沸亂，呼延灼只顧前面不敢還顧，魏定國即忙轉身押陣，開達已衝入陣中，魏定國即忙指揮陣騎豁地分爲兩隊，兩隊各用強弓勁弩射來，開達那邊衝突一回，不能取勝，開達暗想道：『此人本是一勇之夫，不難取他，只是攻擊得緊，他必死命相拒，看來此事事寬則圓，急難成效。』便急領鐵騎，退出陣中，魏定國果然驟馬追出，開達轉身迎住，鬥到二十餘合，開達買個破綻，勒馬使走，仍使出那個擒單廷珪的手法來，說也不信，那魏定國果然照樣上鉤，開達揮轉刀鋒，砍傷左腿，魏定國翻身下馬，官軍一齊上綱捉去了。呼延灼正與哈蘭生廝殺，忽聞報魏定國又被擒，大驚，急架住子哈蘭生，縱出圈子，無心戀戰，急領軍馬走了。開達帶領鐵騎，押着魏定國，隨了哈蘭生，一同進城。天彪見連日擒獲兩將，大喜，對諸將道：『來日呼延灼若再不走，可用全軍逐之。我看他兵卒離心，必不能相持也。』衆將領諾。

到了次日，呼延灼果惡狠狠來攻南門，天彪吩咐開門，倒提青龍偃月刀，一馬先出，呼延灼正待迎敵，只聽得城上接連九個號砲，擂鼓振天，官軍呐喊齊出，勢如潮湧，疾如風生，駭如雷崩，奮如電掣，賊兵不及迎戰，早已潰亂。呼延灼大驚，無心戀戰，撥馬飛逃，官軍遮天蓋地價殺來，賊兵紛紛四散，霎時間長風掃籜，開除淨盡，呼延灼匹馬落荒而走。

天彪收聚大軍，掌得勝鼓回城；一面便差傅玉雲龍去收復了南旺營。這裏天彪進城，陸應計功行賞，大開慶賀筵宴。衆將見六日之內，收復兩城，無不歡喜。天彪計點生擒賊目四名，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均發往兗州府監禁。因將收復嘉祥、南旺事宜，申奏朝廷。不數日，朝廷明降，大加褒寵。雲天彪晉封侯爵，衆將或有賜爵，或有加官，均按功酬庸。天彪便備文容會陳希真，起兵同勦梁山，按下慢表。

且說呼延灼匹馬雙鞭，從亂軍中逃性命，一路上饑餐渴飲，曉行夜宿，驀地想起一件事，不覺仰天放聲大哭。原來他的族弟呼延綽，自歸降官軍之後，曾寄一封書與他，言此時梁山勢不可爲，如依違不去，必至身敗名喪等語。呼延灼當時大怪其忽投梁山，忽投官軍，反覆無常。今日喪師失地，單身脫離，想起從弟之言，大聲歎道：「我悔不聽兄弟之言，以至如此！但事至今日，有何面目再投官軍？不如死也！跟着宋公明休」一路垂頭喪氣，到了梁山，從後山洞進去。看官須知這時節，正是林冲前一脚到，呼延灼後一脚來，彼此同見宋江，真叫做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看斷腸人，也算得豪傑傷心，正是個英雄失路，從此梁山外郡全無，僅存山寨。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話說林冲失了濮州，呼延灼失了嘉祥，一齊奔回山寨。此時宋江正失了二關，一聞此報，正是禍患頻乘，憂驚迭至，嘴裏叫不出那連珠箭的苦。吳用及衆頭領，都個個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林冲呼延灼一齊伏地請罪，宋江略定定神，急忙扶起道：「賢弟休如此說，二位失了城池，便要問罪，我宋江失了泰安三城，向誰請罪？」

「林冲呼延灼都謝了，就坐。宋江吳用以目相視，想到外郡全失，雲陳兩處乘勢進攻，徐槐如當門巨虎，刻不容寬，真是急極萬分，計較毫無。這晚，宋江且教置酒，衆頭領相聚，大衆同吃悶酒。席間，吳用說起兵卒潰散，大爲不妙，呼延灼道：「目下兒郎們不知怎的，不比從前，卽如我嘉祥和官兵對陣的時節，看見勝仗，尙肯奮追，但只前陣一失，後面隨即慌亂，立時潰散，軍令都彈壓不住。」林冲道：「我濮州正是這樣追奔之時，大衆踴躍，前鋒一挫，立刻都潰散了。」宋江聽到此際，凜然變色，想到自己逃出泰安時，也是這樣，兵馬整整四萬，吃傅玉一追，頃刻散了三萬，再被劉廣一邀擊，便一人一騎都不見了。那吳用聽那二人所說情形，正與二關潰散相同，口中不說，心中惶急，便叫：「衆兄弟休提。」大衆聽了，均各無言，個個悶悶而散。僅存幾個機密頭領，乃是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林冲呼延灼，宋江傳諭叫裴宣查點現在實存兵馬數目，傳諭去訖，六頭領在堂上相視無言。須臾裴宣進來稟報道：「自兄長分駐泰安時，本寨人馬實存十二萬，後與徐官兒屢次交鋒，我軍失利居多，所有人馬隨喪失，隨補緝，到今通盤查核，却只得八萬有零，不能符合原數了。」六頭領聽了這話，個個心中着急，宋江叫裴宣退去，裴宣退出了，宋江便叫左右都退去，宋江看着吳用道：「這事怎好？」吳用只是沉吟不發一言，盧俊義開言道：「爲今之計，進退兩難，若再如俄延過去，必遭奇禍，但兒郎們數萬生靈，命懸呼吸，就是我們弟兄，難道竟如此了賬不成？軍師有何妙法？」宋江未及回言，呼延灼早說道：「我們到了此刻，難道從新去受招安不成？我們好弟兄死亡無數，我們厚着面目，倒去乞哀，却於心有所不甘。」林冲道：「事已如此，說他做甚？」宋江正色道：「衆兄弟，何如此類？唐古人一城一旅，尙可中興，今我雖喪師失地，而現存人馬尙有八萬，豈不可以有爲爲今之計，但求軍師設法打個勝仗，便好安住衆心了。」公孫勝道：「此事勝則爲王，敗則爲賊，歸誠的話儘可不必。只是人心如何收拾，須得速定大策。」吳用道：「衆兄弟

何用紛爭？我們素來替天行道，豈有不邀天佑？只須盡人事，以待天命罷了。」宋江聽罷，默然無言。衆人各默坐了一歇，見吳用只是沉吟，不發一言。夜分已深，各歸寢室。宋江留住吳用，重復入內，商議良久，又請公孫勝進內共商，商畢，也各就臥。不多時，天已黎明，宋江起來，到忠義堂，仍聚衆英雄商議。吳用道：「邇來山寨被網有年，兒郎們辛苦已極，自今以後，須立個撫卹章程。凡兒郎們在關上供役一年者，令其歸內寨休息，并分別有功無功，有功者除例應賞給之數外，再加獎賞；其無功者亦酌有贍給；其在關戰守兵丁，所有關領糧食，與主將不分粗細，有受傷者與主將一體調治，所有陣亡軍士均厚卹其家屬，并爲設醮追薦超度。主帥親自拈香，以示肫誠。」宋江稱是，便即起身親到各營，將此意宣諭了一番，回轉忠義堂，先將撫卹經費籌劃了，隨議及設醮之事。宋江對公孫勝道：「此事須得賢弟親自臨壇，方有利益。」公孫勝道：「這個自然。但我們遵奉九天元女多年，我想不如先在元女宮設壇大醮，公明哥哥虔祈賜兆，以卜本寨氣運，然後再行另設一醮，追薦兒郎。」吳用稱是，衆人無不稱是。只見宋江道：「我既先說追薦兒郎，自然應得先做，所有祈兆之事，後舉不妨。」大衆都遵依宋江，便先將追薦的醮設了，公孫勝便密傳那元女宮司殿頭目包靈，暗暗諭話，着其打掃收拾。原來宋江那年自得了天書之後，即于寨內啓建一座元女宮，正在忠義堂背後，特派頭目專司香火。宋江每月行香，十分致敬，至今不息。當時公孫勝選擇了一個設醮吉日，大衆先期都沐浴持齋，到了這日，元女宮內道士已將香花燈水鐘磬鏡鉢一應法器擺列得整整齊齊，公孫勝入壇主醮，宋江及衆人隨班行禮。七日醮事圓滿，宋江及衆頭領都宿在殿下，虔祈賜兆。次早起來，衆人謝了元女娘娘，回到忠義堂，宋江自言無夢，吳用公孫勝亦言無夢。衆頭領或有夢，或無夢，其幾個有夢的，說出夢來，各各不同，而且影響模糊，難以憑斷，衆人都狐疑不決。宋江道：「莫非我等祈禱不誠，以至於此？」公孫勝道：「今日容貧道再去拜禱，容我

獨一人再祈夢看。宋江稱是公孫勝當日在忠義堂吃了素齋，便獨自一人到元女宮宿直。到次日早上，宋江及衆頭領都在忠義堂等公孫勝轉報，忽見那預日包靈逕上堂來跪稟道：「昨夜三更時分，小人遇一奇兆，本要就地稟公孫軍師，因公孫軍師吩咐不許驚睡，所以來到這裏來稟告。」宋江驚喜，忙問何兆，包靈道：「昨夜……」宋江忙叫道：「你且站起來說，這是聖母金言，豈可教你跪說？」包靈站起來，宋江也立起身，衆人見宋江起身，也都立起，只見包靈說道：「昨夜三更時分，小人正在廊下，忽見正殿大放金光，須臾間，變作金銀宮闕，宮闕中現出元女娘娘法身，仙童綠文侍立兩旁，只聽娘娘傳諭，教小人進去諷話。小人便走近階前，俯伏恭聽。娘娘因教小人傳告各頭領，并令大小嘍囉，即日各赴殿前叩首明心，又須備一百單八隻水缸，滿盛淨水，娘娘自來洒入法水，衆人領了法水，各向本室，夜間用右手三個指頭，在左脅下搭三下，次早共看有無字跡，如有主帥名諱，現出者，定卜主帥隆隆日上，大衆毋許稍有異心，如無字跡者，去留聽之。」衆人聞聽駭然，宋江勃然大怒道：「大膽匹夫，擅敢造這謠言，左右斬訖報來！」嚇得包靈只是磕頭。盧俊義道：「這話似是而非，再須問個明白。」宋江道：「何須問得，凡人身體之中，豈有現出字跡之理？分明捏造怪事，惑亂軍心，斷不可容！」忙吩咐速斬。吳用躊躇不下，左右早將包靈推出，須臾間一顆首級，獻于階下。衆人均各無言，宋江兀自怒氣未平，忽聽得元女宮裏大風怒吼，塵霧蔽天，宮殿中瓦片檳楠，憑空飛起，直打到忠義堂來，公孫勝面如土色，飛奔而來，宋江忙問怎的，公孫勝道：「小弟方纔朦朦睡去，似夢非夢，便聽得大聲喝道：『何故不聽吾言？』小弟驚地竄醒，不料起此怪兆。」宋江聽罷，也面如土色。吳用道：「莫非包靈這厮實是眞言？兄長殺了他，于動神怒也。」公孫勝驚問：「怎殺包靈？」吳用略答幾句，急得宋江望空跪來，不知所爲，只是跪在塵埃，自陳鹵莽衝犯之罪，并重重許下願心。吳用公孫勝及衆頭領，一同跪求，好半歇，方纔漸

漸風熄。衆人神定，大衆共議欲依包靈之說，宋江只是口中吶吶答應不出，吳用也躊躇了一回，方纔開口道：『我看元女娘娘如此顯靈，此法必然可行，兄長不可過疑。』宋江沒奈何，只得依了。當時先到元女宮裏，叩頭無數，告罪謝恩。次日便依了包靈的話，到元女宮安排停當，教關內所有大小頭領頭目，一切軍士人等，派定班數，以次到元女宮內行禮，五日而畢。是夜，各領法水，回去照辦。說也奇極，次日一早，闐然羣集，裸體相示，果然每人身上，都隱隱一個紅文，反寫的「江」字，數萬人一式無二，大衆無不稱奇。自此以後，其信元女真靈，一心歸向宋江，有死無二。宋江將上等頭領之禮安葬了包靈，親身拜奠，撫棺痛哭，又擇日在元女宮建壇設醮，謝答鴻恩。（看官這件事到底真的假的，我却不必直說，緣列位看官中儘有見識高遠的一望了然，其次的，但須略一思索，便早已領悟，我若務要說明，反覺瞧低了看官了。至於像羅貫中這班呆鳥，却一萬年也猜不着，我說明了也是無益，閑話休提，言歸正傳。）

當日宋江暗對吳用道：『軍心已固，能趁此打一勝仗便好。』吳用道：『且與他開關廝殺一場再看。』宋江稱是，便整頓戈甲，調派人馬，宋江按隊去親自撫諭一番，衆軍士個個都感激非常，沾襟涕泣，願爲効力，死而無怨。宋江心中暗喜，便派徐凝帶領八千名精銳軍士，開了三關衝殺出去。徐槐官軍正在二關土圍之內，賊軍吶喊一聲，殺氣飛騰，直撲官軍，任森、顏樹德卽忙迎敵，兩軍大戰一陣。徐槐見賊兵個個捨生，人人拚死，便鳴金收軍，退入土圍，賊兵拚死攻圍，徐槐嚴緊守住。這一場幸虧徐槐軍政素有準備，不然當日便被賊軍搶入土圍，奪去二關了。宋江見自己兒郎們被官軍鎗砲矢石打死無數，却毫不退却，吳用對宋江道：『此番不如鳴金收軍爲妙。』我看這徐官兒守法嚴密，一時未必攻得破，兒郎們如此捨生忘死，必然被他殺盡，不如收回來，再行設計破他。』宋江依言，便傳令收軍而回。



徐槐見賊軍已退，便傳令修築土圍，列兵嚴守。徐槐巡閱一番，退歸帳中，任森入帳密稟道：「賊軍與我相遇，大小戰陣，已不下百餘次，從未有這一次的凶猛，却是何故？」徐槐道：「此必宋江行了甚麼要結之術，買服了衆心，以致於此，但我也怕他。我當初做鄆城縣時，原不過想力守城池，障礙狂寇，拚着一死，以報皇恩。如今邀天之福，竟得頭關，且賊人大勢已去，想大經略不日到來，進取易易，現在總以嚴守爲要。」說罷，便派韋揚隱、李宗湯把守頭關，自己與任森、顏樹德、鎮守二關，晝夜巡察。那宋江這邊，却有七日不見動靜。徐槐只是吩咐各營當心防備。這日正在帳中默坐，不覺朦朧睡去，到了一所宮殿，朱門黃壁，炫麗巍峨。徐槐走進大門，只見左右廊廡，諸神列坐，看那殿閣之上，端坐着一位冕旒王者。徐槐便走近階前，伏地叩首。王者命青衣童子扶起，賜坐。只見那王者默無言辭。徐槐起立，敬問：「梁山狂寇，何時殄平？」王者領首，便着那青衣童子領至一所，乃是一座樓閣，彩畫壯麗，青衣引徐槐登閣，只見兩旁排列書架，架上疊疊書卷，盡是牙籤玉軸。童子問徐槐名姓籍貫，卽至架上檢了一幅遞與徐槐。徐槐接展看視，幅中四個大字，字畫縱橫，龍蛇飛舞，乃是「成功者退」四字。覽畢，忽回頭一看，屋宇都冥然無跡，連那青衣童子都不見了，只見有幾對執旛童兒在前，前面化爲一片青山綠水。徐槐正欲前行，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啓稟相公。」徐槐一驚，驀地竄醒，乃是南柯一夢，只見顏樹德在旁道：「啓稟相公，關上驀然烟霧迷空，三關上有兵馬喊聲，請令定奪。」徐槐急令備馬帶兵，與顏樹德親登土圍，任森已在關上看兵備禦，只見關上妖霧迷漫，霧中賊兵喊呼不絕。——乃是公孫滂作的妖法。原來公孫勝自汶河渡，與希真鬪法，被希真用訣鎮壓之後，羅真人授他的五雷天心正法，竟從此呼喚不靈。今日只得將他起先學得妖法，用心祭鍊了七日，特來與霧作怪，襲取二關。徐槐見是妖術，急令堵禦，吩咐將鎮關大砲五座，直向黑霧中打去，那霧中賊兵兀自喊聲不絕。忽然幾陣狂風撲關而來，最

後一陣，有一股惡臭腥羶之氣，實不可耐，這邊官軍被臭氣撲倒數十人，只見徐槐一個寒噤，渾身飛出萬道紅光，直向黑霧中射去，黑霧紛紛盡散。顏樹德急前一看，那徐槐兩目已定，氣息全無，原才浩然丹氣，已歸太虛了。顏樹德大驚，任森急叫休亂，便教顏樹德掖住徐槐，自己只顧督兵抵禦。只見賊兵連聲吶喊，雲梯滿佈，翻翻滾滾，殺上土圍，爲首一員賊將，乃是金鎗手徐凝，指揮衆賊，奮勇喊殺。任森料知難支，便叫樹德道：「我在此擋禦一陣，你快保主公回頭關去，并通知章李二將嚴守頭關。」樹德應了，急忙扶了徐槐，帶兵八百名奔入頭關去了。這裏任森挺着單鎗，擋住徐凝，徐凝舞動鉤鏢鎗，直取任森，兩個就在關上奮勇廝併，兩鎗捲舞，好似兩條怒龍，揮揮霍霍的左右盤旋，關上天搖地動，賊兵已紛紛佈滿，官軍奮呼喊殺。賊兵後隊李應張清，也紛紛殺到關下。此時任森徐凝已方戰了三十餘合，任森因勢危拚命，情願有死無生。徐凝因兵勝逞強，定道有贏無敗。這一邊任森的鎗怒如雷發，只有攻取，絕無遮攔。那一邊徐凝的鎗疾如雲飛，但顧鉤攢，却忘挑撥。兩個又鬪了數十合，徐凝吃任森一鎗刺中咽喉，任森吃徐凝一鎗刺入腰脅，說也湊巧，兩桿神鎗交合，兩員勇將齊休，官軍賊軍，各搶屍身而回。賊軍乘勢殺入二關，官軍退守頭關去了。

且說顏樹德保着徐槐屍身，入了頭關，章揚隱李宗湯接報，一齊大驚，急忙點齊兵將，登圍守備。不一時，二關上官兵都紛紛奔來，數卒昇着任森屍身，與衆兵一齊到了圍下。章李二將開圍迎入，官兵進畢，章李二人正待閉圍，只見宋江領着李應張清大隊人馬，已乘勢來搶頭關。章李二將在圍上悉力守住，與賊軍足足相持了一日，不分勝負。裏面隨營軍弁，將徐槐及任森均如禮安殮。顏樹德哀毀之餘，跌足起胸，神喪色沮，忽到自己帳中，敲開一甕陳酒，連吸數斗，趨入徐槐棺旁，大哭道：「君在我能用，君死我心痛，從今無知己，地下永相從。」言畢，以頭觸棺而死。衆皆流淚，當時亦爲安殮了。章揚隱李宗湯在土圍上徹夜防哨，不敢輕離，賊

兵亦在圍下，徹夜哨探。次早，宋江又策衆賊軍努力攻打，自辰至午，一時鎗礮之聲，轟闐盈耳，賊兵愈鬪愈奮，官軍漸漸不支。韋李二將正在慌急，忽然賊營內人聲沸亂，二關上歷亂鳴金，宋江急忙收聚兵馬，紛紛退回。急問何故，大衆俱稱三關上有一枝人馬，自天而降，見是徐槐，手執令旗，顏務滋橫刀躍馬，揮軍殺來，故爾兵心驚亂。宋江急令查明，寂無影響，但二關上大衆萬口同聲都說如此，宋江也無可如何，只得保守了二關，再行定議。

那韋揚隱、李宗湯保守頭關土圍，見賊人無故自退，不解其故，也不敢追擊，只將防守事宜，一一經理了，便下關入帳，向徐槐棺前行禮舉哀，痛哭一場，又痛哭了任森、顏樹德，便派營弁將三柩護送鄆縣。這裏韋李二將協力保守頭關，慢提。

且說徐青娘在鄆城接報，大驚，當時隨同徐府官眷，齊來迎喪，盡哀痛哭。待到治喪事畢，青娘歎道：「我在此所以助吾叔也，吾叔志願已應，我自今亦無事矣。」便去往訪汪恭人，恭人接見，談起徐虎林捐軀報國之事，恭人道：「令叔因公積勞，此日捐軀報國，梁山大事業已三分有二，將來經略到來，不日凱旋，令叔之功亦序列不朽矣。惜乎我生多病，不及見賊人授首。」青娘道：「恭人近來多恙，宜養息安神，不可過勞，至家叔爲國捐軀，雖死猶生，誠有如恭人所云，名垂不朽者，即恭人奇謀卓識，亦當名列青史，萬字傳流。婢子自今無事，追憶溶夫家叔授我淨土法門，至今不忘，擬即日退居高平山，遵依溶叔所教，持名修觀，以終其身。異日有緣，再當拜謁。」恭人道：「小姐有志退修，定當早證妙果，刻下且請在舍問盤桓月餘，然後告別，何如？」青娘依從，當時在恭人家中聚談月餘，戀戀不捨而別。從此徐青娘依于高平山，與徐娘子同修淨土，後來青娘與徐娘子先後月餘，都是先期三日，自知時至，沐浴更衣，西向念佛，自稱「蓮花海室佛來迎我」，汨然而逝。這

是後話。

且說雲天彪大軍在嘉祥，陳希真大軍在濮州，各自辦理撫卹事宜，正擬擇日進兵，與徐槐協力同勦梁山，忽接到二關失守，徐槐陣亡之信，都吃一大驚，不待撫卹事完，便各自起兵，迅赴頭關。章揚隱、李宗湯聞雲陳兩路兵到，即忙迎接，參見天彪、希真也各相見了，共問韋李二將備細情形。韋李二人細細說了一番，天彪希真齊歎道：「徐虎林真人傑也！」當時會議，將徐槐赴難之事，與山東安撫使蓋天錫會同共奏。這裏一面派兵嚴守頭關，天彪部下傅玉、雲龍、劉慧娘、風會、聞達、畢應元、歐陽壽通、哈蘭生、孔厚、龐毅、唐猛——其沙志仁、冕以信因攻城受傷，回村將息，故不在列。希真部下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苟桓、祝萬年、樂廷玉、樂廷芳、真祥麟、范成龍、劉麒、劉麟，天彪希真各自分派將佐，各路防守，一面相機攻取梁山，一面等候天兵。不數日，朝廷降旨下來，徐槐功績最深，此日指軀，不勝震悼，着贈太子太保，賜爵定遠侯，賜諡忠武。任森賜元功伯，顏樹德賜威烈伯，雲天彪、陳希真着續徐槐前功，鎖住梁山，統候大經略。張叔夜率領天兵征討時，協同進勦巨寇。雲陳奉旨，便一同圍住梁山，靜候大兵慢提。

且說張叔夜自上年七月奉旨征討方臘，八月到了睦州，方臘抗命迎敵，可想方臘何如對付這位張天神？但與官軍一遇，動輒敗卹，那張伯奮、張仲熊、鄧宗弼，幸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金成英、楊騰蛟，八員大將，雷轟電擊，雲捲風馳，不及五個月，早已掃平賊寨。方臘就擒，本年正月，奏凱向京，天子郊迎慰勞，告廟獻俘，舉行一切大典。張叔夜封燕國公，從征諸將，均各按功錫爵，從征軍士，均從優分別賞卹。大賚天下，百姓大悅。天子謂羣臣道：「朕涼德藐躬，撫馭失道，以致盜賊蜂起，生靈塗炭，此皆朕之罪也。今幸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浙江巨寇竟已撲滅，山東殘賊亦將蕩平，朕承茲天貺，敢不祇懼，可降罪己之詔，以使中外臣庶咸知朕

悔悟自新之意。羣臣咸稱聖明。天子乃下詔道：「朕獲祖宗之德，仰蒙蒼昊之庥，首出四民，于茲一紀，雖兢兢業惕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閉，導諛日開，恩幸恃權，貪饕得志，紹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萬姓之財，戎馬困三軍之役，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食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疊見而不悟，閭閻懣怨，而罔知追溯，已愆悔之何及！自今以後，有各直省官員，能率衆勤王，捍邊立功者，優加重獎，不限常制，草野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業，定大計，出使疆外者，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朕惟仰副上蒼，俯卹下民，毋敢逸豫。宣和三年正月詔。」詔下之日，士民稱頌，咸仰聖德。次日有一太學生姓陳名東，應直言之詔，挺身上疏。天子聞有諫疏甚喜，看其疏中寫道：「今日之事，蔡京壞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勳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惟此六賊，罪惡貫盈。今蔡京童貫既已伏誅，而梁師成等四人猶在，願陛下明昭睿斷，速正典刑。」天子覽畢，便傳衆叔夜賀太平進宮，問：「此奏何如？」張賀二人極言陳東所奏甚是，因其陳六人劣蹟。天子嘆道：「朕爲此輩欺蒙久矣。」便傳旨將梁師成、李彥、朱勳、王黼盡行正法。叔夜因奏：「朝中尙有一賊，望陛下去惡務盡。」天子問：「何人？」叔夜便將高俅劣蹟一一陳說。天子道：「從此人干朝端，皆朕之不明所致，今日豈可尙道典刑？」便立將高俅擊下，將家私盡行抄沒。不日，將高俅發配滄州去了。此時奸邪盡去，君子滿朝，士民謹呼相慶。賀太平進言道：「今日之事，恭逢陛下聖明神武，睿斷嚴明，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海昇平，萬年康樂，實基於此。惟有梁山一區，羣盜盤踞，積惡貫盈，所宜速行掃除。庶使宇內清平，萬民樂業。」天子道：「上年朕本有着張叔夜統軍征討梁山之命，嗣因方臘事急，遂命移征方臘。今方臘既除，宋江未滅，可卽着張叔夜領兵往討。」說罷，便傳諭兵部，先行調集兵馬，以

備攻討數日後，兵部尚書奏稱：「二十萬兵馬，均已調齊。」次日五更三點，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齊集丹墀。天子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集。天子命宣張叔夜、陸階諭旨。叔夜趨進，丹宸拜跪。天子開言道：「稽仲率事公忠，戎行宣力，經謀偉劃，朕實依賴。前者方臘猖狂，命卿征討，役纔五月，遂奏膚功。今梁山宋江肆逆已甚，特命卿率師往討，尙其敬慎，以襄大事。欽哉！」叔夜稽首承命，謝恩。天子便傳諭于二月十五日躬行大閱，兵部尚書領旨，當日退朝，無話。

到了這日，張叔夜全裝披掛，五更上朝，伺候官家大閱。只見那左右御林軍、龍武軍、神武軍，各自按着班次，擺列在魏闕之外，旌旂明麗，劍戟如林，裏面御道兩旁，都是神龍衛兵馬，豹尾鎗，排得密麻也似。那些馴象也一對一對的侍立在御道旁邊，左右金鎗班將官，都個個披掛着，執持軍器，排列兩旁。四員陪轎大臣，早已全裝披掛，從立龍墀之下，殿上黃羅傘蓋，龍鳳儀仗無數。內官擎着提爐，燃着龍涎香，烟繞繞簇擁着九龍寶輦。那三十六個校尉，都齊整整侍立着，伺候車駕啓行。須臾間，只聽得殿上撞鐘伐鼓，奏動起一派仙樂。殿頭官引，喧傳出午門，撲通通九個號砲響亮。午門外前站軍官，紛紛起行。天子出殿陞輦，四員陪轎大臣都趨出階旁，車馬啓行。張叔夜在車駕前面旁階趨行，衆扈從護着龍輦，徐徐的出了門宮。張叔夜在宮門外上了馬，做那車駕的前驅。一路上鹵簿莊嚴，天威肅穆，不移時，到了御教場，只見那將臺大吹大擂，鼓角齊鳴。兵部尚書率領部屬，并那二十萬大軍，早已在御道兩旁俯伏接駕。天子法駕直上正殿，轉身朝外大座。張叔夜等衆大臣，都上金階，依班蹈舞，分列左右。兵部尚書獻上陣圖冊本。天子命張叔夜傳旨開操，兩員大臣捧了令旂，傳諭兵部須臾間，那將令號砲響亮，鼓角齊鳴。二十萬雞緌，遵令開操，端的威嚴出常。武怒超羣，說不盡那旂旆招風，鎗炮轟陣，馬嘶人喊，動地驚天。那些龍虎雜陣，雲梯技擊，都依次操演。羣臣看那操演，步伐整齊，進退

有方，端是有制之師，都以必勝爲天子賀。天子大悅。當時傳旨發放，着戶兵二部，遵制賞賚。車駕回鑾，號炮明動，鼓樂悠揚。兵部官員並二十萬天兵，依就俯伏送駕。張叔夜仍舊陪輦還宮。羣臣嵩呼退朝。天子與張叔夜論議軍機。次日，天子傳旨，命張叔夜爲經略大將軍，賀太平爲參贊。十九日告廟誓師，二十日辰時出師。張叔夜蹈舞謝恩。

到了這日，天子親謁太祖告廟，遵依古制。陳設輝煌，儀度敬慎。張叔夜受了兵符印信，到了二十日，天子出郊，行御餞禮。送大經略祭纛興師，滿朝文武官員，隨送出城。一時震動京都，異常炫耀。其時天目晴和，風光明麗，士民聚觀，欣欣色喜。只見那旂旆連雲，戈矛耀目，祥光萬道，飛上九霄。須臾間，天上慶雲聚集，五色繽紛，結成「天下太平」四個大字。萬目共觀，謹呼雷動。羣臣齊慶聖德。天子感仰天恩，龍顏大悅。當時教場上，九聲號炮，經略大將軍張叔夜叩辭御駕，與參贊賀太平、率張應雷、張仲熊、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金成英、楊騰蛟、康捷諸大將，并二十萬天兵，一齊起行。不說天子還宮。

只說張經略統領大軍，浩浩蕩蕩，出了京都。一日，行到歸德府，遇賢山地方，忽報種經略相公有書呈上。張經略接暫看視，原來薦一勇士。張公大喜，即令進見。

只因這一個人來，有分教：三十六員雷將齊輔天朝，二百八道妖氣，仍歸地窟。畢竟不知種經略所薦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却說張經略統大軍行至半途，接閱種經略薦書，原來薦到一員勇將，乃是曾做過東京殿帥府下八十

萬禁軍教頭的王進，因高太尉要尋事陷害，便見機逃避，奉母出走，投奔種經略，大爲錄用，屢立戰功，已奉旨給與兵馬都監銜。種經略因聞得張公征勦梁山，料其用武需人，特此薦來，張公甚喜，傳令進見。王進參見了，張公見他一貌堂堂，儀表非俗，心中愈喜。王進略述履歷畢，張公道：「你來此甚好，但查種老相公發信月日，何以延至此刻纔到？」王進道：「末將奉侍老母到京，因此遲了三日，這是烏鳥私情，求恩恕罪。」張經略道：「這也是個要事，移孝作忠，定然不負種公之舉薦也。」當時將王進收入帳下，仍復一路大刀闊斧，向山東進發。

不日，到了梁山，二十萬天兵，直抵頭關，駐札行臺。雲天彪陳希真齊來接見張公，相見了，敘坐。張公道：「梁山寇盜猖獗有年，二位將軍久經攻討，徐總管捐軀報國，共建殊功，今賊人大勢就衰，掃除在即，皆諸君戮力之功也。徐總管攻克二關，惜其復失，今二公駐兵於此，必悉其詳，現在賊人形勢如何？」天彪答道：「論賊人形勢，其初盤踞梁山，剪屠州郡，銳不可當，賴有徐總管出身犯難，制其心腹，天彪始得與陳將軍分軍攻勦，乘勢迅掃。今梁山佔踞各郡，俱已恢復，惟此頭關雖得二關復失，尙成得半之勢，賊人險阻尙多，克復猶需時日耳。」張公道：「賊人徒黨何如？」希真答道：「賊人徒黨，梟桀驚悍之才，頗亦不少，自徐總管直搗賊巢，後，賊人大勢分崩，所有賊目，陸續被擒斬獲，然現在賊目中，猶有強且驚者，須先設計擒拏，方可掃平賊寨。」張公道：「賊人兵力如何？」天彪答道：「自徐總管制勝之後，賊人勢蹙，人心渙離，天彪與陳將軍兵戈所指，無不奔潰。今日攻及梁山，賊人情形，迥與前殊，人人捨命死戰，無有異心，似此死命抗拒，我軍攻討尙費周章。」張公道：「賊人糧草何如？」希真答道：「賊寨被徐總管攻圍年餘，所有糧草，既無增添，諒必匱缺，然其中備細真情，却難懸揣。」張公聽了，一點頭，因歎道：「徐總管真天下奇才也，爲今之計，可先將賊寨四面圍



困起來，再看動靜。』天彪希真都稱是。當時張公便請雲天彪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左軍，攻圍右關；陳希真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右軍，攻圍左關；自己領衆將駐札頭關，攻圍二關。雲陳各領令而去。張公便傳徐總管蔣將韋揚隱、李宗湯進來，細問徐總管攻守的章程。韋李二將一一具答。張公甚喜，便傳令依原章程辦理。張公與賀太平部署人馬，賀太平因言安撫使蓋天錫智略過人，張公便即移請蓋天錫共來參議軍務。不數日，蓋天錫到來，相見禮畢，分軍辦事。張公與伯奮、仲熊統領親兵，監督三軍。賀太平蓋天錫與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康捷督領中軍人馬，就二關外相處地宜安營下寨。那邊雲天彪、陳希真已各領人馬，分屯左右關外，三軍聯絡呼應。將賊人進出路口，都密密層層守定，只是按兵不動。

且說忠義堂上，羣盜聞得朝廷點大經略張公統兵到來，把宋江嚇得尿屁直流，寢食俱廢，真個是人人咋舌，個個搖頭。宋江與吳用到二關上，登高一望，只見旌旗蔽日，殺氣騰空，四面八方，重重密密，都是官軍旗號。宋江看着吳用道：『這事怎麼？』吳用只是縐眉一籌莫展。當時只得將各關隘嚴緊守備。忠義堂上，日日早聚晚散，咨嗟不決的議論。看看一個月來，不見官軍發作，吳用大驚道：『不好了！這經略真正了得！我等糧食將盡，若照如此情形，他可以不折不扣一兵，不煩一矢，使我等束手就斃。爲今之計，好在兒郎們個個樂于効死，可趁此決一死戰，方好集事。』宋江便請吳用定計，吳用便令林冲領頭陣，朱富作副將，呼延灼領二陣，李雲爲副將，張清領三陣，湯隆爲副將，每陣帶兵一萬，頭陣出戰，二陣守二關，三陣守三關，層層策應，更番替換。衆皆領命。次日，林冲朱富帶領一萬人馬，三盤號砲，殺出二關。原來林冲自失了濮州之後，志氣頹唐，吃宋江好言安撫，吳用巧言激勸，便撥開愁懷，勉強振刷起精神來。此時奉着將令，便直趨經略大營，當先搦戰。早有營門小校，報入中軍帳裏。

那張經略正與賀太平蓋天錫坐在帳內議事，忽聞賊兵殺來。賀太平道：「賊兵果然耐不得了，其糧盡食，渴可知。」蓋天錫道：「賊人志在死戰，我等且宜堅守，仍照經略原主意乾封殺他。」張經略道：「非也，我原意不過要探看賊人糧竭與否，今賊人既來求戰，糧竭之情被我探得了，只是賊糧雖竭，未必竭盡無餘，倘再相持一年半載，我軍勞師費財，亦非善策，今可乘他來戰，就與決戰一場。」便問那小校道：「來賊是誰？」小校道：「是個姓林，名冲的，綽號豹子頭。」張公點了點頭，便傳王進入帳論話。又點起金成英、楊騰蛟兩員勇將，同王進領一萬人馬，張公親自押陣，三聲號炮，金龍大纛下，無數猛將精兵，簇擁着大經略張大元帥出營列陣。只見對陣上林冲全裝披掛，挺着丈八蛇矛，立馬陣前。張公回問左右道：「這人便是林冲麼？」左右答言正是。張公便叫王進道：「王將軍可當先出馬。」王進領令，挺着渾鐵筆管鎗，一馬縱出陣前。林冲見王進出馬，便定睛一看道：「來者莫非王武師麼？」王進道：「原來正是林兄，咳！我久聞得你本事高強，爲何這等沒有見識？如今你既爲強盜，雖有萬夫不當之勇，也只算丟在糞窖裏了。」林冲怒道：「你未知其詳，擅自出口傷人，是怎道理？」王進道：「道理不道理，我且生擒你放馬過來。」言畢，挺鎗直刺林冲。林冲奮矛相迎，兩個本來都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出身，本領豈有高低，但見鎗來矛擋，矛去鎗迎，兩人各奮神威，各逞本領，來往往，翻翻滾滾，鬥到四十餘合，殺氣飛揚，人影倏忽不見，但見兩條神龍，飛騰變化，銀光穿亂，銀彩盤旋，兩陣上都暗暗喝采。陣雲影裏，鼓角聲中，兩人鬪鬥，已有一百餘合，兀自不分勝負。忽見白光一閃，王進一鎗飛出，將林冲蛇矛壓住，厲聲喝道：「且住！我你同是教頭，忽分一官一賊，今日既已相見，豈可無話？」林冲橫矛勒馬，高聲道：「有甚話說？再戰一百合，我與你定分勝負。」言畢，挺矛直刺王進。王進大怒，提槍直搦林冲。兩英雄扭住，重復狼鬥。王進心生義憤，一條鎗武怒直前。林冲心已焦煩，一枝矛飛騰相架。一來一往，一去一還，

又戰了四十餘合。王進託地拖着長鎗，縱馬跳出圈子，急勒馬回身，用槍指着林冲，正待開言，林冲已一馬衝到，挺矛直刺。王進舉槍相迎，合攏又鬥。鬥到十餘合，王進想着道：「上師教我出馬，原要我指陳大義，先行斥罵一頓，以宣朝廷順逆之意，如今這廝死戰不休，只好搊殺他便罷了。」抖擻精神，與林冲廝殺。足足的又戰了一百餘合，兩人勇氣未衰，兩馬筋力已疲，又交了數合，林冲只得託地跳出圈子。王進見他走出，也不追趕，立住了馬，廝看林冲，怒氣未平，看見王進不退，便也勒轉馬頭，看着王進道：「且待我換了馬來，再與你分個勝負。」王進哈哈大笑道：「今日勝負已分，何須再分勝負？」林冲圓睜兩目道：「此話怎講？」王進道：「有甚怎講？當初我在東京，聞得你有些本事，後來我在延安，聞得你充當教頭，又說你犯了王法，刺配遠方，又說你投奔梁山，做了強盜，我只道你是個下流，不過略懂些槍棒，今日看你武藝，果然高強，只可恨你不生眼珠子，前半世服侍了高二，吃些軍犯魔頭，後半世歸依了宋江，落個強徒名望，埋沒了一生本事，受盡了多，少腌臢！到如今你山寨危亡，就在目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王進作朝廷名將，你林冲爲牢獄囚徒，同是一樣出身，變作兩般結局，可惜呀！可惜！」林冲道：「這事都休提了！朝廷用了奸臣，害盡良民受苦，直到無路可投，只好自全性命，你不曾親嘗其境，還來說些甚麼！」王進哈哈大笑道：「好個自全！如今全得全不得，只教你自己思想，至於你說我不曾親嘗其境，足見你糊塗一世。你做的是殿帥府教頭，我做的也是殿帥的教頭，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高俅的管束，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便就不生事害我，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着了機關，不會閃避，逼近了陷阱，尙自遊行，以致拷打監囚，受盡許多痛苦，貶解收管，吃盡無數羞慚，賊配軍人人罵得，好家聲個個羞慚，今日之事，你我比較起來，天淵懸隔。如今事已到此，且休來責備你。可怪你一經翻跌之後，絕無顯揚之念，絕無仕進之心，不顧禮義是非，居然陷入綠林，難道你

除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嗎？就說萬不得已，暫且棲身，也當早想一出離之道。朝說招安，晚掠州郡，晚說招安，朝搶村落，這等處所，豈有出頭之日？你又不生眼珠，死挨不去，隨着那般不肖狂徒，不軌不法，橫行無忌，虎狼成性，日縱日長，到如今天理昭彰，強梁必滅，你但思想你山中，和你本領一樣的，吃我天朝擒斬無數，諒你一人，豈能獨免？你想逃罪，今番罪上加罪，你想免刑，今番刑上加刑，不明順逆之途，豈有生全之路？種種皆你自爲之咎，尙敢埋怨他人，真是荒謬萬分！今日你力也乏了，不須再戰了，回去細思我言。」林冲聽到此際，大吼一聲，面色登時雪白，兩眼上插手中蛇矛，不覺拋落在地，仰面而倒。朱富卽忙出馬來救林冲。張經略見林冲果被王進罵倒，便教金成英、楊騰蛟揮軍殺上，賊兵見主將如此，個個心慌。金成英、楊騰蛟分兩翼直抄賊軍。朱富早命幾個嘍囉，馱了林冲回去，自己挺身迎敵官軍。金成英、楊騰蛟已奮勇大呼，殺入賊軍陣裏，逢人便砍，逢馬便搦，賊軍大亂，亂軍中朱富正遇着王進，諒一個朱富如何抵敵得王進，幸而王進已與林冲苦鬥力乏，所以兩下交鋒，到也戰到二十餘合。朱富見自己軍陣已亂，無心戀戰，急欲抽身退回，却被王進得了破綻，一槍洞脅而死，呼延灼在二關上，急教李雲守關，自己領兵開關出去接應，遇着金楊二將，大戰一陣，呼延灼毫無便宜，只得收聚了頭陣的敗殘人馬，急回二關去了。金成英、楊騰蛟合兵一處，斬獲無數，掌得勝鼓，回到大營，王進已在營門邊卸甲息馬，坐了好一歇了。當時一同進中軍帳，到經略前獻功，經略大喜，當時與賀太平蓋天錫查點了首級，安插行伍，一一記功慰勞，便商議進攻二關之策，按下慢表。

且說林冲回到忠義堂，已是奄奄一息。宋江聞得頭陣沉沒，大吃一驚，急忙問：「林兄弟緣何如此？」林冲早已神氣潰散，不言不語。宋江便教送林冲歸到臥室，急召寨中醫士前去診看，一面傳諭呼延灼嚴緊把守二關，一面召那林冲的隨陣軍士上來細問緣由。軍士具說王進如此如此，辱罵以致林頭領忽然氣翻，宋

江聽罷，大怒，看着吳用道：「耐耐王進這廝，出言無狀，撓亂人心，林冲兄弟，竟被氣壞了！我今誓必設法驅除了他。」吳用道：「林冲弟是個直性人，一口氣回不轉了，待他稍定，小可來慰勸他一番罷了。」當即宋江吳用先到二關下遙看了一轉，回途時已二更，說些官軍形勢，忽一嘍囉迎上來，報稱：「林頭領口吐鮮血，勢已危急。」宋江大驚，即忙與吳用飛馬趕入寨中，急到林冲臥室，只見林冲臥在牀上，神氣毫無。宋江忙問醫士：「是甚緣故？」醫士回說：「這是神志之病，藥食難療。」宋江聽罷，淚如雨下，吳用上前止住，宋江哭泣，便到林冲牀頭，向林冲勸解了一回，林冲勉強點頭，淚如雨下，只是無言。宋江吳用各散去。次日，宋江又來看林冲，林冲仍然吐血，飲食不進，痿頓異常。宋江無言可慰，只得走回來，到了忠義堂上，與吳用及衆頭領商議退官兵之策，又因林冲病情，也有些掛肚牽腸，說不出那心中的焦急。正是：日月如飛，略眨眨眼，不覺已有十餘日，官軍毫無動靜，我林冲的病日重一日，竟無起色。

這日，宋江正在忠義堂議事，忽報朱全雷橫自鹽山回來，宋江急令進見，朱全雷橫一齊進來，與宋江及衆人相見了，宋江開言問道：「近日鹽山之事何如？」朱全雷橫齊道：「仗哥哥洪福，鹽山近日倒十分興旺，綠鄧辛張陶四將都調開了那裏，我們因得聯絡了蛇角嶺、虎翼山兩處人馬，借糧屯草，招兵買馬，重復整理事業。近聞大寨被兵，如此緊急，小弟們却日夜記望，若非戴院長到來，說出後山小洞之路，弟等正無從進來，不識寨內情形，如今怎樣了？」宋江歎口氣，將所有情形一一說了，朱全雷橫都道：「如此怎好？」吳用說：「二位兄弟，休要着急，小可自有調度。只是二位兄弟來得正好，就在寨中辦事，不必回鹽山去了。」宋江便吩咐開筵，爲二人接風。席間，朱全雷橫捧出一個大圓包來，衆人啓看，乃是一顆首級，細細一看，正是高俅。衆人齊問：「誰處取來？」朱全雷橫道：「小弟在鹽山時，聞得這奸賊犯了事，發配在滄州，小弟因與鄧王二兄弟

議商起了長馬，去打滄州，活捉了這個賊來，照那年林兄長處治小賊的法兒，處治了他。因想林兄與他切齒深仇，特地取來，與他舒氣。衆人嗟嘆不已。吳用道：「這顆頭來得正好，林兄弟現在患病，大半由於舊時的怨死，難得二位兄弟取了這高賊的頭來，何不與他看看，以解其悶？」朱雷二人忙問：「林兄長患了甚病？」宋江將王進辱罵的情由說了。朱全雷橫道：「既如此，這顆頭與他一看，必定霍然病愈。」大衆稱是。當時吃了酒飯，同到林冲房內。林冲臥牀，半月有餘，僅存一絲一息，不能起牀。忽聞朱雷二人來探病，便勉強應酬了幾句。朱雷二人齊道：「恭喜林兄長，有一件事，小弟們報得仇來。」林冲問是何事，二人便將高俅首級捧上道：「這是高俅的頭。小弟如此如此取來，特爲兄長解悶。」林冲一見，呼的坐起身來，接了高俅的頭，看了一看，咬着牙齒道：「我爲你這斷身敗名喪，到今日性命不保，皆由於你！」言罷，將頭擲出牕戶之外，攢爲齏粉。林冲狂叫一聲，倒身仰臥而絕。衆人大叫一聲，急急前看時，果然氣息毫無，認認真真的死了。大衆痛哭一場，惟宋江哭得個死去還魂。當時收殮安葬了，宋江仍與吳用等商議拒敵官兵之策。

却說張經略自掩沒梁山頭陣之後，收軍回營，與賀太平蓋天錫商議，再按兵數日，以觀動靜。見賊兵也出不來，張公便道：「賊人經此一跌，死守巢穴，不敢出來，當用何法以撓之？如今可將中左右正軍分派隊伍輪流攻關，四面迭擊，方可集事。」賀蓋二人稱是。當時先將中軍分爲六隊，張伯奮張仲熊領第一隊，鄧忠弼辛從忠領第二隊，張應雷陶震霆領第三隊，金成英楊騰蛟領第四隊，韋揚隱李宗湯領第五隊，王進康捷領第六隊，每隊一萬五千人馬。按日攻打二關，每前一隊攻關，後一隊作策應。每日輪流，周而復始，移前作後，移咨左右軍，照樣辦理。雲天彪陳希真各領令訖，雲天彪將左軍分爲五隊，雲天彪領雲龍爲第一隊，傅玉風會領第二隊，畢應元龐毅領第三隊，聞達歐陽壽通領第四隊，哈蘭生唐猛領第五隊，只留慧娘孔厚在營中協

理事務，這里五隊輪日攻打右關。陳希真也將右軍分爲五隊：陳希真領祝永清、陸麗卿爲第一隊；劉廣、劉麒、劉麟爲第二隊；苟桓、祝萬年爲第三隊；欒廷玉、欒廷芳爲第四隊；真祥麟、范成龍爲第五隊。每日輪流攻打左關。統計數十萬大軍，三面合圍，輪日攻打梁山二關。左關、右關，鎗砲轟聞之聲，徹日不絕，驚得宋江面如土色，看着吳用道：「這事怎處？他分三面環攻，分旣弄我三面防備，他却好乘我力薄之處殺入也！」吳用縐眉道：「還有那後面一關，他留出不攻，大有毛病。如今先傳令教後關水泊軍士小心防守，更派李應去守後關，侯健爲副將，速去緊緊把守，這裏再商議環應三面之策。」宋江依言，派李應侯健去鎮守後關。宋江、吳用親去策應二關。左關、右關，可憐那宋江、吳用，弄得如熱鍋螞蟻一般，忽聽得右關被哈蘭生、唐猛幾乎攻破，便急忙去策應右關，忽聽得左關被欒氏兄弟險些殺入，便飛速去顧救左關……

就中單表前面二關，被中軍攻打，最爲緊急。這一日，正輪着第二隊鄧宗弼、辛從忠率軍攻打，第三隊張應雷、陶震靈爲後應。關上呼延灼、李雲悉用力守備，自辰至午，槍砲之聲不絕。鄧宗弼、辛從忠見關門將破，便教後隊張應雷、陶震靈齊心攻關。那邊張清、湯隆在三關上，聞得二關危急，急來策應。此時二關槍炮已絕，矢石一空，礮堆、雉堞，盡行燬壞，眼見頃刻難保。呼延灼見張清到來，便叫：「張兄弟，你和湯兄弟領三陣守住這關，趕緊修築城牆，我同李兄弟領二陣開關出戰，拼着一死，以冀保關。」張清應了。呼延灼便與李雲領兵殺出關去。呼延灼挺着雙鞭，匹馬當先，衆賊軍大呼振天，奮勇衝殺，直殺得天旋地轉，海覆江翻。官軍被他衝退三百餘步，兩下列成陣勢，對仗廝殺。鄧宗弼大怒，對三將道：「今日二關業已唾手而得，耐耐這廝衝突出來，如今我與衆將軍協力斬了他，再說。」三將稱是。鄧宗弼一馬當先，直奔呼延灼。呼延灼已起了必死之心，那管你來將驍勇，大吼一聲，敵住鄧宗弼。兩英雄怒馬相交，軍器並舉，一邊慣使雙鞭，一邊善舞雙劍，酣鬪攏來。

却是兩將兩騎，使着四條軍器，化作一片寒光，輝煌霍霍，翻翻滾滾，鬥到五十合以上，不分勝敗。李雲見了，便拍馬舞刀前來夾攻鄧宗弼。鄧宗弼展開雙劍，敵住二人，不慌不忙，又鬥了十餘合。只見陶震霆舞着雙鎗，驟馬上來，大叫：「鄧將軍少住着，我要擒捉這廝！」鄧宗弼聽了，忽然虎吼一聲，劍光飛處，李雲頭顱，倏的滾落。鄧宗弼取了首級回陣去了。陶震霆敵住呼延灼，呼延灼憤怒已極，舞着那兩條閃電似的鋼鞭，直上直下打進來。陶震霆耍着兩柄臥瓜鎚，正似兩團火毬，敵住鋼鞭，兩個又敵了五十餘合。陶震霆使盡兩臂神威，呼延灼也用盡一身勇力，却只得個平手。兩人各起鬥心，死不相讓，一來一往，一去一還，又鬥了三十餘合。背後張應雷看戰多時，更耐不得，舞動銅劉，拍馬過來，大叫：「陶將軍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展開那扇銅劉，直奔呼延灼。陶震霆勒馬回陣去了。這裏呼延灼獨戰張應雷，兩個又是對手，征塵影裏，殺氣陰中大戰六十餘合。呼延灼急攻，贏不得，張應雷心中焦躁起來，急賣個破綻，把鞭分開，回馬便走。張應雷縱馬追上，便一銅劉橫飛過來，呼延灼只一閃，那面銅劉卻直向呼延灼的面門恰恰的劈過。呼延灼便把雙鞭一旋，旋到張應雷面前，提起右手銅鞭，望張應雷頂門上打下來。張應雷眼明手快，早將銅劉收轉來，旋風也似的捲到劉口，正與銅鞭遇着，鏗的一聲響亮，張應雷就此送進一劉，順着鞭勢削去。呼延灼手指幾乎割斷，急忙收回右鞭，那左鞭却早已葉底偷花打進來。張應雷急將銅劉一壓，躍馬跳出圈子。辛從忠在陣前立馬多時，看看天色已晚，心內焦躁，便大吼一聲，拍馬縱到垓心，一枝蛇矛，分開雙鞭，直取呼延灼當胸。呼延灼急忙又鞭敵住，張應雷已回陣去了。辛從忠搦住呼延灼，大奮神威，酣呼嘶殺，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足足奮鬪到一百餘合。呼延灼雖然力乏，尚能招架。辛從忠一時不能取勝。天已昏黑，殺氣瀰漫，愁雲慘淡，星斗無光，神號鬼哭。呼延灼看那二關尚未修築完就，只得仍就拚着個死力，併辛從忠。辛從忠怒極，使出渾身的本領，



一枝蛇矛，龍飛虬舞，攻取進來，怎奈呼延灼兩條銅鞭，兀自擋禦得定，算來還差一分火候。幸從忠却等不得，心生一計，霍的把矛一幌，勒馬便走。呼延灼不顧死活，驟馬追來。幸從忠待他追到分際，便將右手去豹皮囊內取出一枝標鎗，捏在手裏，呼延灼輪舞雙鞭，早已追來，昏黑中只聽得耍的一聲，幸從忠喝一聲着，呼延灼志急心慌，不及防備，一標飛到，急閃不一，正中咽喉，落馬而死。鄧宗弼早已傳令軍士們，點起成千成萬的火把，大呼震天，潮湧般殺過來，賊兵抵擋不住，紛紛大敗。官軍個個奮勇，殺人如砍瓜切菜，賊兵叫苦不迭，已殺死了一半。那一半紛紛逃入二關。鄧宗弼幸從忠、張應雷、陶震霆乘勝驅兵，搶奪二關。鄧宗弼幸從忠攻擊關門，賊人將敗殘兵馬放入，即忙閉門抵禦。張應雷、陶震霆領兵急搶關上，張精急將那新運到矢石打將下來，火光中喊殺連天。這番幸賴張清將城垣樓堞，粗相修好，官軍幾次三番攻打不破。

張經略在後面看見，便傳令鳴金收回官兵，回營休息。鄧宗弼等得令，便領着官軍回轉大營來。張經略與賀太平蓋天錫陞帳，衆將兵士都紛紛上來獻功。張公一一查點了，與賀蓋二人記功錄簿，分別犒賞，諭令各回本營養息。一面將首級號令了鄧宗弼，稟道：「末將等今日攻關，眼見此關必破，可惜被這呼延灼出關死戰，敵住我們，待得斬了呼延灼，那二關早吃賊人修好——這個機會失了，實是可惜。」賀太平道：「如今雖不得關，但賊人上將已吃諸位將軍斬得，却是一場大功勞，日後攻關定容易了。」蓋天錫道：「但使賊人有敗無勝，取關定必易。」張經略道：「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此番關之不破，總由我不善攻之故也。」賀蓋二人齊問其故，張公不慌不忙，說出一條計來……

正是：求已不責人，的是聖賢之學。知彼兼知此，定是戰勝之師。不知張公說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十四回

##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 臥瓜鎗關前激石子

話說張經略對賀二人道：「我把賊人三面攻圍，獨留後關，原有主見在內，賊人盡力顧我三面，那後面必然空虛，可從此進攻，必然得手。」蓋天錫道：「賊人吳用，智計殊勝，未必不防及此，爲今之計，可用一聲東擊西之法，遣偏師數隊去擊後泊，他必然增備後面，後面增備，前面力薄了，然後我用全力，破他前面。」張公道：「蓋兄之言固是，但我料賊人後面，必然空虛，緣他前關如此攻擊不破，其重兵嚴守可知，因其前關之力守，可卜其後關之無備——卽使有備，料不過數千兵卒而已，與空虛無備何異？爲今之計，可一面令中軍加緊攻打前關，一面分撥左右兩軍兵馬，出其不意，去襲擊後關，如此兩路齊攻，賊人招架不及，必有失守之處。無論前關後關，但被我破得一處，便可直搗賊巢矣。」賀太平道：「經略欲攻後關，可與左營雲將軍商之，他營內劉慧娘，善製攻守器械，後關水泊險阻最多，非器械不濟。」張公稱是，便吩咐左右速去請左營雲將軍前來議事。不一時，雲天彪到來，張公接見敘坐，使將上項謀劃向天彪說了。天彪道：「此事在天彪身上，只須請與圖細細一看，便可施行。」張公便取出那徐總管遺下的梁山地圖，揀出後泊一冊，授與天彪，便道：「此事悉請將軍調度，惟攻關之日，須前後約定時刻。」天彪應諾，受了地圖，退回本營去了。不說張公部署中軍。

且說天彪回到左營，便與劉慧娘共看地圖。原來梁山形勢，四面水泊環繞，但前左右三面與後面水泊情形迥別，前三面水泊，係一水相連，裏面陸路也一望相通，所以徐槐攻進前泊，分搶左右兩關，官軍都在水泊以內，那左右兩水泊早已雖有如無，惟有後關，有東西兩座大山，抱住一所水泊，那東山一帶直接連河，那

後山洞就在此山之內，崗中不載，所以官軍不曉得，只是此山橫截水泊，水陸兩路都不通，就是西山下水路，也都是淺溜急灘，舟船難行，陸路自然不必說。天彪看到此處，對慧娘道：『若要攻打後關，惟有移軍到後水泊，從泊外殺進去，先破了水泊，然後可達後關。』慧娘道：『正是。但既攻水泊，那白瓦爾罕沉螺舟之法，可以水底潛行，今日正好應用。』天彪喜道：『有此妙器，何愁水泊不破？』便傳令分派衆將，移軍後泊。慧娘道：『不可，經略之意，要乘賊人不備，襲取水泊，我若先行移軍到彼，待得沉螺舟造成，然後進兵，極快也。須十餘日，賊人豈有不覺之理？』天彪道：『你說固是，但我在這裏將船造成了，昇到彼處，豈非笨事？』慧娘道：『不妨，可先將舟中有散料，一一做好了，然後擣到後泊去，一俟好便可落水。如此計算，到彼不過一日之期，仍出敵人，不意也。』天彪稱妙，便傳令就右泊裏面，擇一空地，搭起蓬廠，製造舟船。天彪對慧娘道：『此事本可令白瓦爾罕監督，今白瓦爾罕已死，只有你親去監督。』慧娘道：『正是。』當時天彪派慧娘作監督，雲龍作提調，卒領工匠三百五十名，都關在廠內，晝夜併工趕造，限十二日。須造齊沉螺舟六十號，又派龐毅唐猛，領五百鐵騎，繞廠外晝夜巡視，端的號令機密，毫無泄漏。到了十二日上，六十號沉螺舟早已辦齊，卻只是散料，尙未裝成。慧娘與雲龍同來稟告天彪，天彪早已把兵將分派停當。傅玉畢應元，風會孔厚，領一半人馬，仍留在右泊攻擊右關。天彪自領雲龍、劉慧娘、聞達、歐陽壽通、哈蘭生、龐毅、唐猛，領一半人馬，帶了沉螺舟散料，悄悄地向西山下，移到後水泊，又去右營裏移調劉麟同來。當時在後關泊外安營下寨，一面差人去告知張經略，一面教劉慧娘監督工匠，將六十號沉螺舟，一齊裝好，又辦齊杉板船隻，便派撥了隊伍。天彪按覽輿圖，見那後泊有四條港口，一名紅荷蕩口，進去是紅荷蕩轉探河灣，直南進西口渡，一名螺螄港，進去有兩條路，一條過新開港口，轉西與探荷灣相通，一條從新開港分路，向南過鴛頸蕩西口，由西南進大中渡，一名穿心港，進老

廟灣，過鴛頸蕩東口，直南進小中渡。這三條港，各有對渡。其中來往相通，還有一條，名爲單渡港，兩邊雖有汶港不通別處，只直達梁山東口渡。東口渡在後崗之東岸上，地勢散埏。天彪料此處賊兵必不把守，便於次日黎明，先派哈蘭生領沉螺舟四十號，每號一百人，共四千人，先由單渡港水底進去，直到東口渡岸下伏住，靜候外三路炮響，便突出岸上，直搶後關。哈蘭生領令去了。隨派聞達帶領杉板船五十號，每船兵丁五十名，共二千五百人，殺進單渡港，遇賊兵即便廝殺，如賊兵戰敗，便去援應哈蘭生。聞達領令去了。又派劉麟領沉螺舟十號，兵一千名，由穿心港進去，一到鴛頸蕩東口，便出岸襲擊賊人水寨。劉麟領令去了。又派唐猛領杉板船四十號，每號兵丁六十名，共二千四百人，進穿心港接應劉麟。唐猛領令去了。又派歐陽壽通領沉螺舟十號，兵一千名，由螺螄港直到鴛頸蕩內，助劉麟夾擊賊軍。歐陽壽通領令去了。又派龐毅領杉板船八十號，每號兵丁一百名，出八千人，由螺螄港進去，直取鴛頸蕩西口。龐毅領令去了。天彪委劉慧娘看守大營，自己與雲龍統領大軍二萬，駕齊大小兵船，直取紅荷蕩，七撥軍馬，一齊起行。

原來吳用防着官軍攻進此路，早已派水軍在各港把守，派李應侯健鎮守後關，督察水軍事務，囑領小心防禦。吳用因保二關要緊，不暇兼顧，諸事盡委于李應。李應便點起四員頭目，乃是張鼉、王鼉、李蛟、趙龍——這四人乃是童威童猛的徒弟——當時奉命，各帶兵一千，分守各港。張鼉守採荷灣，堵住紅荷蕩。王鼉守新開港，堵住螺螄港。李蛟守老廟灣，堵住穿心港。趙龍守風水灣，堵住單渡港。依傍水草處安營下寨。到了這日，張鼉正在採荷灣瞭望，忽聽得紅荷蕩口炮火連聲，喊呼震天。雲天彪親統大軍，殺進紅荷蕩了。張鼉大驚，急忙約齊那一千嘍囉，鎗砲弓矢，密排在採荷灣口，等待官軍。只見官軍已艦百餘號，已排列在紅荷蕩內，賊軍望見，個個心驚，諒一千水軍，如何敵得二萬雄師。張鼉一面提心備禦，一面飛速去報知李應。這邊官軍看

見賊兵勢弱，都要一齊殺過去。天彪止住道：「且慢。」便傳令兵船都約齊了，一字長蛇勢，鼓角怒號，只是按兵不進。雲龍請問其故，天彪道：「你怎地不知兵機？只得這幾個賊兵，殺盡何難？所貴待他少頃，守關之兵齊來策應，方可乘虛搶關也。」果然張龜嚇得幾乎要死，一疊連差人報知李應去了。那穿心港口，唐猛領着二千四百名官兵殺入，李蛟在老廟灣看見，即忙迎敵。唐猛已領兵殺到，原來這老廟灣水面最狹，七八隻兵船早已擠滿。唐猛在舟中與李蛟廝殺，却教後隊登岸，李蛟也教後隊登岸，岸上對岸上，舟中對舟中，兩下喊殺。李蛟不知就裏，只顧向前狠鬥，不防後面水底殺出一彪官軍，正是劉麟，大驅那沉螺舟裏一千官軍，呼喊震天，從賊人背後掩殺過來，賊人大驚。李蛟一個手慌，吃唐猛一劍砍入水中，賊軍大亂。劉麟與唐猛齊力夾攻，不一時，將賊兵掃除淨盡。歐陽壽通已出鴛頸蕩，殺出東口，來見劉麟。業已得勝，便道：「聞得龐將軍在新開港口被賊人阻住，進不得鴛頸蕩，我們何不齊轉鴛頸蕩去接應他？」劉麟唐猛一齊稱是。當時三路兵將合齊，殺轉鴛頸蕩去，出得西口，只見波濤洶湧，鼓角喧闐，賊目王翬正在奮力與龐毅大戰，原來王翬本領勝于李蛟，所以龐毅一時不能取勝。劉麟唐猛歐陽壽通見了一齊喊上去。王翬正在苦鬥龐毅，不防背後掩到一枝官軍，王翬抵敵不住，不一時，全軍覆沒。王翬被龐毅一刀揮爲二段。這兩處賊兵都是前後受敵，吃官軍掩殺罄淨，無一脫命，所以沒人去報後關。那李應在後關，只聞得張龜急報，心中早已大驚，暗想道：「那年盧兄長守前關，因兵馬不早出水泊，以致水泊失利，我今日不可蹈其覆轍。」便教侯健守關，自己領兵一萬二千名，飛速出關，殺到採荷灣來。天彪見李應果然到來，便傳令全軍殺上，李應與張龜分兵一處，殺出採荷灣來。兩軍就在紅荷蕩內擺列戰艦，桅檣蔽日，旂幟連雲，兩邊鎗砲矢石如捲如掃，如撤如馳，直殺得天崩地裂，海覆江翻。李應吩咐衆兒郎道：「今日若被官軍殺進採荷灣，我也不要性命了！」衆兒郎聽了，個個捨死忘生。

力戰官軍官軍也個個奮勇迎殺賊軍洪濤中喊呼震天殺氣飛揚忽聽官軍坐船上一個號砲官軍戰艦豁插分開露出中間一隻大坐船船頭立出一員大將青巾綠袍倒提青龍偃月銅刀正是雲天彪大喝「李應叛國庸奴敢與吾決一勝負麼」李應見是天彪也不答話便取出背上一口飛刀觀準天彪頭頸飛也似標過來天彪提起大刀一揚那飛刀激起丈餘滴溜溜的墮入水中李應大驚雲龍大怒張弓搭箭對李應的咽喉射去李應急閃那枝箭從李應盔旁拂過却射殺背後一員頭目李應大怒又飛一刀向雲龍標來雲龍也閃過了李應正待再取飛刀兩船早已逼近兩邊將對將兵對兵長戟短劍切近攻殺陣雲中雲龍提刀直取李應張龍見了即忙跳過船頭舉鎗來迎戰不數合吃雲龍一刀揮于水中李應怒極舉鎗直刺雲龍此時官軍賊軍已逼近相殺雲龍在劍戟林中轉鬪李應正待廝殺忽聽得後隊人聲沸亂原來是劉麟歐陽壽通領兵由採蕩灣掩殺過來那龐毅唐猛已分頭去搶大中渡小中渡了西口渡汛兵雲片也似的報來李應驚得不知所爲此時採蕩灣已被劉歐堵住回去不得只得率領衆軍且戰且走逃回西口渡去雲天彪雲龍與劉麟歐陽壽通合兵一處緊緊追上李應那敢戀戰只得督衆船駕櫓飛逃等得逃到西口渡天彪大軍已追到西口渡了龐毅唐猛早已在岸上邀住李應進退無路只得上岸率衆捨命死戰官軍前後掩擊賊兵死傷無數李應一條鎗奔馳衝突奪出一條血路望後關而走身邊已只有百餘人隨從到得關下方叫聲苦乃是哈蘭生聞達已在那裏攻關也原來哈蘭生領四十前沉螺舟進伏東口渡港殺入順水灣那趙龍慌忙迎敵水中交戰不到半個時辰那水底沉螺舟中一百名水軍已分頭走出掘通船底趙龍和一千水軍盡行淹沒聞達便領兵船與哈蘭生登岸一路如入無人之境直逼關下李應見到此際只得奮勇突圍那侯健在關上望見李應突圍便開關出來接應方纔殺出關門早被聞達邀住關不數合吃聞達一刀揮于馬下關內早有盧

俊義、燕青急來守備。關外李應儘力衝突，雲天彪在後看見，掄刀追上，大喝一聲，李應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刀光飛下，頭顱已去。天彪已得水泊，便一面移大兵盡入水泊，一面乘銳攻關。盧俊義、青燕係倉猝而來，手脚忙亂，後關漸漸難支。盧俊義把守不住，只得差人飛速報知吳用去了。

誰知撲天雕後泊陣亡之際，正沒羽箭前關鏖戰之時。且說張清與湯隆保守二關，宋江、吳用親臨關下，晝夜守備。張清略知雲天彪已定計，於是日潛攻後關，便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四員大將率領二萬人馬，加緊攻打二關。賊兵不防後關有事，只見前面來勢洶湧，便十分提心抵擋。那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已領兵直到關下，宋江對吳用道：「官兵似此攻圍不解，怎好？」吳用躊躇無計，只見張清開言道：「我看他們兵將，個個驍勇，我們端的敵他不過，爲今之計，小弟擬開關與決戰一陣。小弟自問這手石子百發百中，且把他勇將，個個打傷了，便好用計進取。」宋江聽了，看着吳用道：「張兄弟此議如何？」吳用沉吟一回，也定不出別樣計較，只得應道：「張兄弟此議亦好，只是此去，切須善觀方便，不可因得勝而大意，亦不可因失利而胆怯。」張清應諾，當時請令開關出馬。鄧宗弼見賊軍殺出，便與辛從忠等約齊陣勢，等待張清將兵馬背關列陣，右提長鎗，左懸錦袋，一馬縱到陣前，指着四將道：「河南沒羽箭張將軍在此，敢來決一戰麼？」鄧宗弼大罵：「反叛庸奴，何足道哉！」舞劍驟馬，直取張清，見他來勢勇猛，便急去錦囊中取一石子，呼的打向鄧宗弼面門過來。鄧宗弼眼明手快，急起右手用劍一撥，石子碾開丈餘，咯碌碌滾向草地裏去了。張清見一石不中，心內早有幾分焦躁，便驟馬挺鎗，直取鄧宗弼。鄧宗弼舞劍，直劈張清，兩馬相交，鎗劍並舉，一來一往，鬥到十三四合，張清勒馬便走，鄧宗弼縱馬相追，曉得張清又要擲石，便大叫：「擲石小兒，何足爲道！」話未絕，一石子已到面前。鄧宗弼急急伏鞍，那石子卻從背上四面令旗縫裏打過，拋向馬後去了。鄧宗弼愈

怒挺身掄劍，直奔張清。張清見石不着，怒氣填胸，兜轉馬頭來，挺鎗直刺。鄧宗弼舉劍相迎，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鄧宗弼賣個破綻，勒馬便走，張清故意立住了馬，不來追趕。鄧宗弼見張清不來追過來，霍的勒轉馬頭，重復殺轉。張清早已手藏一石，急忙照着鄧宗弼頸額子，上一石飛來，鄧宗弼看見石子過來，急使個鎗底藏身。那顆石子果然又落了空際了。鄧宗弼大喝：「無知小兒，弄磚拋石，成何事體，敢挺身與我鬥三百合麼？」說罷，舞劍直奔過來。張清此時正沒好氣，便舉鎗相迎，重復很鬥。此時宋江、吳用在關上，見張清三石不着，心中大爲懊躁，又不便收回張清，只得憑關看戰。那邊張大經略也立馬在陣前，正是胸有定見，氣暇神閒，左捧令箭，右挽紫韁，閒閒地看那二將鏖戰。那鄧宗弼舞動雙劍，武怒非常。張清一枝長鎗，却還對敵得過，兩個一來一往，一去一還，足足的又併了七十餘合。鄧宗弼一心要砍殺張清，却尋不進破綻。張清見鄧宗弼雙劍神出鬼沒，不能攻取，便想又用石了，卻被鄧宗弼逼得極緊，無從偷空。兩人鬥到興起，正難再捨，只見官軍隊裏閃出一員大將，舞動銅人，飛馬向前大叫：「鄧將軍少住，待我來殺這賊人。」鄧宗弼大吼一聲，跳出圈子，勒馬回陣。張清得了個空，急起一石子飛來，鄧宗弼急忙一閃，那顆石子却從肋縫飛過，拋向草地去了。張清接連一石，向張應雷眉心打來，張應雷早已防備，用劉一擋，只聽得鏗的一聲，那石碾起一丈多高，向後面空地一跌過去了。兩馬已交，銅人直進，張清正待用石，銅人早已捲到面前，張清藏石袖底，急忙舉鎗相迎，兩位英雄，怒馬盤旋，鎗劉飛舞，大戰二十餘合。張清深恐力乏，不敢戀戰，抽身待走，却被張應雷銅人一步步逼進來，張清心中愈躁，只得一手提鎗招架，一手早取那袖底的石子出來。張應雷見他一手提鎗，便急忙照顧石子，那石子早已飛出，直從下三部向張應雷馬頭兜來，張應雷急忙倒提銅人護住馬頭，向外一攔，石子打着人背，碾落在地。張清乘勢一鎗，向張應雷面門刺來，張應雷手起一人擋住，便乘勢賣個破綻，回馬而走。張清挺



鎗躍馬追來，一面早已就錦囊取得石子，張應雷一面誘敵，一面提防着石子。張清故意延了少刻，卻飛起石子，覷準張應雷腦後打來，張應雷向左邊一閃，那石擦耳根過去了。張應雷在馬上未及閃正，張清一石又到，（看官須知張清石子，非比尋常，今日爲何不濟？原來張清七石不着，心中早已慌亂，心內一慌，任憑你高，那準頭早已減去了成色。）只見那石子準準地從張應雷後面打來，卻無故高了些許，張應雷將頭一俯，那石子早從盔上高飛過去了。張應雷大怒，急轉身還鬥張清，兩馬重復扭住，大戰二十餘合。官軍隊裏早有一員大將，驟馬而來，大叫：「張將軍請住，看我與這廝併三百合。」張應雷見是辛從忠，便將銅人一幌，讓辛從忠蛇矛飛入，張應雷勒馬回陣去了。辛從忠擗住張清，鎗矛沒舉，只得三合。辛從忠手內一標槍飛出，張清急閃不迭，那標鎗早已穿在頭盔鳳翅上，張清大驚，不敢戀戰，即忙回陣去了。辛從忠料他必然復出，便立馬橫矛等侍廝殺。那張清回入陣中，除下那盔上飛標，所喜並不受傷，便下馬略定定喘，心中暗想：「這番恁好，我此出原想用石子打壞他幾員大將，不料如此不得手。」想了一回，便咬牙道：「只得且向前殺去。」便討口水吃了，提鎗上馬。關上宋江吳用，見張清不能取勝，卻不肯入關，便商議收張清回來，却又不甘心退避，擬議未決，只見張清早已提鎗出陣，大叫：「對陣辛將軍，我與你力併三百合，休得使用暗器。」言畢，驟馬挺鎗，奔出垓心。辛從忠知他是詐，便高提蛇矛，提防石子，果然張清奔至三十餘步，手中一石子早已打來，辛從忠眼明手快，用矛尖只一撥，那石子早已橫飛到空地上去了。辛從忠大喝：「無知小廝，安敢行詐！」驟馬挺鎗，直取張清，張清舉鎗相迎，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鬥了十六七合，張清怕有飛標，不敢偷空。辛從忠生力手，張清却因連戰數將，有些疲乏，只將虛幌一鎗，跳出圈子，帶轉馬頭便走。辛從忠驟馬追趕，大喝：「賊子休要行詐，我豈怕你的石子？」言未絕，一石子早已飛到，辛從忠早已備防，不慌不忙，將那石子閃過，却

順手一標飛去，張清也預先提防，飛標到處，張清也閃過了去。錦囊中摸一個石子，對準辛從忠的馬頸打來。辛從忠急將韁繩一兜，那馬從空一躍，石子往馬腹底下恰恰的過去，貼着地，滴溜溜的打向青草堆裏去了。辛從忠的馬，早已撲到張清背後，張清已到了自己陣前，辛從忠提起蛇矛，望張清後心便刺，張清急忙一閃，辛從忠的矛擗了個空，那矛直擗過張清面前，張清急回轉身來，將矛奪住，兩下一擰，張清急將那手中槍平擗過來，也被幸從忠順手奪住，兩人儘力一拖，那兩匹馬早已旋風也似的打了幾個團圈。官軍陣上，早惱動了陶震霆，舞動雙鎗，大叫：「賊子不得無禮！」一馬飛到，張清知不是頭，急切與辛從忠分拆不開，只得棄了兩鎗，空手逃入陣中。辛從忠擲去張清的鎗，舞蛇矛，直進入陣去了。張清見他追來，急取一石在手，待他馬近一石飛去，辛從忠忘却提防，瞥見石子打來，急忙一閃，那石子打着左肩獅獸鼻上，碌轉腦後去了。辛從忠急忙勒馬回本陣。陶震霆殺入陣來，張清急忙換一枝槍殺入陣來，兩馬交鋒，鬪不五合，張清早已手藏一石，觀準陶震霆咽喉打來，陶震霆見石子過來，急忙將身一挫，高提臥瓜鎗，迎準石子一擊，那石子打了轉去，飛過張清頭上五六尺，碌回賊軍陣裏去了。張清吃了一驚，咬一咬牙齒，追殺過來，陶震霆迎住便鬥，兩人各奮神威，戰了十五六合，陶震霆勒馬便走。張清藏石在手，驟馬追趕。陶震霆正待掛鎗，取那洋鎗，背後一飛石已到，陶震霆急忙一閃，石子飛到左旁，陶震霆順起右手，瓜鎗一擊，石子往左邊去了。陶震霆急回轉身來，張清手起一石，猛飛過來，陶震霆看得極準，急起左鎗，向右一擊，石子往右邊去了。張清急去袋中一摸，只得一顆石子，張清提石在手，眼睜睜只望這一石成功，忽聽關上一聲鳴金——後關急報已到，吳用急忙止住宋江，休要鳴金——張清心中早已驚亂，那番急遽之態，早被張經略看見，便傳令教金成英楊騰蛟從左邊搶關，韋揚隱李宗湯從右邊搶關，張伯奮張仲熊王進康捷隨着大軍一齊掩上。宋江吳用心慌意亂，急急囑咐湯

隆嚴守二關，自己早已飛速赴看後關去了。關下張清急得不知所爲，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一齊殺到，張清手中一石，不覺自發，陶震霆在陣雲中見石子飛來，急提那臥瓜鎚追準了一鎚擊去，那石子回勢愈大，不偏不倚，碾轉去，正着在張清鼻尖上，血流滿面，張清幾乎跌倒，勒馬逃轉。陶震霆懸掛雙鎚，取出洋槍，扳開火機，砰然一響，正中張清後頸，翻身落馬。張經略早已統押大軍，潮湧般殺到二關，關外賊兵如何抵擋，如湯沃雪，如火燎毛，登時殺盡無餘。金成英楊騰蛟從左邊，章揚隱李宗湯從右邊，均已上了二關，王進隨鄧宗弼張陶也殺上關去。湯隆一人如何擋得住，王進登上二關，遇着湯隆，交手不三合，王進一鎗擲入胸前，早已了賬。伯奮仲熊康捷率着張經略，盡行登關，二關已破，衆將無不大喜。張經略到了關中，日方挫西，張經略急召章揚隱李宗湯問徐虎林在二關內安營立寨之法。章李二將，一一具對，經略便命照此章程安營。衆將紛紛獻功，經略一一慰勞，記功錄簿，大行犒賞，便議明晨進攻三關。按下不表。

且說宋江吳用從二關奔到後關，急與盧俊義燕青守住後關，雲天彪率大軍攻至，傍晚不能取勝，只得在關下安營立寨。宋江吳用聞得二關已失，只叫得苦，且將後關守備事宜，安排停當，委燕青當心督守。宋江吳用盧俊義都回轉三關，公孫勝已帶領魯智深樊瑞在三關守備。宋江吳用盧俊義守備事務，督看了一番，便教公孫勝等三人在關上看守，宋江吳用盧俊義都回忠義堂去，策應四面事務，不提。

且說公孫勝在三關上，又各處巡閱了一轉，時已三更，退入帳中，提心吊膽，那敢就睡，只得帶了衣甲，躺在交椅上。正欲朦朧睡去，忽見帳前黑影一閃，走進一個人來。公孫勝立起身來，定睛一看，吃了一驚。

正是仙機指引當回首，業障昏迷錯用心。不知公孫勝所見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十五回

##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話說公孫勝坐在帳中，正欲朦朧睡去，忽見一人掩入帳來，公孫勝急忙定睛一看，更非別人，原來就是二仙山內，同道師弟兄，雙姓東方，單名橫的便是。公孫勝吃了一驚，急問：「師兄何來？」東方橫道：「清師兄別來無恙否？今有要言奉告，請屏左右。」公孫勝便教左右退去，與東方橫遜了坐。東方橫道：「咳，清師兄還記得那年紫虛觀前臨行時，令師怎樣囑咐？小弟亦有數言奉勸，今日師兄爲何還在這裏？那年小弟曾奉令師鈞旨，來取元黃吊掛，令師又教小弟寄語勸駕，今日令師又教小弟特地來此，餘言說不得許多，只有四個大字，叫做「速離火坑。」公孫勝道：「小弟受宋公明厚待一場，今日事急，與他丟手，自問心上過不去，幫他復了二關，我卽退歸矣。」東方橫微笑道：「師兄既要復二關，小弟有數言奉贈。」公孫勝道：「願聆教言。」東方橫道：「二關復在眼前，關上無須廝殺，不必劍戟刀鎗，能使官軍退卻，復得二關之後，了手當爲上着。」一言畢，袖中取出一方青羅帕，鋪于地上，東方橫踏上了，變成一朵青雲，冉冉騰空而去。公孫勝欲送無從，因細細將他六句讖語，思索一番，恍然道：「東方兄此言，莫非教我用法取勝？這倒也是一條正路。」便一面去密告宋江，一面與樊瑞商量用法。立法未定，忽報官軍大隊殺來，魯達便要開關迎戰，公孫勝忙止住了，傳令衆兵將，把三關嚴緊保守，一面去報知宋江、吳用、宋江、吳用急極無計，原來此時梁山已四面攻圍，雲天彪委雲龍、劉慧娘、劉麟、歐陽壽通、唐猛，留攻後關，并移調右營荀桓、祝萬年、真祥麟，領右營兵馬三分之一，回來攻關，天彪令劉慧娘爲督全軍事務，於後關外東山上，建立行臺，駐紮雲龍、統領衆將，指揮全軍；雲天彪領聞達、哈蘭生、龐毅，回到右關，與傅玉、風會，一同攻打，派畢應元、孔厚，隨後策應，陳希真、領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范成

龍，欒廷玉，欒廷芳，劉麒，攻打左關。張經略請賀太平，蓋天錫堅守頭關二關，自己領伯奮，仲熊，鄧宗弼，幸從忠。張應雷，陶震靈，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康捷，攻打三關，闔大軍威，兼着新勝銳氣，賊兵如何敵得。宋江吳用親到三關來看了一轉，與公孫勝略議了幾句守備之法，又轉到別關去了。這三關上委公孫勝一人主政。公孫勝奉宋江囑咐，督領羣盜，拒敵官兵。張經略金盔銀甲，佩弓插箭，立馬陣前，親司旂鼓，衆將奉元帥之命，捨生忘死，攻擊三關，自辰至午，鎗砲震天，矢石蔽地，賊兵死傷無數，只是堅守不下。經略見賊兵如此，便傳令權將兵馬收回。魯達提起禪杖，回公孫勝大叫道：「烏耐煩再讓那灑家開關出去，活打殺那班撮鳥。」公孫勝道：「賢弟請坐，且聽。」魯達睜起怪眼道：「直娘賊，灑家偏要去——死也要和那厮併三百合。」說罷，掄起禪杖，飛步到關，大喝開門。公孫勝約勒不定，只得開關，派兵送他出去，一面飛報宋江去了。

且說魯達殺出關外，張經略正在收兵，見有賊將殺來，便教伯奮，仲熊出去迎戰。旂門開處，二人一齊出馬，衆兵共看兩位公子一樣裝束，各具神威。伯奮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鳳翅閃雲盔，後面一掛五福攢壽銀牌，垂着五寸長短紫紅流蘇，披一副白銀細砌魚鱗甲，襯着月白紫微緞子戰袍，繫一條東甲獅蠻帶，穿一雙綠皮捲雲戰靴，騎一匹銀合白馬，手提一對赤銅溜金大瓜鎚。仲熊也是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菊瓣細鈎軟砌盔，後面一掛福慶銀牌，垂着五寸長大紅流蘇，披一副連環鎖子甲，束一條鏡面鍍金帶，穿一雙青皮捲雲靴，騎一匹嘶風赤兔馬，手捧一對厚背薄刃雁翎刀，兩位少年英雄，立出陣來，真個是天生一對玉孩兒，人間算得無三譜。只見那對陣一個莽和尚，舞着禪杖，口出喊聲，飛奔而來，伯奮舞動雙鎚，驟馬出，大喝：「賊禿驢，休得亂闖。」魯達大怒，掄起禪杖便打，伯奮見他來勢莽撞，便急將身子一閃，魯達一枝禪杖，和身子打進伯奮懷裏來，卻早打了個空。伯奮眼明手快，早提起右手大銅鎚，照魯達光腦袋上打將下來，恰好魯達一禪

杖飛起，將那銅鎚擋過。伯奮卻早已左手一鎚，打進魯達禿下。魯達大吼一聲，活地跳開了數丈。伯奮驃馬追去，魯達舞動那枝禪杖，神出鬼沒的打過來。伯奮也使圓那兩柄銅鎚，天旋地轉的打過來。馬步交加，杖鎚並舉。兩人各奮神威，大戰五十餘合。怕奮使出平生大神力，對付魯達。魯達也狠命相搏，打個平手。仲熊在陣上看殺多時，更耐不得，便舞動雙刀，驃馬向前，大叫：「哥哥且住，待我來斬這禿驢。」仲熊展開雙刀，好一似兩條白練，衝殺進去。伯奮一馬跳出圈子，卻不回陣，只立在垓心邊觀看。只見仲熊雙刀已從魯達禪杖底下，直透過云。魯達險些被他戳着，急忙跳開，便掄轉禪杖，對仲熊額門打來。仲熊眼快，早已飛起雙刀，交叉架住。兩人便展開解數，奮勇大門，杖來刀迎，刀去杖擋，又鬥到五十餘合。魯達神力未衰，仲熊一身武藝也儘殺敵得過。殺氣影裏，戰鬥愈酣。只見伯奮驃馬又來，大叫：「兄弟且住，你我二人索性用車輪戰，戰殺這廝。」仲熊退回，伯奮殺入。此時宋江吳用已到關上，見來將如此驍勇，便教鳴金收回魯達。誰知關上一片鳴金，魯達只是一片呼喊，和伯奮扭住便鬥。宋江對吳用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爲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吳用也不解其故。只見仲熊與魯達鬥到三十餘合，伯奮又殺過來。伯仲二人循環輪替，直戰到日下西山，暮色朦朧。張經略在陣前看殺多時，見天色晚，二子不能取勝，只得鳴金收回。魯達倒拖禪杖，大吼而回。宋江急命開關迎入。魯達一見宋江，撇下禪杖，向宋江唱個大喏道：「兄長要殺上東京，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宋江回顧吳用道：「今日魯兄弟爲何精神異常，語言不倫？」吳用道：「想是力戰了半日，力疲神亂也。且取酒肉來與他接力。」左右捧上牛肉十斤，陳酒一大桶。魯達坐下便吃，氣呼呼的吃一碗，又是一碗，不一時，一桶酒完，又添了一桶，直吃得沉沉睡去，送他歸帳。宋江吳用就歇在三關上，商議守備之事，便教調朱全雷橫來同守三關。公孫勝樊瑞歸入自己

帳中，同去祭煉符法。

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衆人共論本日戰陣之事，賀太平道：「方纔這莽和尚，定是魯智深，賊人勇將，僅此一人，倘能除得此人，破賊寨易如破竹。」蓋天錫道：「此人鳴金戰住，足見莽撞，明日交鋒，可用計擒他。」伯奮仲熊齊聲道：「這莽和尚果是猛勇，但戰到後來，亂喊亂叫，破綻送出，明日交鋒，孩兒必斬得他，如若不能，再用計誘他不遲。求爹爹明日仍委孩兒出去。」張公領首，當夜無話。次日黎明，張公傳令起兵攻關，仍命伯奮仲熊，叩關搦戰。宋江吳用聞官兵又來，急忙登關守備。伯奮仲熊在關下，大叫：「賊秃驢出來納死！」原來魯達此時還醉臥帳中，宋江與天兵相拒，伯仲二人叫罵萬端，宋江只是不出。忽報後關被官軍攻得十分緊急，勢在垂危，宋江吳用大驚，急教公孫勝好生守着三關，宋江吳用急赴後關，又迴顧公孫勝道：「魯兄弟如要出戰，煩賢弟相機定奪，橫豎死守關內，亦無益也。」公孫勝應諾。宋江吳用赴後關去了。公孫勝樊瑞朱全雷橫嚴守三關，與官軍足足相持了兩個時辰。魯達忽由關內，手提禪杖，飛奔出來，見官軍攻關，便向公孫勝大叫道：「爲甚麼不殺出去？」公孫勝未及回言，魯達早已掄起禪杖，大叫：「你不去，灑家一人自去。」飛奔下關，喝令開門。公孫勝禁止不住，魯達已飛奔出去。伯奮仲熊見魯達出來，便約齊後面人馬等待。魯達大吼一聲，早已直衝過來。伯奮仲熊雙馬敵住，酣呼大鬪。鬥到一百餘合，魯達果然禪杖忙亂，看他只是亂劃亂打，絕無法門，吃伯奮得個破綻，一銅鎚打着左腿，魯達狂叫一聲，跌倒在地。仲熊急前一刀砍去，魯達早已霍然跳起，却吃仲熊一刀砍入乳肋。仲熊也險些被魯達禪杖打着。魯達霹靂般一聲狂吼，跑回三關，便將禪杖向關上一擲，那禪杖好一似稻草般，飛上關去，打死了關上賊兵三四個。旋轉身來，趕到陣上，乳肋下鮮血迸流，若無其事。口中叫道：「兒郎們隨我來！」那些隨陣嘍囉跟他上來。伯奮仲熊見他殺轉來，正要迎敵，只

見魯達霍地將自己的兒郎，一手一個，提起兩個，向這裏拋來，接連拋了十餘個，嘍囉着慌，叫苦連天，逃回本陣，關上衆人見了，都一齊叫苦。伯奮、仲熊見他如此，也大爲詫異，只得遠遠招架。可憐那些攢出的人，個個腦漿迸裂。經略在後望見道：「此人神氣，是着了瘋魔，不可與戰。」便鳴金收軍而回。魯達見官軍退陣，便哈哈大笑道：「原來敗了灑家！趁此殺上東京去也！」便回到關上道：「擎我禪杖來！」左右只得將禪杖捧上。公孫勝見他着瘋，便溫語道：「魯兄弟請少歇。」魯達大喝道：「放屁！我奉智真長老法諭，要幫宋公明殺上東京！」言畢，提杖直奔忠義堂去。恰好宋江、吳用安頓了後關，正在忠義堂議事，瞥見魯達提杖浴血而來，大吃一驚，忙問甚事。魯達大喝道：「灑家要幫宋公明拆毀金鑾殿。」便將忠義堂擺設的桌椅，亂打亂攢，便指吳用道：「你是高俅麼？今日灑家打殺了你，爲民除害。你們這班狗子，教你們死個爽快！」說罷，提杖直打吳用。吳用急躲，忙叫道：「魯兄弟瘋了，那個去按住他！」此時山寨中有些力氣的頭領，公孫勝、樊瑞、朱全、雷橫、現在守三關、燕青、現在守後關、張青、孫二娘、現在守左關、段景住、現在守右關、忠義堂僅有柴進、裴宣、蕭讓、金大堅、宋清、蔣敬、皇甫端、戴宗、蔡福、蔡慶，一班沒甚力氣的人，單靠着盧俊義一人，如何抵擋得住，只見魯達一條禪杖，在忠義堂橫衝亂打，衆人跌跌踵踵，急忙閃避，叫苦不迭。魯達禪杖早已將忠義堂上所有物件，盡行打得粉碎。盧俊義見他兇猛，心膽已怯，因見衆人沒個上前，只得硬着頭皮，搶上前去，只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忠義堂已打倒了一角。盧俊義趕將入去，魯達見了，大吼一聲，一禪杖打來，盧俊義險些着手。衆人見了，一齊叉鈿棍鎗打上前去，忠義堂喧得一團槽。盧俊義已將魯達禪杖奪住。魯達見衆人上來，便撇了禪杖，去拾了兩根折椽子，大喊一聲，打將出來。盧俊義就把禪杖將他欄住，魯達舞起兩根椽子，直打盧俊義。衆人一齊吶喊，却又不敢傷他。魯達任奔酣呼，不覺絆着地上折木，撲的跌倒在地，衆人急待前去按住，只見魯達



霍地立起來，刀傷迸裂，面色改變，大叫道：「酒家今番大事了也！」仰後而倒，衆人急前一看，早已圓寂了。宋江長歎一聲，絕無言語，便與吳用入內議事，一面收效魯達。吳用又教盧俊義去各處彈壓軍心，休教驚亂。按下慢表。

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發放軍馬，伯奮、仲熊卸甲安息，衆將競贊二位公子神威。張公對衆將道：「今日我看這莽和尚確是着瘋，又兼受傷深重，無論他回去死與不死，終不可用。據賀參贊說，賊營勇將僅此一人，今此人既除，來日破關易易矣。」衆將軍及兵丁，各各飽餐安息，準備明日努力攻關。衆將領命，又去傳諭左右兩營去訖。張公在帳中與賀太平蓋天錫計議攻關之事，分派兵將，正在議論，忽見皂衣二人，塔前跪報道：「有賊人劫營，請相公速去巡視。」張公道：「奇了！你是何人？」那二人忽然不見，左右看駭然。張公便與賀蓋二人，一齊立起身來道：「教至外營查看。」離座不數步，只聽他原座交椅上，碰然一聲響亮，一塊磨盤大的石頭當頂打下，將交椅打得粉碎，衆人皆驚。張公大悟道：「此神人賜我離座也！」左右齊稱相公洪福。張公謝了神明，重復換把交椅坐下，賀太平道：「賊營內有一名公孫勝，善會妖法，此石必是他運來，如今邪不干正，妖人枉用心機，但此妖也必須除滅了他，方可集事。」張公問：「何人能除？」蓋天錫道：「右營陳將軍，深明仙術，可請求與之商議。」經略便傳令去右營，速請陳將軍來。少頃，陳希真自右營到來，經略迎入相見，禮畢，敍坐，經略告知妖人運石之事，并須收伏等語。希真道：「明公一代正人，奉天討逆，何懼邪魔，即不先除此人，來朝鼓行而前，諒此賊亦不能爲害。今明公既有吩諭，不敢推辭，待明日與他鬥法，收伏了他。」張公道：「聞得道家追魂攝魄之法，吾兄能行之否？」希真沉吟道：「這倒也可，此法只須靜室中爲之，免得陣上驚世駭俗。」又沉思了一回，便道：「儘可，儘可，此法今夜便可行得，無俟明日也。容回營遵辦，明晨即來報命。」

「張公甚喜。希真當卽辭歸。不說張公部署人馬。」

且說希真回營，劉廣祝永清迎入帳中坐下，便問：「經略有何密諭？」希真便將用法攝公孫魂的話說了。永清道：「開道家迫魂攝魄，須要本人生年月日，今公孫勝的生辰，何處探聽？」希真笑道：「這廝的生辰，我却已探聽得也。」永清忙問從何處探來，希真道：「我在大名府時，無意中得了他來。那大名府城內龍華寺的住持大圓，曾經到梁山做過道場的，我到任後入寺行香，據他的徒弟妙果說起，那年晁蓋死時，他師父在山設薦，他亦在列，因說到晁蓋生死年月日時，我當時便驀然想到公孫勝，探問一句，果然被我探得。原來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與晁蓋情意最深，彼時晁蓋病篤未死，吳用等六人都開列自己生辰具疏借壽，尙未舉行，晁蓋已死，因此疏章未曾焚送，却吃這妙果會看見，因內中公孫勝八字最容易記得，所以至今不忘。說來乃是庚申年辛酉月壬戌日癸亥時。」劉廣永清都大爲驚異，因歎道：「事非偶然也。」希真便吩咐將後營帳內，打掃清潔，希真卽去安排法器，按着十二雷門，掛起十二面大圓鏡，中間設起香案，按八卦擺列八面方鏡，就正中焚起一爐梅檀，希真誦起淨壇諸咒，四圍都洒了法水，然後將那面乾元寶鏡，正中供起，擺列了香花淨果。希真叩齒念誦真言，拜跪行禮畢，走出帳來，暮色已蒼，希真便教永清就營中選十二人，都要命帶丁甲的，前來聽用。當時在前營吃了素齋，只見永清已將丁甲命的十二人帶上來，希真便書了十二道丁甲符，分與十二人佩戴了，傳諭劉廣永清監營，自己却帶那丁甲人入帳登壇，那十二丁甲手執五色旂幡，按着方位，侍立帳門之外，帳內壇上，星燭燦爛，寶鏡光明。希真登壇，將那備好硃筆黃紙，擺在壇上，口中念念不絕，書成了數十道符篆。只見希真叫侍從人進來收去了香案，希真將那所書的符，向左右前後，壇上壇下，一一

誦咒焚化了，便披了頭髮，左手執持寶劍，右手高提起那面乾元寶鏡，念念有詞。少刻，希真忽地將寶劍插于地上，便從袖中取出公孫勝的生命一紙，并一籙亂髮擲下來，急將右脚踏住，重復拔起寶劍，念聲愈厲，只見四邊燈光鏡光，都霍霍閃動。念數多時，唱聲道：疾，那四壁光芒，一齊射向公孫勝命紙上來。希真急將乾元鏡一照，愕然道：「咦！」疾想片時，便將那寶劍放於地上，右手捏起二個劍訣，向那乾元鏡上不住的書符，口中不住的念咒，納有許久，便又向鏡上噓了一遍，罡氣放了劍訣，重復提起寶劍，左手高提着乾元鏡，照於地上，凝然不動，寂然無聲。不多時，只見那乾元鏡內，蓬蓬勃勃，金光發現，瀉如泉流，逸如電發，明如硫焰，響如雷鳴。希真用右手寶劍東點西指，那光便東飛西迸。又是許多時，那團火漸漸淡去，希真向地上一看，又向鏡中一看，目定口呆，半晌道：「這廝真個如此難捉！」良久道：「我曉得了！」更將寶劍與乾元鏡一齊放下，挽了頭髮，重復叫帳外從人進來，擺設香案，并叫那十二丁甲命人都進壇來，香案擺畢，希真命從人都出帳外，只叫那十二丁甲命人依班侍立左右，希真就案上寫起一張疏牘，又書了幾道符，便于案前拱手，誦起九天元女寶誥，誦了九遍，稽首九拜，便跪在案前，將疏牘念誦一遍，就於燭上焚送，又再拜稽首立起來，便將那所書的符四面焚化，便叫侍從人進來，收去香案。希真重復披髮仗劍，左持寶鏡，照前作法。不多時，只見那乾元寶鏡神光三閃，希真定神一看，喜形于色道：「在矣！」便命那十二丁甲，解下壇中所有的鏡，那移入壇心，將公孫勝的命紙，重重疊疊壓住，便將乾元寶鏡壓在上面，寶劍插在壇前。希真帶那十二丁甲齊出壇來，將那十人發放，時已四更，希真就在前帳內，默坐定神。少刻，已轉五更，希真便傳令請劉廣督理本營事務，凌晨攻擊左關，自己帶領范成龍，選到大營來，通報經略。經略聞報，即忙傳令開營，迎入希真進見，稟告公孫勝魂魄，已經攝得，張公甚喜。希真又道：「此時尚鎮在壇中，未曾處斬，若斬了他的魂魄，此人可以立死。不識經略意。」

中何如特來請令。」張公道：「此人亦係賊魁，理宜生擒他來，明正典刑，方爲不錯。」希真道：「既如此，須希真隨營攻入關中，親去擒他。他還有一個徒弟，雖無甚利害，也須希真去擒。」張公稱是，便撥中營兵馬一萬，交與陳希真同范成龍率領了，從關左襲入。張公傳令安派中營兵將賀太平係文人，請他彈壓遊騎，在關外巡捉逃賊，無須入關。蓋天錫本有武藝，便隨同大經略督押中軍，張伯奮同鄧宗弼，辛從忠爲左翼，張仲熊，張應雷，陶震霆爲右翼，王進，康捷爲前鋒，直搶中路，金成英，章揚隱爲左隊，搶關右，楊騰蛟，李宗湯爲右隊，搶關左。一面接應陳希真。陳希真與范成龍領了經略號令，又去傳令右營劉廣，與祝永清，陳麗卿攻左關正面，樂廷玉，樂廷芳攻左關之左，劉麒攻左關之右。那邊左營雲天彪，也得了經略的令，天彪與傅玉親攻右關正面，風會哈蘭生攻右關之右，開達龐毅攻左關之左。畢應元，孔厚在後策應，巡捉逃賊。一面傳諭後關雲龍等得令，便也派撥隊伍，劉麟護着劉慧娘，在東山看望雲龍，歐陽壽通，唐猛領左隊，苟桓，祝萬年，真祥麟領右隊，分頭槍擊後關。分派已畢，天已大明，霞光燦爛，一天瑞色祥光，捧出那輪紅日，戰鼓淵闐，人馬歡呼，四關鎗砲之聲，如數百萬雷霆，同時並發，官軍一齊攻關。

且說公孫勝自昨夜初更巡閱三關，回入帳中，正與樊瑞再議用法，忽覺得頭運眼花，精神恍惚，便詫異道：「今日我爲何如此眩暈？」樊瑞道：「想是老師用心太過，精神疲乏也。」公孫勝道：「既如此，待進靜室中去定一定神。你替我去彈壓軍務，休來驚我。」樊瑞領令而出。公孫勝退入靜室，掩上了門，急忙入牀定神，默坐，不覺頭痛如劈，元神漸漸飛揚出舍。公孫勝大驚道：「這是爲何？」又思索了一回道：「必是陳老道在那裏撮弄我也。」便急急念起秘咒，特行內觀之法。原來這法門是羅真人傳他的，今日幸未忘記，當時修持起來，元神漸漸定了，暗想道：「陳希真這厮奸利害，此番吃我守住了，雖保其不復來。」便誦咒召集神將，在室外

密密層層保護，安排方畢，精神又復昏亂，較前更甚，險險凝持不定，幸喜所召神將，協力保守，爭持了足足有一個更次，方得漸漸安定。公孫勝心中焦急道：「如此相持，怎了？」正想設法，想了一回，不得計較，忽聽得耳畔有人告道：「我們奉法旨在此保護，奈九天元女聖旨降來，責我等棄順助逆，要治我等之罪，如今只得捨了吾師去也。」公孫勝大吃一驚，正欲再持禁咒，不覺一靈神光，霍的飛去，悠悠揚揚，不知去向了。公孫勝在室內僵倒，樊瑞、朱全、雷橫在外面，絕不知覺，輪更守關。比及天明，官軍殺氣震天，鎗砲振地，大陣殺來，樊瑞、朱全、雷橫一齊大驚，樊瑞急去請公孫勝的號令，朱全、雷橫登關迎敵。王進、康捷當先攻關，關上賊兵霎時間都已得知公孫軍師僵斃的信息，亂兵無主，人情洶洶，王進奮勇先登，力殺百餘人，破關而入。康捷隨上大軍，一齊登關。朱全、鄧宗弼，即忙迎戰，鄧宗弼就在關上展開雌雄雙劍，奮勇大鬪。張經略已與蓋天錫、張伯奮、張仲熊殺進關內，雷橫擋不住，正遇着張應雷，張應雷舞動銅劉，直取雷橫。辛從忠、陶震霆見朱全、雷橫死戰不退，便各去相助，辛從忠助鄧宗弼戰朱全，朱全敵不住，鄧宗弼飛起長劍，砍着左腿，朱全跌倒在地，鄧宗弼就地一抓，生擒過來。陶震霆助張應雷戰雷橫，張應雷神威愈奮，忽地擺開銅劉，就勢賣進，左手抓住雷橫，儘力一拖，生擒過來。鄧、辛、張、陶四將會齊了，殺入關中。三關已被張經略大軍已在前面，陳希真、范成龍早已擒得公孫勝、樊瑞獻上。原來樊瑞見公孫勝僵臥，大驚無措，陳希真、范成龍已帶領兵馬從關右乘亂殺人，范成龍搶入公孫帳中，縛出公孫勝，樊瑞正想用法，早吃希真用真武訣鎮定，衆兵網捉過來。楊騰蛟、李宗湯已隨後殺入，那邊金成、英、韋揚隱也從關右破進，賊兵均已殺盡。張經略會齊大軍，日方已牌，張經略便傳令乘勢攻寨。陳希真將公孫勝、樊瑞，交與經略，便領范成龍帶兵殺向左關去，接應右營兵馬去了。

早有嘍囉飛報入忠義堂，衆人聞得三關已失，一個個面面相覷，急得手足無措，大衆一齊看着吳用。只

見吳用眉額一縷道：「不妨，衆兄弟齊心守看，戴院長隨我進來，自有妙計。」衆人聞聽，各執器械，帶了在山嘍囉，齊出迎戰。戴宗跟了吳用進內。

不知吳用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六回

### 宛子城副賊就擒

### 忠義堂經略勘盜

話說梁山忠義堂上，羣盜各執器械，分頭殺出，與官軍死拚。獨戴宗跟了吳用進內，一直到了吳用臥房。戴宗道：「軍師有何計策？」吳用一言不答，只是忙忙碌碌，湊集些散碎銀兩，打了一小包，遞與戴宗，便道：「你的神行符隨身有否？」戴宗道：「儘有。」吳用用手一招，急走出房外隙地上，附耳道：「大事去矣！我同你還在這裏做些甚麼快把神行符來，我帶你尋別路去，否則性命難保了。」戴宗呆了一回，問道：「公明哥哥三日不見，不知何往？」吳用道：「你跟了我，自會見面。」戴宗無可如何，取出神行符與吳用縛好了，飛也似偷到後關。官軍正在攻打燕青，正在把守，見了吳用，戴宗急問：「軍師院長何往？」吳用道：「你在此老守，我去探看一回形勢就來。」說罷，從關旁僻處，縋闌而出，正欲走洞，卻叫聲苦，原來官軍大隊進來，各處都屯了兵馬，那條趨洞的路，也被官軍佔住了。戴宗道：「怎好？」吳用立定了躊躇，一回道：「不妨，且隨我來。」便與戴宗故意慢慢地行走，看望官軍空隙處，曲曲灣灣走出。官軍望見他們慢走，誤道他是自己的人，不是逃賊，又因攻關要緊，不來追查。吳用戴宗一抹地溜出官軍營後，作起法來，飛也似的抹過東山腳下去了。卻不防劉慧娘在東山行臺上瞭望，瞥眼看見，便道：「久聞梁山有神行太保戴宗，前面走的，必定是他，同走的，必定是宋江。」急教劉麟騎匹快馬，飛也似追去，如追不着，便飛速去報知大營，教康捷即速追擊。劉麟聽罷，提

起雙鋼，飛也似追去了。

雲龍已與苟桓督率軍士，親冒矢石，力攻後關。燕青見吳用出去，本來疑惑，忽聞得三關已失，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雲龍苟桓已各率本部人馬殺上關來，歐陽壽通勇猛先登，正遇燕青，力戰數合，燕青心慌意亂，那袖弩也無從發，早被歐陽壽通一鞭打着顛門，腦漿迸裂。官軍潮湧登關，後關已破。雲龍歐陽壽通唐猛領左隊，苟桓祝萬年眞祥麟領右隊，一齊殺到關中，六將一齊奮呼殺賊，逢人便砍，逢馬便搠，一路殺到梁山內寨後門。

再說陳希眞領范成龍從三關內殺到左關，去接應自己的兵馬。范成龍仗着鐵脊矛，當先開路，遇有賊人遊騎軍馬，立時斬獲，頃刻到了左關。劉廣已身先士卒，破關而入，祝永清陳麗卿一齊入關，張青孫二娘死命敵住，陳麗卿一條梨花鎗，飛花滾雪戰鬥孫二娘，孫二娘究竟氣力平常，交鋒不上十餘合，麗卿得個破綻，刺中腿跨，孫二娘翻身下馬，衆軍一齊上綱捉過來。張青正在苦鬥祝永清，忽見渾家被擒，一箇心慌，吃祝永清攏開畫戟，輕舒猿臂，只一提，脫離雕鞍，生擒過來。背後藥廷玉藥廷芳劉麒都殺進關來，正似三隻猛虎，狂吼暢殺，登時賊兵掃盡無餘。左關已破，劉廣與陳希眞合兵，一處殺到梁山內寨東門了。

再說雲天彪率領左軍，親司旗鼓，策衆攻擊，段景住不知就裏，欲死命相敵，忽聞得三關已失，賊兵一齊大亂，聞達已從關右雲梯攻上，力斬百餘人而入，龐毅登關，直抄中段，段景住措手不及，吃龐毅刀背一敲，撲的跌倒在地，衆軍上前活捉過來。風會哈蘭生已從關左殺上，二人英勇當先，殺賊無數。天彪傅玉也領兵殺入，傅玉長鎗捲舞，殺賊無數，右關已破。天彪領兵直殺到梁山內寨西門去了。

且說張經略領天兵直攻梁山內寨前門，伯奮仲熊兩馬當先，正遇盧俊義挺着撲刀，把住門中，伯奮仲

熊大怒，一齊奔上前去。此時梁山大事已去，盧俊義也明知難活，只是不甘白死，便挺朴刀直鬥伯奮。仲熊二子一齊大喝：「賊子到此，還不下馬受縛？」盧俊義也無言回答，挺刀直砍過來。伯奮急用雙鎗架住，仲熊已一刀搠入。盧俊義不慌不忙，輪轉刀來，敵住了仲熊。伯奮又一鎗打進，盧俊義托地躍馬跳出圈子，展開了朴刀，重復殺進來。伯奮、仲熊一齊迎敵，三馬盤旋，大門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張經略蓋天錫都在後面，看那伯奮、仲熊力戰盧俊義，殺氣飛騰，神威酣暢。盧俊義捨死忘生，兀自轉戰不衰。蓋天錫便對張公道：「經略在此督戰，我不如分兵去襲他寨子去。」張公稱是。蓋天錫即率領金成、英、楊騰蛟、章揚隱、李宗湯、王進、分兵一半抄入賊寨。章揚隱、李宗湯得令，一來爲皇家出力，二來爲故主報仇，便率衆搶寨，奮呼殺賊。金成、英、楊騰蛟、王進也鼓舞銳氣，大呼而前。五員上將，殺上寨去。寨上僅有蔡福、蔡慶把守，如何敵得五人奮勇入寨。金成、英順送一鎗，搠死了蔡福。楊騰蛟斜劈一斧，砍殺了蔡慶。章揚隱、李宗湯、王進殺賊無數，奪門而入。蓋天錫也馳馬進去了。盧俊義已與伯奮、仲熊力戰到一百三十餘合，忽見寨子已破，卻不慌亂，只顧死鬥。伯奮心焦，想道：「只好誘他一誘。」便展開雙鎗，擺出那擎天按地的勢來。盧俊義如何不識得，使將機就計，一刀搠將進來，原想他一鎗打下，便閃過去，砍他背後。伯奮卻故意不打，托地退回數丈。仲熊眼明手快，便使個旋天轉地勢，一刀覷準盧俊義左肩砍來。盧俊義刀搠個空，急忙掉轉刀來，掃轉左三路，卻好將仲熊的刀架住。伯奮、仲熊立意要擒擊此賊，力戰不捨。盧俊義此時也拚出了性命，三騎馬不住的惡鬥。前背後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雲已將三關上的遊賊都搜捉淨盡，押解了朱仝、雷橫及一切羣盜，并無數首級，隨後上來。見伯奮、仲熊力戰盧俊義不下，便要一齊上前去幫。張公道：「無須也。看本帥親去擒這賊。」便提鞭策馬，飛出核心，取出左邊麒麟袋內，一張鐵胎樺皮寶鵰弓，右手便去飛魚壺中，抽出一枝鞞雕翎狼牙箭，只看那伯奮、仲熊和盧俊



義奔雷駭雷廝殺，張公搭箭弦上，暗想：『若要殺他不難，只是生擒正法爲是。』便舉起雕弓拽開來，正似一輪滿月，端的右手如抱嬰兒，左手如托泰山，覷定了盧俊義，撒放過去，弓如霹靂鳴，箭如逸電飛，不偏不倚，正中着盧俊義右肩，盧俊義狂吼一聲，往後便倒。伯奮急忙下馬，奮勇按住，仲熊一同下馬來協捉。張公大喜，便統大軍殺進寨內。此時左軍雲天彪、傅玉、鳳會、雲龍等將，右軍陳希真、劉廣、祝永清、苟桓等將，都一齊打破了寨子。蓋天錫率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一路殺賊而入，刀如蟬集，箭若蝗飛，官軍喊殺之聲，賊兵號哭之聲，併作一片喧鬧。刀斧叢中，血屍堆裏，左右指着一人對蓋天錫道：『前面那個穿黃金甲的，便是小旋風柴進。』蓋天錫一聽得小旋風柴進五字，便止住左右，休得亂殺，挺着父親遺留的那口佩刀，驟馬追去。大槁柴進逆賊，快快下馬受縛。『柴進此時已三魂出舍，七魄離身，再經蓋天錫一喝，早已撞下馬來。』蓋天錫親手抓來，擲與衆軍細了，裴宣見了，挺着雙劍，驟馬來救。王進早已挺鎗攔住，單鎗雙劍，合攏便鬥，可想裴宣不是王進的對手，不上三合，王進順手舞鎗進去，揀他不致命的左腿上一鎗拗着，跌于馬下。衆軍士上前細捉過來。雲天彪統左軍殺入，正遇着蔣敬，持了一束眼簾，意在潛逃，被雲龍手起一刀，揮爲兩段。衆軍大呼殺賊而入。陳希真統右軍殺入，陳麗卿驟馬當先，皇甫端正抱頭飛逃，猛回頭，看見那匹棗騮馬，稱讚道：『好一匹馬！』早吃劉廣一刀砍去，頭顱滾落，衆軍殺入。時維宣和三年七月初六日，申刻，殿帥府掌兵太尉經略大將軍燕國公張叔夜，統領中左右三營，并二十萬天兵，殺到梁山泊忠義堂上。

且說宋太公在房內，宋清侍立，聞得外面喊殺震天，嚇得魂不附體，遍問左右，均說官軍已殺進寨內，主帥不知何往。太公道：『昨日他們都說我的兒子在前關打仗，此刻不見，莫非有三長兩短了麼？』大衆慌忙之中，也沒有半個人理他，太公急叫宋清去探看。宋清去了一回，面如土色，抱頭鼠竄而來，道：『爹爹不好了！』

官軍殺進來了！我哥哥諒來已死；外面殺人如切菜一般，怎生是好？」太公放聲大哭道：「我的江兒呀，我害了你了！那時節，我大不該依你來此，到如今你死我亡，懊悔不及！」說未了，只聽外面喊殺逼近，已到忠義堂下，宋清不住的發抖，口中只叫「怎好，怎好」。太公情急，拄了拐杖，走到後面院子裏，大叫一聲道：「天呀！保佑我兒好好的，我今朝代他死了罷！」言畢，投井而亡。宋清見父親入井，官兵已到，沒奈何，只得一靈兒相隨老父去了。

忠義堂上，千軍萬馬，奔馳而入，張經略已與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真同登忠義堂上，張公急問：「盜魁宋江，何人獲着？」只見衆將齊到階下，紛紛獻功，或首級，或俘虜。張公一一查點，內中却並不見宋江。張公急令衆將軍士，在寨內寨外，分頭細細的搜查。須臾間，只見左軍部下畢應元、孔厚率領部衆，押解了二百餘名逃賊，并一百二十餘顆首級進來獻功。張公又一查點了，却又不見有宋江。賀太平也督領無數將官，押解了無數俘虜首級進來，張公起身迎入忠義堂，張公問：「獲得宋江否？」賀太平道：「只是小賊，不見渠魁。」當時忠義堂上，設立起五公座來，五副公案，正中一位，大經略張公坐下，左邊上首賀太平，右邊上首蓋天錫，左邊下首雲天彪，右邊下首陳希真，衆將士下分班侍立，簇新旗旂飛揚，明晃晃戈矛排列。張公叫傳現在所有擒獲的，一齊上來。左右轟雷也似一聲答應，不一時只見左右驅着那班賊目，一個個繩穿索縛，推到階下，向忠義堂上跪着。內中盧俊義看到此際，宛然是那年夢中景象，不覺心酸淚落。公孫勝却形同木偶，不言不語。直待後來，希真將那法壇神將發放，收了乾元鏡，及諸法器，方能言語，所以此刻勘審不及。經略見賊目已齊，便勘問宋江逃向何方，一一問來，衆盜都稱「三日前，已不見宋江，實不知其去向。經略正要用刑，劉麟從前關進來稟稱：『小將見二賊從東山下飛奔而去，必是宋江戴宗，小將急追過東山，看其踪跡，實向東平府一路

逃去。小將追不上，卽忙回轉來，因後關道路不通，又未知大軍已破賊巢，故不回後關，卻從泊外繞轉來，以此來遲。張公聽了，便急叫康捷向東平府追去。康捷領了令箭，飛速去了。張公便教將盧俊義、公孫勝、柴進、朱全、雷橫、裴宣、樊瑞、張青、孫二娘、段景住，共十人，一概拘入陷車。張公正待退座，只見劉廣挺了兩名賊目解上來，詰問名姓，乃是蕭讓、金大堅。左右稟稱：「這兩個人，一個會描仿筆跡，一個會假雕印信。」張公道：「既如此，就把兩賊勘問一遭。」只見陳希真道：「此刻不但宋江逃逸，卽吳用亦尙未獲。據劉麟稟稱，眼見逃賊只得兩人，或就是宋江、吳用，均未可知。此事必須再行勘訊。」雲天彪道：「久聞賊人有天降石碣一件妖事，大有可疑。今此蕭讓、金大堅二賊，既一係善寫，一係善刻，這樁妖事，定於二賊身上有些交涉，也須勘問。」張公稱是。此時天色已晚，堂上堂下，點起無數火把蠟燭來，提蕭讓、金大堅上來勘審。先問宋江逃向何處，蕭金二人俱稱不知，再三推問，實不知情。張公便叫擡過那石碣來，蓋天錫看那二人，聽到這句話，面色頓然改變。蓋天錫早已眼中瞧着，只見那塊石碣擡到面前，張公與賀蓋等四人一齊觀看。太平道：「此非古跡，確是新鑄。」張公道：「不但此也，下面忠義雙全，替天行道八字，果係天言，豈有如此荒謬絕倫？」便喝叫將石碣擡在二賊面前，厲聲問道：「此石碣從何而來？從實招供，免用刑法。」蕭金二人，脛搭搭的，將那番虛皇壇設醮，宋江祈晴感應，是夜天上開眼，射落一團火光，變爲石碣的話說了。蓋天錫便叫左右用刑，蕭金二人叫起擗天屈來，蓋天錫對張公道：「這班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張公便喝左右動手，兩旁轉過數名兵卒，將二人一索細翻，各打了一百木棍，早已皮開肉綻，血流滿地。蕭讓熬刑不過，只得從實供道：「這石碣上字，是小人寫的，因楷書恐人識得，碣破綻，所以改寫古篆，又特訪得那道士何元通，識得蝌蚪，所以特寫蝌蚪古篆，又特邀他設醮，以便認識。至於那年天上認真開眼，認真有火光翻落，萬目共覩，却不解其何故。」金大堅也將怎

樣密鑄石碣的話說了，又道：「這是宋江想與盧俊義爭位，故與吳用公孫勝議得此法，特將盧俊義名字鑄在第二，此碣自盧俊義一到山泊之後，就已鑄定。彼時張清董平等，尙還未到，原想就部下頭目中，選出幾個以滿一百八人之數，後因張清等到來，却好天罡數內，除第十五十六兩行未鑄，因將張清董平鑄入，所以董平任五虎將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頓與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離開，實爲鑄刻已定，難以改易故也。」賀太平又問道：「那董平張清本位，原擬鑄刻那個？」蕭讓道：「一個擬刻孫立，一個未定。至于地煞數內，多有未定，所以龔旺丁得孫儘有空缺可填，就是蔡福蔡慶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臨時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吳用公孫勝及小人等知悉，餘人都不曉得。」張公大笑道：「妖言惑衆，一至於此！」陳希真道：「你二人同做此詭密人事，那宋江吳用逃走之處，豈有不曉得之理？」二人都叫實不知道，經略喝打蕭讓金大堅磕頭求饒，左右不由分說，拖下去一頓拷打，二人登時斃命。雲天彪道：「這石碣是妖盜來源，宜速碎之。」張公道：「便叫那位將軍爲我一擊而碎。」只見左軍隊裏閃出一員大將，正是哈蘭生，提起獨足銅人，猛力向前砰然一擊，那塊石碣應手而碎，左右搬了出去，拋入河中。張公道：「宋江逃處，看那二人打死不招，必是宋江瞞着羣盜，私行先逃了，且俟廉捷回來，再定計議，料渠魁指日可獲。一面先行報捷。」衆將稱是。當時會議了報捷奏本，九聲砲響，張公率領賀太平等拜本，差官賚奏上馬，飛速往東京去了。張公等俱退了堂，時已黎明，各進茶點畢，忽報廉捷到，瞥見廉捷如飛而來，兩脅下夾了兩人，上前道：「末將擒得兩賊在此。」手指一個道：「這是戴宗。」又指那個道：「這是吳用，不是宋江。」經略笑向天彪希真道：「果是吳用戴宗否？」二人同聲稱是，經略便吩咐一齊禁押了。

原來廉捷出後關，直向東平路上追去，逢着村坊小市，便向了問訊道：「見有如此如此服色的二人過

去否？」鄉人或言不見，或有幾處說看見的，也是模糊影響，似是而非的話，更兼康捷相貌古怪，遇着幾個膽子小的，不待他開口，早已跌跌踴踴，抱頭鼠竄而走，因此無從查究。康捷只得飛速前行，向一路關隘盤問，也無影響。走到傍晚，約行了四百餘里，又趁着月光下走了八十餘里，月色漸落，心中想道：「黑夜追尋，料想難得，不如權且歇待到天明，再作區處。」便趁那月光未滅，又走了二十餘里，遇着一所小小市鎮，見有一家飯店，正在上排門，裏面燈光明亮，康捷走上前去，正要開口借問，那店小二狂叫一聲，嚇得跌倒在地。康捷忙叫：「休慌！我是經略麾下將軍，公幹過此，到你店裏歇宿。」店小二聞聽，方纔定了神，爬起來，請康捷進內坐地。店小二問了茶飯，當即安排上來。康捷一面吃，一面暗想道：「問服色，枉是無處尋覓，況且我過了幾重關隘，無處撈摸，一定是那廝改換了服色了，不如問走得快的，定有下落。」想到此際，便向店小二問聲道：「你們今日見有走路極快的兩個人經過這裏麼？」店小二答言不見。康捷道：「你聽鄰舍有人說起麼？」店小二道：「不聽見說起。」康捷也不再問，吃完了飯，對店小二道：「我黎明便要動身，先會了房飯錢。」店主應了，忙去着疊一張牀鋪，康捷和衣而睡。一覺醒來，恰好黎明，抽身便起。店小二道：「官人稍坐，就有熱水了，淨了面，吃盞茶走罷。」康捷道：「無須了。」背上包袱，插了弓箭，拔步出了店門，走了數步，觀得口有些燥，便走了轉來，到了店門口，便道：「吃口熱茶也好。」店小二應道：「就有了。」康捷進內，放了包袱，復出門外空地，小便未了，望見西邊兩個人如飛而來，眨眨眼已過了店門。康捷大疑道：「這兩個衣服色，不是爲何走得這般快？却又落在我後頭，休管他，且追上去。」便掣了鞭子，也不轉店中，迅速趕去，只見二人前面速走，康捷大叫道：「宋江慢行，有話相談。」二人回頭一看，一個青面獠牙的追來，就是常人也當兩脚飛跑，何況脚下有神行甲馬，便射箭也似的去了。康捷趕下幾步，追過二人前面，轉身攔住道：「二位慢行，張經略有話面談，」

特請二位轉去。內中後走的一個開口道：「各走各路，甚麼張經略李經略，你不要認錯了人。」康捷道：「我不認錯，但行路快的，便要同我轉去。」言畢，便將二人一手一個揪住，厲聲道：「我奉諭嚴拏宋江，不容稍緩。」那前走的人道：「將軍不要囉唆，我們二人並無宋江在內。」康捷道：「你二人姓甚名誰？如果是梁山散頭目，不是宋江，我便放你。」二人慌急已極，前走的道：「我叫戴宗。」吳用見戴宗叫出真名姓來，忙接口道：「我叫張三，宋江在後面便來，將軍如要拏他，在此稍等就到。」康捷哈哈大笑道：「與其等他，不如同你轉去尋尋罷。」兩人那裏肯走，惱得康捷性起，一手一個夾在脅下，飛轉身走到客店門內，將二人放下，取了包袱，對店主道：「我昨夜問走路快的，就是這兩個，今已捉得，不停留了，改日再會罷。」言畢，夾了兩人，飛也似走了。一路上康捷問戴宗道：「你這同夥到底是誰？」戴宗道：「他叫李四。」康捷笑道：「他說張三你說李四，究竟是誰？若不實說，立取你命。」說罷，將臂膊一緊，戴宗夾得痛得，便狂叫道：「啊呀呀！他是吳用，他是吳用。」康捷方纔鬆手，便飛也似回大營來。

賀太平見宋江未獲，便道：「渠魁漏網，怎樣辦理？」張公道：「且將賊黨名數查核一番，看還有幾個漏網。」便將搜得梁山之忠義堂招賢堂兩本名簿，并向陳雲二處吊捉歷年戰陣冊子，并傳上現捉的小賊兵，齊到忠義堂訊問查核。先將招賢堂名目查來，計查冷豔山賊目四名：鄭金龍、沙摩海、鄧雲、褚大娘，均被陳麗卿斬訖；清真山賊目六名：馬元、皇甫雄、業已歸誠，周興爲哈蘭生斬訖，王伯起爲風會斬訖，來永兒爲歐陽壽通斬訖，赫連明進爲沙志仁斬訖，青雲山賊目四名：狄雷爲欒廷玉、王天霸斬訖，狄雲中傷身故，姚順爲欒廷芳斬訖，崔豪爲陳麗卿斬訖，鹽山賊目四名：施威爲鄧宗弼擒獲，解送京師正法，楊烈爲辛從宗斬訖，惟鄧天保、王大壽現存，鹽山蛇角嶺賊目三名：秦會、張大能現存，蛇角嶺萬俟大年爲辛從忠斬訖，虎翼山賊目三名：

趙富王飛豹現存虎翼山，趙貴爲鄧宗弼亂箭射死，紫蓋山賊目三名，火萬城爲祝萬年斬訖，王良爲祝永清斬訖，白瓦爾罕業已歸誠，現經身故，梁山本寨散賊目四名，范天喜逃亡自盡，呼延綽業已歸誠，戴全爲傅玉雲龍斬訖，張魁在鄆城縣逃亡自盡，統計招賢堂賊目，除歸誠斬戮自盡病故外，淨存鄧天保、王大壽、秦會、張大能、趙富、王飛豹六名，現佔鹽山、虎翼山、蛟角巖等處。再將忠義堂名目查核，計查賊目一百零八名，盧俊義爲張伯奮、張仲熊協擒，吳用爲康捷擒獲，公孫勝爲陳希真擒獲，關勝中傅玉飛箭回寨病故，林冲與王進戰後身故，秦明爲顏樹德斬訖，呼延灼爲辛從忠斬訖，花榮爲陳麗卿射死，柴進爲蓋天錫擒獲，李應爲雲天彪斬訖，朱仝爲鄧宗弼擒獲，魯智深中傷瘋狂身故，武松在秦封山打仗，力盡自斃，董平爲金成英、韋揚、隱斬訖，張清爲陶震霆斬訖，楊志爲李成斬訖，徐凝爲任森斬訖，索超爲雲龍亂箭射死，戴宗爲康捷擒獲，劉唐爲畢應元、孔厚、龐毅擒獲，李逵爲唐猛、召忻、高梁協擒，史進爲哈蘭生擒獲，穆洪爲召忻、高梁協擒，雷橫爲張應雷擒獲，李俊爲真祥麟、范成龍、唐猛協擒，阮小二、小五、小七爲雲天彪將佐擒獲，張橫、張順爲苟桓擒獲，楊雄爲真大義亂箭射死，石秀爲真大義斬訖，解珍爲樂廷芳斬訖，解寶爲祝萬年斬訖，燕青爲歐陽壽通斬訖，朱武爲雲龍擒獲，黃信爲陳麗卿擒獲，孫立爲樂廷玉斬訖，宣贊爲哈蘭生擒獲，郝思文爲沙志仁、冕以信協擒，韓滔爲傅玉斬訖，彭玘爲畢應元射死，單廷珪、魏定國均爲聞達擒獲，蕭讓爲劉廣擒獲，杖斃，裴宣在王進擒獲，歐鵬爲樂廷玉、樂廷芳協擒，鄧飛爲樂廷玉斬訖，燕順爲李宗湯擒獲，楊林爲樂廷玉斬訖，凌振在鄆城縣炮炸自斃，蔣敬爲雲龍斬訖，呂方爲雲龍擒獲，——解赴都省正法，郭盛爲陳麗卿擒獲，——解赴都省正法，安道全患病身故，皇甫端爲劉廣斬訖，王英、扈三娘均爲陳麗卿斬訖，鮑旭爲劉麟擒獲，樊瑞爲陳希真擒獲，孔明爲歐陽壽通斬訖，孔亮爲陳麗卿斬訖，項充爲劉麟斬訖，李袞爲真祥麟斬訖，金大聖爲劉廣擒獲，杖斃，馬

麟爲樂廷芳斬訖，章威爲章揚隱斬訖，童猛爲李宗湯斬訖，孟康爲傅玉斬訖，侯健爲聞達斬訖，陳達爲風會斬訖，楊春爲雲天彪斬訖，鄭天壽死山泊頭關闌下，陶宗旺爲聞達斬訖，宋清投井自盡，樂和爲王天霸斬訖，龔旺丁得孫均爲陳麗卿斬訖，穆春爲沙志仁冕以信斬訖，曹正爲李成斬訖，宋萬爲哈芸生射死，杜遷爲冕以信斬訖，薛永爲哈蘭生斬訖，施恩爲龐毅斬訖，李忠爲李成擒獲，周通爲雲龍斬訖，陽隆爲王進斬訖，杜興爲范成龍斬訖，鄒淵鄒潤中飛虎寨地雷死，朱貴爲傅玉擒獲，朱富爲王進斬訖，蔡福爲金成英斬訖，蔡慶爲楊騰蛟斬訖，李立爲任森擒獲，李雲爲鄧宗弼斬訖，焦挺爲金成英擒獲，——解赴都省正法，石勇在鄆城縣掠擒，孫新爲陳麗卿真祥麟斬訖，顧大嫂爲陳麗卿斬訖，張青爲祝永清擒獲，孫二娘爲陳麗卿擒獲，王定六郁保四均爲楊騰蛟斬訖，白勝爲孔原掣獲，——死沂州府獄中，時遷爲康捷擒獲，——解赴京師正法，段景住爲龐毅擒獲，——通計忠義堂賊目，或斬戮，或擒獲，或病故，得一百單七名，惟有盜魁宋江一名，在逃未獲。張公便向雲陳二人道：「元惡渠魁，豈容漏網？公等勦捕有年，可知其出沒否？」雲陳二人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

有分教：萬里江山，從此江山成永固；一生忠義，居然忠義了殘生。不知雲陳二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七回

###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却說張經略查點梁山賊目，或斬戮，或擒獲，或病故，却是一百另七人，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張公對雲陳二人道：「這是元惡渠魁，豈可漏網？公等可知其出沒否？」雲天彪道：「賊黨惟有鹽山一處，料此賊必



然逃向此方，可速向此方追捕。『希真道：』此賊射瞎一目，最易辨識。』張公稱是，便圖繪宋江面貌，差康捷飛檄東平一路關隘，嚴行查緝。康捷領令去了。隨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領兵四萬名，飛速前去勦滅鹽山，沿途查訪宋江。鄧辛等四將領命去了。

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便邀吳用入內議事。二人密室對坐，宋江長歎一聲，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道：『軍師你看大事如何結局？』吳用默想一回，道：『但憑天數。』宋江道：『依我看來，天之亡我，不可爲也！先生作速爲我劃策。』吳用又沉吟良久，目視宋江，將中指在桌上書一「走」字。宋江搖頭道：『這個斷斷不可！我一走如何對得住衆兄弟？若挈了大衆同走，官軍必然追來，仍與不走何異？』吳用道：『兄長且去，只要我不走，就無害了。』宋江道：『這便更荒唐了！豈有我得保全，先生受累之理？』吳用道：『兄長且去，小弟見機而作，至於衆兄弟，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宋江道：『還有一事甚難，我此刻單身出走，老父在堂，斷難竊負而逃，若不稟知老父，於心何忍？若說明了，老父必然牽掛，如何是好？』吳用道：『這也只好從權，太公面前萬無說明之理。兄長且去，太公如果問起，總說兄長在前關就是了。』宋江道：『我兄弟老清與我同胞，此刻遠別，須得告知他方好。』吳用道：『這個更可不必，兄長且去，老清是純厚人，易于安慰，可以放心。』宋江道：『萬一事變，這些兒郎們，我不能照顧，如何是好？』吳用道：『古人說得好，慈不掌兵，兄長且去，此刻非慈悲之時節了。』宋江浩然歎道：『鹽山情形，據朱全雷橫說起，十分興旺，如果如此，儘可去得，我且先去。』吳用道：『兄長須帶一人同去，以便沿途服侍。我看兵目中，史應德是小竊出身，兄長帶去，大利，出後關時，也省得告知燕青。』宋江稱是，急忙收拾，帶了史應德去了。故爾梁山內外，寂無知覺。

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爬出洞外，只見一片亂石縱橫，幸喜史應德竄山蔞澗，如履平地，

一路扶掖了宋江過去。過得亂石，就是一道山隘，兩邊陡壁，中間僅有隻身可過。過了山隘，又是細路一條，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又接着一片荒山，四圍榛棘，宋江到了此處，時已黃昏，便道：「今夜無處棲身，怎好？」史應德道：「渡過此山脚下，便是運河，更喜昏黑，渡河無人辨識面貌，渡得運河，那岸便有宿頭。」宋江依言，隨了史應德，跨過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跡。史應德敲火覓路，到得河邊，茫茫白水，無船可渡。宋江立在岸邊，躊躇無計，想了半晌，道：「我竟昏了！此路戴院長進出多次，曾說自造一隻小船，藏在山洞裏，今日何不取來一用？」史應德也恍然大悟，便去尋着了那山洞裏小船。宋江上了船，史應德划船，平平安安，穩渡中流。登了東岸，宋江與史應德上岸，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一個小小桑村，時已夜半，有些人家尙在績麻，燈火未熄。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裏面一老婦人問是誰，宋江答言過路客人，特來借火，懇求方便。那老婦人來開了門，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故意坐着，與老婦扳談，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宋江看他情形樸陋，是眞實鄉村人家。料不致踏着甚麼機關，便取出二兩來重的一錠銀子，告求老奶奶造飯借宿。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歡喜的應允了，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須臾間搬出來，請宋江主僕吃了。宋江深恐露出破綻，只推害眼，背燈光坐了，吃了飯，又推困倦。那老婦急忙讓出牀鋪，宋江先去睡了。史應德也進去睡了，婆媳自在堂前績麻。宋江心虛膽怯，那裏睡得着，只聽得隔板壁有人說話道：「這遭天下太平了，宋江那廝何等了得，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掣了！」一人道：「宋江到底爲射瞎了眼睛，一路倒運，直到如今，看來凡有一人破了相，終不討好。」一人道：「若掣着了宋江，把來千刀萬刀，方洩吾恨。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的，在沂州安樂村，吃他殺得不知去向，至今講起來，頭髮直豎。」宋江聽了這番話，分明如臥針氈，周身冷汗，心中躍躍，提起了耳朵，離着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却漸漸說到別件事去了。須臾間，堂前婆媳熄燈就寢，四隣亦寂無聲。宋江

提心吊膽，如何睡得着，望到窗格微明，一骨碌爬起來，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那婆媳兩個早已起來，宋江託言趕路，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道聲打攪，同史應德走了一路平安，無人盤問，主僕二人過了東平，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紛紛的講梁山，講宋江，宋江心中十分虛怯，同了應德只揀僻路走，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宋江心中提掛，又是一夜不睡，天明又行，行至申牌時分，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忽聽得路上紛紛講動張經略大將軍查拏宋江的文書到了，宋江暗暗叫苦道：『想是我的梁山休也！我到此進退不得如何逃命！』便引史應德到僻處道：『今日怎好？』史應德道：『休管他有路且走。』宋江只依了一路不問山高水低，荒榛叢棘，只揀僻路便走，天已晚了，看看四邊無可棲宿，時方七月初八日，前半夜有月，宋江史應德趁着月光下，脚不暫停的只顧走走，至半夜後，已是長清縣地界，宋江困乏已極，松樹上棲息了，打個瞌睡，不覺東方已白，主僕二人急忙又走一路灣典荒僻之選，又走了一日，宋江道：『我實在來不得了，今夜有可安身之處，遮瞞穩睡一宵再走。』史應德連打呵欠應道：『正是。』二人說說走走，時又黃昏到了一處野渡，一水茫茫，又無舟楫可濟，二人同立岸邊，徘徊四顧，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宋江與史應德奔去，乃是一隻魚船，宋江便上前叩船篷，問：『此處是甚地名？』篷內漁人轉問道：『客官是到何處去的？』宋江道：『我們是往大清河去的，至此失路，故借問聲。』只聽得又一個漁人道：『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便直送你到大清河。』宋江喜極，只見篷內兩個漁人開出來，宋江疲乏已極了，也不顧吉凶禍福，一脚跳進艙來，史應德也隨了進來，宋江討口水，吃了乾糧，在艙內鋪蓆便睡，史應德也睡了。兩漁人撐篙離岸，駕櫓搭漿，咿咿啞啞的搖出中流。

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專靠打魚爲業，兼以濟渡客商，却是循良百姓，並非歹人。此番合當有事，那哥子

在船頭，兄弟在船艙，正當轉灣之時，史應德忽立出船舷小便，那哥將篙子轉來，却打在史應德背上，史應德磕睡正深，立脚不定，不覺一個筋斗翻下水去。兩弟兄齊叫聲啊呀，急要赴水撈救，苦于河水急溜，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踪了。聽那艙內客人，兀自鼾聲連綿，兩人把船停了商議道：「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怎肯與我干休？」哥哥道：「他知前生無冤，今世無讎，不然我今夜若一發做了他，倒是安耽無事，只是天理難容。兄弟道：「我得個計較在此，我看他困倦已極，未必就醒，管他娘，搖出了大清河市鎮去，待他醒來，只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自先上岸去買物事在某店等你，俱只賺得他幾個酒錢，哄他上了岸，我們便走他娘。」正說間，忽聽得那客人做聲起來，兩人大驚，提耳靜聽，只聽那客人叫道：「軍師！你看從鹽山興兵殺來，還是逃出海外——」兄弟道：「兀自說夢話哩！」那哥哥忽然福至心靈，便問道：「兄弟，這客人落船時，我在後蓬看不仔細，你看是怎樣人？」兄弟道：「是個黑矮子，一隻眼睛瞎的。」哥哥道：「想是我們合當發跡，天送這大利市來也。」兄弟道：「怎見得？」哥哥道：「你不曉得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說有人捉得宋江，賞錢三萬貫，而且還有甚麼官做，今日這客人莫非就是宋江？」兄弟道：「咄！你休癡想，那有這塊肥羊肉，落來你嘴哩！」哥哥道：「運氣來了，那裏論得定，方纔我聽他的夢話，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這人定是宋江，端的十不離九。我得個計較在此，我進去如此如此，你進來如此如此，管叫出他真姓名。」兩人計議停當，那兄弟便上了岸，哥哥便取了繩索，輕輕的走進艙內，將宋江一索網了，便大叫：「兄弟快來！」宋江睡夢中驚道：「你們是甚麼人，怎麼細我？」那哥哥喝道：「咱老爺生在深江，一生只愛銀錢，你問做甚麼兄弟快來！」宋江急乏慌忙說道：「我身邊銀錢，盡行奉送，只求饒我一命。」哥哥道：「閑話少說，兄弟快來，幫我擡出去。」只聽那兄弟從岸上叫來道：「我已將那個牛子網在泥潭裏了。」一面說，一面持火進來，宋江

哀告饒命，那兄弟將火一照，忙叫：「啊呀！哥哥休鹵莽！不要傷犯好人，這位客官，好像是及時雨忠義宋公明。」

「哥哥道：『胡說！忠義宋公明，現在梁山做大王，今夜單身來此做甚？』宋江到得此際，不知虛實，想左右終是一死，因迴憶那年潯陽江清風嶺等處，曾經得過此等僥倖，今日說出名姓，或者尚有生路，便開言道：『二位好漢，何處認識宋公明？』那兄弟道：『哥哥！你快把繩索解了，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大有罪孽。』

「哥哥道：『且慢，你說他好像是宋公明，到底是不是宋公明？萬一不是宋公明，我兩人着了這個鬼，倒是一場笑話。」

宋江忙接口道：『我真是宋公明。』那哥哥道：『客官，你休要冒認宋公明，宋公明現在梁山堂堂都頭領，單身到此做甚？』宋江道：『不瞞二位說，我梁山被官兵攻圍緊急，十分難支，我想逃到鹽山，重興事業，路上怕人打眼，特從僻路走，所以走到此處。今懇求好漢……』話未說完，那兩人呵呵大笑道：『你原來真是宋公明！你休要慌，那張經略大將軍等你已久，我們一俟天明，便直送你到他營前。』宋江聽得這話，方曉得着了他們的道兒，驚得魂飛天外，那兩人便加了一道繩索，網縛了他。宋江半响定神，剪着兩手，瞪着單眼，看那兩人，那兩人坐在艙內，扼不住心中歡喜，笑嘻嘻看那宋江。宋江歎一口氣道：『不料我宋江今日命絕於此！』

便問那兩人道：『這裏端的甚麼地名？』兩人答道：『老實對你說，這裏長清縣管下北境夜明渡，這裏有件奇事，水車石壁到五更時，便放光明，因此喚做夜明渡。』宋江一聽得夜明渡三字，便長歎一聲道：『宋江該死久矣，箇冠仙箇冠仙！我悔不聽你言，致有今日也。你那八句讖語，分明是「到夜明渡，遇漁而終」。』八個字，我迷而不悟，一至于此！』說罷，一口氣，悔不轉，竟厥了去。那兩個人忙替他揪頭髮，搯人中，摩胸腹，罷佈了好歌，方醒轉來，那兄弟忙去燒口熱茶，與他吃了，三人各相呆看了一歇，天已黎明，宋江又開言問道：『你們二人是甚名字？』那哥哥笑着答道：『你老爺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換姓，你老爺姓賈，喚做賈忠，一指那兄弟道：

「這是賈兄弟，喚做賈義。」宋江聽罷，又浩然長歎道：「原來我宋江死於假忠假義之手，罷了！天色已明，你們送我去罷。」

兩人汲水燒飯，各自吃飽了，二人將船搖出大清河。只聽得西邊炮火連聲，鼓角齊鳴，大隊兵船到來，賈忠教賈義將船退入港內，賈忠道：「兄弟這兵船不知那裏的？你緊緊在此看守，待我出去探聽明白了再來。」賈義應了，賈忠便上了岸，走出港來。原來這賈忠本是識字的，當時向兵船旗號一望，只見上寫着「經略大將軍左右翼」旗號，賈忠暗喜道：「原來果是官兵也。」便立了一歇，等得前隊兵船到來，便在岸上跪稟：「長清縣漁戶賈忠，稟報大將軍那梁山盜宋江，已有了。」船上先鋒官一聞此報，便叫小船接渡賈忠上船，問了緣由，便教將賈忠送到大船去見大將軍。那鄧宗弼辛從忠聞報，便叫傳賈忠進來，賈忠稟說了緣由，鄧宗弼辛從忠等皆大喜，便差一小校同賈忠去取宋江來。須臾，賈忠賈義隨了小校，押解宋江前來，鄧宗弼一看，果是宋江大喜，便先取兩副金帛賞了賈忠賈義，隨將宋江上了拷鎖，推入囚車，派一員隨營官押送大營，并將賈忠賈義亦送往大營。隨營官領命，賈忠賈義叩謝了一同前去。

這裏鄧宗弼依舊同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催動人馬，殺向鹽山。不日到了鹽山，鄧宗弼傳令安營下寨，與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商議攻取之策。辛從忠道：「這鹽山有虎翼山、蛇角嶺兩處羽翼，須先破其羽翼，方可直搗鹽山。」張應雷道：「如此，恐鹽山賊兵來救，反生牽制，今我們現有四萬八千馬，不如四人分領了三處一齊下手。」陶震霆道：「分兵恐怕勢弱，如果要三處齊攻，可再檄調天津河北等處兵馬前來助戰。」鄧宗弼道：「我看無須，不如仍依辛將軍原議，只須分別奇正接應，假作三處齊攻之勢，鹽山畏我齊攻，必不敢出兵來救，而我兵有奇正接應，亦不憂勢弱也。」衆人稱是。張應雷願攻虎翼山，便領兵一萬殺向虎翼山去，陶

震霆願攻蛇角嶺，便領兵一萬殺向蛇角嶺去；這裏鄧宗弼領兵一萬，守住鹽山西北要路，接應張應雷的兵馬。辛從忠領兵一萬，守住鹽山東南要路，接應陶震霆的兵馬。

先說張應雷領兵到了虎翼山，傳令一字按隊扎營。那虎翼山頭領拔山熊趙富，索命鬼王飛豹，開官兵殺來，大怒，便盡數點寨兵殺下山來。張應雷早已佈陣等待，倒提銅劉，立馬陣前，大叫：「虎翼山棲魄遊魂，速就掃除！」王飛豹大怒，舞着狼牙棒一飛出，直取張應雷。張應雷舞劍敵住，大戰十五六合。趙富在陣上，望見王飛豹不是張應雷的對手，便拍馬舞刀來助飛豹。張應雷不慌不忙，展開銅劉，敵住二人。只見陣雲影裏，那面銅劉耍圓來，變成一團六金光。趙王二人目眩心駭，只聽得張應雷一聲銅劉過去，王飛豹頸子割斷，倒于馬下。趙富大驚，拖刀便去，官軍一齊大呼殺上，殺得賊兵大敗。趙富急忙領後半人馬，逃上虎翼山。張應雷率衆直逼山下，天色已晚，張應雷傳令就山下安營，一面報與鄧宗弼。次早策衆攻山，接連攻了三日，趙富堅守不下。

那鄧宗弼聞張應雷得勝，正擬前去助戰，忽鹽山頭領截命將軍鄧天保、鐵鎗王大壽，率兵六七千殺來，鄧宗弼大怒，一面報與辛從忠，這裏一面傳令迎戰。賊兵已到，兩陣對圓，鄧宗弼出馬陣前，高叫：「殺不盡的草寇，速來納命！」鄧天保王大壽一齊大怒，兩馬並出，敵住鄧宗弼。鄧宗弼展開雌雄雙劍，虎吼般殺出。鄧王二人曾吃過鄧宗弼的利害，今日見了，十分當心，抖擻精神，併力廝鬥，大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兩陣各自收兵。次日交鋒復戰，連了三日。

那辛從忠接了鄧宗弼的報，便一面報與陶震霆，一面點齊人馬，直攻鹽山。山上幾員頭目策衆死守，礮木滾石齊下，辛從忠一馬當先，搶上山來，一枝蛇矛，龍盤虯舞，撥開礮木滾石，直到關門，縱身上關，關上只得

幾個二三等的頭目，如何抵敵得住，吃辛從忠一矛一個，砍稻草也似翻落山下。關上賊兵大亂，官兵一齊大呼殺上，殺得賊兵屍滿關上，血流山下。辛從忠指揮衆兵開關齊入，鹽山大破，山內賊兵盡行殺絕。

那陶震霆正在攻擊蛇角嶺，那蟠海龍秦會噴霧豹張大能，死命抵住，不敢出戰。陶震霆正欲設計攻擊，忽接到辛從忠的報，便率衆退去，假作攻鹽山之勢。那秦會張大能見官軍退去，便領兵殺出，只見陶震霆兵馬已退遠了。秦會張大能便併力直趨鹽山，不防半路上，陶震霆一馬截殺出來，衆賊大驚，方曉得中了陶震霆的計。陶震霆兩柄臥瓜鎚，流星馳雷般當先殺入賊軍，秦會張大能死命迎敵，戰不數合，兩人知不是頭，領兵馬退轉，官兵已潮湧般殺上。陶震霆見秦張二賊去遠，便掛了雙鎚，取下那桿溜金火鎗，扳開火機，只聽撲通一聲，陣雲中張大能中鎗落馬。秦會大驚，官兵緊緊追上，秦會領敗兵退入蛇角嶺，官兵已到山下，四面攻圍，秦會死命守住。陶震霆正擬悉力攻打，忽接到辛從忠破鹽山的捷報，陶震霆便傳令軍士少息，次日再行攻打。

却說辛從忠破了鹽山，便委偏將守山。自己領兵五千，去接應鄧宗弼。那鄧天保王大壽兩員賊將，日日苦鬥鄧宗弼，鄧宗弼天生神力，轉戰不衰。那二人兀自筋疲力盡。這日重復交鋒，鄧宗弼見他力氣已盡，便大奮神威，展開雙劍，分明雙龍飛舞，捲入賊軍。鄧天保措手不及，劍光撞着頭顱，早已飛去。王大壽大驚飛逃，鄧宗弼驅兵殺上，賊兵大敗。王大壽逃出陣雲，恰好辛從忠大隊兵馬掩來，王大壽捨命衝突，辛從忠見了一飛標過去，正中咽喉，落下馬去。鄧宗弼辛從忠合兵一處，殺得賊兵一個不留。

忽報張應雷帶領得勝兵，拿着趙富首級轉來。鄧辛二將皆喜，忙問緣由。應雷道：「小弟攻虎翼山，連攻了七日，賊人堅守不出，小弟使個見識，教偏將假扮救兵，衝入重圍，這趙富果然殺出，吃小弟誘入陣中斬了。」



便驅兵殺入虎翼山，將賊兵殺盡，寨柵盡行燒燬，得勝回來。衆人齊聲稱妙。

當時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合兵一處，回到鹽山，忽報陶震霆持着秦會首級，帶了得勝兵轉來，衆人喜問其故。陶震霆道：「小弟攻蛇角嶺，只攻了一日，賊人銳氣已盡，小弟見了，便策衆奮力攻門，關上賊兵守了山，小弟破關而入，秦會情急自刎，小弟揮衆殺盡賊兵，焚燬寨柵，得勝回來。衆人都歎服。當時鄧辛張陶四人，共議檄天津河北武定三府官員，前來安辦善後事宜。這裏鹽山寨柵亦燒燬淨盡，四人統領人馬，大掌得勝鼓，回大營去了。」

却說張經略在梁山接到鄧宗弼等送來盜魁宋江，并擒賊有功之漁戶賈忠賈義張公大喜，便教左右取出三萬貫錢，加了兩套花紅，賞那二人，又各賜防禦職銜，就以長清縣下北境三百戶封那二人，二人叩謝領賞而去。當將擒獲渠魁之事，恭摺奏聞，差康捷賚奏前去。張公便與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真查照就擒賊目名數，計現在梁山就擒十三人：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孫柴進朱全雷橫戴宗裴宣樊瑞張青二娘段景住曹州府監內三人：燕順石勇李立大名府監內二人：張橫張順兗州府監內四人：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青州府監內九人：史進劉唐李忠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鮑旭朱貴沂州府監內五人：李達穆洪李俊黃信歐鵬——共計三十六人。張公傳令提取不數日，都陸續解到。張公吩咐裝起三十六輛陷車，把那三十六人推入釘固了，傳令將忠義堂燬了，伐倒替天行道杏黃旗的旗竿，所有宋江偽造遠禁之旗傘袍服，兵符印信一切等物，亦盡行銷燬。前所抄出梁山之錢糧金帛，一半入官，一半當賜隨營效力將弁兵丁，并陣亡家屬，被難人民。然後與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真統領大兵，押解三十六賊，并一切俘虜首級，盡出梁山，駐屯曹州，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一面恭候聖旨發放。

且說天子自二月二十日，郊饒大經略張叔夜出師之後，自四月初一日起，便日日命駕日登朝門一次，以望山東，躬自禱告，皇天深仁，祖宗厚德，保佑此番師出成功，狂寇殄平，士民安樂。到了七月初十日，天子正在朝陽門，忽遠遠望見一張紅旗，須臾流星掣電的到了面前，正是經略報捷本章。天子大喜，傳旨取張叔夜奏章近覽，黃門官領旨下城，捧那奏章上呈御前。天子覽畢，龍顏大悅，命駕還宮，差官隨駕入城，城中文武大臣及衆官士民，俯伏道旁，齊呼萬歲。天子還宮，先命具儀，恭詣天壇大廟謝恩，各大臣恭賀。同日，又接到康捷賣來擒獲渠魁的奏章，天子愈喜，即日傳出來，褒嘉張叔夜等的恩旨，着康捷先行賣去。所有一切慶典，着該部查明具奏，俟奏凱之日，一體施行。按下慢表。

且說張叔夜統大軍到了曹州，當日即逢康捷賣着恩旨轉來，張叔夜率領諸將跪迎，恭聽開讀畢，所有賞賚恩典，悉遵頒照。叔夜等舞蹈謝恩，各官散訖。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真等，同在曹州，與山東制置使清萬年，辦理善後事宜，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到得八月初旬，忽報鄧辛等四將，蕩平了鹽山，虎翼山，蛇角山，領兵轉來。張公大喜，衆將皆喜。此時山東河北，一應強梁寇盜，掃除盡淨，四方道路平通，商旅行李，遊行無礙，一應城鄉村落，士民老幼，共享昇平，安居樂業。所有營汛兵弁，個個韜戈束甲，從此不復用兵。萬姓三軍，謹呼動地。張叔夜又拜本章，命康捷上京報鹽山之捷。康捷賣着恩旨轉來，叔夜與諸將恭迎開讀，內載「所有臨陣有功各大臣，一體來京，候朕施恩……」等諭。張叔夜謝恩畢，宣諭各官知悉。即日，張叔夜率領諸將一齊起身，奏凱還朝。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放牛歸馬，共成王室功勳；跨鶴騎鯨，表出天曹來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十八回

獻俘誠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却說張叔夜在曹州聚集平滅梁山文武各官擇了吉日，班師回朝，中軍參贊大臣，并各隊領隊大將，及二十萬天兵，均從曹州起行。雲天彪、陳希真、率領部下督隊的文員武將隨從。當時發炮起馬，第一撥左營十二員軍將：雲天彪、傅玉、雲龍、劉慧娘、風會、聞達、哈蘭生、歐陽壽、施畢、應元、龐毅、孔厚、唐猛，分領天兵六萬。第二撥右營十二員軍將：陳希真、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苟桓、欒廷玉、祝萬年、欒廷芳、真祥麟、劉麒、范成龍、劉麟，分領天兵六萬。第三撥中營軍將十二員：賀太平、蓋天錫、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康捷，分領六萬人馬。——三撥共軍將三十六員，人馬十八萬。第四撥張經略率領二子——伯奮、仲熊，分領中營親軍二萬人馬，解着宋江等三十六賊一齊起身。大小三軍，齊掌凱歌，鼓樂喧闐，隊伍紛紜，戈甲莊嚴，旌旗明麗。正當天晴日品，秋風高爽之時，大隊得勝軍馬，耀武揚威，浩浩蕩蕩，出了曹州南門，山東制置使清萬年率領所屬文武官員，肅具儀注，出郊餞送。張叔夜辭了清萬年，率領衆將軍馬，奏凱東行。清萬年自在曹州辦理善後事宜。張叔夜大軍一路向東京而去，地方沿途迎送，說不盡那一切威武榮耀。那數十員功臣大將，幾十萬得勝天兵，按站行至九月初一日，到了東京。天子命駕郊迎，在京大小文武各官，一齊隨駕出城，只見威儀嚴肅，禮制輝煌，那些神龍衛士，金鎗班御林軍，一切威嚴儀仗，扈從聖駕，齊到東郊。張叔夜率領出征諸將，已在東郊恭候聖駕，只見三軍分列隊伍整齊——

中軍將校一十五員——

經略大將軍總督三營軍務張叔夜

參贊大臣賀太平

參贊大臣蓋天錫

中軍第一隊左將軍張伯奮

中軍第二隊左將軍鄧宗弼

中軍第三隊左將軍張應雷

中軍第四隊左將軍金成英

中軍第五隊左將軍韋揚隱

中軍第六隊左將軍王進

左軍將校一十二員

經略左軍大將軍雲天彪

左軍參謀官劉慧娘

左軍副參謀官孔厚

左軍第一隊副將軍雲龍

左軍第二隊左將軍傅玉

左軍第三隊左將軍畢應元

左軍第四隊左將軍開達

左軍第五隊左將軍哈蘭生

中軍第一隊右將軍張仲熊

中軍第二隊右將軍辛從忠

中軍第三隊右將軍陶震霆

中軍第四隊右將軍楊騰蛟

中軍第五隊右將軍李宗湯

中軍第六隊右將軍康捷

左軍第二隊右將軍風會

左軍第三隊右將軍龐毅

左軍第四隊右將軍歐陽壽通

左軍第五隊右將軍唐猛

右軍將校一十二員

經略右軍大將軍陳希真

右軍參謀官兼第一隊副將軍祝永清

右軍第一隊先鋒將軍陳麗卿

右軍第二隊正將軍劉廣

右軍第二隊左將軍劉麒

右軍第二隊右將軍劉麟

右軍第三隊左將軍苟桓

右軍第三隊右將軍祝萬年

右軍第四隊左將軍欒廷玉

右軍第四隊右將軍欒廷芳

右軍第五隊左將軍真祥麟

右軍第五隊右將軍范成龍

當時齊在東郊，天子法駕到來，齊呼萬歲。大經略張叔夜先行進見，拜跪禮畢，天子降座，親與張叔夜解甲，親賜御酒慰勞。叔夜謝恩，天子覃敷恩禮，遍勞三軍將官，衆將各各謝恩。此時鼓樂悠揚，儀文炳煥，那些贊禮官司儀官都侍立御前，一切內官侍臣，趨走御道之旁，宣召賞賚，紛紜絡繹，非常鬧熱。那宋江等三十六賊，都反剪細縛，遠遠跪在御道之外。那班城裏城外的百姓，早已邀張喚李，挨挨擠擠，都來看熱鬧。——前番征平方臘，奏凱時，百姓都已見過張經略的威風，今番再看，愈覺驚異，又不知宋江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模樣，都要來瞻仰瞻仰。有的說宋江可憐，被官府逼得無地容身，做了強盜，今番卻又喫擒拏了，有的說宋江是個忠義的人，爲何官家不招安他做個官，反要去擒捉他，內中有幾個明白事體的，說道：「宋江是個大許大詐的人，外面做出忠義相貌，心內却是十分險惡，只須看他東搶西擄，殺人不轉眼，豈不是個極凶極惡的強盜？」衆論紛紛不一。不多時，天子回鑾，經略率領功臣進了城，各盜犯盡交刑部監禁，各官員朝請聖安畢，回寓。

次日，天子便册封張叔夜爲開國郡王。初三日，論功行賞，各功臣有爵者晉爵，無爵者賜爵。初四日，大犒從征軍士，撫卹陣亡家屬。初五日，庭訊三法司及大將軍彙奏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元凶渠魁、罪大惡極，其餘三十二賊，柴進爲逋逃淵藪，李逵、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石勇、段景住、怙惡不悛、李俊、穆洪、張橫、張順、十、猗猖亂、朱仝、雷橫、史進、戴宗、吏胥通賊、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身受皇恩、忍味本良、李立、朱貴、張青、孫二娘、僞爲市僧、僞畜異謀、表宣、歐鵬、燕順、朱武、樊瑞、鮑旭、李忠、嘯聚山林、倡爲盜首、均屬罪無可道、合擬凌遲。天子依議，卽於初六日，恭詣太廟，獻俘畢，卽將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朱仝、雷橫、史進、戴宗、劉唐、李俊、穆洪、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裴宣、歐鵬、燕順、鮑旭、樊瑞、李忠、朱貴、李立、石勇、張青、孫二娘、段景住，一齊綁赴市曹，凌遲處死，首級分各門號令，羣臣齊慶昇平。天子分官受職，遂頒恩詔，大賚天下，舉行一切慶典，又詔將那平定、梁山泊的文臣武將，從始至終的功績事實，發入樂部扮演。天子御天章閣賜筵，率羣臣觀劇，觀至某臣建功之處，便賜某臣酒一杯。天子又親洒宸翰，歌詠詩章，贊羣臣之功，諸臣中有善吟咏的，都恭和奉旨，頌揚天子功德。天子命羣臣必須盡歡，羣臣謝恩，無不遵旨醉飽。

次日，張叔夜率出師諸臣，同在朝文武官，入宮謝恩。天子道：「朕欲圖畫三十六臣，入徽猷閣，以張叔夜爲領袖。」張叔夜等謝恩畢，天子遂傳旨，着該部圖畫功臣，不日，部臣將張叔夜及二子伯奮、仲熊，并賀太平等三十六臣的真容獻上。天子見了，甚喜，便親提御筆題籤。中書政事府同平章事、殿帥府掌兵太尉、開國郡王張稽仲

(字而不名，仿麒麟閣霍光不名之意)

左龍武大將軍輔國公張伯奮

右龍武大將軍定國公張仲熊

以此三臣爲領袖

中書政事府參知政事吏部尙書魏國公賀太平

驃騎大將軍知樞密事越國公雲天彪

輔國大將軍同知樞密事魯國公陳希眞

鎮軍大將軍河北留守司順誠侯劉廣

眞軍大將軍山東留守司壯勇侯傅玉

冠軍大將軍京畿五城兵馬大總管智勇侯祝永清

忠孝武烈一品夫人陳麗卿

雲麾大將軍京畿五城兵馬副總管果勇侯雲龍

忠智英穆一品夫人劉慧娘

輔國大將軍兵部尙書南陽侯金成英

端明殿大學士邢部尙書宣城侯蓋天錫

忠武將軍兼領左神武大將軍建威侯鄧宗弼

壯武將軍兼領右龍武大將軍揚威侯辛從忠

宣威將軍兼領左羽林大將軍懷遠侯張應雷

明威將軍兼領右羽林大將軍定遠侯陶震霆

山東鎮撫將軍宣化伯風會

河北鎮撫將軍懷化伯苟桓

定遠將軍兵部侍郎宣威伯楊騰蛟

龍圖閣大學士邢部侍郎濟陽伯畢應元

西城兵馬司總管忠勇子祝萬年

南城兵馬司總管平南子龐毅

河北天津鎮總管歸化子哈蘭生

山東馬陘鎮總管長城子劉麒

左龍武副將軍高陽子韋揚隱

右龍武副將軍中牟子李宗湯

山東兗州鎮總管襄武子樂廷玉

河北大名府總管忠毅子聞達

衛尉兼煥章閣直學士任城南真祥麟

大司農兼天章閣直學士范陽男范成龍

東城兵馬司總管協忠男樂廷芳

左神武副將軍武陽男劉麟



右神武副將軍武定男歐陽壽通

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昌平男孔厚

振威將軍致忠男王淮

遊擊將軍奮武男唐猛

游騎將軍新城男康捷

共三十九幅功臣圖像，御筆又親題讚語，都送入徽獻閣以垂不朽。羣臣慶逢非常際會，感激謝恩，各歸職守。

過了數日，天子忽憶今春出師之時，見天上慶雲瑞兆，朕曾訪問於張天師，據奏稱此番出征諸臣，皆係雷部神將，上帝勅令降生，輔佐朝廷，殄滅妖氣。今日果然羣凶掃滅，四海昇平，其言驗矣。遂傳旨到江西龍虎山，宣詔張天師入覲，備問雷將來歷，以昭天恩，而誌盛事。着侍制指揮司官費詔前去，指揮官領旨，即便費詔赴龍虎山去。不日，到了龍虎山，張天師恭迎詔敕，開讀訖，將聖詔恭奉了一面，接待欽差，一面吩咐道衆收拾行裝，因係特詔宣召，不敢怠緩。次日，便同了欽差起程。路上州縣迎送，不必細表。不日，到了京師，欽差官入官覆旨。次日，天子御天章閣，召見天師稽首請安，並賀聖喜畢，天子賜坐，天師謝恩就坐。天子開言道：「今春朕命張叔夜征討梁山，爾時卿曾奏稱此番命將，皆上天致令降生之雷部神將，出師必然大捷。今妖殄滅，海宇昇平，卿言果驗，仰見昊天覆育之任，祖宗積累之厚，朕涼德藐躬，獲承天貺，敢不祇懼。所有雷部神將，諒卿必深曉來歷，可一一具奏，以昭天恩，以彰聖化。」天師躬身答道：「恭蒙清問，臣謹具奏。」天子道：「且慢，看宣天章閣侍制進來，備錄天師之言。」須臾侍制進來，鋪紙階前，磨墨拈畢，候天師奏來。天師奏道：

張叔夜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雷霆總司神威蕩魔霹靂靈真君降生

張伯奮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左侍者青雷將軍降生

張仲熊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右侍者石雷將軍降生

(此三人在雷祖座下，不與三十六宮之列，其餘三十六人，乃是三十六雷府中神將。)

雲天彪乃是正心雷府八方雲雷都督大將軍降生

陳希真乃是清虛雷府先天雨師內相真君降生

鄧宗弼乃是太皇雷府開元司化雷公將軍降生

辛從忠乃是道元雷府降魔掃穢雷公將軍降生

張應雷乃是主化雷府陽聲普震雷公將軍降生

陶震霆乃是移神雷府威光劈邪雷公將軍降生

龐毅乃是皓帝雷府雷師皓翁真君降生

劉廣乃是廣宗雷府五雷院使真君降生

苟桓乃是昇元雷府報應司總司真君降生

畢應元乃是希元雷府幽枉司總司真君降生

祝永清乃是神霄雷府五府都判將軍降生

陳麗卿乃是瓊靈雷府統轄八方雷車飛罡斬祟九天雷門使者阿香神女元君降生

雲龍乃是慶合雷府威靈普遍萬方推雲童子降生

劉慧娘乃是梵炁雷府驅雷掣電照膽追魔糾察廉訪典者先天電母秀元君降生

風會乃是左罡雷府先天風伯次相真君降生

傅玉乃是玉靈雷府雷部總兵將軍降生

蓋天錫乃是洞光雷府雪冤辨誣卿師使相真君降生

金成英乃是安壇雷府萬方威應招財錫福真君降生

哈蘭生乃是極真雷府靈應顯赫扶危濟急真君降生

劉麒乃是岐陽雷府九壘總司威靈將軍降生

孔厚乃是丹精雷府調神御氣變理陰陽司命天醫真君降生

真祥麟乃是青華雷府祥光瑞電天喜真君降生

欒廷玉乃是紫冲雷府嘯風鞭霆天衝真君降生

康捷乃是符臨雷府傳奏馳激追妖攝怪九天雷門律令使者降生

范成龍乃是變仙雷府總司九龍真炁飛騰普應將軍降生

揚騰蛟乃是歷變雷府總司五龍真炁飛騰顯應將軍降生

祝萬年乃是昇極雷府延壽保命輔聖真君降生

劉麟乃是元宗雷府水官溪真驅邪使者降生

歐陽壽道乃是元冲雷府水官溪真攝魔使者降生

韋揚隱乃是定精雷府火部司令五方顯應將軍降生

李宗湯乃是保雷華府火部司合中山真靈將軍降生

唐猛乃是天婁雷府五方蠻雷將軍降生

聞達乃是景琅雷府元罡斬妖將軍降生

樂廷芳乃是妙果雷府元罡縛邪將軍降生

王進乃是輔帝雷府雷部總兵使者降生

賀太平乃是敬皇雷府侍中僕射上相真君降生

天師奏畢，侍制一一錄就，進呈御覽。天子覽畢，大喜道：「原來如此，仰見昊眷洪深，莫可名狀。」便諭侍制道：「你可將此張雷將封號，用鳳尾箋錄好，就藏天章閣，用詔來茲，以誌盛事。」侍制領首。又傳諭禮部，擇日具儀，恭詣天壇謝恩。天師又奏道：「尚有一事，未曾具奏。」天子道：「何事？」天師道：「玉帝因這夥妖魔力大，又去十洲三島，閻浮世界，得道高真數內，召集十八位散仙，齊來協助這三十六員，共成大功。這十八位中，也有願轉輪迴，忠義捐軀的，也有遁跡山林，留形往世，指點籌劃的，功勞大小，各有陞賞，恭候玉旨定奪。一切英賢，輔佐陛下，蕩妖滅寇，非偶然也。」天子道：「此三十六臣，朕已知悉，更有那十八位客星散仙，是何人？現在俱存何處？」天師道：「——

山陰道上道一真人陳念義

山陰道上遊戲真人徐和

湖山三竺五橋藥上真人徐槐

鑑湖東浦普天歡喜真人召忻

清原法界指迷筭冠真人劉永錫

貴陵深處保虛無上真人任森

西陲蜀道純陽真人顏樹德

蓬萊仙闕正覺真人張鳴珂

紫霞仙闕妙明元君汪恭人

琉璃法界淨修元君徐青娘

紫羅仙島鎮海真人李成

峨嵋山下縛邪真人苟英

九華金闕降魔真人王天霸

青華仙府妙正元君賈夫人

太行洞府定光真人魯紹和

青龍峯下保勝真人梁橫

宛州甌山佑正真人魏輔樑

曲阜臯山輔正真人真大義

天師述散仙來歷畢，又將各人事實略述一番，天子聞奏，愈喜，侍制錄單呈覽，天子諭各與雷將封號，一繕寫，供奉天章閣內，侍制領旨去訖。天子問天師道：「想天下從此永遠太平了？」天師道：「陛下敬天法祖，聖明邇治，億萬年太平無疆，惟那夥妖魔身雖就戮，而業魂冤障未平，終須百年而後，方就收伏也。」天子

道：「如此，生靈塗炭，何時得了？」天師道：「與生靈決無妨礙，請陛下勿憂聖慮。陛下記臣此言，百年之後，臣言自驗也。」天子退朝，傳旨賜天師玉如意一柄，道服一襲，黃金二百兩，諭令回山。次日，天師入宮，謝恩辭駕，回龍虎山去。

勅封——  
越數日，天子恭詣天壇謝恩，傳諭諸臣，諸臣競傳盛事，恭頌聖德。天子又傳旨，把那一十八位散仙，均加

陳念義封傳忠度世真人

徐和封守真度世真人

徐槐封神功廣濟真人

召忻封和中變化真人

劉永錫封元功贊化真人

劉永錫封覺迷醒世真人

顏樹德封純陽翊化真人

張鳴珂封靖和端化真人

汪恭人封妙明靜正元君

徐青娘封慧明妙悟元君

李成封真靈顯應真人

苟英封保真解厄真人

王天霸封保真救急真人

賈夫人封佐命佑國元君

魯紹和封報國淳佑真人

梁橫封報國顯佑真人

魏輔樑封正修密跡真人

真大義封協修密跡真人

其無住處可稽者，就此遙加封號；其有住址者，均遣使賚敕去訖。天子復思盜衆雖獲，餘黨尙恐未盡，翌日，復召張叔夜、雲天彪、陳希真進見商議。

只因這一議，有分教：普安疆域，立功者闡發儒宗；永奠蒼生，老成人退修道術。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九回

####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話說天子召見張叔夜、雲天彪、陳希真三人，問道：「宋江等巨寇已就蕩平，四方安樂，但奸人潛匿，何處無之，朕恐此輩乘間再發，所宜預定良策，以圖永奠。」張叔夜等一齊俯伏奏對道：「宋江之亂，因文臣失御於前，武臣翫寇於後，因循坐誤，遂成大患。今陛下聖明，文臣武將盡選賢能，治法精嚴，教化大行，從此金湯鞏固，盜賊消除。如陛下治益求精，應如何加意辦理之處，臣等謹遵。」天子道：「朕意欲查明從前各盜佔踞深山窮谷之處，再行勘明基址，隨地制宜，設官備兵，如有後起宵小，俾知國法森嚴，無從聚跡，且兵爲民之衛，足兵

亦政之大經，朕意欲着雲天彪前往各地相機辦理，務期章程盡善而止。」張叔夜等均稱聖議至是。天彪謝恩領旨，隨保刑部侍郎畢應元、天章閣真學士范成龍、諫議大夫孔厚爲參贊，天子准奏。叔夜希真與天彪一齊出宮，先查明前經用兵及疊次聚盜各山，開單奏明。天彪帶領畢應元、范成龍、孔厚，辭駕起行。在京文武各官出城相送。天彪先將北門外元陽谷形勢查勘一番，元陽谷經張叔夜辦理，一切燉煌炮臺營兵額數，無不如法，應無庸再議。天彪遂與畢應元等同出京，一路按站行止，地方官迎送，不日到了梁山泊，先坐落鄆城行臺。原來梁山前面水泊，經徐槐填平，大半盡爲陸地，此時梁山平定，這一片地畝，任居民業，那些居民，卻在鄆城縣具呈，請仍復開通各港，以爲漁業，府縣持議不決。適逢欽差雲公到來，查勘地址，府縣官便軍此議上稟。天彪聽畢，便與畢應元、范成龍、孔厚同去踏勘。天彪叫范成龍丈量了地畝，便命吊提從前梁山泊漁戶租稅冊子，交與范成龍檢算。范成龍細細較算，便對天彪道：「此地若改爲田畝，其租稅正與漁戶相當。」天彪道：「是了。從前梁山所以多寇盜者，爲水泊內叉港太多，奸人易於藏匿，山沒無常故也，今改爲田畝，其利相當，而無藏好之弊，又何苦而必欲開港業漁哉？」便命那班居民，開墾地畝，又爲他們相度地勢，經理溝渠。不數年間，良田萬頃，民賴其利，因呼爲雲公田。且說當時天彪經劃田畝畢，便同三位參贊進了梁山，只見那三座關門，及左右等關樓垣，盡皆毀損，一切燉煌炮臺，亦皆殘缺。當時原擬削平地址，因兵役勞頓，而此又係不急之務，所以置之不動。天彪將前後細細的閱視了一轉，便道：「此關不但無須毀拆，而且可以再加修理。」畢應元請問其故，天彪道：「我看此地，大宜建營設官，以杜盜源。既要設營，這些關樓燉煌，都是有利用之物了。」畢應元稱是，便道：「此處地形遼闊，既要設營，必須多置兵丁，須得先將糧餉先行籌劃。」天彪便與范成龍，將裏裏外外所有出產，通盤查核了一番，便與畢應元、孔厚，共議將梁山泊改爲梁山營，設兵馬都監。



一員，防禦使二員，提轄四員，兵丁三千二百名，又設督糧理事通判一員，巡檢一員，所有關內寨柵，大兵進勦時，已焚燬大半，今俱爲補築，後水泊未經填塞，仍聽百姓捕漁爲業。梁山經劃已定，先行恭摺奏聞。又教畢應元分往鉅野縣，去閱視麟山孔厚分往寇州去，閱視枯樹山不數日，畢應元從麟山轉來，對天彪道：「麟山一區，雖鉅野縣城四十五里，地形遼闊，却與滿家營相呼應，可於此處設提轄一員，置兵四百名，可以永遠奠安。」

天彪依議，又不數日，孔厚從枯樹山轉來，對天彪道：「查得枯樹山一區，山形險阻，雖爲聚盜之所，但未能容受多人，又且逼近州城，苟營汛兵捕，率真辦事，何至疎虞。爲今之計，可酌撥寇州兵一百二十名，屯扎於此，以便呼應。」

天彪依議，當即奏聞訖，便將梁山營裏應如何修理之法，交待了曹州府及鄆城縣，天彪與畢應元等，就從梁山起行，繞道過紫蓋山，查看紫蓋山形勢，四面孤懸，乃是小盜出沒之所，大盜斷難容足，笑火萬城王良當時估量此地，毫無識見，便議置立幾處燉煌譙樓而去。路經對影山，天彪遙遙望見山形險峻，便道：「這山卻是大盜盤踞之地，倒須紬細閱看一番。」

當時一行人馬，徐徐前行，到了山邊，天彪吩咐儀從退後，自己與畢應元輕騎簡從，登山四面觀看，果然崖谷崢嶸，地形險要。天彪看了一回，便與畢應元等議設營，并議畢，便再去相地安營。原來這山地形雖險，水口卻老，大不便，若使一月不雨，千軍萬馬，可以活活的渴死。天彪道：「如此看來，此山亦非要地也。」

便罷設營之議，僅於四面要道，置設燉煌，添汛兵數十名，當時辦理已畢，一行人馬，離了對影山，向東進發。早有青雲新柳猿臂三營官員，出去迎接，天彪進營，到三處逐一閱看，所有一切寨柵門關，十關與城郭炮臺燉煌，經陳希真辦理妥善，惟當時爲防堵寇起見，三營兵丁額數合計得八萬有零，及泰安新泰萊蕪三處平定之後，陸續裁汰，尚有二萬名。天彪因與畢應元等商議，就此抽出三千二百名，移置梁山營，以充兵額之數，此地尚有一萬六千八百名猿臂寨設兵四千名，青雲營新柳營各設兵

三千名，餘六千八百名，分置沂州府各屬縣下編收，統俟瘡痍平復，再行陸續抽退。查得青雲營有破窰一局，先歸青雲營徵收租稅，後劃歸沂州府蘭山縣徵收，今將各窰戶編查清楚，特設巡檢一員，督理窰務，官名理窰巡檢，餘俱悉照舊章，無須更改。天彪等卽日起行，不日到了青州清真營，此時清真營內所有登萊青三府戍兵，已盡行撤回，天彪查點了本營兵丁，原來這些兵丁，當時原係各路招募的鄉勇充當，今日查問，內中有願歸農改業者聽之，其有願充兵卒者，收入兵丁冊，共計得八千名，便議清真營置設兵了二千名，營中原設有防禦官，今仍其舊，便與畢應元范成龍孔厚分巡二龍山白虎山清風嶺桃花山，巡視畢，四人會議，二龍山嶺，舊設文武知寨各一員，今已廢，天彪便議復設武知寨一員，兵丁一千二百名，其文知寨一缺，不必復設，此四營兵丁，卽以清真營羨額之兵充數，尙有羨額兵二千九百名，就分置泰安之秦封山，新泰之望蒙山，萊蕪之天長山，其召家村正一村兩處，俱已撤散，無庸復議，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均分發各營授職。安派完畢，天彪等就從青州起行，一路上觀看形勢，凡遇山林險阻，可以藏奸之所，雖未經盜賊佔據，亦爲經理一番。順路到登州府，查勘登雲山臺峪，却是海疆要害，便議改爲登雲衛，設防禦使一員，撥登州兵四百名駐扎防守，就將海疆各衛所一齊整頓一番，所有營汛燉煌一一修理復舊，便駕海艦巨舶出海口，渡洋面，但見各島嶼星羅棋布，洪濤萬頃，蛟宮鯨窟，出沒烟霧之中，天彪一路觀看，長風迅利，直達天津，又將各衛所閱視一番，順至遼疆經略府，去謁見种帥道，師生相見，有何不喜，當時种帥道以欽差大臣之禮待天彪及畢應元諸人，設筵相待，席間說些天子聖明，四海清平的話，天彪將現在奉命查勘各處地址，今已將山東一區，如此知此的經劃說了一遍，便請教老師指示，种帥道都一點頭稱好，衆人暢談一切，盡歡而散。次日，天彪辭別了种帥道，

率領畢應元范成龍孔厚一仝起行，便往飲馬川去查勘地址，只見青山迥抱，綠水灣環，當時大盜盤踞，此刻遊人玩賞，說不盡那樓閣連雲，人煙繁集。天彪看了一番，便對畢應元道：「我看此處無須置兵，只須設立巡檢一員足矣。」應元稱是，便將飲馬川改爲飲馬司，置設巡檢一員而去。便到了鹽山，只見兵燹之後，敗壘遺柵，木焦石裂之狀，彷彿猶存。天彪與畢應元等巡視一番，又派范成龍去分巡蛇角額，孔厚去分巡虎翼山。不數日，都轉來一同會議，便將這三座山都改爲營寨，各設立防禦使一員，兵丁六百名，因將河北所有一應山林險阻都查明了，或設汛，或置營，繞轉大名府，跨過黃河，到了江南，先將徐州芒碭山一區查勘，芒碭山岡巒起伏，雲氣聯綿，實爲險阻之地，便議於此設立遊擊一員，兵丁二千四百名。天彪便教畢應元去巡視黃門山，孔厚范成龍去分巡名山。天彪親去巡視冷豔山，只見冷豔山四面燉煌營汛，一一如法——原來是雲太公任日稟明當官設的。天彪見了，不覺愴然，便一依太公的經劃，又添設了三座燉煌，將冷豔山改爲冷豔營，置防禦使一員，兵丁一千二百名。不數日，應元自黃門山轉來，說起黃門山形勢，議於此處建立五座炮臺，設提轄一員，兵丁三百名管守。天彪依議，又不數日，孔厚范成龍都轉來，將江南各山形勢一一說明。天彪與畢應元等會議了，各處都如法安排訖。公事已畢，天彪由冷豔山回風雲莊去省墓，那雲氏族中故老子弟，并鄰舍親戚，齊來迎接賀喜，東家請酒，西家設筵，真個是錦衣歸里，說不盡那些榮耀煌輝。天彪應酬了三日，因回朝覆旨要緊，便不多停留，辭別了親友起身，已是宣和四年二月。天彪與畢應元范成龍同行。不日，回轉東京，差孔厚住少華山查勘。天彪與畢范二人先進京城，入朝見駕。天子已陸續收到天彪的奏議，此時天彪見駕覆旨，又將所有情形面奏了一番，天子大喜道：「朕固知非我越國公不能也！朕于去年十月初十日，有第宅賜卿，卿可就第。」天彪方知出使之日，天子已有恩賜，即忙叩首謝恩。天子又頒內府器玩，賜與天彪，畢應元

范成龍三人，三人均各謝恩而退。天彪回到新賜的第宅，地方官早已打掃鋪陳，煥然一新。天彪到了私第，各官都來慶賀，三日筵宴，非常的鬧熱。不數日，孔厚自少華山回來，先見了天彪，將小華山形勢，告述了一番，便同去朝見天子，將少華山形勢奏聞。天子便准少華山設遊擊府，置兵一千六百名，又重賞了孔厚，復歸本職。

單說雲天彪朝罷回第，雲龍劉慧娘及一切眷屬，都移居住在新第內。天彪吩咐就第中打掃精舍，排列羣書，每日早朝罷回，就在精舍內博觀羣籍。因想歷年戎馬倥傯，所有手著春秋大論一書，尙未脫稿，今天下太平，朝野無事，便於退朝之暇，取出那卷稿子來，細閱一遍。周十四王魯十二公，五霸七大戰，俱有成論，只須改易數行，便可無疵。其餘會盟征伐，亦有論斷，便博採先賢名論，補輯參訂。書成之後，攜去請教於張嵇仲，細閱一遍，擊節稱賞，便勸天彪速將此論，恭呈御覽。天彪依言，便回第，每日親手繕錄，約計一月有餘，錄成訂裝，親自齎獻御前，恭呈聖覽。天子見天彪有著作，欣然首肯道：「卿之手著，必大有可觀。」便收入宮內披覽，果然議論崇闕，斷制精確。天子大悅。臨朝，見天彪道：「卿所著書，朕已披覽，具見學力宏深，真儒教中之功臣也。此繕本可收入四庫，卿所家藏副本，可速付梨棗，以廣流傳。」天彪稽首謝恩而出。當時遵諭刊刻，張嵇仲恭紀聖平，弁諸簡端，賀太平。蓋天錫陳希真都贈序言，刊刻刷印，天子傳諭，頒布天下。天下士子，無不欽佩。家傳誦不朽。天子又賜天彪「功崇學正」匾額。天彪謝恩，謹將賜額懸釘新第中堂。原來此第係是蔡家的舊宅，極其宏敞。

當時天子賜宅之際，同日以童貫之宅賜張叔夜，以高俅之宅賜陳希真。此時天彪出使未歸，叔夜與希真一齊出班謝恩，叔夜受賜遷第，惟希真跪奏道：「未出師之前，臣曾奏過皇上，臣成功之後，不願富貴，只求入山修道，已蒙天恩俯准，今臣暫時棲止，求恩免賜第宅。」天子笑道：「卿當真要如此？」希真磕頭道：「辜

負洪恩。』天子又笑道：『卿何須這般性急？且待雲天彪出使轉來，大功告竣，你再去罷。』希真道：『既蒙聖恩暫留，敢不凜遵。臣自有房屋，在西大街辟邪巷內，那年因高俅陷害，抄沒入官，天恩浩蕩，察臣無罪，賜還臣故居，臣私願足矣。』天子便叫查出原卷，即速賜還，不必覆奏。又諭希真道：『高俅之宅，朕言已出，卿不可違。你那故宅，做了別墅罷。』希真叩頭謝恩，感激退朝，回到智勇侯府來，祝總管、陳夫人一齊接入，二人請安畢，希真道：『我兒！今望承蒙聖恩，賜還了辟邪巷的故宅，又另外賞了座宅院，天恩浩蕩，言語難盡。』麗卿歡喜道：『爹爹！我們何不今日就先到故宅看看？』希真道：『我正爲此來叫你們全去。』二人大喜，當即起身，只帶了隨身的僕人親隨，同到西大街辟邪巷來，進得巷時，先有幾個虞侯都管在門前候着，希真吩咐開進去，就去把那封皮揭開，打斷那鎖。原來那所房子，被高俅封鎖之後，發官變賣，那個敢來買，高俅要送與幾個親友，都是怕裏面有鬼，不敢去居住，所以還封鎖着。三人都跳下了馬，麗卿想那年乘霧逃難的時節，父親從那邊牆上跳下來，如隔再世。三人一同進去，看那裏面，好不淒涼！庭上庭下，天井牆邊，青草莓苔，長得挨擠不開。梁上倒掛塵垂，滿許多烏雀在裏面做窩，見人來都飛了出去，傢伙什物，半點都無。窗門格子，有些都倒在地下。希真道：『你們在此，我去探望鄰右。』——那年官司，都累了他們，須得去謝謝。』麗卿引永清到了那樓上，指着對永清道：『這間是我的臥房，外邊這間還有個養娘住的，你看塵土這般厚了！』口裏說話，止不住眼裏滾下淚來，悽惶不已。永清勸道：『我們如今大仇已報，富貴功名，俱已成就，不要只管傷感了，強如我家片瓦都無。』麗卿收住淚道：『玉郎！我同你到箭園裏去看看。』二人下樓來，那些都管已督押夫役，在那裏打掃拔草搬土，二人到了箭園裏，看時，只見那些桃樹，也有枯死的，也有跌倒的，剩得不過一半。那三間箭廳，和那座亭子，都精空的一物俱無。麗卿和永清在那亭子扶欄臺上坐下，歎息了一回，待從人來稟道：『公爺

拜客轉了。」二人到了外面，希真道：「我們去罷，讓他們打掃鋪陳好了再來。」三人同出，又到了御賜的宅第內賞玩了一回。當晚，父女翁婿，都息在新宅內，希真就在虛明閣歇息。不數日，親隨來稟道：「舊府第已修理鋪陳完畢。」希真大喜，當日便吩咐舊宅內準備酒筵，酬謝高鄰。那日正是十月十五日，遂帶了麗卿，各坐大轎，同往故宅，裏面果然鋪陳得煥然一新，原來都是祥符縣知縣官極力辦理，派得力公人體己幹辦，收拾得無微不至，麗卿十分歡喜。文武各官，都來賀喜，散去後，陳希真不脫公服，挨門逐戶去啓請了衆位高鄰，那一個敢不來！——有幾家搬去的，都搜尋了來，須臾之間，老的少的，貧的富的，廳上坐滿。希真朝上拜倒，說道：「陳希真那年深蒙衆位高鄰提拔，脫離大難，累了高鄰，感謝之至。」衆人連忙回拜道：「相公折殺我們。」希真都依年齒，讓了坐位，衆人都說道：「那年高太尉尋事害相公，我們憂得你苦，大家都不伏氣，今日天可憐見，做了大官，正所謂皇天不負善心人。」希真謝道：「全賴高鄰福庇。」首坐一個龍鍾老人，腫着兩個眼泡，掬着一嘴白鬍子，說道：「我早說提轄必然發跡，今日果然做了大官，像提轄這般人，能得幾個！」希真只稱不敢，衆人都笑，親隨人擡上了金帛禮物，按着人數，一人一分，希真親手送過去，衆人起先那裏肯受，只聽得滿耳柔都是啊呀呀的聲音，推讓了好半歇，纔得定了。酒筵擺上，塔下奏動鼓樂，大家坐了酒至數巡，一個親隨稟道：「郡主出堂。」只聽得環珮丁東，六七個使女，擁着麗卿出來，鳳冠霞帔，玉帶禁步，金裝的命，那走上庭前，朝上立着，希真道：「我兒，可與衆位高鄰見個禮。」嚇得衆人跌跌踵踵的，避了開去，都說：「什麼道理！」階下細樂奏動，麗卿依次序都道了萬福，衆人都拜下去，麗卿也連忙跪倒回禮。希真道：「這不是折殺她也。」回拜了，麗卿告辭進去。希真極其殷勤酬勸，衆鄰舍只是拘拘束束的，都不終席，紛紛告辭了。希真只得送出，又叫每一家另送一席去。希真退入後軒，與女兒說話，聽得外面開道之聲，麗卿道：「想是玉郎來也。」

須臾報進來道：「郡馬到。」希真甚喜，祝永清進來，拜見道：「泰山小婿叩賀。」希真呵呵大笑，連忙扶起，夫妻都見了禮。希真道：「如何這般晚？」永清道：「官家在天祿閣叫儒臣講書，講畢，又觀武臣校射，故此歸遲。」希真吩咐家宴，便對永清道：「賢婿今夜歇在這裏。」永清回顧那員裨將道：「發放他們回去。」看看月上了，麗卿要到箭園亭子上擺宴，那座箭園收拾得比前更好，只是不開桃花，當日父女翁婿，在亭上開懷暢飲，說起從前的一番事業，大家都歎息了一回。永清道：「卿姐可還記得那年我同你在猿臂寨演武廳上步月飲酒，也同今日一樣月色？」麗卿道：「可不是麼？真是光陰如箭，日月穿梭！今夜月亮同那年的一般。」永清便對着那片清景，怎不動情，便起身對希真道：「小婿酒後放肆，欲歌舞一回。」希真道：「應得請教。」永清便攬衣下了亭子，在月光下舞了一回，端的塔下玉山傾倒，樽前素影翩跹。舞罷上來入坐，希真麗卿都喝采，侍從之人無不暗暗稱羨。永清抗聲歌一篇五言句道：「人生無百歲，朱顏能幾何？斗酒爭芳夜，清光搖婆娑。感歎古豪傑，俱已歸山阿。當其躍質時，自命一何多？拔劍擊大荒，開邊厲長戈。經綸捷雷雨，法術奠山河。再有巖居子，獨寐發寤歌。金筋并玉骨，歲久終消磨。何如天上月，亘古揚清波。」希真聽罷，擊節歎賞，暗暗點頭。麗卿笑道：「我近來幾年被玉郎纏障死。」永清笑道：「怎的是我纏障你？」麗卿道：「沒來由你捉定了我要我學做詩，我又不好拂你的意，胡亂讀下些，今我對此良辰美景，喫你害得擺佈不下心裏，想了幾句，要說出來，你却許笑我。」永清笑道：「便請教些何妨，誰敢笑你？」那麗卿酒遮了臉兒，也不怕不好意思，便頓開喉嚨，鶯囀燕語的吟道：「明月照桃花，依然還我家。」永清大笑道：「直是高的，還不謝我師父，反要怨我真沒良心！先罰你一杯。」希真笑道：「你不要打岔，聽她說下去。」麗卿道：「明月照桃花，依然還我家，回想猿臂寨，又在天一涯。」永清喝采道：「真好。」麗卿接下去道：「去時何悲傷，歸來何歡喜。歡喜與悲傷，只在這片

地。』永清道：『意思實好，可惜「地」字不叶韻。』希真笑道：『不要管他，只顧做下去。』麗卿道：『今日歸故鄉，故鄉空斷腸，怎比深山裏，仙家日月長。』永清聽罷，也不覺淒然下淚，說道：『姊姊真是夙根人，在干戈戎馬之間，略一沾唇，出口便恁般風雅！只是章法字句，尙未磨琢，然已虧你。』麗卿笑道：『正要你與我琢磨。』永清道：『怎比二字，詩家少見，不如改了何如？』二字只在這片地，不如改了只此風光裏。泰山可是否？』希真點點頭，聽他二人的詩意，都是物窮思變，知他們元機已動，因緣已到，便默坐定神，觀他二人的根基，暗喜道：『到了且消停月餘，定有機會到來，好點破他們也。』當時且不發言，大家說談別事，盡興暢飲，直到二更方纔喫了飯，收拾歸寢。

次日，希真依常早朝，與張叔夜賀太平共議軍國重事，朝罷歸來，入靜室趺坐，修觀內丹。原來希真於金丹一道，已有一半工程，雖歷年戎馬倥傯，未暇修煉，但根基已十分堅固，所以在千軍萬馬叢中，真性凝然不動。今當太平閒暇之日，便先將那丹經祕笈，參空一番，將前進的路程，探看熟悉了，再等機會。這日，希真正在靜室默坐，外面忽投進一個名刺，希真接來一看，乃是「王子靜」三字，希真大喜，忙教請入客廳。希真換了衣服，出廳相見，王子靜已在廳上，希真唱喏道：『賢弟遠別多年，此番光降，大慰闊懷，師父安否？現在何山？』王子靜答道：『小弟正奉師命，來訪師兄。』希真遜了坐，侍從獻茶，希真開言道：『賢弟親炙師長，邇來功業，定然精進可煉，養些甚麼工夫？』子靜道：『承蒙下問，慚愧之至，師父雖不棄蠢頑，惟小弟憨拙，性成毫無長進。』希真笑道：『賢弟何其過謙？將來同養元功，正是自己弟兄。』一面吩咐備酒，邀入內花廳坐地。俄頃酒筵齊備，希真相遜入坐，席間，希真又問：『師父現居何山？遣吾弟前來，有何見諭？』子靜道：『十年以前，小弟從師父隱入廬山，那時師父曾說起師兄尙有七年世緣未了，今屈指已屆其期，不知這七年中，吾兄事業』



如何？希真道：「那年小弟爲高俅陷害，正欲訪尋吾弟，同避深山，不料魔障未盡，世緣相牽，七年中竟有如此如此大事業。」便將怎樣落猿臂寨，怎樣與宋江作對，怎樣恢復了兗州，獻馘歸誠，怎樣平定新泰濮州，怎樣從張經略平滅梁山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并道：「此刻獻俘奏凱，大功已定，小弟早已在天子前辭職告退，擬欲到師父前侍從學道，惟是聖恩深重，留我暫住幾時，只得遵從，看來不久就可入山矣。」子靜道：「師父遣小弟前來，正爲此語，師父說金丹真傳，吾兄俱已領會，無庸多囑，就是成功之後，急流勇退，吾兄諒亦能之。惟修道之處，師父爲吾兄選得蒿華兩山，可以安身，又令愛亦是道器，可副真傳。吾兄努力進修，勿負師父屬望。成道之後，再應聚會。」希真連聲諾諾，酒筵已畢，又敘談一回，子靜告辭，希真相送出門，寄請師父道安，子靜相訂後會而別。希真送別了王子靜，仍入靜室修觀。

這日希真正與祝永清陳麗卿同在辟邪巷舊宅箭亭上飲酒歡談，忽報猿臂寨知寨官差人到來。希真卽爲喚入，一看官，你道這差人爲何而來？原來麗卿自到京之後，記念那猿臂寨這磁牀，適因雲天彪奉命出使，范成龍隨行，麗卿便囑范成龍到猿臂寨時，教知寨官着人昇這磁牀來京。范成龍依言，到猿臂寨，吩咐了那個知寨，所以此刻有差人上來，呈遞知寨官的稟摺。希真拆開看時，內寫着某月日，西廂房忽然坍塌，將磁牀壓爲齋粉，麗卿大吃一驚，連稱可惜，不覺弔下淚來，希真急忙勸諭。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玉闕瑤臺，兩父女飄然遠引；安邦定國，一部書告厥成功。究竟蕩寇志怎樣完篇？且等下回結果。

第一百四十四回

辟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稽仲安邦

話說陳麗卿聞知猿臂寨磁牀壓碎，大驚垂淚，大有不忍棄舍的意思。希真急忙勸止道：「吾兒何必如此萬物無常，人生有盡，就是天地也有毀壞之事，何況這點點玩好？」麗卿道：「這磁牀是最難得的，如今壓碎了，豈不可惜？」希真笑道：「既已壓碎，你待怎的不要癡想了？且吃酒罷。」當時便開發了水使，重整杯盤，三人再飲。麗卿又自言道：「這班男女真是可恨，難道牆要倒了，不留心看看？」永清道：「這也不關他們不小心，自是成毀有數。如今既已碎了，多說亦是無益，只好罷休。」麗卿道：「罷休，是只得罷休。」永清忙接口道：「卿姐，我們且說別件事。」希真看他二人說話，只是撚髭微笑，不發一言，只見他們二人你說我談，有時同希真扳談，希真只是隨口答應。永清不覺說了猿臂寨，便提起那年怎樣的經營，某處有砲臺，某處有燄炮，某處有磚城，某處有土圍，如今却歸他們在那裏鎮守。麗卿又說到寨內怎樣的華麗，某處是亭臺，某處是樓閣，如今也歸他們受用。希真聽到此際，便叫侍從人退去，便對二人道：「你們都隨我到箭廳上來。」夫妻二人都隨了過去。希真居中跌坐，便問麗卿道：「此地是何處？」麗卿道：「是箭廳上，何須問？」希真道：「你那年割高衙內的耳朵在何處？」麗卿驚道：「爹爹怎的健忘？」一面指着亭子道：「就是這裏。」希真道：「你殺魏景王耀在何處？」麗卿笑道：「爹爹幫孩兒在廊下動手，今日好道醉了，都不記得。」希真道：「我自不醉，我因坐在此地，不見遊廊，故問你，你既說遊廊，遊廊在何處？」麗卿大笑道：「爹爹既不見見，孩兒領了你去。」希真道：「飛龍嶺，冷豔山，風雲莊，猿臂寨等處，我同你在此地，都不看見，你可領了我去看。」麗卿道：「此刻飛也到不得。」希真道：「爲何說遊廊要領我去？」麗卿道：「路近。」希真道：「路近爲何同飛龍嶺等處一般，看不見？」麗卿道：「我的爹擺在眼前自然看見，隔了一層，自然沒處看。我們此刻都到遊廊下，便連這箭廳亭子都不見，豈不是一樣？」希真道：「却又來！你此地不見遊廊，向到那遊廊，不見此地一般，然則與

飛龍嶺同一不見，何故去分他遠近？你們二人方纔說話，忽想到猿臂寨，就在你眼前，你何不由猿臂寨想到此地？麗卿道：「我的老爹，怎地這般纒不清？」身子到的所在是真的，想的所在是假的，想到那裏，都在眼前分他什麼遠近！希真喝道：「倘沒有你的身子，何處是真的？」麗卿永清都吃了一驚，永清道：「卿姐，泰山點化我們，洗耳恭聽。」希真道：「你們都不要執着了，你道這箭園，便是你的。」那日玉郎說得好，人生無百歲，這箭園却不肯同你都盡，怎見便是你的？且不必等到百年，你到了遊廊，這箭園亦在天涯，與你無涉了；不但此，我們三人在此，都是因緣遇合，你深恨高衙內，他如今已死，與你何涉？你同玉郎打得火般的熱，一旦大地分裂，他不能顧你，你不能顧他，那時與高衙內何異？恩怨豈不都是假？又不但此，玉郎還隔你一層，他人打玉郎，你身子不知痛疼，殺玉郎，你未曾死，至于你這身子最親近的，你舞使鎗，諸般服你使喚，一旦地水火風各自分散，他就不來理你。你今年二十五歲了！你想二十五年之前，你在何處？那時曉得什麼是梨花鎗，什麼是寶劍弓箭，什麼是空手入白刃的諸般武藝，顛倒說我醉，你們却一世不曾醒！夫妻二人聽罷，冷汗如浴，說不出話來。希真又道：「當年高衙內調戲你，受過的悶氣，何處去了？逃難時，受過的驚惶，何處去了一切戰場鞍馬，汗血風霜，受過的辛苦，何處去了？可見已往之我，都已變滅，只剩得今日的榮華富貴，今日榮華富貴，豈就永不變滅了？麼茫茫浩浩，造化無情，電捲風馳，誰拉得住，略眨眨眼，我們三人都不知歸于何處？如今這張磁牀，你們看他成功，今日忽然消滅，就是眼前一個式樣。」夫妻二人都恍然道：「我們也時常念到這裏，只是沒擺佈處，強他不過，只好由他變滅，所以我們先摧鋒陷陣，不顧性命，料得終必變滅，落得變滅得好些。」希真冷笑道：「戰場上，不過變滅得轟烈，富貴中，不過變滅得安耽，同是變滅，分甚好歹！我如今自有不變滅的妙道，你們不來問我，教我怎說？」夫妻二人大驚，一齊跪下哀求。希真道：「同是會中人，不必瞞

你們色身終須變滅，法身萬劫不壞，何爲法身，真性慧命是也。呂祖云：命須傳性，可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教雖然並立，而儒教最大，儒能入世治世，又能出世，仙佛二家只能出世，然以打破生死爲事，則仙佛二家最切近，故好長生者，多歸二家。不知儒家亦有長生之術，其法身與仙佛無異，人不留心，孔孟二聖悲憫天下，後世性理而外，只論經濟，其經濟仍從性理中流出，而真性處間或流露一二句，見仁見智，令人自悟。——看官須知此段言語，並非希真嚼舌，亦非仲華杜撰，但此中之理，一二句也交代不了，今日說此書，只管把這話說下去，知音者謂我是深談，不知者以我爲迂闊，不如把希真的言語權且收起。——只說當時祝永清、陳麗卿夫妻二人只願哀求不已道：「求大仁大慈，與我等做主。」希真道：「做主要你們自己，我不能代勞，我只好與你們引路。我如今已入仙教，此條路熟諳，引了你們進去罷，但只是天律嚴重，不敢妄泄。我今看你們二人都夙根不凡，因緣已到，我亦何忍隱諱，待選個吉日，焚香告天，再告了我的本師張真人，我將周天進退火符抽添都傳了，你們便從慧命先入手。但是你們慧命成功之後，切須了悟真性，務要十分圓明，不可稍有懈怠，致再墮落。」夫妻二人叩頭頂謝不已。希真又指着麗卿道：「只爲你這孽障，誤了我七年的路程，這也是前定的數。今日大家休息也！」麗卿道：「秀妹妹恁般聰明，她夙根如何？爹爹可否指引她？」希真笑道：「用得你愛哩！她從性功入手，常對我說七層寶塔，只少一頂，你們記得那日功臣宴後，她無故死了七日的事麼？」二人都道：「這是沒多幾日的事，如何不記得？」希真道：「那日雲家老少惶急，劉家也從山東遣人來問，你們也相幫着忙，我只說不妨，如今你們猜着是甚緣故？」二人都道：「不曉得。」希真道：「這是禪門七日大定的工夫，已得了如來正法眼藏，再不數日，好道了當也。」永清麗卿都恍然大悟，驚訝不已。永清又問雲天彪等日後如何，希真道：「雲天彪已得仲尼宗旨，不由仙佛這條路，將來他到無聲無臭地位，廣大不可思議，張樞

仲當從精忠大節上解脫，也不由仙佛這條路，所爲殊途同歸，及其成功一也。其餘諸人，皆守儒門枝節，將來俱不失人道，大小不同，各有正果。」祝永清陳麗卿，被希真一番點悟之後，身心冰冷，一切富貴功名，外慕之相，俱已消滅。希真道：「夜深了，大家吃飯睡覺罷。」三人入席，從人去盥了殘齋，又吃了一回，都收拾歸寢。希真仍歸那閒靜室安身，永清麗卿夫妻二人，都到樓上，一同進牀去睡。（看官原來他們夫妻二人一向不以色慾爲事，今又經希真一番點悟之後，一發正經，都安魂安魄的熟睡，辜負了良宵美景，也說不得。正是仙家自有真夫婦，何必形骸接後天。）

過了幾日，希真教二人同進淨室，希真焚香證盟，步罡踏斗，都畢，便升座跌坐，祝永清陳麗卿都參拜畢，希真便將大小周天火符都傳授了，二人拜謝，出了淨室。外面忽報進來道：「越國府差虞侯來稟緊急事。」希真道：「着他進來。」那虞侯進來，稟道：「忠智一品夫人劉于，昨日三更歸天。」麗卿放聲大哭，希真喝住道：「你又糊塗了怎的！」麗卿笑道：「真個忘了！」希真對虞侯道：「曉得了，你先回去。」虞侯去了，三人緩緩的吃些飲食，慢慢的換了衣服，都到越國府來。此時天彪出使已回，正在府內，聞希真到來，迎入裏面，聽得哭聲聒耳，只見那劉慧娘梳粧嚴肅，垂眉閉目，面色如生，端坐在當中，許多人圍着哭，做一團糟。雲龍含淚，迎着希真道：「周身還火熱的，那日的事，老伯說不妨，今日還可不妨麼？」希真笑道：「她大事已畢，你只管要她活在這裏做甚？」雲龍聞言，甚是駭然，想道：「恁的，同她有仇？」希真上前止住了衆人啼哭，叫把她頭髮打散，兩路分開，露出額門，希真拱手笑道：「賢甥女恭喜，你時常對我說七層寶塔，只剩一頂，今日完功了，可喜可賀！」又見她手裏還擎着日常用的一把鉗兒，一柄鎚兒，希真劈手奪來，丟去一邊，喝道：「你還把持着他則甚！」遂說偈曰：「無丹無火亦無金，拋却鉗鎚沒處尋，還你本來真面目，未生身處一輪明。」說罷，麗卿上

前拍她的顛門，叫道：『秀妹化也化也！』那慧娘端坐不動。希真道：『咦！』又對她念了些真言，慧娘只是不動。麗卿又要去拍，希真擋住道：『不要只管催她，我知他的意了。』遂喝道：『賢甥女聽我的話，此地不是你賣弄陽神的所在，你要去便去，不可驚了大衆，弄得他們如醉若狂，將來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都是你的罪孽，你可省得麼？』只見慧娘的屍身，把頭連點了好幾點，衆皆大驚。麗卿又拍着叫道：『化也！』只見慧娘顏色頓變，豁地顛門十字分開，霎時間身體冰冷，氣息俱無，果然化了。希真對衆人道：『你們這番只管哭罷。』衆人被希真一番做作，倒弄得哭不出來，都問希真道：『這是何故？』希真道：『什麼河故井故，賢甥女頓漸兩路，都了盡頭，她已虛空粉碎，只等我來，她就要大顯神通而去，是不許她如此，她悠悠的走了。個人能學得她來，還說甚麼！』衆人方纔明白，轉悲爲喜。只有雲龍兀自痛哭不已。永清上前勸解，雲龍一面哭，一面說：『總然昇天，人世却不能再見，何不就教她顯了神通，也教我好放心。』希真未及回答，天彪高聲叫道：『癡兒子，不要着迷了，什麼相信不相信，你也不必悲傷，也不必欣羨，你讀儒書，可曉得孔子曳杖，曾子易箠的故事？』雲龍道：『曉得。』天彪道：『却又來！你能做到那個地位，豈遜于他們？他又不要驚大衆，各人走各人的路，由她去休。』希真回顧永清麗卿道：『我那日說的話何如？』永清麗卿都點頭。天彪稱謝希真道：『費仁兄盛心，但小媳如此全歸棺木，不便盛殮，只好用佛龕罷。』希真道：『也不必，我教她自來收拾。』便走入天井，高叫道：『劉慧娘，你自赤灑灑地去了，這幻殼還留着他做甚？』不多時，只見慧娘的幻殼，口裏鼻裏，眼裏，耳裏，都冒出火來，燄騰騰的把四股百骸臟腑毛髮，化得乾乾淨淨，歸于太虛，一毫不見，卻又奇怪，周身衣服，做一堆兒脫落，連線脚都不焦。——這叫做戒火自焚。——後來的和尚道士學他不來，只于死後堆起柴來硬燒，這叫做死屍該晦氣。——天彪具棺木，將衣服殮了，率衆人舉哀行體，希真等辭別回去。天彪一面申奏。

天子，只說病故，天子來震悼不已，降旨追封忠愍淑惠，楚郡開國縣君，忠智一品夫人，又賜御祭一壇，墳墓準用禁器，又遣公主賜弔，天彪雲龍都上表謝恩。

過了幾日，希真上表，再三乞休入山，天子留他不住，只得問道：「卿要入何山？」希真道：「嵩山。」天子道：「乃祖陳希夷先生華山成道，你却爲何愛嵩山？」希真道：「嵩山近帝都。」天子歎息不已，遂傳旨飭令該處地方官，擇嵩山吉地，建造一座忠清觀，送希真到彼修鍊。希真謝恩，就天子前繳了輔國大將軍魯國公的印信。次日，祝永清陳麗卿亦上表乞休，隨希真去，天子不悅道：「陳希真有言在先，朕已應許，祝永清年正富強，正當報効，何得亦要退閒？朝臣都如此效尤，成何體統？傳旨申斥。」永清不敢再奏，麗卿又上前表奏道：「臣妾係女流，戰陣之外，一無所長，叨沐聖恩，過分逾格，今臣妾父希真，老而無子，臣妾不親侍朝夕，實爲魂夢難安，臣妾夫祝永清，哀臣妾之請，亦無異言，伏望天慈，聽許烏私，設或天威有事，四夷臣妾犬馬餘生，報効有日，臨表涕泣。」天子念其誠悃，竟批准了，希真麗卿都入宮謝恩，辭駕轉來，收拾行裝，祝永清歎道：「泰山與卿姐都得脫離塵俗而去，只有我無此福緣。」希真道：「非然也，官家如此倚任于你，你豈可負恩？雖要出世修道，也不可乖背倫常大義。如今你已受真傳，只須刻刻不忘，先將已鍊工夫做起來，因緣到了，自有脫離之日。」永清領諾。次日，希真麗卿都束裝起行，天子命衆公卿祖餞，那麗卿已改道姑打扮，衆人都道：「他們年少夫妻，不知怎樣分別？」那知全然無事，都喜笑顏開。此時郊外一片熱鬧，自不必說，衆人送別回去，獨天彪父子，又送他們父女一程，到了地頭，各自分別，天彪領了雲龍回去。後來雲天彪匡輔天朝三十餘年，治績昭彰，享壽八十四年而終，史館中名臣儒林兩傳，均載其名，雲龍從父闡揚儒教，亦名列儒林。祝永清勤王事四十餘年，告老退歸，隱入浙江西湖韜光山，修養丹道，終成正果。

話中單表希真同女兒陳麗卿辭朝起行，身邊隨從只有一個尉遲大娘，其桂花、佛手、玫瑰、薄荷、四個了環，任京中服侍永清，都不同行。當時兩主一僕，取路嵩山，所過州縣，一切迎送禮儀，不必細表。不日到了嵩山，只見那所勅建的忠清觀，已在那裏併工建造，希真麗卿且在就近道觀中暫住了。不一月，忠清觀告成，希真與麗卿進去，只見三間三清正殿，兩帶遊廊，進去三間精舍，兩座廂房，後面一所小園，一副廚房，基址不大，却裝摺得十分精雅，都是地方官照遵幹辦的。希真歎道：「天恩深重如此，真無可報答也。」地方官送希真父女進了觀，又撥二名道童來觀服侍。縣官回去，希真自與麗卿在觀安息，道童擔水挑柴，尉遲大娘料理廚下。青山綠水之間，別具幽閒逸趣。希真在觀內日日修煉內丹，根基既固，傳授又真，精進勇猛，十月之久，大週天火候已全，麗卿親受指示，路程早已熟悉，且只修習些築基工夫，有時出觀外觀玩山景，蒼松雲樹間，逍遙閒遊，端的是白雲深處，隔斷紅塵，一切擾累，摒除淨盡，心境安閒，工夫自然純熟，希真見她如此用功，也甚歡喜。光陰迅速，倏已三年，希真早已功成行滿，便對麗卿道：「我明日將去也。」麗卿道：「爹爹到那裏去？」希真道：「我去廬山訪本師張真人去。」麗卿道：「爹爹去了，幾時再來？」希真道：「我來則決定來，到則實不到。」麗卿吃了一驚，恍然大悟。希真便攜了書劍，離了忠清觀，飄然而去，從此杳無消息。

且說陳麗卿自送她父親希真去後，不上半年，便遣去了那兩個道童，也辭別了忠清觀，攜帶尉遲大娘，到天柱峯下，築一茅菴隱居，除侍僕尉遲大娘外，只有烟霞作伴，猿鶴爲鄰。先是嵩山南首有一離宮潭，潭內有條赤龍，使怪時常出現，傷人性命，希真在時，麗卿曾請希真用法斬除了他，希真默觀因緣，知此龍須女兒來驅除，所以自己不動手。及至去廬山時，將符籙大法，乾元寶鏡，大周天火符盡傳授了女兒，那麗卿又費了許多苦功，祭煉了那日青鍊寶劍，方到離宮潭，運飛劍斬了赤龍，除了一方大害，衆百姓感激，都稱他爲救



苦真人，到忠清觀裏布施供奉，絡繹不絕。麗卿恐累了道心，故此避居天柱峯下，一意修持，遂圓滿大周天火候，聖胎已成，嬰兒已能出現。她却把細不敢遠行，只在草菴前後演習，行那三年乳哺，以待陽神堅固。忽破人蹤跡到來，原來天柱峯有一條小徑，兩邊都是怪石雲路灣環，接到一座溪橋。這日，尉遲大娘出來臨溪汲水，忽見一老婦人在溪邊一面哭，一面尋覓物事。尉遲大娘認識是忠清觀的舊施主，正欲閃避，已吃那老婦人猛回頭看見，急忙拖定了，問麗卿去處。尉遲大娘不會說謊，便老實說出來。那老婦人只道麗卿仙去，忽聞得她還在山中，喜出望外，便隨着尉遲大娘直到天柱峯下茅菴裏來。一見麗卿跪下，磕頭無數，放聲大哭，口裏只叫活菩薩救救。麗卿忙問甚事，那老婦人帶哭帶說道：「活菩薩在這裏求活菩薩慈悲救救。」麗卿道：「端的甚事？」老婦人道：「老身年紀七十，只有一個孫子，只他一脈相傳，如今患病要死，起課的說要到這裏溪邊來尋株九死還魂草，方好救命。如今沒處尋，可憐那些醫士先生，都說大命只有三日了。求活菩薩救救。」麗卿道：「啊呀！老奶奶，錯了！我又不會醫病的。」那老婦人只哭着磕頭，口裏不住的菩薩救救。師父救救。麗卿老大不忍，却又沒擺佈處，便叫：「老奶奶你且起來。」便想到符籙大法，本有咒水治病之法，只是不曾見父親用過，自己又不曾試驗，想來却只有這條路，便對那老婦人道：「我救便有一法救你，如果靈了，却不許外面聲張。」老婦人聽了，歡喜非常，磕頭不迭。麗卿便叫尉遲大娘取碗淨水來，念動真言，噓了生氣，着老婦人持去。次日，那老婦人歡天喜地的進來，叩頭拜謝，原來孫子竟忽然全愈了。麗卿也代爲歡喜。不料此事一傳兩，兩傳三，哄傳開去，不消數日，那班鄉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齊哄到天柱峯來，張家求保福，李家求保壽，把一所清淨茅菴，忽變作香火神廟。麗卿歎道：「我此刻還未到普濟衆生的分位，如何在這裏與他們打混？萬一自己真性，把握不定，忽然失足悔之晚矣。」當下且任衆人兜纏了幾日。這日，那溪橋東村有一

富戶爲其亡父設醮追薦，想到麗卿是個真修成道的人，所念的經卷，必然有益，便來求麗卿念些經咒。麗卿應承，忽又道：「難得你們這般敬重我，我明日親自來一遭。」那富戶喜出望外，口裏說道：「要屈動師父，親身勞駕，實在罪辜，如何敢當？」麗卿道：「這有何妨？」富戶拜謝而去。麗卿對尉遲大娘道：「我壽限已終，明日黎明，我要去也，你可去通知溪橋西村那些施主，好教他們來安殮我，我無可保佑他們，如今與你一顆丹丸，你可投在溪澗中，教他們飲了這溪水，都去病延年。」說罷，便取出一顆丹丸，付與尉遲大娘，教她出去報信。尉遲大娘聽罷，大爲驚訝，一面接了丹丸，一面問道：「姑娘方纔說明日要親自到東村去，怎麼又叫我西村去報這個信？」麗卿道：「你休要問我，我明日決定要去也。」尉遲大娘道：「姑娘還是真話，還是假話？」麗卿道：「我說甚麼假話？」尉遲大娘聽得麗卿是真要死，止不住淚如泉湧。麗卿道：「你何必如此？你服侍我多年，情分深重，我教你一個養形法兒，你回東京去，虔心修煉，倘能道心堅勇，可以證個小果，若是只不過泛常修習，亦可壽登百歲，盡終天年。」尉遲大娘跪下聽教，麗卿細細教了他一番。尉遲大娘叩謝了，當時走出溪橋，將那丹丸投入水中，便取路到西村去。到得西村，天已薄暮，尉遲大娘左一家，右一家的去報得來，早已掌燈。尉遲大娘回去不得，就歇在鄉村。次日，西村人家一大羣男婦，隨着尉遲大娘，到天柱峯茅菴來，只見茅菴門只是虛掩着，衆人推進去，直進後楹，只見麗卿換了新衣服，枕着右脅，臥在牀上，面色如生。衆人看了，都疑惑起來，走近前去一看，早已氣息全無，渾身冰冷了。尉遲大娘放聲大哭，衆人中有幾個老婦人，也哭起來，來有一半人都駭異嗟嘆。便商議市棺盛殮，茅菴中亂哄哄的忙了一日。倒了傍晚，已將麗卿屍身完殮入棺。尉遲大娘哭拜了，衆人都個個叩拜訖，各自回去，只留着兩三個人，同尉遲大娘伴靈。到了次日，尉遲大娘對衆人道：「東村人家，也須得報信與他。」衆人稱是。尉遲大娘便去東村，先到那富戶家裏報信，那富戶聽了，

駭然道：「奇了！她昨日親到我家來，誦了七卷清淨經，又用了午齋，午後還往各處一轉，方纔去的，怎麼說清晨就死了？」尉遲大娘聽了，也自駭然道：「奇了！昨日靈靈清清，送她入棺，西村人都在那裏送殮，敢道是做夢不成？」登時一村人，圍集攏來，都道：「昨日午後，尚兀自看見她的，怎樣說清晨已死？」一個個不相信，便一齊奔到天柱峯茅菴裏去，只見西村人已都在那裏跪拜祭獻，兩村人相見各道緣故，互相詫異。西村中有幾個不相信的，說道：「怕她是假死不成？」東村人道：「我們敢是說謊不成？」兩邊爭執了片時，便道：「我們且開棺來看一看。」大家都說有理，便開棺一看，只見衣衫宛然，並無尸骨，大家驚異，以爲成仙成佛，議論紛紛，便去縣裏報信。縣官據實上詳，轉奏朝廷，天子諸臣一番嘆息，遙加封號，都不必細表。只說當時東西兩村人共將麗卿衣服入棺封好，安葬了，又將那座草菴地址，改造了一箇觀院，供奉麗卿神像，香火不拒。尉遲大娘不願入京，就終老觀內，後來兩村人家，都個個壽考，無八十以內之人，皆飲麗卿神丹靈泉所致也。看官陳麗卿一生事跡，交代已畢，若務要追究仙跡，且待蕩寇志完了，再看百年後結子。

且說張叔夜自平滅梁山之後，位晉三公，秩隆太傅，天子十分隆重。一日，聖駕御資政殿，特謂張叔夜道：「朕藐躬涼德，賴爾等臣工匡扶不逮，前次梁山盜起，橫擾有年，幸卿等爲朕分勞，掃除匪跡。但子孫坐享承平，積久須防生玩，况高侏童賈蔡京等，在朝日久，難保無引進餘流，倘後日故智復萌，豈非貽患趁此整飭之時，賢卿尙須籌劃萬全，俾國家景運常新，蒼生永奠。」叔夜奏道：「臣才本疎庸，性秉拙滯，荷蒙聖上優容寵加拔擢，清夜自思，愧無報稱。前次梁山弭患，實賴該武臣雲天彪、陳希真等勇敢有爲，該地方官徐槐首先拔幟，臣叨陛下洪福，隨衆成功，濫邀賞賚。今蒙聖諭，壽及萬年，仰見睿鑒洪深，無微不燭，臣世蒙寵渥，敢不竭盡惓忱，伏思君者民之歸也，民者國之本也，觀民心之歸化，由君德之建元，陛下天縱聖明，勵精求治，私矚不干

政柄則朝廷無侍位之臣；玩好不擾聰明，則左右絕夤緣之路；本慈祥以總庶獄，則囹圄之冤抑無聞；尚明察之簡羣僚，則朝野之賢能競進；此誠夙夜宥密，以爲億萬年之不基也。一人建極于上，則庶尹承流于下；仰承聖德，共肅官箴，勿以昇平久享而學校視爲其文，勿以寇患久安而操演漸成虛務，勿謂國課宜充而頻謀加賦，勿謂下民易虐而苛弊煩刑。凡百臣工，各勤職守，率真辦事，如有貪酷疎茸之官，責令該上司立時斥革，大員互相參劾，不得稍徇私情，亦不得藉詞滋累，所貴責成各宰臣，遞相查考，振刷精神，毋自暴棄。至于保甲之法，弭盜之方，各宜率由舊章，認真辦理，應請聖上申諭中外，即以梁山事務爲前鑒，爲武員者，當以雲天彪陳希真爲式；爲地方官者，當以徐槐爲式。其或藐視曉諭，仍前闕茸，立予重懲。臣鄙俚妄議，伏乞聖裁。」天子聞奏，大悅道：「卿言實爲國家攸<sub>粗</sub>，速着京外各地方通行示諭，實力遵行。」叔夜謝恩退出。不數月，內外頒詔，聲振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邦治無爲，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

### 結子

####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話說那嵇仲張公統領三十六員雷將，掃平梁山泊，斬盡宋江等一百單八人之後，民間起了四句歌謠，叫做：「天遣魔君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又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這四句歌乃是一個有才之士編造出來的，一時京都互相傳誦，本來不是童謠，後來却應了一起奇事，這事乃在江南平南府城北面，獯犀浦上。原來這浦名牛渚浦，浦上的山名爲牛渚山，山有一谷，盡是亂石，大者五六尺許，縱橫谷內，有那些好事探奇的，務要進去，往往跌得頭破血出，因此名爲不平谷。這不平谷雖是人跡難到，却無甚鬼怪。自梁山一百八人傷缺之後，這谷內出了一團黑氣，後來漸漸大來，及至梁山破滅，宋江正法，這團黑氣竟大如山谷，有時冒出谷外，却由在陰夜裏，至于青天白日之下，並無影跡，只嚇得那班居民，日日提心時時吊胆，原來這牛渚山本是名勝之地，向來遊人玩客，絡繹不絕，自有了這團黑氣，都怕來了。這谷口緊對一個磯頭，附近村莊漁人，向來都聚集于此，今番也沒人敢來。那黑氣出谷時，散漫各處，却是以這釣磯爲界。釣磯對岸一個市鎮，名叫繁昌鎮，乃是人烟稠密之所，當時見了對岸有這團黑氣，人人畏懼，年復一年，這黑氣却從未曾冒過釣磯，只是黑氣中漸漸有腥惡之氣，繁昌鎮上行人坐賈，都有些聞得。忽一日，時已傍晚，朦影未成，那黑氣忽地冒過釣磯來，直到半江上，裏面那股腥氣，播散開來，這鎮上街頭市尾，大小店面，沒個不叫苦連天，掩鼻不迭，足足的一個時辰，方纔散去，黑氣亦退。次日，鎮上大小人口，無不患病，本領強的還能帶病做事，本領低的，早已呻吟牀蓐，羣醫莫知其故。有一樵夫，住在東市頭的，傳言道：「你們都是中了蛇毒也！」衆忙問何以知之，樵夫道：「我們夥伴六七人，時常到那對面牛渚山南峯去砍柴的，近因有了這黑氣，我們便不敢多

逗留。這黑氣雖不到南峯，我們却深怕他，一到申酉時分，即便回來。數日前，我在南峯山砍柴，日已沉西，夥伴皆回，我不合仗膽大，逗留少刻，忽遙遙望見這谷口黑氣，已汨汨都冒出谷來，黑氣中現出一條庭柱粗細，五花斑斕的錦鱗大蛇，那蛇昂起頭來，好一個丹青彩畫的寶塔，張開那血盆也似的巨口，仰天嘯氣。忽見天上一羣烏鴉飛過，離那蛇還有三四丈遠，便一隻隻的投入蛇口裏去。那時我心胆嚇碎，幸而不被那蛇看見，急忙抽身逃回，又幸而我在上風，雖聞得些腥氣，却不怎地。此刻衆位聞了腥氣，個個害病，怕不是蛇毒麼？衆人聽了，個個駭然，因想到雄黃能解蛇毒，便家家戶戶吃起雄黃酒來。次日，都漸漸起來，內中有受毒深重，急救不及的，已死了二十多人。衆人都嚇得魂胆消滅，登時那些臨浦的鋪面，都盡行關起，避入後街去了。鎮上里正去稟知了太守，太守也躊躇無計，因想此蛇怕雄黃，更兼他日裏不敢出來，使收買了數百斤雄黃，親自督視差役，乘白晝裏直到谷口，將雄黃鋪滿了，從此那蛇腥，不復出來，連那黑氣，也不出谷口了，百姓皆喜。饒頭太守之賢，從此浦上店面，都漸漸開設出來，依然復舊。

光陰迅速，不覺又有三年，衆人都習以爲常，毫不覺得了。忽日天色未晚，那谷裏陡然起了一陣大怪風，滿谷震動，登時衝出谷口，捲砂飛石，一條路開到釣磯上，那黑氣一齊隨着大風，翻翻滾滾的捲出來，直過江面，撲到鎮上，黑氣中猛聽得震天動地的一聲狂吼，早嚇得那班人鑽房入戶，牀下就是牀下，桌底就是桌底，紛紛的都躲了進去，並不曉吼的甚麼東西。抖擻數躲了許久，聽得外面聲息漸無，方有幾個胆子略大的出來一張，見那黑氣已退去了，衆人漸漸出來，只聽東邊西邊，紛紛的覓爺尋子，失去的人，不計其數，漸漸定來，方知嚇死的有十餘，認真不知去向的三人，衆人都不知是甚怪物，却有幾個在後街高樓上的說道：「遠遠望見黑氣中，亮光一閃，現出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蟲，渾身錦毛斑斕，其大如象，豎起那斗大的尾巴，正似一枝

大桅竿，我們也幾乎嚇殺，後看他退去了，方纔心安。」衆人聽了這話，方曉得三人是被大蟲拖了去也，個個叫苦不迭。里正卽忙去稟太守，太守大怒，卽便移知營裏，裝載了兩門紅衣大炮，會同營弁兵丁一同前來。到了鎮上，將砲位擺好，對準了照星，裝了火藥炮子，只見那黑氣在谷外蓬蓬勃勃，慘若審烟，這邊衆人無不畏懼，太守喝令開砲，衆兵只得動手，只聽轟雷霹靂的一聲，炮子直向黑氣裏打進去，那黑氣只是不動。太守怒極，再命換那一門砲打去，兩砲輪打接連打了六回，只見黑氣影裏忽然湧出一大團紅光，有如初出旭日一般，衆人皆驚。那團紅光徐徐行出釣磯上來，嚇得衆人跌跌踵踵，都逃了轉來。太守也目瞪口呆，呆罔知所措，只得同着衆人收了炮位，慌忙避去了。回頭看那紅光漸漸淡去，現出一個老婦人來，衣衫裝束皆古亭亭的，立在釣磯上，太守和衆人也不敢轉來，一直回去了。那鎮上人都收拾物件，挈帶眷屬紛紛移去。只聽那婦人忽開言道：「要不要收？」鎮上人如何敢回話，只顧自己慌忙收拾，盡行移向後街去了。自此臨浦一帶地方廢爲墟落。那後街離釣磯雖遠，亦不過兩箭多路，但有高樓高臺處，都望得見。那婦人一見這面有人，總叫一聲「要不要收？」這邊人那裏敢答應。內中有幾個自稱有識見的，都道：「她望見這裏，只叫要收，必然不妙。據我看來，連這後街都住不得了。」此時人心惶惑，一聞此言，個個都怕起來，又復紛紛移去。內中有幾個不肯移的，夾在大衆隊裏，也不能不移。徙此後街又廢爲墟落，那羣市人都聚集在後面三里路外，名爲繁昌新鎮，遂與牛渚山釣磯隔絕。

年深代遠，故老消亡，所有蛇虎作怪之事，也不過傳爲閒談，惟有那黑氣還在谷口，婦人還立釣磯。有幾個探奇好事的，親到舊鎮墟落上去看過，都轉來作一件奇事說說，又各各相誡那婦人問要不要收，千萬不可答應。不覺又是五六十年，已到了理宗皇帝淳佑年間，那些人有到故鎮墟落上遊玩的，切記了故老傳留

的囑咐，見那婦人叫要不要收，終沒個人去答應她。這日，有一牧童，騎着一頭青牛走過，那婦人又叫聲要不要收，也是天降奇緣，台當如此，那牧童戲答道：「要收。」話方畢，天地風雲忽然變色，雷電齊至，猛雨奔騰，嚇得牧童屁滾尿流，把那牛連鞭幾鞭，沒命逃去，那婦人也不見了。只見滿天烏雲壓下，將那牛渚山團團圍住，數萬雷霆，砰訇震響，電光如逸火流金，大雨傾盆。這邊繁昌新洲，及牛渚山前後左右村落，都嚇得不知所爲。只聽得牛渚山雷雨中無數龍吟虎嘯，足足的三日三夜，方纔雨止雲收。一天晴霽，衆人漸漸安定，便到牛渚山去探看，只見那釣磯上已鑿成一條平坦道路，直通進谷去，那谷口所有亂石，盡行剝削，裏面一片鏡面也似的平地，那團黑氣絲毫全無。衆人料知無害，便一齊走進谷去，只見谷內正中立着一箇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跌坐，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無人認識，那背後却有四個大真字鑿着：「永鎮妖精。」衆人看了大喜道：「原來百餘年妖精，今早收伏。從今這不平谷，可改稱太平谷了。」當時報了太守。此時太守姓任，雙名道亨，四川重慶府長壽縣人氏，爲人極有孝行，博雅能文，當時聞報，甚喜，便親到牛渚山來踏勘了，便將此事緣由詳報都省。都省專摺奏聞，天子大悅，便傳旨改平南府爲太平府。——卽今之安徽太平府也。那太平谷內，有了這件奇事，四方遠客紛紛而至，咸來觀看。有些好事的，各將天書摹揚了，攜去分贈親友，那符序端的沒有一個人識得，只是極有威靈，縣之凶宅，妖魅都紛紛潛避，所以人人珍爲至寶。三年之後，太平谷忽然又是一夕大雷雨，竟將谷口封閉，那石碣便從此永藏。

且說任道亨游任太平府，勤敏稱職。是年奉旨陞任龍圖閣直學士，入京供職。不上數月，奉命出使嶺南，聞知羅浮山仙景極佳，公事已畢，也不夾別官陪奉，換了私服，帶了幾個僕從，入山尋勝。行至飛雲峯所在，果然神秀天生，迥異凡世，喝采不迭。望那飛雲頂上，雲氣縹緲，似有神靈往來，嘆賞不已。忽聞雷聲殷殷，雲影裏



颯颯地大雨點洒下來，任道亨對從人道：『山雨將來，怎好？』數內一個侍從，乃是嶺南博羅縣派來伏侍的。公人說道：『前面不遠就是洞真觀了，好去避雨。』主僕們緊走，那知已是奔不及了，大雨漸緊，衣服都有些淋濕。只見路左一叢古松林，裏面露出幾間白茅草屋，主僕只得奔那裏去，到門首看時，却是個草庵，上面橫着一塊白粉匾額，寫「歸元庵」三個字，衆人齊去叩門，裏面一個人出來，開了門，衆人看時，乃是一個龍鍾老道婆，問道：『衆位官人何事？』一個公人道：『這是御前欽差相公到你處避雨的。』道婆道：『請進來。』衆人早已闖到草廳上，道婆隨彼進來，衆人看那道婆，偃偻着背，白髮蓬鬆，面黃肌瘦，雞皮摺縐，身上十分藍縷，相貌十分儂。衆人道：『道婆，我們一者避雨，二者借杯茶吃。』那道婆聳着耳朵，又問了一遍，說：『茶有，官人們請坐。』一面說，一面扶牆壁往後面去安排。從人們道：『茶葉好些，多賞你幾錢，不打緊。』道婆應了一聲。任道亨道：『菴裏只你一人麼？』道婆道：『便是。』任道亨倒有些不過意，等了片刻，雨倒不落了，任道亨看那菴裏，却也精緻，上首供奉着幾位聖賢，側首懸掛着一幅小楷書，近前看時，乃是黃庭內景經，端的筆法精嚴。任道亨喝采，看到那款識，寫着宣和元年，儀封祝永清書。任道亨驚道：『這字却像他的真跡，爲何埋沒在此？』又看上面有宣和御府小印，一發駭然。只見那道婆捧着個桶盤，七個八叮噠的，泡了好幾碗茶出來，放在桌上，叫道：『官人們吃茶。』當中又一個玉杯兒，道婆取來，雙手捧與任道亨道：『這杯好茶，與衆不同，是老婦人奉承相公的。』任道亨忙接過來，看那杯時，果是羊脂白玉，雕刻得玲瓏剔透，心中大疑道：『看她這般貧窮，却怎的有此珍玩？』又看那杯兒裏，却是一杯白水，並無茶葉。任道亨響喉嚨笑問道：『爲何我這杯兒沒茶葉？』道婆笑道：『比有茶葉的高多哩！你吃吃看。』任道亨一來口渴，二來省得換取來，一飲而盡，啞啞舌頭，也不過如此，放了玉杯，衆人都都吃了茶。任道亨道：『兀那道婆，這幅字那裏的？』道婆道：『是

我家裏的。『任道亨道：『曉得是你家裏的，你從那裏得來的？』道婆道：『是祝永清寫的。』任道亨道：『怕不省得？你總有個來處。』道婆笑道：『甚麼來處去處！便是祝永清寫了親手送我的。』任道亨聽罷，哈哈大笑道：『你這婆子倒是個古董鬼兒！教了你的乖罷，那祝永清乃是宣和年間人，款上明明寫着，現有御府小印，乃是宣和墨寶，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了，你縱然壽長，也會他不着，這說大撒得決裂了。』道婆笑道：『你看我有多少年紀了？』任道亨道：『不過八十歲，再多些，就算了九十。』道婆大笑道：『估不着，估不着，我老實對你說了罷，你道我是誰？我便是祝永清的家，武烈一品夫人陳麗卿也。』任道亨吃了一驚，半晌道：『你當真還是作耍？』道婆道：『我同你要甚？我等三十六員雷霆上將，那年奉玉旨，隨霹靂真君降凡，收伏了衆妖魔，只有五員不歸本職，吾父陳希真，在廬山羽化，我丈夫祝永清，在浙江西湖韬光山內羽化，劉慧娘明性見心，已皈依西方蓮座，證果妙應廣慧菩薩，雲天彪直入儒宗，他們四人都位臻無極，不歸本部，永不再降，他們的員缺，玉帝另選仙官補授。雲龍，劉廣，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傅玉，風會，祝萬年，龐毅，苟桓，劉麒，劉麟，畢應元，眞祥麟，范成龍，金成英，楊騰蛟，欒廷玉，欒廷芳，歐陽壽通，哈蘭生，孔厚，唐猛，蓋天錫，聞達，章揚隱，李宗湯，康捷，王進，賀太平，都歸本位，候玉旨遷陞。前年聞得雲龍已選入披香殿侍奉，劉廣在世，忠孝無虧，合眼已得天仙證果，今又高遷。我因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班魔君尚未收伏，特留在牛渚山監管他們，今已收得，本要飛昇，只因愛戀之心，絲毫未盡，願留此山，昨蒙玉帝敕我爲氤氳使者，專管世上男女姻緣，和合喜慶，彌補人間恨事。役滿之後，便陞遷離恨天宮，亦永不再來了。只有那張叔夜精忠大節的，因緣已了，還該受人間香火，二千五百年，圓滿之後，超昇常靜天宮，伯奮仲熊，也永隨父親爲左右侍者。我等形神俱妙，變化無窮，歡喜便多留幾年，甚麼稀罕這幅字？你既說官家的，我便送了你帶去。』說罷取下來一束兒，捲了遞過。

來。任道亨聽畢，大驚失措，僕從伴當也都驚駭。任道亨接了那幅字，拜謝道：「夫人原來留形住世！弟子何幸得識仙顏。」正要哀告皈依，忽然又疑慮道：「功臣圖上，我曾見過陳麗卿是個絕色女子，即使老了，也不至這般憔悴，莫不真是這道婆搗鬼，着她撮弄，豈不可笑？待我再盤駁她看。」便問道：「弟子聞得夫人當年英雄無敵，平定梁山泊的功績，并那當年的諸將事實，可約略說與弟子聽聽否？」道婆笑道：「已過的事，只管提他做甚？本待同你細談，一者仙凡路隔，二者與你萍水相逢，你又公事匆忙，得緊那段因緣，一二句如何說得盡？你要識得底裏，五百年後，我去教忽來道人俞仲華撰一部蕩寇志，與你們大家看。我不是陳麗卿，那陳麗卿從菴外來了。」衆人都不信，都到山門外看時，道婆把他們誑了出去，撲的把菴門關了。任道亨怒道：「這婆子好沒道理！這般搗鬼演樣，我們再敲進門去，還了她茶錢，問她一番。」正要打門，忽然刮喇喇的起了個大霹靂，山嶽撼撼，紅光曜日，那草庵變了片綠蕪空地，衆人大驚。只見那空地上，現出一員女將，依然玉貌花容，頭戴閃雲金鳳翅冠，身披猩紅連環鎖子黃金甲，騎着那匹棗騮火炭飛電馬，掛着那口青鐔寶劍，貫弓插箭，右手倒提那枝梨花古定鎗，左手攬着轡韁，高叫道：「吾乃陳麗卿也。任道亨，我念你孝行可嘉，特賜你靈霄九轉瓊漿一杯，你壽可二週花甲，可惜你無仙緣，當面錯過。你進京見官家，可與我代請聖安。我去也。」說罷，把馬一拍，一聲長嘯，騎着棗騮，潑喇喇的往那疊嶂層巒之上，輕雲漫霧之中，憑空飛去，好似一條電光霎時不見，但見松濤哀瀉，澗水悲鳴，靈雨空濛，雲氣奔走，那四面的山光圍繞，空翠欲滴而已。是人是仙，是真是夢，是筆是墨，都不可解。衆人呆了半晌，只是望空禮拜，懊悔不迭，慢慢的下了山去。任道亨回京面聖，據實將這事奏聞，并將祝永清的墨跡恭呈御前，理宗看了，驚道：「這是宣和內府之墨寶。那年朕縣寢宮，被雷雨憑空攝去，今日却回來，真仙家之寶也。」賞了任道亨。那任道亨果活到一百八十一歲，直到元順帝至正末年，

還有其人。仁宗會封他爲故宋遺民，人咸以爲忠孝之報云。

仲華又曰：那梁山上一百八個好漢，便是如此了結。正應了那年盧俊義之夢。在下聽得施耐菴金聖歎兩先生都是這般說，並沒有甚麼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討方臘，生爲忠臣，死爲正神的話，也沒有什麼混江龍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羅國的說話——這都是那些不長進的小廝們，生就一副強盜性格，看着那一百單八個好漢，十分垂涎，十分眼熱，也要學樣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嚴，又不容他做，沒法消遣，所以想到強盜當日的威風，思量強盜日後的便宜，又望朝廷來陪他的不是，一相情願，嚼出這番舌來。在下又聽得一位高明先生，說那一百單八個好漢，並非個個都是光棍，人人沒有後代，當時未必殺戮得盡，傳到日後，子孫知道他祖宗正刑之苦，所以編出這一番話來，替他祖宗爭光輝，替他祖宗出惡氣，也未見得，這話也在情理上。看官在下的蕩寇志七十卷，結子一回，都說完了。是耶，非耶，還求指教。

詩曰：

續貂著集行於世，

我道賢好太不分。

只有朝廷除巨寇，

那堪盜賊統官軍。

翻將偽術爲真跡，

未察前因說後文。

一夢雷霆今已覺，

敢將柔管寫風雲。

雷霆神將列圓邱，

爲輔天朝偶出頭。

怒奮娉婷開甲冑，

功收伯仲貂箕裘。

命征師到如擒賊，

奏凱歌回頌放牛。

遊戲鋪張多拙筆，

但明國紀寫天庥。

龍光謹按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獠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申技遂以功獲議敘已而歸越以岐黃術遨遊於西湖間歲壬寅海疆戒嚴又獻軍門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劉玉坡撫軍晚歸元門兼修淨業己酉春王正月無疾而逝著有騎射論火器攷威南塘紀效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事相皆屬稿而未鐫而尤有卷缺繁重者則蕩寇志是蕩寇志所以結水滸傳者也感兆於嘉慶之丙寅草創於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緒未遑修飾而歿龍光賦性鈍拙曷克纂修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書之作也曾經兩先生評隲當其朝夕過從一庭議論所有傳中餘緒以及應行修潤之處龍光亦竊聞之遂不揣譎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肯先君本意而止書成郵寄金陵請資於午橋徐君徐君爲父執中最肫熱愆惠付梓并慨然出貲以成之嗟乎耐菴之筆深而曲不善讀者輒誤解而復壞於羅貫中之續貂誠恐盜言孔甘亂是用彰矣蓋先君子遺意雖以小說稗官爲遊戲而於世道人心亦大有關係故有是作然非范邵兩先生不克竟其成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走書之原委有如此云爾。

咸豐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男龍光謹識。